

道
德
精
華
錄
續
編
貳
卷

民國紀元癸酉
孟秋南性叢書



道德精華錄續編卷二目錄

修坐門上卷

修身要義

正人心

養氣

慎獨

尙志

知止知足

主誠敬

敦品節

泯我見

除私欲

薄名利

慎言語

忠恕爲道

容忍爲量

謙讓爲懷

道德精華錄續編卷二目錄

遷善改過

注重八德

懷四去誠

謹守五戒

及時修持

修坐門下卷

坐功要旨

先天三寶

後天三寶

鍊心要義

心坐形坐之分

先天坐法

收視返聽

聽息要義

守竅真諦

觀妙奧旨

坐步度數

坐貴準時無間

坐貴堅恆
坐貴自然
坐貴止念
坐貴心氣平靜
坐可却病延年
修功養候
深氣相接
息運氣化
任督相通
坐功初步
坐功進步
坐功完步
證功證候

道德精華錄續編卷二目錄

道德精華錄續編卷二

修坐門上卷

修身要義

老祖訓曰。道基之固。端賴誠恆。修持之要。厥在靜平。必誠恆靜平。庶足以固道基。而言數化也。是故善修之士。精勤修養。無怠無荒。一以澈始澈終爲志。務求必立必達之用。步步循進。從心固基。因基擴化。無感不通。無通不化。此所以放慈航于慾海。渡苦難以登清也。流及今日。人心浮薄。靈散味遊。鮮肯究心于此。乃致紛象羅前。至有航難濟。無岸能登。此人之自絕于道。不外人弗誠恆。心未靜平。故意識紛擾。遂墮迷障。超拔莫由。困累日甚。而無時不爲魄魔所煽。妄念所役使焉。而欲心平神聚。精結氣固。夫豈可得。此三寶所以日耗而無增。功利之念愈急。戕賊性靈之害愈深也。乃不自覺。猶復懵然以爲各自有道。而道其所道。轉視吾道之稱爲高遠。而弗易證。終以習染之識。而據爲全身之具。日馳逐於鼓舞喧闐之境。放心而不知求。縱意而以爲得。嗟嗟。世事顛倒。至于斯極。豈不可慨。

老人雖具悲懷。而所以挽救之功。是不能不望院會諸子。精探道旨。力悟誠恆靜平之真。各求理之所通。而適乃行。夫然後烝合氣和。善善從長之間。修範立於其身。世亂亦資弭化。不惟天地得清甯之象。胞與獲衽席之安。卽身世亦植弗朽之功。而長無窮之澤已。修人得此。何幸如之。諸子勗之勉旃。

身心日用之間。所以爲修之道。以何爲準。其主靜乎。而念之生也。無時不動也。其主動乎。意



之趨也。終必靜也。何以靜而時動。動而終靜。知乎其真。則終始一靜也。戀乎其幻。則終始一動也。真者之靜。由極而相生。生。幻者之動。因境而自滅。滅。是故修道之功。當適動靜之中。乃得陰陽之洽。而所處乎身。而明乎心。日用之常。莫弗由其中和而臻調洽已。言修於內。果能審此。而具不淆之氣候。則行於外必顯端詳之品詣。古人爲己之學。惟重反省。而無所怨尤者。蓋內有其養。外無弗適。而動靜之中。陰陽之洽。固纖屑皆從氣候之渾穆。乃以表裏如一。而誠中形外之用。日以爲常。身心未嘗斯須不自恬定也。迨智能尙巧之習衍流於世。人之身心日用之道。乃區內外而時自異。意念雜糅。惟偏於欲。而言行不必相顧已。染著日深。與俗終始。而遂幻日甚。遂更不知有其真已。真道既昧。中和調洽之理。無人復加研求。而排抵攘奪之事。皆由人之意念之逐幻。各各不知究何底正。但習而行之。以爲自立於世。一若非此不足以爲人者已。噫嘻。窮劫衆生。乃使真如本性。落於塵網。竟若無常。而身心日用之道。其從習遷性而失真者。特視爲常。倫理之墜。綱紀之隳。與沉迷者精言真道。固無怪其目而笑之已。雖然。歎嘆之境。轉瞬而成悲傷哀悔者。比比皆是。道不可知。而境之足爲引戒者。世之人何弗姑卽其境少或循省哉。吾願修人好爲之導也。

道在茲世。賴人修行者。其於無形。祇是充養身靈。以運其氣。使克上通下澈。及其成也。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同明已。其於有形。惟當止念。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靜。靜而後安。安而後慮。慮而後得。其得唯何。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同明之成功也。故無形之中。必由悟證。有形之際。必用功夫。工夫者何。念止而後定。靜安慮皆是也。斯之工夫。要非修行切證者。莫知其然。卽知其然。亦必莫得實效也。何則。捨本逐末之時多。由動返靜之靈昧也。不有其靈。則氣隨動渙。固

無一息可言充固也。不能固本充恆。所動也流於所習。焉有底止。不止則其身之所在。亦惟任天造之磅礴。而終歸於盡也。所以晉道勸修。以坐教靜。徒云其靜。則其坐也必入於枯。欲其不枯。自必用悟。悟而能靜。若非從止念處入門。而求定中氣象。必不能了然於安慮兩步是何究竟。不知安慮之究竟。果爲若何。則坐靜之時。將無在不有妄念動擾之患。此患不去乎身。道能寬明於世者。必未之有也。以論動靜之失其分。要不外塵識雜於本性之間。混而不清。乃至靈無以運其氣。氣無以通其身也。在此之失。何以辨之。吾人試思世之恆言。所謂閱歷多而趨避熟。學問深而意氣平二語。便可略知其概已。何則。閱歷爲發動而流露在外之聰明所主。其易染習而遷。因遷而流。流而不固。必然之勢也。學問者。乃由外入內之事。苟有真得。必多心通而神會。心神會通。則智慧之進。智慧者。聰明之根源也。培其根而充其源。則理無不達。理之達者。靈無不明。靈無不明者。氣無不運。氣無不運者。化無不通已。其能通化於外。則無非氣充於內也。至若閱歷與學問二者。實乃相需而可並行不悖者也。苟偏於一。則恃閱歷者。不獨動啓趨避之漸。而誤用聰明。必且深其流而忘返之害也。卽或專講學問。若無所用以驗其實。則意氣雖平。亦終徒尙自了。無足以言益世之大道也。

世事之變幻。非理可測。以其悖常之多也。今日爲修。捨身心之學。不足以充大化之運也。吾爲世懼。不得不益勵諸子之修。其得所修於身心者。則身行於世。皆善軌已。心注於世。皆仁風已。能善而仁。則一身一心。卽足以樹世範。不然。心所動而物往觸之。無以得其靜已。心弗之靜。則身之行也。其不遂逐濁流以忘所返。不可幾也。是願吾門諸修。各從身心力加學養。庶幾人知學。以學明德於天下。其克平化。適反掌耳。慎毋以學於德行爲迂。而耽爭抵之效爲樂。吾

道之昌。其有攸賴已。望諸。

聖佛之升。由人而上。鬼畜之沈。由人而下。是人者爲聖佛之階梯。鬼畜之洞隙也。然聖佛也。人自爲之。非天所與也。鬼畜也。亦人自爲之。非天所抑也。爲之者其上下之判。在己心之一轉念耳。念善則上。念惡則下。念貪則下。念知則上。念空則上。念着則下。念私則下。念公則上。念修則上。念驕則下。念恃則下。念謙則上。是上下者自上下。非道有上下也。是故予示人以道訓者。特爲告諸方。人之爲貴也。不有吾人。何有吾形。不有吾形。何有吾炁。不有吾炁。何有吾靈。不有吾靈。何有吾性。不有吾性。何有吾修。吾不之修。何以能凝吾之靈。明吾之性。固吾之炁。堅吾之本。復吾之真哉。是故曰。人爲天地之德。陰陽之交。萬物之長。聖佛之基也。當茲運會初更。世亂雖作。而道機之繁。亦爲之開已。凡有善行者。皆誕生樂土。凡有善念者。皆生永久。是必皆因其修而爲生。皆因其善而爲長也。苟有知人之爲貴者。則生必修。修必力。力必盡。至其極修之境。而後已也。夫善無盡頭。修無止境。其往者。固不必勞思以憶其盛衰。是非。而未來者。是不可不竭吾修功以謀精進也。緣往者之爲功爲不功。皆由我修而致者。我之修未能已。則其功必不棄。我之修有中阻。則其功必無迹。是功也。我雖不着其有無。而我之修也。是弗可不以功以較我之進退也。進則無功亦修。退則有功亦失。是修之進退。在于事業之建樹。亦在于己心之得失也。是故君子之爲道也。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之有失也。况道高一尺。魔高萬丈。而有道修之深功。外慈之篤行者。未始不爲聲色貨欲所阻也。然聲者。非八音之聲。非大成之樂。乃邪惑浸潤之說也。其聲則能顛人之性。味人之明。故爲惑而爲之親也。色者。甚于聲。貨者倍于色。欲者深于貨。修者有一於此。無不爲其所墮。此予之所以又深戒於諸修者。而

不可因是而離其道也。因我之爲我。其能真與我相具者。除道與德之外。餘均不能與我同也。其各深思是囑。

昌佐神訓曰。修何以見。修其身則身無缺。修其形。則形無虧。是修其外者。非也。修其內。則五腑六臟亦未見其損。損則必不能於人事已。然則內亦不必修已。內外不修。而日日以道景研。以修是與者。是果修之於何也。曰。心而已矣。心爲身之主。心主於靈。靈生於炁。非身外之有。亦非身內之形。特以身形之限。名之爲心。其實非血肉之心。乃靈明之府也。修之者。修其靈之一竅。炁之一凝耳。非必修其有形。乃修其有中無也。故爲修者。常以修爲外行。豈知修非外也。修爲內果。宜知修亦非內也。非內非外。上下不得。有無相間之一竅。爲有生之未知。爲旣形之無形。因其無乃能以育乎有。因其有乃能以補於無。不知者。則顧有棄無。所謂得其小體者焉。是以人之修也。貴明乎內外。明乎內外。始知終始。知其終始。乃明本末。在世爲身。爲有形。塵脫爲靈。爲虛體。雖弗能見形色於世間。而其非形之形。非色之色。有以逾乎世之假形僞色者。不止千萬倍已。人不知此。棄之如敝屣。委之如泥沙。拯之不及。救之不待。以任其自陷與自傷。以造成此千載未有之浩劫痛苦。流離困厄。饑饉呼天。瀕危搶地者。舉目不忍曠顧。亦惟以各各之有形。以害有形。各各之無形。以滅無形耳。因輪所在。不能止之於己與。遏之於旣然也。不過借修人之力。以有渡有。以無化無。道慈所在。即修人之得修地也。非必於身何如。心何如。但以仁天義構之大航大渡。以撐此狂風巨浪之凶舟耳。各方研修於己者。多不知修之何在。與修之何從。研道於修者。又不識道之何謂。與身之何關也。所以內問於己。若無所修。外顧於道。若無所事。不知非修之修。是爲真修。不道之道。是爲常道。常道實修。乃能以轉此

厄運與浩劫也。勗爾各方。其各悟以研道行修。斯可已。各知各注。

孚聖訓曰。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在皆以古人爲鑑。斯无咎已。昔伊尹。傳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備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不出。則寥寥无聞。一出則立業建功。而安天下。向非天子羅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汲汲自出。抑何嘗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卽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无資生之策者多已。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藝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妄事希覬干求。豈二公之儔耶。又留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今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事。於所行所止之間。審己量時。見幾而作。則庶乎免夫失身之患。世人曷各參諸。

修身立命之道。人人皆知。人人皆應做的。不僅吾門修子然也。修之意義。卽是教人習品學好向善之意。因人性本來是善無惡。習也。受人世之種種束縛。如名也。貨也。利也。權也。把一個好好的良知良能。移之改之。使其蔽而不明。終日逐逐於名利貨權之間。不知自返。而更不知其煩惱傷神耗元之害。甚至懸崖疾馬。亦不知作回頭之想。待到事至無可挽回。呼天求地。哀我而救我。試問孽已造成。能可解脫否。奚如慎之於初。免未來之戚之爲愈乎。夫人之所恃以應事接物者。一點靈炁而已。試問斷之傷之。豈有不危不殆哉。須知先天之靈炁。全賴後天之色身保之。養之。使其無斷無傷。用之不竭。享之不盡。可以爲賢。可以爲聖。可以爲仙。可以爲佛者。全賴一點真靈真炁。養之得法而已。如不知養。欲其不朽。不可得已。勿謂不想成仙了道。卽可隨

隨便使。要明白靈炁斲傷。色身等於木偶。欲其應事接物。伶利而不癡頓者。更不可得已。况色身豈能常保不化乎。故不問修道與爲人。皆應養其靈炁。固其色身。因色身爲靈炁寄托之所。色身不固。靈炁亦因之而失其倚。不可得養矣。凡吾諸修。務味斯語。細悟斯旨。則知色身之可貴。靈炁之更可寶矣。然修養色身。保固靈炁。是必先從坐始。坐久心定氣平神利。而一點靈明。油然而生。知是非。別善惡。遠禍近福之道。於此可得能識是非。明善惡。則行其所是。趨於善途。自然近福而遠其禍。其心神自然安樂。無顛倒夢怖之情況。其靈其炁。卽於此安而固。固而清。清而明。明而復。何患不能造聖賢之境。希仙希佛。又何嘗不能達其的耶。是故在諸方修養之功夫。與夫堅恆之志趨而已。各各其細悟勉爲囑。

慧聖訓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事者。乃事之不當爲而強爲之也。夫飲食衣服。男女居室。乃生人所得已者也。爲之禦飢寒。免暴露。成夫婦。事已止矣。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宮室完美。樓閣驚人。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烹飪裁縫。無不精美。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椎輪剝木爲之交通。而今則金玉。煤氣。電力。汽車。汽舟。無不畢具。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故以今較昔。物質之文明。生計之增高。十倍者有之。百倍者有之。千萬倍者亦有之。誠昔儉而今侈也。惟事莫大於道德。而聖人視之甚重。若徒尙物質文明。身體逸樂。爲奸爲詐。爭攘互行。甚至無知妄作。欲止而勢不容息。是皆擾害於天下。皆庸人之所爲也。嗚呼。捷取巧得。倏然而至。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欲者。皆足以爲吾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有求之心。不饜之意。則人之欲羨於富貴佚樂。豈有終窮乎。且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

不可。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安矣。故穴居野處。飲血茹毛。椎輪剝木。束薪陶土。亦未嘗不若宮室。樓閣珍饈綺羅。金玉。煤電。汽輪之樂也。今人極力以營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于几席之地。極力以營家常日有之物。而止于歲時日用遊觀耳。况乎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終不若大道之無窮。是以古之聖賢。咸以大道爲重。往往寄身物外。順其情之自然。而無所擾於好惡。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而聲名自傳於後世。與大道永不朽也。無如今人多不強力。貧者則懾于飢寒。富者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天。江河流于地。春夏而秋冬。少壯而衰老。忽忽焉。與萬物遷化。此皆智者所大痛。而庸人之所自擾也。

松柏之貞。春冬一體。其絜堅也。其先天之性。仍存其固也。故無所用其培也。至於桃李之華。春茂而冬殘者。其形於外爲豔爲妍。其藏於內者。爲枯爲弱。故不得不假培養以修之也。人之生也。其性本靜。其心本無所動。而其靈其神。皆明而弗昧。其元始之真絜。未嘗不存其固也。及至能飲食哭笑。而後天之萌孽早伏其根已。於是喜怒有好惡有愛憎已。至斯時也。心安於適乎。神守其靜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而苦海沉淪。一任其陷溺乎。亦有所拯拔乎。欲其安也。不得不修。欲其靜也。不得不養。修養卽菩提之證果。亦覺世之寶筏也。欲登彼岸。必自心始。靜其心乃安其神。神安而後無所思已。是又在明理者。方克以收其自然之功也。是以立基之初。卽以明理爲要。明理之本。尤重參悟。參悟之功。讀書爲本。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蓋因其年之弱強。而引之入勝。使之志於道也。道也者。非特修己養身始謂之道。日用之需。不可須臾離者。無非是道也。以之渡人。非道莫由。以之治世。非道弗平。以之克己。非道弗行。

故曰。道者吾身之最要也。其要更要於性命已。今也人之爲道也。口談者。比比皆正。而其力行者。則又反是。何也。是其未能讀書明理。有所參悟耳。說者曰。有力者讀書明理。參悟自易。而無力者。其父若兄飲食尙不能自給。奚有力於供膏火以教子弟者乎。是無力者。不能明理也。明已。况有皓首窮經。而終未能明理者何也。予曰。天地之大。何所不包。一絜之堅。何所不化。人之生也。其性雖秉賦不齊。而其所受者。則一也。人天分於念頃。善惡別乎思際。世界未能讀書者衆已。豈能盡謂之不明理乎。有學以致其道者。有問以得其道者。有悟以合其道者。悟之弗一。而其行之藏之。用之舍之者。則一也。人之讀書以明其理者。固較問者悟者爲易易。然而問之不恥。悟之弗失。亦可以與讀書明理者同一其道耳。惟是心之不安者。由於人欲惑之也。人欲之惑。有數數焉。有起於嫉忌者。有起於貪癡者。有起於自疑者。我惟不爭。則無所嫉忌。我惟不欲。則無所貪癡。我惟不愧。則無所自疑。更有起於夫畏懼者。我惟不欺。又何苦自苦也。此道之所以易。而行其道之所以易而難也。諸方各各從心之所安。則神自不馳已。所以然者。嫉忌徒自增其憂。貪癡徒自增苦惱。自疑徒自傷其神。自欺更自種其因。有此四者。道卽亡已。除此四者。道卽固已。道亡心亡。道固心固。固而後安。此神之所以常存。靈之所以常清。而無所不安已。其各自止其思。自制其念。毋使魄惑。擾吾真靈。則道功乃日增已。

俞真人訓曰。學宜覺也。道宜效也。學道之士。首宜覺悟道德源頭。效法以進行之。學道之本。先修其身。立善之源。首重德行。今之學者。但修其名。不求其道。夫家富於財者。而乏於德。其子孫必淫逸以覆其宗。國厚於兵。而薄於道。其民衆必暴亂以擾其治。奈何世人棄道德而專於俗塵。况道德於俗塵。相輔而不相害。有道德則清虛。清虛生明。其思必巧。有道德則方正。方

節起敬。其事必濟。有道德必剛毅。剛毅果斷。其識必遠。有道德必精詳。精詳無失。其業必永。所謂聰敏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此道德之效。學之本也。可不勉歟。易曰。顯道神德。學以聚之。若學者只求多聞。不求其通。只求虛偽。不求實際。雖盡五車之書。不能識一字。賦三都之文。不能言一道。如是求學。不以學養身心而修庶采。則聖賢之明訓。反不如巫醫之有用。亦自小矣。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凡吾修子。宜各自悟。試思究何益於身心性命者哉。各各加以注勉。修身所以進道。道者善於所至。而止於正之謂也。若人行路。未有肯捨平坦。而趨險阻。是即道之所在。罔或能離之定義也。是故進道。必身之修。如不修身。其靈之爲識惑昧蔽。直同盲者。雖亦有身。而欲其克自行於道之正。固未必得。此理本即淺顯。乃人知者固多。而習而弗察。居於惑昧。有如盲者。安於無目以自適者。亦隨在皆是也。雖其所惑。積由習染。非可一言頓覺。而甘於弗覺以終累身。則難語修己。修者雖以道爲的。而其所當爲修。實在乎身也。苟其不身之修。道於何行。不克行之。道於何見。道弗之見。則修行於身者。仍於惡濁之世事。爲其行詣之途。安在不險阻。欲求坦適。將何從自。不過今人之心。習於險阻多己。弗知正道之果安在。與言往聖普賢之常徑。則必視爲迂闊。不知其以此爲迂闊者。非理之弗通也。特限於時。乃覺其理不適也。理果有其古今之異乎。無可異也。其以爲異。無非其身屈於時勢。利害關情。遂不覺棄其真理。不惜戕性以求苟適於世。正道以失。而人靈無在。不爲惑昧誠可哀也。諸方勵志篤修。其在今日。固無一不是正道之導師。以其修己有數。靈己能明。所謂先覺者非歟。此後賴以導覺者。爲日方長。爲事方殷。諸方其爲舉世盲人之所倚托。責亦良重。務望奮勉以施導進。斯則修

身進道。不失後來者之仰望已。各各勗旃。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其行於父歿之後。有何觀於關之可言乎。不知子承父後。子襲父蔭。其所行於父歿之後者。則在蔭亦在行也。如蔭厚而行薄。則損蔭以喪德。蔭薄而行純。則補先以遺後。是爲後者之所以不忘先。而爲先者所以必繼其後也。今之因輪。與世代湮化。以瞻其先之升墮也。(註世代湮沒者。其世代爲人世之計。數年載有湮沒之時。而靈魂因輪。隨所因以化。則湮化之意。卽知陰陽之關鍵。亦陰亦陽。卽陰卽陽。可不慎所修乎。)此孔聖有此觀行之語也。今之爲修者。亦若是也。不必疑於父歿前之音容笑貌。只求父歿後之行捨收藏。均有補於先而濟其後(註行捨收藏。此四字當知。不必求於人人也。)則能於此悟修爲慈。雖百代克其昌矣。

正人心

老祖訓曰。夫天地之育萬物也。惟人最靈。惟心難治。夫心者。統乎一身。應乎百體。而貫乎三才者也。故自上者不可得。而下愚者則屢見矣。惟屬於中才者居多。全恃學以克私明理。始無負此生之性靈也。惟須謹以將事。慎以持身。信以矢志。恭以接人。勿泥己見。勿放己心。勿見異而情遷。勿任意而求道。聖仁務宜涵養性真。默坐守神。一趨一步。自出迷津已。雖歲寒而無礙於恆春也。可道非道。足以言道者。行修其心而已。道在人心。如虛中之月。月有其影而照諸世。光無不被其必指光之定所。即亦不見其有所定已。然光流弗定。月自弗定乎。月之生光。固自有定也。月之生光有定。則光之所流。即亦不能因其流動。謂其果無所定也。道於人心。其有可言者。亦猶是耳。故無方體而後無在不具其體。不見其方。苟謂無方無體是道。道即非道。苟謂有方有體是道。道亦非道。何以云然。無方無體乃道虛真。有方有體爲道實用。若言其用。非寓體於虛。而運形以實。不足以默契道旨也。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體之虛也。義者用之實也。可以含宏。實用必於適宜。此修行乎道。所以獨貴充慈也。慈之在世。其體本乎自然。而後用斯出於無爲。得自然之虛體。即謂之仁。運無爲之實用。即宜於義。人身修行。具此仁義之真。則世爲之化。而道即備身已。如月照水。有其光象。人見其光。光似無定而逐水流。其實光生於月。而所以明之者未嘗無定。道心惟微。人多不知從心自求。心光之明不足。而欲流光被世。又復從跡以來留影。終古悠悠。聖不常作。而虛凡困累。乃遂沒沒。而不識身之果於何立已。吾至聖悲天憫人之懷。以世劫日重。傳經言道。豈欲以不可道之道。徧語世之昏淪等衆。特以人心不明。世劫終無已日。於是勗坐之外。加以勗慈。人修其身。果克由坐悟道。猛省精進。心有所明。

。光自被世。而足化度。卽或以此爲艱。則從本性固具之仁義。從慈而力行。則虛體日宏。實用日廣。一志弗懈。及於有成。仍亦弗失成己渡人之道也。不過認體之自然而運用其無爲。必能息息深審。心乎不二。定力堅而誠嚮通。誠嚮通則懋功顯。斯在於身。非有絕大斷制。不克以進於精毅。以言堅恆也。今日爲修。時會自佳。而能真有所得。尤要於慈。善自努勉。慈在於道。猶月之光。光足普被。賴心生明。明心之功。自然而已。明心之候。無爲而已。能順自然。必得泰平。能出無爲。必克坦適。身履坦適。世致泰平。人心之明而已。不然。一味所蔽。則一跡成障。循陳跡而逐逐以求。無在不屬塵幻。有此幻惑於心。欲其克明。必無可望。而本性具有之真。則於仁無以充宏。於義更易墮失。所謂事之宜者。不能從虛充之仁。爲發實用。道有可道。終於非道已。是願修人好加悟進。時不可失。機不再來。天地之有。一大闢闔耳。修人能從天地元會之中。修身而脫闢闔之境界。以成不生不滅之真靈。必於悟覺之間。明其心以宏仁體。爲爭義用。庶乎世賴之化。而身得所立已。經云闢者自闢。無異闔者自闔一節。皆爲在塵之衆。導其明心之諦。修人務各尋味。弗以空渺自誤於識。則脫造物之鑪冶。隨觸均克取精以宏用也。切毋率忽。是所厚望。

人之所有者。至善莫如性。至活莫如心。性遷於情。心動於意。故在教本之立言。有四勿之戒。六賊之畏。抱元守一。清淨空虛之說。皆所以屏外緣。免生內惑。使心常清性常靜。清而靜之。則合乎道用。發而至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莫不中節。是以不失其中和。而參天地位列三才也。及乎後世。大多溺於聲色。迷乎位名。而失其常經矣。凡聲色位名。皆是造意生情。傷性損心之具也。能將四字着空。自等浮雲夢幻。與我無動。則一切妄念不生。所謂造之與情。亦無因而

起。一任自然。而所謂外緣。不屏自絕。內惑更無由而生矣。一點真如。常觀自在。萬法皆空。妙合道運矣。然五教諸徒。雖百端譬喻。千釋萬解。而後之得者。仍屬寥寥。豈道之遠人哉。人自遠道。可爲太息。凡我諸修。務三復斯義。以空觀物。以靜自守。以和自養。日益坐功。則一切相。無無有有。真僞實虛。自能約略悟及之矣。人生之可貴者。內外三寶。內則精氣神。外則言行動。捨此而外。吾知其無一真實可貴之點也。時人日常所爭逐逐者。無一非鏡花水月。身外浮雲耳。將有用之寶。而擲諸無益之鄉。良可憫也。予所以以是爲訓者。良有因也。諸修細悟。雖不能閉門思過。而無味之非。切記勿涉。是則得亂時守身之道。况言修乎。其各加勉。

關聖訓曰。人心不死。道心不生。俗情弗泯。真性弗清。心既不生。何以明之。性既弗清。胡以見之。心弗明修也何益。性弗見養也何利。既無利益。修養何爲。是以修者。必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心有所明。心無二心。見自本性。性原一性。而後修得修之功。養收養之候。功候有所得。則有益於身心。有清於靈性。有固於夙根。有聰於前慧。非盲修瞎練者所同日語也。五教聖人教人。亦無非修養心性而已。故儒曰存心養性。釋曰明心見性。道曰修心練性。耶曰洗心移性。回曰堅心定性。五教名雖異。無非一理。萬聖形固分。只此一心。所謂心者。非血心也。亦非肉心也。血心爲妄塵之屬。肉心乃惑幻之端。安心存而塵心起。惑心在而幻心生。塵幻弗滅。本心安現。塵幻而假。假而有形。有形斯有壞。本心乃真。真而無象。無相乃無傾。骨灰肉泥形何在。請問通身誰是我。天飄地零人何有。試思世界孰爲真。然天地壞其形。而性不與之具壞。人物亡其體。而性不與之借亡。壞者真乎。存者真乎。亡者是耶。在者非耶。修行有素者。必有所悟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以修者不修則已。既具修志。必時於修。方可有得。否則今日此。

明日彼。此訓有利於我。有關於己。則曰神乎其神。不利於己。有礙於我。則曰神何如斯之小氣也。或云佛竟不爲我量力也。夫神佛本虛無之心。何有所偏。懷救世之志。安有所倚哉。是以神佛之教人也。心己良苦。或因人。或因時。或因地。或因事。有不得不如此者。非限於一人。系於一地。而執偏倚之見。是不能不執公一論。因事因人而教也。修者之於神佛。必當有以堅誠之決心。而後修養功候。有增無已。其或不然。乃自墮自性。自棄己根。於神何尤。於佛何干。是故修者。能明心之所不明。能清性之所弗清。方可真明於心。實見於性。徒託空言曰。吾心明已。吾性見已。吾悉增已。究其所以。毫無所得。豈非自愚。欺神欺。是自欺也。故吾修者。務修本心。務養真性。勿爲塵心所迷。勿被凡情所惑。方可日有進益於先天。日有所除於後天也。修者曷勉乎哉。

李聖訓曰。自有天地以來。萬物生生化化。無非陰陽二氣。動靜旋轉。生殺互用。是以天之道。一陰陽而已。陽主生。陰主殺。未有陽而不陰。生而不殺之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四時成序。周而復始。循環不已。亘古如斯也。人秉陰陽之氣以成形。具良知良能以成性。性無不善。然氣有清濁。秉氣清者性拙。秉氣濁者性拙。巧性多智慧。拙性必癡貪。巧性拙性。俱是氣質之性。人心主事。非本來之天性也。真正修道之士。必須黜聰毀智。無人無我。空空洞洞。噩噩渾渾。探先天。化後天。一切巧拙之性。皆使斂藏不用。閉九竅之關。守三要之口。以觀動靜。九竅謂何。人身上七竅。下二竅是也。三要謂何。九竅中耳目口是也。人身九竅。俱是受魔之處。其耳目口三者。尤是招邪之的。耳聽聲則精搖。目視色則神馳。口多言則氣敗。精氣神三者受傷。全體必然衰敗。其性命未有不喪者也。人能收視返聽。委之虛無。內念不出。外物不納。使精氣

神三品。凝結一氣。則九竅可以動。可以靜。靜之動之。皆是天機。並無人機。又何有邪魔之足畏耶。諺謂道高一丈。魔昇百尺。魔由何來。魔從心生。所謂修道容易鎮魔難。丹成九轉敗一霎。古之修者。遭此者多。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間。毫釐千里。大都失敗。心念一動耳。今之天下荒荒。災劫瀰漫。無不由人心而生。吾

師悲憫衆生。度化殘靈。亦無非從化轉人心入手。所謂民心正。天心自順。民心不正。天心何有。世法崩裂。南北各異。而不料道行十二年。亦與世法同等。爭權攪勢。貌道心違。已尙不能自度。又安望度人於擘海乎。人心愈下。道亦步武。十二年道慈功行。行將敗於一旦。此豈吾師之本心乎。

師靈度世。本欲修子同胞與一炁。乃世法相尋。竟至攻裂同胞。已矣已矣。後尙何言。若謂人心難化。當從糾正。以一二人不力。竟欲樹立門戶。各自爲政。獨不知道貴以德。不在以權。慈功道化。分功合作。獨木難撐大廈。衆志可以成城。度德量力。不尊而尊。吾道修子。左右有耳。當能辨白近况也。嗣後惟願諸修本其初衷。共維大道。莫因一時之見。而爲萬世罪人。肩道修子。其各注勉。

嘗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卽此以衡。凡天下之事。靡不由淺入深。先難後獲。故非由捷徑以趨。躡等而進。所可倖致也。

師道化世。普渡大開。在修各方。生值其機。躬逢盛典。而得道也最易。不過昨日進修。今日卽欲成道。今日種因。明日卽欲收果。是弗能若此之速耳。大道至公。大化至中。修之要訣。惟在治本。本固而後枝榮。功至而後果成。循序以進。又何難登峯造極哉。然則其本安在。而治本之

道又何如。夫人之一身。雖有官骸之分。賢愚兩途。而其本也。則系於方寸。故心者。爲善惡之源。亦百行之所由出。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以升沉。而分晝夜。心以正邪。而判人鬼。是身之修也。在乎治心。治心之道。在乎屏幻想。除雜念。掃貪妄。淨邪意。蓋心無幻想則心存。心無雜念則心清。心無貪妄則心明。心無邪意則心正。一塵不染。一念無慚。則可以返其本。而復其初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諸修試思。吾院之修坐省過。何嘗非俾諸修。正心寡過。如曾子之日省乎。明乎是。則可按步就班。勉力以進。久久則氣質變化。修功精純。私欲未來。自有以除其萌蘖。魄惑偶乘。自有以拔其根株。功候至此。其上焉者。自可希聖希賢。成仙成佛。下焉者。亦可論因證果。消孽獲福。至彼舍本逐末。僅以叩禱而冀庇佑者。其用心尤左。盍返而求諸其心也。噫。悟之。

善惡兩關祇一心。幾微動處判人禽。能於方寸根天性。自爾厥躬對影衾。聖域非遙須上達。迷津無路總幽陰。分明剖晰真諦字。休聽鈞音味五音。

萬物生生。惟人最靈。靈於何有。靈在人心。心稍不誠。妄念叢生。而心靈必蔽。心稍不正。邪僻思入。而心靈必亡。心爲載理之區。亦卽藏欲之所。苟理不勝欲。欲卽於是勝乎理矣。故儒曰正心。釋曰明心。道曰修心。耶曰盡心。回曰淨心。其名雖異。而其所以維護此心則同。所謂欲淨理純。而後天心復。存誠去僞。然後物累捐。人能由此竟其功。反乎赤子之心。真乎不貳之心。善養其心。擴充其心。自然靈明大啓。靈氣常伸。將見從事於儒者至善可止。從事於釋者回頭彼岸。從事於道者。丹砂可獲。從事於耶者。天程卽指。從事於回者。真理自復。加以舉念中正。立德修身。非空非色。無我無人。又何有蘊塵之累吾心哉。嗚呼。造化真機。盈虛消長。吉

凶悔吝之交。氣數昇降之故。是在有志於道者。善爲受持。善爲充積。其間樂處誠有不可言語形容者在也。若夫庸闇無識。靈明錮蔽者。只要守持勿失。則鶴算可期。如以保養。則長生可冀。中下者參。且能如此。况吾道修子心學之修乎。深願子等急急滅却貪瞋心。癡愛心。得失心。煩惱心。而以正心。明心。修心。盡心。淨心。爲法。則隨地皆可獲其至寶矣。故心之一字。必從煉字入手。心不知煉。則欲其成而不得其成矣。凡吾修子。務各於此心字慎加注意。則一切可成。其各勉旃。

慧聖訓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三才之名稱久矣。人所能生於天地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人既列三才之中。而旋生旋沒。不能與天地同不朽者何也。是不能天人相合也。天有心。人亦有心。天地之心公而無私。人之心私而無公。所以人不能與天地同不朽者。心心分歧也。人能體天心以爲心。去其偏矜之心。革其急躁之心。以一心符衆心。衆心同一心。心心相應。於是修己有心。濟人有心。行好因。得好果。道慈之心。不更不變。則爲山一簣不虧。掘井九仞不棄。天合於人。人合於天。方可與天地同參不朽矣。道慈之心。亦不難成功矣。諸方胡不審之。○天生烝民。孰堯孰桀。孰夷孰跖。是皆秉先天之炁。具五行之化。而生者也。顧其間有義利之殊。善惡之判。豈秉賦有厚薄。造化有抑揚。而使其獨處於偏途耶。是不然。嘗聞諸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由此以觀。可見人之生也。本無不善。一入後天。性爲習遷。靈爲欲蔽。賢愚善惡。心君是主。夫心者。統乎一身。應乎百體。行住坐臥。視聽言動。靡不由於一心令之。其上焉者。真炁自守。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自可爲聖爲哲。中下者流。爲俗所汙。爲欲所蔽。性昏靈墮。故必賴修以克欲。學以明理。以復其初。其不然者。則隨波逐浪。與俗浮沉。

。或趨於惡途。墮於孽海。而不知其所止。嗚呼。人心可明可暗。可動可靜也。治之則明。蔽之則暗。縱之則動。守之則靜。是以方寸之地。可以載仁寓義。亦足以藏垢納汙。天理人欲。交會其中。天堂地獄。惟分一念。苟無以克治之。則元炁無不絕。善根無不滅者矣。儒曰正心。釋曰明心。道曰修心。耶曰存心。回曰清心。可知治心之道。爲人生之要著也。吾院之坐。果何爲乎。一言以蔽之曰。治心而已。夫妄之守也。心猿斯拴。氣之靜也。萬念斯空。神之凝也。虛靈不昧。息之充也。真炁斯通。內功旣純。外行自方。小而言之。身修家齊。擴而充之。則國治天下平矣。真經曰。欲佛卽佛。欲仙卽仙。欲聖卽聖。欲賢卽賢。此無他。在乎一心之治。一性之復耳。諸方言修。果能於此方寸以致其功。固未嘗不可以爲佛。爲仙。爲聖。爲賢也。是在各各之善爲而已。善悟則善。惡悟則惡。爲修者可不慎歟。

幻海擾攘之中。人事繁曠之際。所賴以周旋進退。攸往而咸宜者。心靈爲之涵運也。心本至靈。活潑潑地。有欲一聞之。昧徑所窒。則靈而不靈已。是何以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物生欲。欲動情勝。情之得勝。是非好惡之見。礙難契乎天理之公。不契天理之公。卽不得人情之正。所以心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自反氣餒。而靈昧已。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張脈奮興。而靈耗已。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流連忘反。而靈滯已。心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鬱鬱莫解。而靈渙已。蓋是四者皆爲心用。原屬人所弗能無。有一於此。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施行。則不能不戾乎正。而蔽其靈。靈也者。涵心以運用。心也者。通靈以活機。所以具衆理者以此。應萬事者亦以此也。衆理之不具。物欲充斥。容量弗能受也。萬事之不應。障惑膠固。執一而不通也。欲求無住生心。臻動盪不滯之域。是非堅修堅坐。不克默

轉妙靈。靈若不轉。而膠柱鼓瑟之弊。遂漸從此生已。故善修之子。自強不息。始而省察。以防害心之媒。繼而克治。以去賊心之敵。終而涵養。以活心靈之機。涵養既久。不使一毫私意自蔽。不致一線物欲自累。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不必有心於志道。而道卽爲心之所之。不必有心於據德。而德卽有得於心。不必有心於依仁。而欲仁則仁至。不必有心於遊藝。而得心應手之概。手舞足蹈之致。烏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已。是願諸子同造斯詣。同獲斯樂者也。

濟佛訓曰。道之彰也。惟炁是化。人之修也。在氣能融。炁化之用。以灑而常。故未變似變。雖變而弗變也。然運化之功。首重平固。氣之平也。方寸純靜。精之固也。氣靈融化。道入化境。則百凡備通。通而不覺其通。化而不覺其化。此神之結於精。靈之充於凝也。修道諸子。大多知其形修。而未能明其默化。知其養靈。而未能通其玄妙。所以修不得其修。而養不能明其養也。蓋吾道之功夫何在焉。始於身修。身功端於心功始。心爲一身百靈運轉之主宰。所以身之善惡。基於心之優劣爲轉移耳。然心旣主運思。卽思不能盡善機而免惡念。殊不知心之思念。善惡固操諸心。然修養之功。則係吾先天之炁。炁也者靈化也。化也者善功之精候也。入化不難。靜心爲難。靜心弗難。去慾爲尤難也。人能去慾。卽可進修。進修卽可以運氣也。能運化自若者。則息息之功又何患神之不爽。靈之不凝。精之不結哉。精氣靈神相運轉。則百節俱通。通炁化神之際。則身自得適。而氣自得平。平則心靜。靜則游思妄念。百慾弗得乘其隙。而吾之靈也。炁運之也。吾之神也。精通之也。吾之氣也。默化之也。然後定充功夫。斯乃實現。形現而內修備。修能備得。魔障消已。人能無魔更能免障。此修之合乎修。養之合乎養也。能得合度之充化。則

道之進程有何難哉。所以儒以正心。釋以明心。道以修心。耶以存心。回以清心。其修法雖各有不同。然治心去慾之功則一也。故人能修身即當修心。心修而後身正。身正而後氣平。氣平身正。以之治家而家可興。以之治國而國可強也。再能充其堅恆。運轉於三千圓滿。八百轉機。則不難達於上上乘已。無如人多知形修。而不能進功於真實。所以修雖多人。而成則罕見。此即修未合修。養未合養故耳。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賢如曾子。且必日省其身。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焉。能不時時刻刻省其過失乎。三省謂何。修心也。養性也。改過遷善也。一日之中十有二時。乃於上中下午。分而爲三。以省過失。聖賢且然。况庸俗乎。蓋人之有生以來。夙興夜寐。一日之間。萬事待理。誠所謂心如棼絲。事如牛毛。豈能事事合乎天道耶。故必須省察心身。一念之善。善雖未爲。善愿已發。既知其善。當促成善志。以免妄發善願之愆。一念之惡。惡雖未爲。惡念已動。既認其惡。當即改惡遷善。以免墮落三途。要知人生於世。無非名利二字。其應事接物。尤宜留心。何言有損於人。何事有傷公道。皆是過失。或嫉人之能。或妒人之得。見人之利。起心謀之。見人之權。生心奪之。此皆大奸大惡也。爾既生謀人之心。焉知人不在彼謀爾乎。爾能知惡中止。彼亦於無形中疎懈。此循環天道。毫釐不爽也。故吾道教人有惡去之。有邪除之。不端心正之。暴行心戒之。務使此心止於至善而後已。不可須臾或忘也。此之謂修其心。養其性。守其本源之善。但心何爲修。蓋心之爲物。最易動搖。瞬息萬變。無一停時。善乃積德之始。惡爲墮落之根。古今聖賢仙佛。入修之初。先治其心。故凡修子。必先從正心入手。立定脚跟。而後方能修身。庶不致陷於惡劣。誤入歧途。不能返也。心之既修。自然念念向善。愛人利物。善基立矣。然後再

養其性。夫性本善。而習相遠。世人嗜利。忘其本性。則物欲之魔。乘隙而入。以誘惑之。遂致陷身入阱。不能自拔。墮落六道。輪輪轉轉。了無生期。深可惜也。故人必先修心。繼養其性。守善爲本。見善勇爲。不善卽改。念念向善。時時行善。久久行之。自然功圓德滿。道自成矣。願世人勉之。

觀之於目。念之於心。觀由念發。念由觀起。觀念所及。繫乎其人。品學行爲。絲毫無爽。崇道蓄德。移風化俗。使萬物各得其所。此聖賢之觀念。大慈大悲。普渡爲懷。使衆生皆登覺路。此仙佛之觀念。除暴安良。利國而福民。此大英雄之觀念。扶弱抑強。發奸而擒伏。此豪俠之觀念。拯溺而救饑。推己以及人。此善者之觀念。故曰。觀念所定。基乎其人。一生事業。爲善爲惡。由斯而分。而爲功爲過。亦由斯而判定矣。其如重利忘義。損人而益己。此皆由觀念不正所致也。或東而或西。朝是而夕非。終其身莫知所適。此皆由觀念不定所致也。或似是而非。善惡無澈底之認識。此皆由觀念不清所致也。觀念兩字。切乎守道修身。極其重要。苟有所忽。則茫茫然無所皈依矣。欲得其正。先以禮讓爲本。事事推己及人。自然觀念正矣。欲得其定。先宜立定脚跟。把持身心。不爲利搖。不爲名動。自然觀念定矣。欲得其清。先宜借鏡古聖先賢所言所行。以爲己法。兢兢而守。刻刻自持。自然是非能分。善惡能明。其觀念自清矣。如是而觀。如是而念。進則可以濟世。退則可以保身。靈明不昧。天真常存。無事而不善也。凡吾諸修。其各悟參爲要。

養氣

老祖訓曰。諸方聚靈擴化。衆生隱受其福者弗鮮已。今後從無形以弭劫數。務各反求諸虛。從有形以消愚苦。務各誠求其實。虛實相濟。則剛柔之用洽。而陰陽之氣和。若水若火。莫弗資生而不相滅。天地間所以能維世界而成人類者。一氣而已。氣本二也。何以一之。是在調洽。能洽則二而一已。不洽則無一非二。爲向爲背。爲順爲逆。皆氣不洽之故。修而使洽。得於身而化乎世。則莫不一。何哉。斯氣既治乎身。發而爲用。自無弗和。有所和。則無所謂向背順逆。一真不二。安見其有弗濟者哉。吾道勗修。所望於世人者。欲其脫數出劫。存吾烝胞之正充耳。烝之正充。二氣合一。便是其驗。所以驗之。則在人之修證於身。有無真得。乃可爲言也。或者視以爲難。此縛於俗情而困於塵網之過也。不知修氣鍊丹。本是立身之要。儒宗修齊治平之道。雖曰誠正爲基。而所以誠正。則賴志以帥氣。故孟徒生於亂際。叔爲學說。必以養氣爲主。其在前聖。何以不言。以時勢人心。猶存古義。逮及戰國。惟術是恃。惟利是圖。時勢日下。人心日偷。皆氣不振。乃至其然。故非養氣。終無誠正可期。更無修齊治平可言。其不足言。以人人氣不先固。縱有結合。而所根出於權利。未有不勢敗而衆散。利盡而交疎之弊。有其害而欲久益。必無是理。此從古致亂之機所在也。故欲修化。非自固氣。不足以合羣而宏公益也。公益能宏。私慾自淡。私欲能淡。劫爭自泯。劫爭能泯。太平自致。苟不從其根本思所救治。吾恐興者仆之因。福者禍所倚。一瞬萬變。翻雲覆雨之形。必無永滅之望。而醉生夢死之憂。人多不易自免。興言及此。能無慨然。諸子既各具願救世。世何以救。本於吾言悟求其方。庶幾成己度人。世得所救已。勗之勉旃。

世法無了義。故欲了其不了。惟誠與慎。斯足維全。自來聖哲所以能了世事之所不了者。本其誠慎。而從至理之中。爲晰條貫以達乎通。何以能是。集思廣益之力爲多也。舜察邇言。禹拜善言。而至人能受盡言。皆集思而期收益之道也。吾觀世習。至於今日。其患雖在羣言之龐雜。致激成專斷之勢。而勢之所成。果羣言之盡弗善乎。未必也。特言者不慎自擇。而聽者乃起驕心。於是兩失而無復能有所裨。事遂坐致於敗已。故今日不言修度則已。苟言修度。則全真養氣之用。不可不深切思求也。全真祇是守誠。而誠明足以幹事。必須養氣也。氣果能養。則隨在可從和容之間。廣受集思之益。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其所取師。無非就二者而得其中耳。在身無時不求得中。凡遇皆屬師資。道經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若明此義。則善不善之成見盡泯。而之所以收益。而身克爲時中之君子。卽亦非難也。現植亂世。學道而圖救世。要非徒了不了。必能澈其不了。而知所以善了。庶乎了可有爲。而未形之劫。乃得消弭也。諸方有志救時者。幸於吾言好加之意也可。

水之平也。何所不載。載之平也。何所不通。如舟行水。其克無往弗屆者。必水之平。然後舟始能運也。浪之興於風末。舟卽滯於水中。其故何歟。有所激。乃成爲阻也。修身之道。亦復如斯。故心養氣使平。而後心足自定。心定氣以益充。氣充心亦彌定。不搖不惑。不貳不遷。有其所定。莫非至平。平處存心。則養氣之中。皆是全真之地。人或不然。氣失於平。心斯難定。遇幻而搖。遭凝而惑。見毀以貳。值異以遷。心無所主。氣乃爲淆。淆則弗淨。弗淨則渙。以其不純。斯易致散也。是以養氣之要。必求放心。心收氣斂。氣斂神聚。神聚精結。後天三寶。不自渙散。則精結色空。元炁以凝。神完光定。清靈以聚。色空神完。本性以復。內外兼修之旨。

雖亦有形。何非虛象。無空不色。是色皆空。知其若此。爲修乃身。何所不得以平其氣。安在不可自定其心。心定氣平。如舟在水。欲行斯至。何道弗通。弗之通者。如風激浪。於舟與水。究何所關。而風浪之於水舟。不過一時之阻滯耳。若舟與水。不因風浪而失其本平之體。遠行之用。則其功能固足自存而終不敝也。志道諸子。爲身之修。均宜悟此。果得所悟而守乎堅。則道之在身。悟之而澈。澈卽自通。天地間形形色色之胞膜。所以能本吾道一以貫之者。不搖不惑。不遷不貳之定心。以運平氣於自然之間。將亦無搖弗固。無惑弗消。無遷弗返。無貳弗歸。其固其消。其返其歸。能從其定其平。以化合無跡。冥漠無界者。得真不二而已。斯之功能。猶之水載舟。自不失其體用。而平達遠到之真。固自具也。

昌佐神訓曰。氣充精聚。精聚神完。神完光定。光之定也。雖屬神化。而實由乎心之正也。心正而見光定者。無非反照之妙也。故欲正其心。不得不從氣之充養。使精得聚而神常完。以定其光。而印諸心。爲耀內目之彩。而通覺於萬絡千肌。貫於腦而運乃靈明也。靈明之運。無所弗周。則心何以正。氣何以充。精何以聚。神何以完。光何以定。定何以反。反何以印。由其所印。莫不覺其所通。覺其所通。莫不知其所運。知其所運。莫不明其所靈。明其所靈。莫不善其所用。善其所用。莫不解其所惑。解其所惑。莫不免其所搖。免其所搖。莫不泯其所偏。泯其所偏。莫不乘乎其正。循迴轉轉。具其寂然不動之真於神明凝結之中。縱使萬幻羅前。百變集身。將無難本其正心。固氣充。益精聚。堅神完。持光定。以周涵而妙其靈明之運用。此由內致外之功養也。苟能循是以進。必無不契乎道者耳。雖然。七情六欲。人所不易盡絕者也。因其難絕。心乃多牽。而每失正。推而及氣。更覺彌難爲養。再言其精之聚。其神之完。其光之定。與夫反印覺照

之用。舉必因心之多牽。及氣之難養。一失皆失。而昧徑常室。濁障叢生。身之所在。不免動輒弗離困累已。是故修道之人。務重修心。而修心第一步工夫。尤賴養氣。氣何以養。則爲修人必須俯夕倍求。以期受益。不過就末節而分言所以養氣之法。經典流傳。至不一端。而吾則以爲養氣之要。莫先於立志。志有所立。則以志率氣。免其渙散。而消耗于無所謂之間。然後方可爲言充養。自勵修功。所謂志一氣生。氣一志生。蓋養氣以志。而相生不已。綿綿息候。日進無疆。舉凡聚精完神定光反印之功。悉在其中。層層併得真益已。今日之世。有志修養各方。幸自審勉。苟其身心之間。不能具有真實之持守。而期充凝其道以爲推化。茫茫後顧。將又憑誰主宰。而克保合太和。免吾身於斯世之憂哉。各各細參。毋忽是要。

桓侯訓曰。上焉者爲大勇。其次爲小勇。又其次爲無勇。仁義之師。不戰而服人。此聖賢之勇。大勇也。戰必勝。攻必克。擁百萬之衆。而百萬之衆懾其威。此英雄豪傑之勇。小勇也。至若私鬥是尙。甯爲一夫。則無勇者耳。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吾乃甚哀矜之。烏乎。凡人何爲而不爲大勇。更何爲而甘於無勇耶。抑又聞小勇之爲小勇。進則勇斯大。退則類乎無勇。古亦有言。殺人者人恆殺之。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夫英雄豪傑之勇。果能久耶。惟夫勇者不然。兵不血刃。而八方向化。馬放於野。而庶類咸從。是何也。是德能感人。功遂及己也。吾茲談勇。乃知無勇固可譏。小勇亦可譏。惟能由小勇而亟進於大勇。由無勇而漸進於大勇。是之謂真勇。故曰知仁勇。惟知始仁。惟仁始勇。以告負勇者。其尙信吾言否耶。雖然勇之於人。有人亦有天。天定之勇。不論及己。若人爲之勇。非修養功夫不可。修者修吾身也。養者養吾氣也。身不能修。不可以言勇。氣不能養。尤不可以言勇。昔孟軻氏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之氣。惟

大勇者有之。佛之勇猛精進。乃佛之大知。佛之大仁。亦即佛之大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其爲勇何如。而濫欲不修其身。不養其氣。露臺然自命爲勇耶。吾生前僅知小勇。不獲進於大勇。至今猶恨恨焉。切望諸子各就所能。勇於修爲。毋徒自足以終陷於無勇也。

乎聖訓曰。請方知否。吾道之爲弭化必藉充氣乎。天地間人羣物識。因智之進。釀劫以深。非智之害。誤用乃差。今日禍亂之不能歸罪於愚不肖者。蓋有由來。春秋之責賢者。正爲維繫不墮之道緒耳。近命坐誦。其必藉此以資弭化者。其要安在。諸方宜加深思。須知修人度世。非託空言所能濟事也。然則一坐一誦之間。其足弭化者。究憑何物。如謂坐誦皆可弭化。則屬空談。不但世人不信。即言性道亦必不如是之淺且易。是欲體得吾道教世真旨。其惟坐誦以養各各之氣充乎。氣充之養。爲用固大。而從淺易之處。亦可尋悟。譬若誦經。一鈴一字。一字一振。是曰規矩。誦者盡守規矩。則聲韻合一。聲一於外。氣各自平於中。中之平者。外乃益和。是即小小之氣充。可以徵驗者也。就是論之。則凡欲修真道。非養氣充不可。欲養氣充。非守規矩不可。規矩所在。人能盡守。則無氣不充。即無道不通。若其緬越規矩。自以所道爲道。氣既弗充。道於何通。近絕智者徒欲自見。而不守規矩。以充氣致和。乃緬規越矩。恃力逞便。得益未多。而損害隨之。皆此之類。而成禍亂。流毒無窮。可不悲哉。吾道修人。志篤救度。慎於吾言多加精悟。庶乎氣充障散。邪消崇滅。身得自化者。衆生賴以拯度已。切毋不求甚解。懵然昧進斯佳已。慧聖訓曰。大道以化人於無形者。平庸而已。得其平則正。得其庸則適。正而適之。無不自在已。故曰心之所向者正。則其身行之也正。心之所由者適。則其身之所行也亦適。是正者從心以爲正。適者從心以爲適也。是心者爲人聚靈之府。安神之舍。能使內府得其清。則舍也自得其明已。

。欲收清明之氣。必自無欲始。所謂清明之氣者。卽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充於太虛。散於六合。行而不知其所極。藏而不知其所止。以言乎大。則天地莫能容。以言乎小。則卽珠藏其形。有而謂有。可也。有而謂無。亦可也。無而謂有。無不可也。無而因其有而謂無。更無不可已。形影之間。得其氣則常存。質體之間。得其氣而常在。靈神之間。因其氣而常凝。心精之間。因其氣而常固。然則氣之所以爲氣。當如何而後可以言其真也。修養之士。無所謂氣。旣養其浩然。亦必於無形運之。無形之運。息息相通。所謂大道豁然貫通。化人於無形者。卽在是已。苟得其正。則無不平已。苟得其適。則無不庸已。平庸以爲道。則修也必恆。養也必堅。堅恆修養。惟在於一。一而不測。則心身得其妙用已。故曰一息之間。而周天三萬八千四百火候運已。一定之間。而百脈萬絡通已。此其理果安在哉。以有相求之。則觸於幻。以無相求之。則合於妙。然其所以爲幻妙者。均在氣之凝與渙耳。故有其形以爲氣。則心也必有所滯。而幻相出焉。以自然無形運其氣。則圓明自如。心無渣滓。而妙者合於是已。知其所以爲幻。則必養天賦之性命。知其所以爲妙。則必固天賦之性命。天賦性命。自寓於浩然之氣。不養乎性。保乎命。而曰氣能充者。未之有也。若夫不以至剛之氣。而絕其人欲之私。則己之行也弗正。安能化人。己之心也弗平。安能容人。己之念也弗克。安能適人。己之意也弗誠。安能自坦。故中心坦坦。氣平之謂也。氣平而後自適。自適而後適人。適人乃能化人。此渡人者必先渡己。正人者必先正己也。君子之道。無他。一而已矣。求其一之所在。不必追之於古荒遠渺。但尋於日用尋常之間可耳。以道之爲言也。能修吾之命。而率性以由之。不爲欲惑所戕者。卽爲道之所本。道有其本。則其氣也充而凝。道無其本。則其氣也滯而渙。本者性命之謂也。是性本善。而爲不善者。習染之爲害也。

是命本堅。而之所以不堅者。欲惑之戕也。害其性者則靈亡。戕其命者則氣亡。靈亡則魄散。氣亡則魄滅。魂散魄滅。而能善其性命者有之乎。是以吾人之修。當以甯魂制魄爲先。甯魂者則魄必伏。魄伏而氣充。氣充而靈聚。靈聚而後性命得其正。以保於太和已。諸方修養以來。以己渡人爲重責。渡已必曰內功之堅。渡人必曰外行之猛。內行曰功。外功曰行。亦諸方日日引之以爲則者也。然而己之渡也。未造其峯。人之渡也。未極於普。是理又從何處而證其詳也。在知者必曰不以躁急猛進爲功。在不知者必曰循循善誘爲行。二者之說。何嘗非是。然其真理。則又在斯已。至聖曾日日訓之。乃諸方不留其意。忽焉而不察。略焉而不詳。則渡人不必論。渡已尙不能充。况及於人哉。惟願各各以平易之道。而各盡其天責。則化己化人之功。皆在是已。豈難言哉。不過當以養氣爲重。而後明心見性。凝炁保命。庶幾不爲欲惑所乘已。

濟佛訓曰。哈哈。衲諧僧也。樂諧戲。且世間事。何者非戲。大藏經無非諧談。吾今與諸子以諧言。非有真實語。曷試聽諸。有神氣者相友善。行則並肩。坐則接膝。如膠投漆。分不能分。合而不合。時值三春。遊於烏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清風徐徐。碧月瑩瑩。不期二人樂興勃發。氣徜徉而歌曰。一氣浩然。磅礴靡涯。無微不至。無大不括。盛大兮誰復我若。神聞而哂曰。自見者不明。自以爲人莫我若者。渺乎其小焉。子不見我乎。無方無體。妙物無迹。體物不遺。卽子之遇運磅礴。究誰使若。吾神也。氣聲聞之下。嗒然似喪。順風膝進而就曰。我誠河伯之與東海。今聞至言。敢請賜教。子之神武。果孰主是。吾誠望洋興歎。莫知所極。子請言之。神曰。吾何能哉。所行處。皆藉子作體。所來處。自然而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子旣懷疑不解。曷啓諸烝。氣曰焉在。神曰。無極之巔者。欲登不遠。氣曰。請伴往。於焉神氣各逞其不疾而速之本能。

。已至無極。見巔不高而聳。不大而莫探邊涯。仰望時許。亦莫之所見。淼淼焉亦若有見。渺渺焉而無所聞。息息焉抑若有聞。氣膝進虔誠而叩曰。何爲至道。何主大造。生物芸芸。日月昭昭。願樂欲聞。以釋吾曹。三問而罔不答。神曰。奚爲乎子之問。吾試叩之。神默然以專。無何。似睡。見烝渾噩噩。通乎己而化乎氣。三輪化一。一烝幽圖。生生息息。不生不息。無名可名。無道可道。若有所覺。而神已甦醒。啞然而笑曰。妙哉。以語氣。而氣不之見。四維尋願。而氣已化於己身。默然回神以瞻烝。而烝亦不見。四顧若失。渾然一獨。哈哈。各子知夫烝且焉在。在於不見。見者非烝。烝者氣也。必須神以化之。然則神二乎烝耶。曰。非也。烝神氣三而一。一而三者也。名之曰烝神氣者。各就其所在而言。亦爲人說法必分之規程。斯三者相并而行。無氣而神無附體。無神而烝無以運其自然。自然主神。神主氣。氣涵烝。故孟子曰。難言也。至大至剛。直養無害。配道與義。無是餒也。用功於不動心以涵養之。夫所謂涵者。一氣中涵之謂也。涵卽是養。涵養。非涵字之外。別有養也。各子修悟頗銳。惟貴踐跡以徵。踐徵之功。端在涵養。涵養卽是慎獨。慎獨卽是虛極。虛而極已。自知不獨惡念不可妄生之妙。以妙爲妙。以正爲正。何體不包。何理不涵。聖境妙詣。自可層層踐跡而徵之已。哈哈。衲一片諧談。各方且不可作非真的看。

慎獨

老祖訓曰。新春初展。萬象昭蘇。大化擴布。羣倫蒙庥。是以肩道諸子。務求誠以修己。仁以利物。內外兼養。人已兩適。以期展布益遠。著效益宏。猶春之方新。澍雨應時。以普潤萬化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天地虛其中而理實之。萬物虛其中而炁實之。君子虛其中而性實之。其性之所以貫乎天地。通乎萬物。乃有以立身立命。成己成物。此其機系於暗聞隱微。而其功仍歸於戒懼慎獨耳。天地以大中宰萬物。萬物以太和應天地。洋溢充乎兩間。秉彝周乎庶類。君子寸心俯仰。載天地之中。大化彌綸。含萬物之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中也和也。天地萬物之樞機。亦道化修養之關鍵也。不致中。則天地懸而無寄。不致和。則萬物鬱而不伸。故修者正位凝命。樂育爲懷。戒懼以克其偏倚。慎獨以閑其乖戾。中以制造化之偏。和以促大同之休。淵淵乎衆理備具。精蘊常充。浩浩乎無所爲古。亦無所爲今。有須臾之中和。即可致須臾之位育。天地否而可泰。萬物剝而可復。誠純者功成。功至者效宏。凡吾修子。其於道化坐慈修養功候。事事立此大本。行此達道。以充斯養。養斯宏。宏斯涵。涵斯化。化斯世。以盡夫斯道也。各各悟之。曷哉。勉旃。

關聖訓曰。今日吾奉命。巡查災劫。所過之地。惡氣已覺稍減。而善氣雖猶不盡充凝。而以劫形所現。人多知警之故。清光似有漸生之望。不過人情安則忘危。以苟安而耽逸。必放肆而招災。此本極尋常之定理。人每易忽。因之孽因種於無形。惡果乃結成大劫。所以君子爲身之修。必於朝乾夕惕。蓋非此不足以言剗劫出數也。况起居飲食之間。隨在皆伏危機。人若不從極微之處。慎加精修。則福來禍與。因果循環。不脫造化。卽無時得離自作自受之苦境。諸方悟道多已有日

。其於吾言自能領會。但是知之易。而守之難。必能慎獨而不自菲薄。庶幾乎其可也。願各深注。勿置等閒可耳。

學聖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而必道名教以示人者。蓋職責所在。相感之下。不得不道。不得不強取名於道耳。名終非道也。今夫會神於渺冥中者。溯古無始。極來靡終。但見化機氤氳。不知其所自始。亦不知其何所流止。渾渾浩浩。罔圖周旋。是乃登無假而遊太虛者。無知見中之真知見。此種景相。由何會得。即在無無明盡處。忽不知覺而有此妙境。人也俱知靈之凝聚而後見獨。然而獨者不二。如曰見之。仍非獨也。然獨已不二。何以由於靈聚。聚固聚也。實則化已。如注乎聚。終非窮神而知化也。人功盡於聚靈。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已。靈本圓凝。何以聚爲。聚靈卽所以祛障。祇是祛障。靈自凝聚。是則祛障之功。不可瞬息有意。以人身心而論。苟不明其至善。內外無一物一動而非障也。耳目心思。固毋論已。卽性光之流露。非其善正。卽是障礙。障則昧。昧則輪。一息之間。生死有判。故慎獨之士。無一息之不順。順者慎也。順此個之生息。故慎獨也。此個獨也。無不涵育。萬機之動。悉此幾焉。無終始。無本末。不可想象。不得捉摸。體諸修者之心。卽心沉氣定。息化神凝。耳不知其聰。目不見其明。意念無作。心性不知其生生。塊然柴立之下。默默中見其渾渾融融。不動不靜。不昧不明。無聲無臭。無相無形。莫見其首。莫見其尾。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所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者。卽此心無其心之所自然之心乎。是名曰道。修道者其修此乎。何以云修。曰教。教者效也。效法也。效法此個之自然。則道也。嘗見世之修者。強制矜持。是非梏其心神。得失矜其身體。支離迂拙。真體莫見。徒自苦楚。亦有明其本真者。然而只取其靈覺以付物。是乃適人之適。而非自

適者也。總之。個外作爲。終非善修。各方造道深微。至真俱見。然而知識聰明。是非得失。尙有時怙恃怵惕。雖是至理。然一不善應。亦是戕斲性根之利具。如能再慎以喜應喜。以怒應怒。喜怒發乎默淵。自無喜怒之戕伐矣。怒則傷陰。喜則傷陽。陰陽交傷於喜怒。所謂與陰同功。與陽同德。乘飛龍以御六氣者。將屬諸誰哉。望各方息幾正極。動作云爲。均默施之於無聲色中。苟非至德。至道不凝。須見大而計其微矣。况無失乎。其各勉旃。

嘗聞人之一身。爲炁靈所賦。父母所生。祖宗所繫。世道所需。由此言之。則其六尺微軀。塊然於兩大之間者。所秉旣厚。而其任亦重且遠也。形形色色。花花實實。苟不力事修養。則靡不昧其本來。失其性真者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可見人之於世。其一動一靜。一言一行之微。仰事俯畜。正己化世之道。胥宜本其至誠。率性而行。惜入世以後。靈爲欲蔽。性爲情牽。先天之真。於焉斯滅。故欲盡其性。必賴後天之修。以復其初。修之之要。在乎正心。正心之端。在乎慎獨。芸芸之衆。其方寸之爲善爲惡。人雖不知。天已鑒之。是以吾人之於修也。雖於暗室隱微之間。一舉一動。一意一念。必使止於至善。不可稍有疏忽。偶犯愆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聖哲早已明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森森凜凜。足徵爲惡之不可掩。幽獨之不可欺也。彼稍慚忤於衾影者。不早克治。則日積月累。潛滋暗長。其德業日虧。性天日漓矣。凡吾修子。務各具精慎之誠。於方寸獨知之際。卽遏欲閑邪。力事自制。久久則念起無妄。心止於正。心正身修。然後可明天地之道。養父母之志。報祖宗之本。盡化世之功。以完成其爲人之道也。歷觀聖賢仙佛之於修也。其所以兢兢業業者。非是故歟。各方身荷道慈。責任重大。其自修也。務各於此隱微以致其功。而施諸外可也。各各悟之。

○吾院之設。旨在化渡。化渡之要。惟在乎誠。以此觀之。則大道之修也。自誠已以至于成人成物。參贊化育。其終其始。其本其末。亦不外一誠之運而已。故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意誠之功。則基于慎獨。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孔子曰。相在爾室。上不愧于屋漏。蓋人心一念之起。潛藏于內。雖隱伏矣。而其爲善爲惡之機。亦昭然可見。是以修者于一念之獨。必內自省察。俾其存善去惡。無一毫之咎。方安于心。如是是動察之功。既存。而更復進之以靜存。夫屋漏本至靜之處也。修者果能戒慎恐懼。則不存乎肆。不雜以妄。非特動時方敬。言時方信。且直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明乎此。則吾院之坐。其所以貴乎空洞之旨。可以悟矣。嗚乎。作聖作狂。惟在一念。須知衾有影以臨。已可欺而神不可欺。心有鑑以返。人可欺而已不可欺。念念能誠。則念念可以質諸鬼神。時時能誠。則時時可接乎清靈。凡吾諸修。其修也。坐也。化也。渡也。務各以誠求之。則庶乎其可矣。悟之勉之。

○諸方務修。其發願之宏。宅心之誠。果何爲乎。推原其故。不外乎成己與化世耳。化世之端。基于自修。自修之功。在乎治心。夫人各具一心。一入後天。則趨向不一。故曰人心不同。猶其面然。向善則善。趨惡則惡。善也惡也。判于幾希。藏于隱微。天堂地獄。于焉分途。是以修者于一念一行。須戒慎恐懼。約束身心。更于靜坐自省。默察已往。凡其意念言行。有愧于心者。卽謂之過。有益于世者。卽謂之功。過多于功。則近于惡。功勝于過。則近乎善。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歷觀古聖先賢。兢兢業業。以三省四勿修其身心。宜其爲聖爲賢。典則後世也。近季以來。人心陷溺。其律己也。多姑息掩飾。其于人也。則求全責備。是所謂察人明。觀己暗。以聖賢之心責人。以小人之心恕己。故其愈趨愈下。流不知返耳。吾院默過之

舉。卽自省之功也。諸方旣入修途。其意念言行。務各時時自檢。更以責人之心以責己。寬己之量以恕人。庶可別是非。明善惡。行其是而去其非。久久則功高過寡。有善而無惡已。默過諸方。務各心體力行。幸弗虛應故事。更弗因有求赦之典。而遂自因循寬假。虛負斯修。有忝化任也。各各慎旃。

濟佛訓曰。修道作什麼。不是爲求有益於身心嗎。旣欲求有益於身心。那無益於身心的事。就不當爲。無益身心的話。就不當說。無益身心的人。就不當近。無益身心的地。就不當去。無益身心的言語。就不當聽。無益身心書籍。就不當看。何以故呢。心最易馳。習染迅速。舉凡無益身心的事。莫不有名有利。有形有色。引人入勝。初無大害。嗜之旣久。禍患叢生。無所流止。害莫大焉。無益身心的話。非戲謔卽詼諧。不是論人長短。就是談人是非。每因一言之不慎。致貽殺身之禍。此言之不可不慎。無益身心的話。更非修子之所當道者。無益身心的人。勢力所趨。專工諂媚。表面祥和。心懷叵測。一與之近。立墮術中。小則傷財敗度。大則毀譽牋生。避之之不遑。豈可近呢。無益身心的地。若妓館。若酒肆。若舞場。若賭巢。無一非造禍之地。招災之所。偶一失足。悔恨千古。是無益身心的地。不但不可涉足。實在是可怕的很。無益身心的言語。與無益身心的書籍。這是耳聲目色之所不可不戒者。因無益身心的言語。莫不是津津有味。可以動人的聽聞。無益身心的書籍。文辭莫不是華而秀的。人亦易爲之所惑。譬如看水滸。人莫不贊李逵的爽快。人人若果都如李逵作去。天下豈不無嘯類己。此無益身心的諸端。爲各子已言概略。而何者爲無益身心的事。何者爲無益身心的話。何者爲無益身心的人。何者爲無益身心的地。何者爲無益身心的語。何者爲無益身心的書籍。是在於修子之省察也。故曰。修道要素有三。

。一是省察。二是克治。三是存養。這要素雖分之爲三。而無省察。則不能克治。無克治。則不能存養。無存養。省察亦必無所是資。故三者實不容闕一。惟修養之要。必須先用省察的功夫。能以省察。何者爲應作的事。何者爲當說的話。何者爲應近的人。何者爲當去的地。何者爲應聽的言語。何者爲當看的書籍。自然得其所己。能得其所以。必可知悟其所以。知悟其所以。亦必涵養其所以了。所說所以二字。就是吾們修養的目的。化渡的宗旨。故曰。知其所以。必日有進益。時有增候。夫然後不去計較其爲是爲非。而於自然中莫不中節。莫不得體。故事之所當爲者。必知其爲道慈。爲化渡。話之所當說者。亦必知其爲宣傳。爲闡揚。爲道德。爲忠恕了。人之所當近者。更必知其爲有道範者。有功候者。有善行者。有利濟者。其於地之所當往而常。久而守。更必知其爲吾院會了。至於言語書籍。亦必能知善言也。吾當側耳傾聽。如悟誠之每日曉曉不休。人或以爲魔症。殊不知其所言者。無一不洽於道之旨。修之諦的。故聞是言語。必當自爲之悟。方可有益於身心了。吾道中人所閱的書籍。非經卽訓。當然有益於身心。其稗官野史。不正當小說。就是諸子不可翻閱的。各方細悟。卽可以知這修養功候。必自於省察起了。能省察而後克治。克治而後存養。方可成爲完人。成爲完人。而後方可與天同體。與神同性。與萬物同不朽。與陰陽同消長了。果能若是。人之不希望希佛。而我之真靈弗滅。非佛而何。非聖其誰呀。各方勉悟吧。

修道一事。究於何處着手。有說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無物無時不有理數。將何所窮焉。且又何以窮而兼賅之。未免河漢莫及。蓋理者一也。本具乎心。可曰心外無理。理外無事。故修道工夫。卽此方寸雖微。萬衆包羅。神應無方。心何以修。修其擾也。心焉不擾。甯靜虛極。生

意浩浩。如川之逝。如日之明。物感而應。人生之食處遊息。何時何地。非用工之時。儒曰。惟精惟一。卽精此一也。佛之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道之曰常應常靜。常清靜者。以此。卽無時無地非鍊工之處。又何必斤斤於動靜內外之可言也。惟望各方常慎厥獨。靜以致之。不難渾融一體。上下與天地同流。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活潑潑地。自不使一纖之末。入於光覺靈化之烝海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是事者出於愚而生於庸者也。故杞人之憂天。愚公之移山。此皆因其私欲蔽明。性理梗通。與念只知利己。舉動惟求自適。於是煩惱憂疑。相繼而起。其籌謀詐計。亦踵而來。天下之事。於是乎繁已。故先聖曰。誠意正心修身。又曰。慎戒乎獨。無愧衾影者。善能如此。則至誠不息。不息則不欺心。不欺心。卽不欺天。不欺天。作事自合人心。不欺天。動止自順天理。故能將幻世一見。而不致爲聲色貨利所惑。不競不爭。出安入坦。而不有欲望之貪求。故事乃休。望諸方其各修身以至誠。則可以前知後知。不復有疑慮已。

尚志

乎聖訓曰。人生於世。貴乎立志。立志之端。尤貴專一。今天下之志不一也。中國之志不一也。天下之志一。則國與國無爭。中國之志一。則人與人無戰。志何以一。一於仁。一於道。道無二。是安得不一。然非明心見性之士。又安知仁道之所在哉。故君子教人盡性。其所以一之也。易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故志於道者。參天與地。猶以爲未足可也。志於物者。飽食暖衣。猶以爲未足害也。道無極。愈尊而愈聖。物有限。愈荒而愈淫。淫其心而遠於聖。非不立志之爲厲。乃不志於道。而志於物之爲厲也。是以志在天下者。雖成如漢高。非可以爲貴也。志在聚財者。雖多如鄧通。非可以云富也。起穢以自臭。砥刃以自傷耳。何也。以縱欲故。縱欲而以爲志大。是將率天下人而入於禽獸之行。豈非悖謬極矣。禮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今人志滿意得。縱欲無度。又安望世之有甯日乎。此

師道其所以化行於世也。諸子現列

師門。宜上體

師心。正己化人。一善兼善。所謂度人度己。則大造自有成期。願各勉之。勿忽勿懈。

昌佐神訓曰。螻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以其大年小年也。以道觀天。以天觀人。若猶彼也。泡影一現。變滅迅速。故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有不若其未有也。泡影一現。既不容長住。又不容不生。是非顛倒。流浪生死。因因果果。無有已時。嗚呼。造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者。此其所以爲造化也歟。陰陽二氣。互爲其根。生生滅滅。非有爲。不得已也。造物如是運其理。自因因陳陳。花花界界。盈滿兩間者。果物乎。物必有盡。而不盡者理也。故邱平而澗實。無平

不敗。一芥一刻。莫不有變。而人也。忽而於無始無終之間。有其百年之生。不亦朝菌之於晦朔乎。少也。壯也。老也。無時不變。噫嘻。不亦似乎日之朝夕哉。然而人爲建中立極。三才之一。有不隨物而變者存焉。曰志。志者。通天貫人。萬化之極。主樞陰陽生生者也。是故士尙志。志一道合。毋喪爾志也。吾生而不昧斯志。猶恐情物之所幻惑。故澹泊以明之。甯靜以致之。偷安南陽。圖苟存生命於亂世者。志也。及感三顧之敦請。鞠躬盡瘁者。亦志之不容已也。吁。人之生於世。猶足之經一途。順而行之。自有痕跡。不患無事。患以物喪志也。古今違觀。誰不以物喪志。養其內者失其外。務其外者荒其內。內外亦物也。尙能喪志。而專沾物者。有不以物殉己者哉。是故生而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可樂永生。永生之道。首在明理。數理一明。原始返終。本來如是。心自澹理自泊。甯焉以守。靜而致之。生死一途。是非不二。如由此之彼。至極而趨。還是原處。足跡陳痕。成爲事業。於我何有焉。是通人達人。永生生之人也。一曰新人。新之一字。不二之意。誰能苟日新。又日新。且作新人乎。各方修悟銳進。頗堪嘉尙。可於吾苟存性命於亂世之訣。詳加默會。振作自新。豈僅脫劫出數。卽於性理之悟修。亦不無補。總而言之。修己以敬。敬者。誠之者也。敬一無違。久則誠焉。旣誠矣。何理不備。何衆不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功。動靜出於幾。通而施之應乎神。誠神幾。周子曰。聖人之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要而言之。誠也。吉之先見者幾也。通上達下者。神也。何有一物一瞬。不有爻象者乎。君子居易俟命。乾乾終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黃中通理。乘天而時行。非較於利害。乃貞一之動。變通而趨時者也。故憂憂乎自強不息也。望各方卽此澈悟。集力一志。行其所無事也可。

濟佛削曰。道生於靜。修貴乎恆。天地之運行曰化。人事之希望爲志。志趣所向。事功必成。精誠所結。金石爲開。由此觀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事務。胥由希望而來。故曰。希望者成功之母。成功者希望之果也。嘗觀宇宙之間。其行道化世移風易俗者。是聖賢之希望也。慈悲爲懷。普渡世人者。是仙佛之希望也。興利去弊。匡國弭亂者。是英雄之希望也。扶弱抑強。除暴安良者。是俠義之希望也。若夫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救災賑飢。救急濟困者。則爲吾道慈諸修人之希望耳。希望所向。其志斯定。志定力專。雖利害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其功其事。未有不成者。至若反道敗德。蔑禮背義者。是由於其志之不正也。朝秦暮楚。忽東忽西。似是而非。忽善忽惡者。是由於其識不清。志不定也。然則志向所趨。其於修墜行道。有密切之關係已。是以欲求其正者。須明是非。別善惡。辨取舍。以正其心。誠其意。觀念既純。則其志清。其心定。無往而不得其正已。諸方身肩道化之任。務各專其志向。正其身心。清澈觀念。立定腳根。不爲名牽。不爲利誘。不爲勢屈。不爲魄惑。庶可盡其堅道志趣。達其擴化之志願也。語曰。精神到處事功成。凡吾同修。其共參之。

善功之積。心爲之也。必以善心而爲善行。然後其善之進。無向不止於至正。止善於至正。則其心之所到。卽功之成。夫所謂善功者。行處見之也。不行則不見。故功之能積。必由心之克到。始有所成也。成功不居。是卽至善之所以止。亦卽善功之所以成也。不過行而積之之際。若無了澈之心。而具不同之志。則到也難期。而不到自止之間。未足以言至善。而惑障之阻於無形。而有半途爲廢之患者。皆於心之自止中。動起懈怠之念。而怠念之生。則無一而非惑之使然也。是故人欲修身以行善。積善而成功。非心先了澈而堅抱不同之志。無以自督其心。充其氣量。以致

意浩浩。如川之逝。如日之明。物感而應。人生之食處遊息。何時何地。非用工之時。儒曰。惟精惟一。卽精此一也。佛之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道之曰常應常靜。常清靜者。以此。卽無時無地非鍊工之處。又何必斤斤於動靜內外之可言也。惟望各方常慎厥獨。靜以致之。不難渾融一體。上下與天地同流。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活潑潑地。自不使一纖之末。入於光覺靈化之烝海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是事者出於愚而生於庸者也。故杞人之憂天。愚公之移山。此皆因其私欲蔽明。性理梗通。與念只知利己。舉動惟求自適。於是煩惱憂疑。相繼而起。其籌謀詐計。亦踵而來。天下之事。於是乎繁已。故先聖曰。誠意正心修身。又曰。慎戒乎獨。無愧衾影者。善能如此。則至誠不息。不息則不欺心。不欺心。卽不欺天。不欺天。作事自合人心。不欺天。動止自順天理。故能將幻世一見。而不致爲聲色貨利所惑。不競不爭。出安入坦。而不有欲望之貪求。故事乃休。望諸方其各修身以至誠。則可以前知後知。不復有疑慮已。

知止知足

老祖訓曰。道慈功修。惟重知止。知止之要。是曰克己。由己之知。而致己之所不知。由己之所不知。而致物理之當知。然後大道真諦之明於世者。乃能以因修功之峻明。而大昌於世矣。故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所謂三省者。道慈之大本也。爲人謀者。非爲一人謀。亦非爲己知之人謀。更非爲一鄉一家之人謀。乃爲天下後世無量衆生謀也。是謀之省。雖在於己。實在於人。雖屬於內。實隸於外。雖云己修之道功。實卽外行之慈德也。謀人之事必忠之。然後乃可以盡己之力。以濟其急。盡己之智。以拯其後。前古之三皇五帝。五霸七強。是雖其所存心志。各有不同。而其爲人謀之忠。道則一也。惟雄霸之不及帝皇者。忠而不忠。變公爲己。變人爲私。而不能以明其謀忠之本旨。致爲人間之罪人耳。各修者若能各悟三省之功。以修於己。因一己之智研而行挽世之深功。則大道之在於己者。未爲不能與往昔聖賢相埒也。各方悟斯玄義。以明於修。則道慈真旨之盡括於爲人謀而不忠之一語者。可以知其所以已。至於朋友之信。非必朋友其人。凡世間之形形色色身外之物。皆朋友也。以己而對人。必以其信。然後乃能以立身。是以十目之視。十手之指。必得嚴其息止而守斯信道。不忘人。不矜物。是皆所以爲朋友之信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可與則與。可用則用。行藏得其中道。物我皆咸安甯。至是乃能以謂之爲信己。習之與人。堅坐堅守之功也。日坐四度。不問其運。則大道之因己身。而行天地之運化者亦同。故曰堅守堅修。雖弗能證上之大乘。亦可以益二氣間些清靈也。此習功之於己身。所以必循習之妙而堅守以修之也。各方統此省己之功夫一章而悟之。則大道之昌於世。化於人。成於物。度於己者。無不由己修之嚴行慎省以爲功也。惟

情讀書者。以記誦爲能事。而不以參研爲功夫。以言論爲文章。而不以躬行爲實踐。致將濟世濟人之大道。定運安數之玄機。埋沒於不可知之地。是爲大憾耳。今者道統將絕。吾院下降。願以修者之所知。以明世界之未隕。並以平易爲之大道。以弭未來難挽之厄運。故以三省之功。以與爾諸修共勉之也。惟三省之功。在於以自然而盡己力。不在於以強勉而行斯功。苟能人人以己之知。而行斯道。則應運而生之賢聖。保道統於不敝者。在野而不在政也。其應規而生之魔戾。亦必各因其數。漸漸於不振已。勗爾諸方。其各善悟是義。勿爲困所阻。勿爲難所遏。潔身以悟平庸。盡智以修慈行。如是則無形之中挽頽運於既倒。正大道於將明者。必賴各方之堅守堅悟功夫已。其各悟之可也。

孚聖訓曰。知止不辱。知足常樂。獨怪世之庸愚。或貪於名利。或耽於私欲。貧而思富。賤而望貴。富矣而猶求夫貴。貴矣而猶欲致其富。富貴備矣。而復思永生於世。爲不朽身。夙夜孳孳。寤寐惶惶。左籌右計。妄思有以飽其慾壑。饜其貪念。誠可笑也。蓋思芸芸之衆。其生平之榮枯。由於天之所定。命之所造。雖一飲一啄。亦卽數在。况乎人之於世。生不過數十寒暑。食不過二口。衣不過一軀。眠不過七尺。擾擾攘攘。惟恐不足。迨夫一棺長蓋。萬事皆休。夢幻泡影。露電其境。又胡爲乎貪妄以求哉。夫貪則迷。迷則妄。妄則鑽營競奔。背理負義。其卑鄙齷齪之行。害人病世之舉。愈趨愈毒。愈演愈烈。爭逐相逞。殺奪相尋。是以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慘。雖曰運數相值。實貪之一字。有以啓之。詎知人心愈貪。天心愈怒。人手愈辣。天罰愈嚴。語曰。禍莫大於無饜。福莫大於知足。旨哉言乎。彼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衣敝履穿。不知其憊。是古聖往哲。明乎大道之奧。得乎知止之樂也。丁此運會。欲塞源遏亂。弭劫救世。其惟貪廉儒立。

樂天知命忘化乎。諸子旣列門牆。初度之功。務各化除妄念。滌淨貪心。素位而行。嚴判真假。庶不受名缰利鎖之縛。知其生。明其死。出乎造化之外。不爲輪魔所困矣。各各悟之。

尙真人訓曰。人生涉世。苦於不知足耳。知足者常樂。何以常樂。貪嗔癡愛之逐漸減少。而舒暢之景自多也。試思人之一生。所食不過一飽。所衣不過一身。所眠不過三尺。憑個人之精力。無論如何。卽足以供其所求。若勞勞碌碌。貪得無已。則煩惱之來多矣。煩惱雖聚。而我之所嗔所癡所愛。猶是擾擾攘攘而未休也。何以如是。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而不能少有所止也。須知爲善最樂。窮乏者。不必以所識者爲標準。能隨緣而處。則我之功行自在也。况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或善或惡。各有所歸。以實行善事爲目的。則貪嗔癡愛之情。自然洗滌淨盡矣。心淨自然光明。有何不樂哉。老子云。知足常足。又云。知足者不辱。無非教人擺脫俗累。以專真樂之意也。各各悟勉。

慧聖訓曰。道可聞。而不可卽者。一欲字間之耳。夫欲生於貪。貪生於不知足也。嗟乎。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山有時而崩。川有時而竭。皇皇天地。尙無至足之境。藐藐茲人。寧有至足之樂乎。然至足之樂。未嘗無之。特視其人能否看得透。守得住。耐得久。而進於自然也。能進於自然者。則真樂在焉。如孔門顏賢。陋巷何慮。簞瓢何憂。蓋其中有真樂在焉。身外一切皆烟雲耳。今諸方於入道之初。欲得道之門徑。當從知足着手。能知足則欲克貪泯已。

濟佛訓曰。終日奔波。隨地佈化。芸芸衆生。能聞道而興起者。有幾人哉。莘莘修子。能深悟而力行者。是亦若寥寥之晨星也。道者導也。正所以導之入善。而知其所止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物且知止。况爲人乎。知止之旨。釋詩可知其要。夫止者。顯之

可立中庸之規。微之可探宥密之源。廣之樹人紀人綱之準。精之協天秩天叙之經。當觀文王之於君臣父子與人之際。無不盡其情之當然。適其性之自然。故其仁也敬也孝也慈也信也。各安其所止。而無所過。亦無所不及也。於戲。行天道而立至善之極者。其惟聖乎。迨乎世風日降。道德淪亡。塵障日深。而人性日失。其先天清靈。亦汨沒於不自覺之中。又安能盡所當然。適所自然哉。諸方入修以來。時時聞道。念念悟道。日日談道。果能竭誠以求。認真以參。則可以明乎道行乎道。而知所止。安所止矣。安止之要。尤須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耳。至若初步之修。在乎知止。知止在乎寡過。寡過在乎知非。知其非而能決然毅然。以於其言也行也。時時自檢。不憚其改。則可以言修。可以求道矣。夫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君子之道也。在上不驕。在下不諂者。立身之道也。不以盛氣而凌人者。去辱之道也。已所不欲。弗施於人者。去怨之道也。有此四者。更於己之心身念止。時時自檢。以求寡過。則庶乎其可矣。彼自恃其慧氣才智。而不能致力於此者。吾知其修養功候。必未得乎止也。各各悟之。

上天宣道勗修。雖說是以神道設教。而醇諄爲諸方語勉者。德不外庸常之道。誠以人之立身處世。必於平時能盡其常。以堅其操守。始可臨事以應乎變。而處之裕如也。你看現在的人。當此時同儕擾之際。也無論老的少的。窮的富的。男的女的。大多數的心理。莫不是欲求一個安全的良策。好去享那安全的幸福。然而欲求安全。想享幸福。若不先從那綱常倫理中間。去做個根本的解決。恐怕是不能達到目的吧。但是這庸常之道理。是很多很多的。卽就女界而論。像那母慈。女孝。夫唱。婦隨。和睦。妯娌。親愛。姊妹。以及女子們應守的閭範。皆是庸常的大道理。爲婦女們所當講求的。但是值此浩劫臨頭的時候。臨渴雖去掘井。事急纔抱佛脚。吾恐怕有點

纒不濟急的吧。呵呵。這個當兒。老衲有一個保安全。享幸福。最好的一條明路。並且是至庸至常的道理。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說與大家聽聽。想諸方都是很歡迎的吧。是甚麼法子呢。就是安分知足四字罷哩。怎麼說這安分知足四字。就可以保安全享幸福呢。大家仔細想想。人若果能時時存着一個安分的心。自然的就無處不可以將就。人若果見刻刻抱定一個知足的念頭。自然的就無在不有樂境。人要到了隨分而安的時候。甚麼功名呀。富貴呀。就有也可。無也可。必不再生那無謂的妄思。人要到了知足常樂的地步。甚麼聲色呀。貨利呀。就多也好。少也好。也必不再去起那一切的貪念。妄想不生。則心自恬。貪念不起。則氣自平。心恬者。與物無忤。氣平者。與人無爭。無忤無爭。則天下相安於無事。在那太平的時代。可以享那熙熙皞皞的快樂。就是遇着荒亂的年頭。也就可得那明哲保身的要道了。到這時候。人人不去造孽。那災劫更從何處而生。人人且可化劫。這現劫也就可以漸漸的消滅了。這豈不是保安全享幸福的。一個獨一無二的最好法子嗎。乃或者曰。你說這安分知足四字。乃是極其平淡的一句話。是人人都知道的。何必就如此的鄭重。如此的緊要哩。哈哈。常言說的好。凡事知之弗難。行之維艱。你看現在的婦女們。明明是個甚行的正道。他偏不肯去行。越是不常行的軌外。他偏強要去行。得寸思尺。得尺思丈。還能算是安分知足嗎。大家既入師門。總要先把這安分知足四字。時常的研究。作一個立身的根本。說得到。行得到。那末再去言修。自然就合着至聖所言的庸常大道。那保安全享幸福的良策。也就不求可得了。亂極已。劫到已。願大家把老衲的言語。好好的思量思量。也就不說老衲說費話了。

主誠敬

慧聖訓曰。修功之要。當以誠信爲之本。誠則不二。信則不欺。不二不欺。切實勵行。始有緝熙光明之效也。夫成言爲誠。人言爲信。就形式以思意義。則誠信之流露於外者。必其體充實於中也。不誠何以有物。不信何以服人。能誠能信。所以至誠則不息。大信則不約。四時錯行。日月合明。誠之所以顯而易見者。無一毫之遺憾也。月之晦朔。海之潮汐。信之所以確而有據者。無一刻之遺誤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具五行之德。所以立誠信之體者。不可謂不備。既備於身。當使無有愧疚之處。欲泯愧疚。須善修養。修養之要。弗外誠信。既誠必信。而心之所涵。氣之所運。性之所存。命之所固。自然一步一步有圓滿之功。而少渣滓之累已。况誠能開金石。信能激豚魚。誠信之於物。尙且如此。何論於人。人靈於萬物。息息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所以不通者。是自斷自喪自絕於天也。天何能絕。不善則天必自絕。以善惡之氣。有不同。而魂魄之主。有不能一致之也。人若誠信修養。卽是清魂用事。而魄惑退伏於無權。惟其無權。而魂升魄降之效。始可以規達觀自在之樂也。故修本非難。誠信卽可操勝券。望各各深味而勉旃。

孚聖訓曰。疾風淒雨催薄暮。牛羊已失來時路。清鐘亟叩招來者。頻呼遊子頻不顧。回顧同舟共濟伴。風浪怒擊無畏怖。雷電晦明不常事。曉鷄自引尋出路。

嗚呼。時已薄暮。加以風雨相催。晦中恐怖。將何以釋。居室者。固有以安存。而行人半途。路徑已迷。將何適何從哉。不淪滅於坎坷者。恐未之有也。每逢晦昧之際。必有無量數崇魔。譁張爲幻。行人被攫。勢之必然。亦天道賞罰。必假手於崇魔。且晦明一定之數。晦者自晦。明者自明。不晦不明。超出乎晦明者。惟德者能之。從來修省立德之士。誰爲晦明。易其操存。所謂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小德可以川流。大德可以教化。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乘時。道自光明。時行也。言足以興。時止也。默足以容。究其權要。何憑何衡。蓋以至道存心。至德含宏。貞一而休。自無不合度。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容。熙熙醇醇。以其杳冥。所以熙醇。以熙醇。涵其杳冥。杳冥所以生其熙醇。熙其醇。其中有仁。杳其冥。其中有精。杳中之精。熙中之仁。其幾也真。谷神不死。玄牝之門。綿綿若存。天地之根。寂兮寥兮其无所已兮。是人之貴修。修者之所以退藏放彌。參天贊育。不以晦昧而易。不以用藏而動者也。良以道生天地。天地主運化。凡一草之微。莫非道生德成。是故天有幹。地有枝。天地之幹枝。本生於炁。炁生其幹枝。幹枝化生果實。因因輪輪。無非一炁所化。而人也於中存炁以立極。是以天地有序。而倫羣安其所安也。慨夫道晦已久。極不立而致天序紊亂。劫海茫茫以至於此。不再有存養默化之人。天地不沉淪者幾希。

師之垂靈救度。荏苒紀滿。修人中果克如斯存心者。頗不多見。更無論其致力者焉。本會諸子研悟精切。明斯旨者大有人在。可於無聲無臭之中。尋我始地。尋而得之。一依不遷。任其卷舒。自主造化。人一造化。風雲晦暝。則造化中之變幻物。不惟無礙於化流。且幻物中又生化運也。能否證此。端賴修存之誠僞。誠無所爲之修養。不以致失成敗攪其心。心直向默中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證諸心。將有顯諸心中之心者也。哈哈。其各悟勉。

濟佛訓曰。教言千萬。無非指點厥心。妙趣靡窮。胥從養候得來。是故修道一事。可簡稱曰養心。養心莫善於敬。修己以敬。敬以安人。禮儀三千。無非敬中文。且持敬者。莫不熙甯。緝熙敬止。溥溥之甲。天命來茲。允迪茲而從化。大人無己。道自積於厥躬。故曰。敬者。誠之者也。

夫所謂敬者。淨也。不使一纖之末。入於光覺靈化之烝海。不獨惡念不可妄生。又曰。敬者。靜也。然而天道不息。一合生機。感而應。觸而通。靈照無遠。神應無方。活潑妙轉。無可無不可。所謂居敬者。又何拘哉。學道爲樂。敬中豈有踉蹌不安者哉。第須方寸純潔。不使意擾。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毫末差錯。靈昧斯著。必敬以鎮之。百惑不起。終日乾乾惕若者。君子持敬之容。然而敬則定。定則安。黃中通理。承天而時行。惕於四肢。發於事業。美大無疆。不習無不利。又何乾惕之若。然美大光輝。悉出乎乾惕。溫良恭儉讓。所以居敬也。各方研悟精切。尙欠休會。苟不敬持體養。終等說話。何益乎身。何化乎世。有德者必有言。果克充德心養。何患無體可說也。論篤是與。須莫自欺。切不可舍己田而耘人之田。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學道爲己。何事何時。非工煉之時地也哉。近取諸身。五官百骸。是否得養。遠徵諸物。是否物我一體。最簡要者。當下心地安否。自然能知自之所自。然之所然。不惑不搖。而安順之。默然神會中。見其淵源已。其各體勉。是望。

濟佛回

二爲秋醉尙沉沉。聞燕呢喃方知春。懶開幾度經花眼。莫惹貪憐悲憫心。嗚呼。叔海茫茫。火炎崑崗。大好生靈。燼於塗炭。慘心傷目。有如是也。幸得道中諸子清靈度化之下。講學說法。天地之不振頹。其在斯乎。望各子洗心滌慮。潛默修度。補天浴日之功。惟有德者能之。時乎時乎。不再來。盍勉乎哉。

敦品節

老祖訓曰。道者品也。品者亦道也。道之所云品者。三才與三寶之謂也。品之所以云道者。亦因一而三。三而一之謂也。是故無道不足以立品。無品不足以言道。道之與品。有不可須臾離者。卽品其上則不外乎虛。品其下則不外乎無。品其中則不外乎空。能守虛無空之真境。則三寶可以得養。三才可以相並已。虛者何性也。無者何命也。空者何靈也。性得其活。命得其圓。炁得其凝。品之所以爲品。於是乎有所依附。而道之所以爲道。亦于是乎億萬世不沒已。各方知品立乎虛。則至誠不息。品立乎無。則化育不測。品立乎空。則無不自然。以此云三寶。則精氣神不足與其比擬。以此云三才。則天地人均包於其中。是則大而化之。無所不容。愚夫愚婦。皆能知之。聖神仙佛。有所不知。何莫非此品也。亦何莫非斯道也。此品可以云乎上中下乎。斯道可以分其先後天乎。合則一。分則爲萬億之無窮。大則三千大千世界藏於其中。小則黍米芥子亦可破而入焉。由是以言品。舉凡萬有之化生。皆由此以爲母。舉凡天地之開闢。亦由是以爲始。旣言其母。則品也爲萬有之祖已。旣言其始。則品也爲天地之初已。故天地有時變幻。萬有有時生死。而此品永存不沒。歷大變而不撓。經大易而不陷。是非至寶至貴。至堅至凝。何以言是品耶。品旣如是之是尊。與道同其源乎。抑爲道之主宰乎。更爲道之運用乎。以言同源。則生於道。以言主宰。爲天地萬有之主宰。而不能爲道之主宰。以言運用。爲道之運用。而運用天地萬有。若然者。道之與品。非一非二。亦非有所區別。實爲道之化體矣。而爲萬有之主體也。其所以爲萬有之主體者。雖生於道。而與道相終始。非若有形之氣精。無形實不可得而存立也。然則與炁可以相並乎。品又居炁之上。安得同日而語。有此道之運用。則是炁乃能循環。若夫品也。則當爲炁

之主己。是以道無品卽無形體。炁無品卽無主宰。天地無品。不能運用。萬有無品。不能生存。人而無品。又焉能立於世。雖修養至於神凝炁固。無此品以立於虛。亦不能任其所之。順其坦適。而無往不自然。以去其搖奪之翼。魄魔之惑也。故無品者。其性先亡。性亡則命亡。命亡則神亡。神亡者。炁亦必不能自固於虛。炁之不能固於虛者。道弗能固也。道之所以弗能固者。品不能固也。品不固者。不能得其養也。養品卽所以養性。養性卽所以養命。養命卽所以養神。養神卽所以養靈。得其養。氣炁自相凝合。是合虛於實。合無於有。合空于色。皆從是品之至清至靜立基也。此以功候爲言也。若夫以己身之處世而論。亦更不能離此品字。然立品于世。而處己處人之品。當分有形無形。有形之品。動容周旋也。無形之品。慎獨克己也。能益于人而損於己。或措世界於磐石。而不動聲色。以施惠於萬有萬世。是云有形之品。能仰不愧。俯不怍。更處處責己。推己及人。是云無形之品。能立有形之品。而不能存無形之品者。未免近于僞君子之流。能立無形之品於有名。而不能立有形之品。是曰鄉愿。二者相提並論。皆非修身者所宜有。不必問其處己處人。修功修行。但能處其平以合於品。保其泰以存其品。持其滿以固其品。戒其急以安其品。而後身之所立者。到處皆合于道。而吾身所立之道。亦莫不敦其品已。故曰。人到無求品自高。此言上古以下。中古以上之品。非今世之品。亦非下元以來之所謂品者。近世之品。但不能不取於遠。不取於急。卽謂之品。其他焉能顧及。是道亡也。非品不能合道也。實品不能尋道也。旣不能尋道之真原。則道其所道。以立品斯可已。安得不入於下乘哉。旣言其品。必不着於乘之幻。方云真品。真品者何。無罣礙。無阻障之謂也。旣無罣礙。又無阻障。不必言其品。而品自立已。此亦近世之所弗能見者。何以言之。古者無弘惠。故其品立。近世祇能於私中見公

而不廢公者。卽云德惠。若然者。品尙可以言乎。然品實未能亡也。何以言之。品之亡者。在於道之亡也。果能以身作則。凡有所惠。必以其功。而有求于私者。則皆拒之於千里之外。庶乎品之至固者。又將見于今日。而由品以覘才。由品以存道。亦於是乎得其真宗已。故曰。天無私惠。故能成其大。地無私惠。故能成其厚。人無私惠。故能成其明。明也者。性明也。性明則心必明。心旣明已。必由己心之明。以覘人心之明。方能立道之基。以成天地之真才。使無遺棄已。何以能使無遺棄之才。而覘世人之品。是必從道以立模型。方能有所正軌也。人求於我者。當視其若何以爲之定。果彼以其才驕我。或以其貪而媚我。我必不答。方合我之品以覘人之品已。彼若不以驕以貪而有求於我。我亦當分別其才。而從品以定之。雖供其應求亦必不能優以予之。方不致入其失品之轍中。若彼無求於我。而實有才有品。我必應供其無求。則世必無遺才。而我之品必立已。然必以其品之真。才之闕爲定。不可以我之好惡爲才爲品也。至於不求之求。亦必覘其所以者。所以防近世人心之詭譎也。道中人或可免其詭譎之心乎。然以道爲名者。亦衆已。是必從其平日以爲視察。方能知其真僞也。總期立己之品。以敦人之品。方能不失道範。噫。難矣哉。各方數載以來。修功深遠。而肩重寄。素號堅誠之修人。尙且有時以其私人之好惡。而要於神。以定其人之任職信任與否。此其所以難也。在初創之時。以私人爲居多。近日則雖不以私人爲好惡。而以言之顛逆於耳者爲定。是更有甚於私人也。何以言之。彼之理直氣壯。人詢之。則曰。非我之私人也。雖非私人。抑且有甚於私已。嗚呼。道之所以爲道者。至公而已。至公曰品。品旣不立。基所以不固也。然當再思其次以爲之。則皆維基。不猶愈於自以爲是乎。此其一端也。此一端與道基有莫大關係。而其他如道中用人。私人用人。亦皆當品之所以爲品注意

則己身必可轉禍爲福。而必無咎戾已。各方善味斯旨。自知大道之所以容萬有容天地者。無非此品字也。品字有失。其他尙堪問哉。予於是不能不以此而立道基。以爲諸方之護符焉。諸方果能知其理。而用之於正軌。則必能推己及人。不過己身之所以貴云道。道之所以貴云品。品之所以貴云固。固於從容。乃云至善。此至善之所以云至虛。至虛無不化之實。以生無中之有。空中之色。而維此億萬世不援之基也。基之所以能固者。尤非才維。不足以有功也。才而立於品固難。能以我之品而覘人品中之才。則更難也。各統監掌等何不以我之品。公而覘人之品才。以公其才於道化。而爲救世于無形有形之用。以爲濟胞與濟衆生拯道外道內困厄之需哉。

慧聖訓曰。惟敦品爲聖賢之極。大節爲名教所關。人受天之正氣以生。須還正氣於天地。品貌大節。與天之正氣。正爲人生之要着。吾見夫抱義捐軀。正己卽所以成物。全節奮志。殺身卽所以成仁。勢處艱難。敢流血以成教。當時危亂。成孝節於他鄉。正大節之芳型。敦品貌之至極。爲人若此。生爲完人。沒爲名神矣。迨芳名不朽。萬代後猶荐馨香。郡里稱揚。千載下常陳俎豆。落落孤衷。煌煌正氣。名留竹帛。蹟著金編。允稱如是人矣。世之爲人者。其各敦品貌之實。立大節之源。不可與草木同腐。埋姓字於荒邱。流俗同羣。墮聲名於後世。鼓舞而行。礪砥潛修。又何節之不可立。義之不可昭。孝之不可至。是以讚全人。其各勉之。

道之救世。在乎人之先能自渡。然後化化自由。始克充其太和。隱弭劫運。劫運全弭。天下乃得清甯。而人類乃得長保。以此觀之。人之自度所關不亦重乎。自渡者何。修道是也。修道之要。內在養心。外則立品。心以養而始靜。品以立而始正。靜心正品。出以應世。有不令人親仰者乎。人既親仰。則一舉一動。皆足以爲世法。人各因親仰。法其所舉動。其收效之大。亦不可言而

喻。吾故曰。救世在人先自渡也。諸方現列師門。旣以求道爲指歸。務當掃盪胸襟。使塵俗之見。滌除盡淨。切勿視道爲終南捷徑。切勿以修道作口頭禪談。庶幾吾師講化救度之苦心。不至空歸泡幻。而自身養心立品之要。於焉可得其涯岸已。諸方尙其省之。

學聖訓曰。人生天地。而能蠱身爲一人者。其三口是爲立身之本歟。三口者。一言語。一飲一食是也。三者缺一。則失人身之本。而不能爲之人己。故三口爲重。品行爲爲人之本也。言不能道道。語不能道義。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是失口義。不義者不取。不德者不用。是當爲有道有行之高士。其或因無行而妄飲一啣。其或因無狀。而喙一食。是皆無二口之德也。天生我才。必有其用。我何以才必誤其才。以明而昧其明。斲天地之精華。下自身之卑賤。而爲此不道之行。不德之行哉。道爲惡人用。而醫爲疾者濟。此吾道所以爲今世而立也。道途雖寬。不容不悛悔改行者。行其有是。以在道而忘道。假道而侮道者。其勿以吾道不教而棄也。

濟佛訓曰。品者人生立身之必要也。品敦則三綱正。五常修。而名著矣。品劣則孝弟亡。忠信失。而謗至矣。故諺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其言可謂無誤也。然教品不在於嚴肅齋戒之日。而在於遊戲玩樂之時。夫嚴肅齋戒之日。敦品易。遊戲玩樂之時。敦品難。然又有不獨不能於遊戲玩樂之時。以敦其品。卽嚴肅齋戒之日亦不能正其容也。以盜跖事親。灌夫罵坐。雖非其本性。亦能端正而立。一時不苟。况品之上出於灌夫盜跖者乎。而乃竟有不能端品者。良可惜也。

修功之在於人身者。不必觀其內。察其外。卽可以知其真僞已。外者何。品行而已。品也者類之稱也。如樹木。如花草。如飛禽。如走獸。各有其羣。各有其類。雖繁不雜。雖芸不亂。善者歸善。惡者歸惡。卽至極多。亦弗能強其異者爲同也。此卽品之詳義也。行也者。氣之所至也。有

形者在外。無形者在內。然欲知其內。必察其外。故氣爲心身之主役。如水之就下。雖極奸滑之輩。亦不能文飾其外。而盡掩其內惡也。故行也者。卽形也。形於善者。其行也必友於善人。形於惡者。必友於惡人。由此而推。品從其類。行歸其下。則內腹之真僞良莠。不辨可知已。故曰。品行者。爲生人之第二身影也。修人於擇善從師之慎。固當如是其謹。卽於己身之自修自養。亦必以是而自明也。不然爲奸狡者所蒙蔽。爲詐僞者所障惑。只知其外而不知其內。是不特於己修有所墜失。卽個人之功德福果。亦必因是而有降落已。人之於修。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各方修功養候。均有所自。必能從悟中以明斯義也。各各知悟之。

尙真人訓曰。修之於人。惟重自省。自省之功。見於靜默。然後修品之清和。修節之高潔。乃能著於修考之身已。節也者。修功之正果也。品也者。修行之清濁也。有其節則道守其本。有其品。則修得其正。是以夷齊之節。高而潔。柳下之品。利而清。是皆因道之宜。與時之勢。以修大道之真。而爲世人立此修範也。微夷齊則不能以見大道正規之不可亂。無柳下則無從以見大道之圓明與自然。故爾爲爾。我爲我。能以我修之正。化彼之非。否能以彼之惡。而挽我之行也。此大道之自然。無在而不爲道。無動靜而不爲道。無方直而不爲道。無曲折而不爲道。無圓活與滯執而不爲道者。是必皆因其時與宜。而修大道之正中。弗可以已而論斷世之一切也。是故修重品節。弗宜朝三而暮四。弗宜今非而昔是。致下己品節於世人之不齒也。各方修候有素。於吾道之修。必能深具體察之功。其於吾會之行修是非。亦必早有所悟。萬不可因念之所乖。卽敗功修於一旦也。

混我見

老祖訓曰。修養功候。成者自我。孽因往復。墜者亦我。夫我者。私也又親也。私之則惡。解之則果。私之則下。親之則輪。是故我之所以修我也。自可解我之爲我。而不可私我親我滯我也。且我之爲我也。有真假之異。有有無之別。有虛實之差。有久暫之分。是又不可不從茲四者。以致其專一之解悟也。不然者。着私親滯着於有實暫假也。則我也不能以得其善終。着私親滯着於無久虛真也。則我之爲我。弗能得其靈明。是皆一着之誤。而墜我元始無終之我已。三大千界。無不由無而生。其質也來於無。而仍歸於無。芸芸衆生。無不自空而化。其身也育。而其終也。無不歸於空。往古之迹。證諸今日。則今世之迹。未嘗不卽是千百年後之往古也。在今日。我既未觀千百年往古以上之我。而千百年以後之世。又豈能以見千百年今日之衆生乎。是故曰。執乎我者惡。解乎我者果。其爲我也雖一。而其致修結果則異也。其所異者。不異於他。而惟仍異於我耳。苟各修者。視己身之貴也。其貴者貴於衆生之何所。各修之視己身尊也。其尊於世人於何所。所貴所尊者。惟在於知道不知道。不在於好巧不好巧耳。以好巧之狡智。而獲得世界安富尊榮者。是雖有大異於衆生。然己身之我。必因此而並墜於不復之境已。其不以世之幻虛爲悟。而墜空無無之大道是求者。卽下於世人。微於衆生。而其所負者。大於天地。而其所任者。必有重於衆生。然其至化至德。不必彰彰于當時。而必著明於後世也。此我之所以爲我。於實於虛。於久於暫。於真於假。各修者。所以當解其所解。而不可親之太深。私之太甚。執之過着也。此爲現化以來。度者自度之基。而不在于幻世一切之虛僞也。最爾諸方。其各悟勉可已。各各違

旃。

《太上老君諱耳徒白善之所以爲善。人知之。則不善已。惡之所以爲惡。人知之。斯乃惡已。是善惡者。無是之稱也。人知其善。斯不善。人知其惡。斯乃惡。此皆原於人心之有善有惡。而善惡乃大彰於天下也。人心無善惡。則善惡無所知。是謂上古熙皞之時代。人心有善惡。則善惡見於天下。於是中古以降至今日。世間物類。乃無甯日已。然則善惡之別。何所見云。是善惡者。大以是非利害以別之也。利於己者。雖惡亦爲善。卽非亦云是。害于我者。卽善亦謂惡。雖是亦指非。此天下善惡之本無所稱。而有稱者。乃因己之是非利害。而判于世間已。故善惡無其名。有之則因於爾我。爾我因於偏私。偏私因於利害。利害因於是非。循循轉轉。相復而因於爾我者。乃騰爭殺之機。於三氣之中已。今一己之我。世間萬有。皆屬大同。欲之則欲。棄之則棄。固無所謂爾我也。一有爾我。乃有是非。既生是非。乃興利害。既著利害。乃長爭殺。爭殺之起。於是善惡之宣騰于人間是非者。皆是其是。皆非其非已。苟世間衆生。泯除爾我。則可以獨袪是非。是非既無。則大化之內。皆屬形質。一胞之中。又何別彼此。如是。則我之是我爲我者。無此是見之別。爾之是爾爲爾者。亦無是爾之判。爾也者我也。我也者亦爾也。爾者我者。皆系一絜。我者爾者。皆宗一胞。則所謂是非利害者。將從何以立形見影於光天之下哉。此是是非非。利利害害之存於己心。定於己見者。未必卽如己之是非利害也。今者。大規瀾漫。生靈盡糜。究其所致。不外起於是非於爾我之間哉。各地修人。既以大道爲修旨。以救世濟人之業爲己志。則於世間公私。各作之是非利害。加以審慎而悟之。則利之在於己者。利未必永享。害之在己者。害未必久困。是之在己者。未必不有其非。非之在己者。未必不有其是。如是而悟。則悟可得其所止。如是而修。則修可止于究竟。夫然後爲世立儀。爲萬類謀幸福之不可盡不可稱之大功德事。

業。由此可以立其基。而昭明于天下後世已。是皆在修者之我之爲我不爲我。爾之爲爾不爲爾。以致斯無善。無惡。無是。無非。之和樂大同世界也。勗爾諸方。其各悟之可已。如是則老人徇諸天聖神之請。而作廣度之法會於東北者。亦可以免各地修人之爾我是非利害之私見也。各各悟之可已。

天下之人衆。天下之事繁。以至衆之人。理至繁之事。於是此攘彼奪。爾詐我虞。紛爭無時。怪態疊呈。故小之則同室操戈。大之則全國流血。一家輿訟。數載無休。舉國興戎。了無止日。其流毒旣若是之慘酷。而毒之所結。又必變而爲厲氣。傳爲瘟疫。又不知貽害若干人。若干地方也。其所以爭擾不息者。原因皆爲人我之見太深。只知有己。弗知有人。則一切行爲。莫不從利己着想。於人之害若何。則無能顧及之者。一經顧及。則己未必利矣。凡事不分大小。一有利己之心。則於人卽屬不利。求其與世無欺。與人無爭。必先去其利己之私念也。故無人無我者。乃大善之修也。無是無非者。乃大慈之功也。吾門諸修。近來均從修性立命上用功夫。故性功日進者。大有人在。再從此不爲意忽。兢兢自持。則未來之幸良多。不僅與世無欺。與人無爭。自易做到爐火純青地步。好各努修。勿間乎一日之修。是爲切要。

世有形色。乃分爾我。爾我之見。濁賊之源也。夫人也者仁也。人則同仁。本無所謂爾。亦無所謂我。其所以分乎爾我者形色耳。形色之化。爲久爲暫。雖其時之遠近不等。而其同由有而皈於無者則一也。以形色之有別。致啓仁德之有異。是不僅有違於大道生生不己之德。亦復有傷於人仁之心理焉。此大道教人以修。所以因人之仁。而皈修德於道也。一人行仁。移富濟貧。除暴安良。以其所行者狹隘。以其所志者大仁。故世稱之曰俠士。又呼之曰義夫。是皆因其存心。致其

力行。而崇其所執不謬也。惟是仁行義施。不以小節是尚。不以偏隅是視也。物我同育。人物悉泯。以人作己。以己作人。然後大道之在於己身。與著乎人世者。乃克以發其光已。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者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者也。此以人爲仁。以天下爲己任者。其行其修。所以無別乎爾我。無分乎彼此。以盡己智而導之。以盡己能而維之。以盡己力而安之。以盡己知而知之也。富者化之以道。貧者濟之以生。暴者感之以德。良者崇之以禮。務使世界之春風常煦。和二氣之生德於無形也。此大仁大智。大慈大悲之修爲。必自乎人。然後乃克以著乎仁。必自乎事。然後乃能以顯乎世已。各方者。亦禹稷之資也。靈則同樞。柔則同母。性則同歸。命則同原。各各如能以天下爲己任。吾力大則大之。吾智宏則宏之。以一己之自然。而行恬適之大道。其往古之所以稱爲聖佛者。亦由此而立其基。諸修亦於此而反其本已。所最要者。萬勿以自身爲野。卑棄不力。致將大道所賦之身心性命。而消磨於妻財子祿也。勗爾諸方。其各悟之可也。

爭聖訓曰。今之修者。動曰有我無我。而不知我之其所以有我無我。體用各有不同。則有我無我之間。要未可以唯唯忽過。須知天地生長我。父母鞠育我。外有我之身。內有我之心。願焉得無我哉。雖然我之其所以爲我者。因我具有理性之全。我既具理性之全。則凡事我當具理性之我。庶不愧於我。孔子曰。富貴於我如浮雲。是孔子無我矣。蓋富貴者。理性之賊也。因求富貴。而失其理性。我雖具有我之形。則去理性之我遠矣。故聖人不欲因富貴而失其理性。是以視富貴如浮雲。此聖德所以配天地而參贊化育焉。今之人則不然。大利當前。則有我而苟得。大患臨頭。則無我而苟免。此自私我。自利我。此不但不能全其理性之我。且恐肉體之我。亦皆虛有其表。

又烏得謂之爲我哉。是以我一也。理性之我。與私欲之我。則各有不同。修子之謂有我無我。有我者。有理性之我。無我者。無私欲之我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孔子有我矣。夫仁者具於理性之中。既講其仁而或讓焉。則失其理性之我矣。孟子曰。萬鍾何加。是恐私欲有累於理性。故雖有萬鍾。亦必棄之如敝屣。此聖人於公私理欲之間。所以自處其我者如是也。吾

師之道。在養我之氣。以全我之性。修我之德。以全我之身。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有其固有。無其本無。是真有我。是真無我。然後乃可以返我之全性。還我之本體已。當此浩劫橫飛。人心澆漓。上下交爭。祇在權利。則民生日感矣。而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拯生民於水火。奠世界於和平。則責在諸方以道化之。諺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諸子切勿以爲我乃天地間渺然一物而忽之也。港院成立。世界度化得其基矣。方今華夏億兆生靈。咸有不能安居之象。若世界人類。再不知於有我無我之間。辨其私欲理性。則指顧間大劫臨頭。誠恐倍慘於昔日之歐戰也。諸方慎注。努力展化。庶不負

師一番度世苦心。此

師深期於諸子者。其各悟勉。

慧聖訓曰。天地之間。其能力最大者。莫過於嬰兒。猛虎不能傷。饑鷹不敢搏。何以能如是哉。蓋嬰兒無心。渾渾噩噩。無識無知。既不貪生順欲。亦不畏死圖名。純是一團天真太和之氣之所致也。凡修子能從此研悟。可以知無心妙用之道矣。人之其所以不能成道者。蓋由於有心。有心即有我。有我即有人。既有人我之見。自必只圖利己。不顧損人。機謀百出。詭譎萬端。私欲紛紛。天良味盡。德既無能積。又從何處望成大道耶。是以真正慕道之士。首須推開人我關。跳出

羊腸路。持身應世。高低平等。因物付物。隨事制事。應而不納。過而不留。萬般境遇。皆以無心處之。無心卽無私。無私則內心清淨。內心清淨。則純白無玷。渾然天理。是爲元德。元德無形無迹。不睹不聞。方可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造化不能拘。萬物不能傷。此彼嬰兒以無心能力有以致之也。一無心。萬物且不能傷。又何况有體有用。道德兼全之無心。一切邪魔外祟。又焉能侵之乎。時在今日。道傳大地。試問各地修子。於無心二字。曾否加以注意。而一言不合。卽怒起紛爭。豈是道器。現在法會已屆閉幕。而各地修子。於內功外行。修身之要。究有幾人遵道而行者。想諸子等留心道慈功用者。必能有以悟之也。既過此渡。後恐無舟。凡吾修子。宜各知勉。

諸方日日修道。其亦知夫修之旨乎。知其所以。則可知其止。可尋其突。可得其奧已。人心道心。在乎危微。理欲之分。判於幾希。天人之別。辨於一念。一念有差。修入於歧。是以道也者。正路也。行不由徑。修正之謂也。得其正者。則物我無分。一視同仁。嗚呼。道在今日。難言已。言之非難。而實行之難。此無他。是人心不能無我故也。不能無我。則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一有是見。卽着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已。人我之界。旣不能泯。則三千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因因果果。皆以此人我之見。而爭端啓已。其上焉者。有宗教之爭。主義奮鬥。其下焉者。則爲權勢之爭。名利攘奪。擾擾攘攘。愈演愈烈。此而不挽。劫何以化。亂何以平。故吾

師抱悲憫之懷。傳經授坐。挽狂瀾於旣倒。化人心於大同。蓋人心無我。則我忘而爭息已。人生百年。駒隙易過。少壯而老。轉瞬成空。迨乎無常到時。萬事皆休。卽向日所認爲真我之臭皮囊

。而亦不爲我有己。卽此而論。其軀壳之我。爲真我乎。非也。軀壳之我。非爲真我。而精神之我。乃爲真我。我不知我。自有真我。真我無我。是得我之真。而得道之妙已。修也不難。只能於此方寸之間。去其矜偏。化其躁急。無人無我。不求不爭。則若有見焉。若無見焉。若有聞焉。若無聞焉。一塵不染。四大皆空。一至此候。則得乎道之奧。盡乎道之妙已。諸子研道。略有所得。聞此解說。其亦有所悟乎。各各玩索而參之也可。

時在今日。所重爲慈。慈業不興。道何以立。修何以成。本會諸子。能注力於慈。是明乎道之用已。本埠冬賑。近已籌有端倪。老衲不禁爲此一方之苦胞與額手稱慶也。不過施放日期。不宜過遲。下望前後。卽須着手施放。凡經手諸子。須體慈悲本旨。和言悅色。弗稍存驕心。稍有矜念。若夫因其仰息於我。則噓爾與之。蹴爾與之。是背乎大道之主旨。失乎作慈之本意已。其裂毗揮拳者。是尤爲大謬已。去冬施放各子。均能耐勞。不過對於上項。須自悔自改也。各各切遵。

(濟芝)

濟佛訓曰。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又曰。同人於野亨。金剛經云。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孔聖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上陽子曰。速將人我山放倒。急把龍虎穴沖開。此皆言修道之士。宜無人我之相也。然欲無人。必先無我。苟一有我。私心卽起。一起私心。則言行舉止總是爲我。既然有我。必不顧人。一不顧人。則損人利己。傷天害理之事。無不爲而爲之已。若夫人生之始初。無論賢愚貴賤。渾渾淪淪。無識無知。同一性命。同一形骸。何有彼此之分。既無彼此。則人如我。我亦如人。人我如一。卽天地大公無我之心。卽聖賢民胞物與之道。亦卽修真士人我兩忘之法也。修子苟能堅定此心。此道此

法。久久抱持。便是聖賢胚胎。仙佛種子。大道可冀。無如世人愚迷不悟。不知大公無我之心。物我同觀之意。執着此身以爲是我。既認乎我。自必有人。有我有人。彼此必分。一分彼此。勢必輕乎人而重乎我。內於我而外於人。日謀夜算以肥己。百計千方以取人。一言一行。不肯讓人。一事一物。所圖皆利。凡應事接物。事事爭先。處處好勝。雖至親密友。亦必分其爾我。恨不得他人貴物。爲我獨得。天下好事。爲我獨存。有利則鑽頭踰穴。無利則縮頸潛形。殊不知三寸氣斷。萬有皆空。卽此身亦不我屬。到那時我在何處。人在何處。試思在世。何苦枉用心機。明謀暗取。強分爾我。結盡冤讎。廣種不了之因。綳結不解之果。生生報復。了無窮期。何其愚哉。吾

老祖大道。以功行度化。內修身心。外廣德行。無爭無競。方是修人。願修子等宜將人我關頭打破。如始生之初。無人無我。已死之後。無識無知相形。視萬物爲一體。目天下爲一家。人喜亦喜。人憂亦憂。有財則濟困扶危。無力則語言方便。事事益人。處處積德。至於橫逆之來。付之不知。凌辱之加。置之不曉。得饒人。且饒人。能退步。卽退步。方是真正修子。誠一功夫。否則人我不忘。欲念堆積。閉塞心胸。欲想明道。誠難言矣。諸修子其各注勉。

尙真人訓曰。佛祖則於柯利王割截身體。而節節支解時。無一點之嗔恨。此不過能空其所不空。而始能舍其所難舍。生可舍。身可舍。則凡天不之一切物物事事。又何有不能舍者哉。空其所空。舍其所舍。道在是。修亦在是。孰謂修道之難哉。願諸方好審斯言。早些回頭。萬莫待不得舍時。而始舍之。則舍也不過隨輪迴而墮苦趣也。勉記可耳。

野馬無羶。放之則愈速愈遠。加力收之則不易也。只可加程力以挽之。始能靜而不動已。若儘其

奔騰。日行日遠。及力疲時。則馬不成馬已。而人心之動時。則思靜以耐之。試想世間萬物。俱非我所有。閉眼皆空。此之謂何苦操勞也。卽以我身是我之有否耶。而爲我之指使。可有幾日乎。倘清風虛化。飄飄冥冥。而我之本身。見之則莫識。不爲蟲敗。卽爲物傷。若能四大皆空。無人無我。則不爲情之牽掛。卽可平安立足於無危也。故曰。氣體之充也。渾與天合。而無人我。無人我則能仁愛。能仁愛。而能發於惻隱之心也。人有飢餓。猶我身之飢餓。人有憂患。猶我身之憂患。人有悲啼。猶我身之悲啼。無人無我。則能修己渡人。要知修己渡人者。卽是內功外行。兩兩相依無內功卽少外行。有外行卽成內功。惟望修者。勿以專修內功而忘外行。吾當以外行而教人以內功也。

大道真旨。惟正與公。正則不偏。公則不私。不偏不私。自得其平。一臻乎平。則是是非非。自有正道之可循。曲曲直直。亦有公理以爲準。正道顯而公理彰。則我見自除。而爭執胥泯。一平無所不平已。所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佛家以四相爲明心之二法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門以四毋。爲修身之第一要務也。無如時至今日。人心不古。凡事只知有我。不知有人。殊不知我見一執。不流於私。必流於偏。偏私是尙。則其舉動云爲之間。則必是我而非人。自是者。必無是處。此乃理之自然。而其龐然自大。惟我獨尊之面目。遂令人不可嚮邇。而更有所難堪已。揆厥由來。無非我字誤之也。噫嘻。人生不過百年耳。百年之前。誰是我。百年之後。我是誰。而當此百年之內。世人往往以爲天既生我。必有用我之處。我亦必不可有負此我。而虛度此生。於是勞我之精。耗我之神。費我之心。努我之力。奔走於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之場。而不肯回頭。亦無所顧惜。逐流忘返。得意洋洋。以爲高樓大廈。是我所建築也。良田沃壤。是我所經營也。

。銅山錢樹。是我所積聚也。嬌妻美妾。是我所服御也。此時也。我願已償。我志已酬。我心已滿。而我之對我。始可告無愧已。弗知駒隙光陰。轉眼卽過。人生百年。終歸無常。而大限一到。則我之爲我。且歸烏有。而高樓大廈。亦必爲他人所居。良田沃壤。更必爲他姓所耕。而不復爲我所有。銅山錢樹。亦早不翼而飛。另尋主顧。嬌妻美妾。更必變爲骷髏。深埋荒郊。而必不復爲我所留已。果到斯時。則我之所有。都成空花。我之色身。亦成泡影。果向何處再尋我乎。如斯以言。則我之爲我。從可知已。哈哈。吾則曰。有我。非無我也。是何以故。試觀孽業隨身。而常在無間地獄嘗苦趣。而永墮輪迴者。非我其誰乎。本院會各職修方。多是堅誠份子。何須吾再贅言。惟諸子在院在會。終日所策畫。而謀展進者。無非道慈兩端。道也慈也。皆是大公至正之舉。豈是個人之事。爲公盡心。皆非爲己。而往往以我見。而起爭端。是何爲乎。其所以執着我見。而未能鑄化者。皆功候未達於至境也。此後願諸子。詳參吾言。而多加靜默之坐功。則人我自化。而不起無謂之爭執已。勉之望之。

耳目口鼻手足。我之五官四肢也。我有心思。我理我格。我有善行。我受我享。謂之無我。不亦神奇怪異哉。雖然。我之爲我。有精神軀體之別。精神之我。我也。軀體之我。非我也。以我爲無我。則我常在。以非我爲我。則我虛渺矣。我能以虛渺之體。存空靈之心。則非我而我矣。我以常存之我。而求常人之見。則我又非我矣。故真我者非我也。非我者非非我也。能知非非我爲非我。是知爲我也。我之於人。無欺無詐。無實無空。無色無相。忘我之形。並忘我之心。其見若無見。其聞若無聞。無見非無見也。無我見也。爲聞非無聞也。無我聞也。行乎天理之當然。去夫人欲之幻想。以我之身卽衆之身。以衆之體爲我之體。如是則我之爲我。尙在乎。無所爲

我。則精神之我存。精神之我存。則非我之我生焉。故無我者。實有我也。使有我焉。斯無我矣。
。吾願凡世之人。共具無我之心也。

除私欲

老祖訓曰。氤氲之炁醇。而萬象乃萌。陰陽之氣正。而萬有乃生。生者生於弗自知者也。故曰一炁陶陶。渾成乃形。是先天之化也。從無色無相。無形無質。輪輪因因。息息默默。而固其真已。是以修者。必先養其浩然。乃反太虛。大虛之境。空空而已。空空之境。無無而已。有無無之真境。乃能合於真實不虛而堅之已。論炁功也。必堅以守之。恆以固之。無間無妄。乃可以正。正也者。正己之炁。不使流於渙。正己之神。不使流於馳。正己之精。不使流於散。故不渙不馳不散者。乃修身之築基工夫也。修身必先築基。基立而氣凝。氣凝神存。而炁之真固還於至虛已。至虛者。淨而無點纖塵氛者也。能除其塵。滌其氛。則空中之實。諸君皆於其靜而探其本已。故曰。身體而力行之。能體之者。乃能切磋琢磨。能行之者。乃能虛靜恬淡。是道之於人也。從空以證之。則無不得其真實已。從實以修之。則處處皆虛境也。不有其體。何有其行。不有其行。何有其功。不有其功。何有其堅。不有其堅。何守其恆。道乃日崩。道之崩也。身心性命皆隨之已。故曰。出其言。當慎而度之。行其功。當謹而進之。天下萬事萬物未有不從其謹從其慎。以得其正者也。耳目口腹之欲。日用其間。或未須臾離者。何也。性之所習。見可欲者。則亂已。欲遏其亂。先除其賊。賊者非身外之賊也。乃吾性天中固有之喜悅情也。情者非正情之情也。乃好惡憂患悲樂之情也。能祛非正之情。斯可遏亂源已。故曰。食色性也。喜怒哀情也。食色有節。後天之養性也。喜怒有常。後天之正情也。養其性以反先天之真。則六賊除已。正其情。以固先炁之真。則識根自斷已。諸方知乎。性之所當養。而未知性之所當盡。知乎情之所當正。而未知情之所當除。此所以後天之炁。未能遽反乎先天也。盡性之旨。在平日語言之間。

苟能言言有中。不爲多言必失之害。則性之盡乎己者。於是乎立基已。正情之要。在於時時力行之際。不求乎躁進。不妄事姑息。不以害身者爲養身。不以戕人者爲德人。庶幾推己而及人之功。皆於是而得之已。故曰。氤氳之炁醇。而後萬象萌。陰陽之氣正。而後萬有乃生也。其所以醇者正者。皆出乎虛而得其堅者也。虛者無物之謂也。一塵不染。一相不着。其虛也。得其明已。然而感之不通。觸之不接者。又非氤氳之醇。陰陽之正也。所以然者。觸乎氣靈之動。而不知其所以動。通乎神虛之明。而不知其所以明。乃可以造夫上上乘已。若乃以身之所觸者爲動。心之所念者爲明。則流於下乘已。下乘之乘。非無乘也。因其有乘見。乃謂下已。是以修乎身者。當思靜而後動。修乎心者。當思無念而通。修乎炁者。當思無爲而堅。乃可以言夫中乘已。夫所謂上乘者。以身心性命之功。不知其爲功也。以虛靜淡明之靈。不知其爲靈也。如沒人之泳於淵。猛虎之奔乎山。所謂長於故。成於故。習於故。恆於故。而不知其所以適於故。而適於故者。乃可由上乘而至乎無無之上上乘。以得其醇性正情已。諸方當於坐而自適之際。毋以其適而有喜色。於言語忘形之際。毋以忘形而自矜於言。庶幾修爲之功。粹面盎背暢於四肢已。要在心不忘其真。不助其長。以至平至坦之功。日日守之。以堅以恆。則吾心之在。即天地之在也。吾身之堅。即烝輪之堅也。吾靈之明。即空虛之明也。功至斯時。修至斯境。何在非逍遙之天。極樂之境。鳶魚之適。卽如其其靜也。猿鶴之啼。卽如其其轉也。奈之何不以至簡至易至平至庸之功。而修乎至大至貴至正至虛之真旨。以自棄乎本來。不亦惜乎。不亦悲乎。

今世劫重。其難化解者。人多以爲道德淪喪之故。而道德何以淪喪。則又多不自求。一若道德無預於我者然。是向故耶。私慾蔽乎中。利害襲其外。心無真主。而具定識。於是耳目所觸。無時

不覺道德之淪喪。而一反諸身。私慾所在。有其付量也。利害所關。有其比較也。一付量一比較之間。真心失。而定力搖。道德自爲淪喪。終且弗自覺也。嗚呼。道德豈易言哉。世劫可遽已乎。嗚呼。難爲之解已。

昌佐神曰。世運之擾攘。人心之錮蔽爲之也。人心之錮蔽。私慾之充斥致之也。私慾之充斥。利己之心重。利人之心輕。甚且只知利己。而不顧害人。人既受害。報復之念必深。深於報復。爭奪必起。爭奪既起。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好所好。各惡所惡。是非好惡。不得其平。而激盪之下。搶傷必多。多有搶傷。愈演愈烈。此世運之頹敝。人心之詭詐。所由來也。世運人心。至於如此。氣之所感。蘊厲生孽。而禍變之來。無法以消弭之也。常此以往。則人類變爲禽獸。世將何以存在。此十二年來。吾

師及

仙聖神佛。積極挽救。以期消弭。所以明道旨。講慈功。日夜孳孳。而靡有底止也。道何以固。坐卽得其基已。慈何以修。盡茲心卽可已。心何以盡。仁以愛人是也。既能愛人。心必得真。真心所得。道又不出乎此已。道之與慈。分言之。各有所寄。合言之。則一氣爲之貫通也。故修心以闡道。道合乎體。修心以展慈。慈合乎用。體用兼賅。內外一貫。其所以裕於已而達於人者。並非有二致也。一氣運涵之妙。卽於此而悟其本也。其各勉旃。

關聖訓曰。道本無私。道亦無偏。有私非道。有偏亦非道。偏私之見。移于其正公。則不當已。正者心也。公者亦心也。心爲之正。身亦能正。心爲之公。身亦能公。身心之間。相合相通。而况心爲之主。身爲之用乎。主用皆得其正其公。乃能言道。若少有偏私。則大道之基必墜。而心

身亦隨之俱亡已。心何能私。私從欲來。心何能偏。偏從惑來。欲惑之來。由于一念。一念而正。則心必正。一念而公。則心必公。一念而有私惑偏欲。存于其間。則身心與道皆不能相合已。吾人善味是理。自知道之真境。在于心平。心平則氣和。心平氣和。無所不空。空則坦適。坦適之念。無念可起。無念之念。乃合于自然。是則因靜而動者。皆不能有所私偏也。以私偏之見。移公正之見也易。以公正之見。移偏私之見也難。何者。偏私之見也。因人之所欲而惑之。因人之所好而投之。投其所好。惑其所欲。未有不墜于其中者。惟公正也。必因其自然。必因其綱紀。自然之功。人不易覺。綱紀之嚴。束縛太甚。故不若偏私之見。易引入入勝也。是以修者每當拂意。則必色喜。每當極適意。則必自懼。因拂意必能惕厲以自悟也。因極適意。必忘其所以。故君子持盈戒滿。以守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謙以自正者。恐有自滿之處。而因之以墜落也。吾人數載修養。其中至理。當有所覺悟。偏私公正。當有所分。能知其所以然。乃能守於自然也。守自然之功。不爲己甚。而後必能保其公正之主。以適於用。故曰過猶不及。卽是理也。吾人善體斯意。自能不爲惑所惑。不爲私所私。而必不能自私其私。自惑其惑也。自私其私。則世界無公已。自惑其惑。世界必無正已。無公無正。由於自滿。自滿之機。起於幾微。而其爲害最大。是修者之於私惑。當深惡痛絕而自戒者。卽防於微也。苟不預患思防。則星星之火。可致燎原。涓涓不塞。勢成江河。修者之功。於此立基。慎獨克己。不可少懈。卽以是而爲防也。吾人知自滿之機起於幾微。則知私欲之惑乘隙而入者。亦在毫厘幾希之間也。不苟言。不苟笑者。亦因是爲之防也。防於已然也難。防於未然也易。未然之所以防者。則更難於已然也。吾人詳悟是理。而必由極靜。靜而能適其靜。則防之之功。有所自己。

學聖訓曰。修悟之功。在於明本而克私。本者身之主。絜之系也。在先則謂之絜靈。在後則謂之氣。息。是均以其易而啓示之一端耳。然無論其絜氣也。後先也。是皆爲吾身主之主。必得明其所以保其真固。而後吾靈始得充。吾性始得明。吾身始得生。吾氣始得健已。不明而摧殘之。不明而故失之。是皆足爲吾修之障。吾候之害者也。故曰。修者必悟己之本而明保之也。私者利之半公之半也。假公以利己者私也。因利而假公者亦私也。修悟者不能克私以彰公。雖百年而無一成。是故必盡修力以去之也。且私近於漸。又近於肆。更近於死。雖音聲稍有所別。而類實深似之也。修人不知省克之功以矯私念。則初必肆己之意以逆行。繼必肆己之欲以敗事。終必肆己之心以濫溢。至是則性爲欲蔽。正爲偏移。心君失其守。腦海騰其沸。而靈爲之漸。絜爲之漸。而身必爲之死。息亦必爲之死。此私死漸肆之害。陷靈傾身之大患。乃由其漸微而彰其大者於己。此顛四勿曾三省之所以能爲復本之聖宗真之聖者。皆以其能克其心之所動念之所起。抑其私而明其本也。吾輩修人侍道以來。世之時日雖有多寡之不同。而根之深厚實無前後之別也。苟能各奮己誠。各勵己行。明悟修候之本。疾克些微之私。防其漸杜其微。自無日趨愈下之失。而有光明磊落之行也。滴水星火其可以燎原決潰者。微私些偏亦可以漸靈敗身也。修者可不勉之乎。

岳聖訓曰。道之所以爲化者。爲正人心也。心之所弗正者。爲欲蔽之也。人生之初。心無不善。能善斯無不正。只以觸於外緣。習染日深。以致六欲肆擾。不得寧靜。七情錯雜。不能節和。四戒不能除。五箴不能守。人欲橫流。上乘天和。積而爲戾。此劫劫所以綿延不已也。欲者無形無聲。自外言之。隨緣可入。自內言之。隨念而生。以地位之不同。而欲亦有大小之分別。求其無欲者。則無是人也。故欲爲人之所恆有。而以無者爲上。求其無欲。必先克己。猶之清心。先從

寡欲入手。更進一步矣。是以心也。有如明鏡。欲則似乎灰塵。逐日磨鏡。而不能止飛塵之不侵。果能日日磨之。則鏡之明也時多。苟不勤爲磨拭。則塵之積也。自必日甚一日。將無微顯之日矣。故求去欲。必用克己功夫。一日克去一分。即天理增進一分。久之則中心所懷者。只有天理。而無絲毫之人欲雜於其間。修者言修。不過是爲求心正。而去其欲也。吾道所重。首爲內功。內功者何。厥賴於坐。坐卽去欲入理之階梯也。各子其細參之可耳。

韓仙訓曰。至動者心。而亦能靜。至蹟者心。而亦能專。至放者心。而亦能收。至亂者心。而亦能閒。故入道者。不當問其人。當先問其心。心有貪念不可也。心有私曲不可也。心有營求不可也。心有嗜好不可也。心有勢利尤不可也。心有伎害愈不可也。如開路然。將一切荆棘剷除淨盡。如鑿井然。將所有泥滓。淘汰全無。夫而後湛然虛明。凝然穩固。如明珠仙露。塵埃不得而洩之。如朗月明星。陰霾不得而障之。無論入世之富貴顯榮。紛華靡麗。恩仇報復。禍福死生。舉無一足以欲之羨之。撼之動之。如是方可獨坐一室之中。燭照千里之外。對於應行之事。如放粥捨衣。施醫贈藥。以及救災傷。恤寒苦。義塾教幼稚。工廠收貧民。凡屬慈善範圍以內。無一不周不備。自然所思者皆天理。所行者皆正道矣。大學所謂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卽此義。他若不能先靜其心。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天理爲人欲所奪。善機爲惡念所戕。勢必顛倒錯亂。愈趨愈遠。尙望所行不謬乎。吾

師立道卽在端正人心。標明正義。隨地指示。使人人識所指歸。共躋善域。入道諸子。須加體會。庶不負一片慈悲渡世之深心也夫。

有口腹之欲。不如身有身體之欲。有身體之欲。不如有心性之欲。是故以適口果腹爲事者。人類中

之最下者也。以章身被體爲事者。是乃中人。以明心見性爲事者。不成正覺。亦是正流。嗚呼。今人乃安於下等。不肯振拔。是不良可悲乎。吾殊不願諸方舍理以言欲。然欲而得止。是卽吾所謂理。諸方思之。其以爲然乎否也。且性字從生從心。喻性生於心耳。苟口腹身體之嗜好不能擺脫。則性爲欲蔽。不復著其本來面目。如是而猶求心性之相依也。豈可得哉。吾作此說。蓋爲貪口腹身體之欲者告。然而素以能明心見性自誇。其實乃未悟箇中三昧者。亦可以鑒矣。

薄名利

聖帝訓曰。人之一生。如圖畫耳。富貴功名。榮祿勢利。世人莫不爭之羨之。甚至有陷其身而猶不悟者。豈知眼前好看。回頭卽非。如一幅畫景。或亭台。或花草。紅紅綠綠。究竟不過一筆好顏色。到底紙上光景。毫無實際。人何不悟。無常期到。卽是黃泉。丙丁相逢。卽爲灰燼。作如是觀。總是一個空字了局。人又何不悟也。吾今示明世人。須認清真假二字。存理以葆真。遏慾以鋤假。行善道之實際。淡欲緣之幻境。積福邀天眷。改過免天殃。方是實際。諸方悟勉爲要。昌佐神訓曰。災劫頻仍。厄運重疊。其天作之乎。抑人致之耶。嗚呼。劫由人造。數自天成。茫茫天數。固不可測。而有爲之人。未嘗弗能挽救之也。何以滔滔日下。覆舟相繼。而竟罕覩其底止哉。推原厥始。不外乎真實虛幻。多未了澈。是以舉世之人。爲私慾所蔽。名利所惑。色相所在。靡不勇往直前。拚命爭逐。此世間禍福之所以靡常。劫運之所以不息也。夫名也利也。形雖真實。終爲虛幻。彼處於名利之場者。每失道德之守。以爲道德之用。弗若富貴利祿之徵而足信也。詎知富貴利祿。不過浮雲散烟。一剎那間。幻相皆空。雖卽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又安足貴乎。况乎非得其所。必不能守。非其所享。必不能保。非其所有。必不能得。昧者不察。徒知炎炎隆隆。而不知其滅絕。強爭強逐。非特不能強致。且將自取其凶。又何必擾擾者爲。雖然。富貴利祿。非絕不可得。是當順受而不宜強求者也。果能清心寡慾。尊德樂道。隨遇而安。居易以俟。則庶乎其可矣。今人能明乎此。則塵寰胞與。世界版圖。將演太平之象。而吾道大同之風。亦瀾漫塵世。斯無劫運之可言矣。諸子研道有素。救世心切。其於道德名利兩途。務各嚴辨是非。悟澈真幻。是所切要。各各悟之。慎旃。

慧聖訓曰。人生天地之間。隨在皆有景物咸宜之處。其實不在景物。而在人人得與不得耳。故同一境界。君子見之以爲樂。小人見之以爲憂。何也。蓋君子之心虛而靈。無時不與天地合撰。是以相觀而益得。小人之自私而暗。無時不與造化相違。是以對景而生悲。其中憂樂。乃在人之心性自取之耳。故先聖如文王囚羨里以作周易。孔聖厄陳蔡而操弦歌。固然胸懷浩蕩。亦可見身先具有樂地。而無往不樂其所樂也。譬如吾道度化。十年有奇。各地修人。不下千萬。而其中賢愚各有不同。其真修之中。堅誠之純靜。力宏其道。度己度人。故隨在隨事。亦有自得之樂。而貌修之徒。塵氛未淨。滿腔私欲。一念利名。雖辦道無利之可圖。不妨假道以宏己。同一曰修。而薰蕕不同。何也。根基厚薄之故耳。果能不爲世路崎嶇所困。即可處於富貴貧賤患難之境。無入而不得矣。總之第一莫忘本來。胸無渣滓。則直上菩提。大開福果。自不難也。吾因能林諸方等堅誠向道。故將修途要訣爲之詳告。深願吾道修方等。切莫錯走路頭。否則欲求返本還原。歸根復命。難矣。吾道靜功。第一須先將萬緣放下。一絲不挂。卽此身亦置於無何有之鄉。我亦不覺有象。如此一念操持。卽一念歸真。到得渾渾淪淪無人無我之候。卽性也。卽仁也。此時若有所覺。方是真性發見。由此真性發爲元神。則明心見性。自不難矣。吾道以道度世。以理化人。凡一言一行。皆不離道。深願修方等。各各從道中研求真道。是師心深期於諸方者也。

道不宣不明。人不勸不善。人心本有一個道在。而爲塵俗淆惑蔽障。而不自知。以致終日。於名外求名。利外圖利。到頭名利皆空。一無所得。仍是赤身而去。何常帶得半點。徒爲口腹作爪牙。而爲子孫當奴隸。將本來天真失去。而落個不足虛名兩字。嗟嗟自息。悔亦無及矣。名外沽名。反失其真。利外耽利。反塞利源也。善惡繫乎一念。禍福分乎寸心。所念善其福隨之。所念惡

其禍及之。潔行正心。乃開名之源。積德累仁。是固利之本。往往誤解者。主意打錯。日逐逐於名場。而終聞唾罵之聲。日競競於利藪。而衣食不給。此皆舍本求末之害也。須知致富之本。惟勤惟儉。美名之基。務潔務正。積福造貴。更在乎德。非別有巧妙之門。可以償其所欲所願。吾師大道。首重在立身處事。先完爲人之道。次在修真養性。以了歸路功行。人道完美。卽是濁世聖賢。真性可復。乃爲未來金仙。是全在自修自練。自恆自守。默移潛化。換俗念以返清淨。功圓果滿。無美不備。只貴在一不懈初衷而已。勿謂大道高深。非淺俗之人。可以求得到。要知道本無形。可大可小。大者經天地孕萬物。言其小。則於日用尋常之間。在在可以領會也。並非奇異迷離。令人莫知所適。道最平庸。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各各自思自悟。自修自得。吾之所以諄諄降示者。亦不過憫憐衆生。期以挽化。而盡其苦口婆心而已。願諸修細體聖意。一致加勉。以身作則。轉以化人。則人亦善矣。道亦明矣。其福德亦不讓以金錢救人飢寒。全人生命也。各各其細悟勉爲佳。

蓋天下事。當然之謂義。自然之謂命。命義有生俱來。是一毫矯強不得的。人惟不能安命。故不能安分。當爲不爲。不當爲却又悍然爲之。不但于義有虧。且於命有損。此兩失之道也。大抵事無鉅細。皆有一個天人之理存乎其間。修身者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存於心。是順天也。行險僥倖。強取必得。是逆天也。凡事盡其爲人。聽其在天。寧爲居易君子。毋作行險小人。方可謂之真學問。邇來世道日下。強權威奪。不顧義理。故爭端日生。悠悠前途。實可痛心。吾願在修諸方各各守定正軌。以現有之旭。爲當爲之事。盡當用之心。循乎天理。聽其自然。則爭競自消。不使歲月虛拋。多種善因。亦可多結一層善果也。其各勉之。悟之。

道在吾身。吾不知其爲道者。利欲蔽之也。德在吾身。吾不知其爲德者。名惑潛之也。以道德之身。爲名利所潛蔽。則其人也之愚可知已。身者。吾之身也。心者。吾之心也。心身皆爲吾之固有。而名利何能侵之。其所以侵之者。欲念招之耳。故曰。一念而天人是判者。卽此之謂也。天人之判。理欲之分也。苟悟其理。必遠其欲。遠欲弗難。克念爲難。克念弗難。明理爲難。明理之難。心難之也。一念不生。無忘相之意識。理之明也。必從靈氣之清而明之已。是性之於靈也。不有切切之關係乎。蓋靈無不清。性無不明。靈性之清明者。皆本來之善爲之清明也。其所以不善者。雖云習染爲之。其實則由吾心之動。而不得其善也。我苟無功。則惑者矜者何能相擾。我苟無名。則伐者爭者。何能相侵。我苟無己。則生也。死也。名也。利也。喜也。怒也。何有於我哉。故曰。天地之間。靈爲大。心身次之。心身爲大。名利次之。苟推其本以求。則靈也。亦莫不由一絜之所化。故養絜乃能養靈。絜靈得養。而後性命保其正己。獨怪乎晚近之人。不以性命爲性命。而以名利爲性命。小者傷及身心。大而危及世界。試問其相爭相攘。果得幾何。而胞與罹乎大劫已。此其居心者爲何。則非所敢知己。此蓋言弗識道爲何物者。若夫身肩斯道。以爲天下法。而拯吾無告胞與。亦有若是居心者。何也。是魄惑用事也。魄惑用事。必挾其權威以逞一己之忿。則天下之無甯日。道外者不痛詆大道乎。然其初心。未嘗以騷躪爲心也。未嘗以奮鬥爲能也。未嘗以擾亂爲德也。不過宵小伺其隙。而以名利動其心。則其奮身於私欲。而不顧道與身已。嗟乎。名利者不祥之物也。用不祥以致祥者。有是理乎。已而已而。殆而殆而。吾不知其所云耳。往者可徵。來日尤殷。此不能不爲諸方詳研之也。竊鈞者誅。竊國爲侯。小名小利。足以殺身。然名利之大者。不特殺身。兼殺衆生之身。是非罪之大者乎。惟期各各當以道德之心。

克名利之念。雖小名利不爲動。卽大名利更相戒爲危途。庶幾人心風化。少可挽回於萬一。是在修者之自悟以悟人。而後由身以及家國天下世界。無不蒙其澤已。豈曰小補之哉。一人倡之。衆人興之。有不能挽瀾天之浩劫於剎那之念者乎。吁。人定可以勝天。能修其心。則性自善。靈自復。與日俱新已。蓋人之心也。一念爲善。終身保之。一念弗善。數世殃之。其關係之大。非可以言語形容之者。吾故曰。本吾性之至善。以求不善之化。本吾命之至正。以求不正之渡。而後善者可以永保。不善者亦可化於無形已。是不能不責修者。倡於前。而有力各方弭劫於後也。弭之者。心弭之也。心弭之者。身行之也。苟有其位。能身行其弭。世界將由斯治平已。予日望之已。道德維持人世之具也。名利鼓舞人事之法也。不有道德。不足以享名利於悠久。不有名利。不足以顯道德之通常。是故人生於世。必從其身知所悟修。然後由道德爲享名利。輕名利而重道德之心。始有所定。心定身立。而其所以立者。藉道德以固其真。猶體質之有精神也。資名利以善其生。猶精神之依體質也。人固不有精神能存者。則名利所在。其非先求道德之得其真。不可以立乃身也。身弗之立。是道德不居以驟之也。心弗之定。則又名利之徒擾而誤之也。吾見世之顛倒迷離者。往往自視其身。但圖體質之保養。不爲精神之節慎也。以是知識。行詣於世。欲其克全道德。而不惟名利是爭者。蓋亦戛戛其難已。吾會所以勗人勵修於茲顛倒迷離之世態中。非必人人不求名利。所要於其思求之際。好自審辨。果克不背道德而施作爲。則心既有定。身亦爲立。明此立身之旨。而行無差忒。然後命有所固。而性以堅凝。於是再言窮則獨善。通則兼善之功。庶幾無在而弗自適。無入而不自得已。理本平庸。修豈不易。而人或以爲難者。名利之心過勝。而道德之念爲薄。使之然耳。此宣聖之於春秋。所以有鳳德之衰。聖者不作之深嘆也。夫天

地生物。鳳之高出於人。甯人之不鳳若耶。是必不然。而鳳之獨奇於衆者。爲其翱翔於千仞。覽德輝而爲下也。其具斯秉。所以成爲盛世之祥也。德之彰道。而道以名世。世沾其利。是又安在而非名利。安在而非道德哉。修者觀化於物。其足自樹德風。以高出倫羣者。於是乎知有所在已。各方參之。是望。

濟佛訓曰。信道无非以堅誠二字爲主腦。不堅。則心不守。不誠。則志不篤。心不守。則利欲薰纏。貪嗜百出。志不篤。則只知謀名。名利爲心。害人益衆。殊不知名利二字。雖能利人。亦足以誤人。

師道渡人。雖不盡欲人守滄淨無爲。亦不願人妄肆進取。總須見利思義。見善思遷。重譽惜名。斯於道適已。不見頻年殺伐。華室邱墟。此皆爲貪名奪利之所以肇始也。甚至生靈種族。同盡犧牲。以此言哀。哀何忍述。以此思痛。痛何可言。彼未走名利徑途者。固不知名利二字之趣味。期以嘗試之。竟有官高爵厚位極王侯。尙不肯掉轉頭來。專向名利二字去做。一旦无常到。萬事皆空。徒留荒塚豐碑。立於塵壤。骷髏片處。污穢河山。如是人者。真是癡迷過度。徒爲增悲。自古迄今。屢見迭有。吾深欲衆生須看破名利二字。勿以利鎖名韁。絆住心頭善念。則塵寰胞與。世界版圖。皆可演太平之氣象。而

師道大同之風。亦可瀾漫於世已。惟欲衆生。從此矢勵修爲。誠心向道。庶脫輪迴之苦。同登極樂之天。則此至道盛行。大啓善門。一闢卽闔。使再坐視其虛。恐千百載而後。再无此良好之機會也。世人曷各圖之。

人生於世。有貧有富。四民之業。各有所長。修心之道。先爲立身。立身之旨。不外正心。是以

修身正心者。卽由自己立意之堅凝。不爲私欲所動。不爲利祿所搖。量自己之能力。行自己之職務。謀自己之生活。惜自己之金錢。守自己之光陰。存自己之心田。毋羨他人肥富。毋怨自己瘠貧。須知天生一人。因緣各有定數。豈可徒羨他人。妄生怨尤。此誠不知天命。逆理而行者也。若然者。不但不能得福。反以禍心爲害也。各人宜認定立身之主宰。貧不諂。富不驕。萬勿因得隴而生望蜀之心。不知安命。不能立身。貧窮富貴。各有不同。毋因貧而恥立富貴之中。勿因富而輕視貧賤之輩。可也。不以齒論。羞與同伍。此等之人。皆非作德化人立身之本意。要能富者憐貧。貧者自立。各自以守。各修未來。達人知命。雖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有何損益也。只要地道正大。不爲他人所輕視。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則可也。然世人不察。輕貧而重富。豈貧者皆是無恥之徒。而富者盡爲有志之士焉。兩兩比之。反覆熟思。化去私慾。存其天理。端正行之。卽是完人。何必斤斤以富貴爲念也。望各方共其勉之。此一篇。卽是安貧樂道之論也。

人生不過如朝露少頃卽無。生日有限。更如朝生暮死之蜉蝣。無往不是虛假。名貴盡是幻境。一日有兩頓飽。旣可鼓腹自樂。又何必爭強奪勝。以尅己之神。謀利求榮。以傷己之靈。偏人不悟。而以戕生者害生。傷命者衛命。故爾詐我虞。各不相下。致有以國攻國。以族攻族者。甚至以利相爭。雖父子亦必分斤比兩。以名相奪。雖手足亦必互相殘賊。於是以利以名。乃爲同類相殺之本。以爭以奪。至親相賊之根已。彼竟不見夫春生而夏長。秋實而冬藏乎。天地自然之大道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荆棘絕不能結金橘。莠草絕不能收玉粒。包乎其廣已。道在幾微。渺乎其藏已。以言乎大。則天地莫能容。以言乎小。則粟米可以藏。故曰。大者道大之也。小者道小之也。大小之判。判於頃刻之間耳。得其人體者。放彌於六合已。得其小體者。隱於密跡已。

天之所以爲天者。道運其虛也。地之所以爲地者。道孕其厚也。人之所以爲人者。道誕其靈也。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道賦其性也。性天之賦也。得其至清。乃得其靈。其靈自明者。乃能堅其息。以凝之也。是以修乎其道。必自仁始。仁而不藏。其基弗固。固其基於自然。而後弗知之知。無爲之爲。皆於是定之已。人之生也。不患乎基之弗立。而患乎不識其基。基有所立者。其性之能明其真也。善已。然而知其立之所以立。與夫識其所以立乎自然者。而後保其仁已。故在天在田。在淵在亢。皆以其時而論之也。若當其潛也。而飛於天。必有悔之咎已。是以安其分者。乃可以知其天。知其天者。乃可以全其年。全其年者。乃可以人能明斯。守道之正。行道之真。天必以爾出者。仍反之也。又何必用心竭思以求事之優。以問事之順也。自順之事以順之。自逆之事亦逆之。又何必有問於人。更何必取決於神也。惟在己心之正否。與夫己心之平否而已。能得其究竟。不必再探於他也。各各能於此著悟。庶於求道清其涯略已。各各勉悟之。

自孔門有子罕言利一語。此後聖神仙佛渡人化世。無非論道論慈。言坐言修。而於利之一字。總是不肯言。不屑言。遂致莫敢贊一詞。此亦一大憾事也。老衲今日不揣冒昧。獨開生面。而與諸方一言乎利。好否。嘗考洪範五福。則先言乎富。而大學十章則半是理才。是可見財之一字。乃世人必需之品。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若政治無財。必無以維持治安。軍事無財。必無以整頓紀律。社會無財。必無以普及教育。家庭無財。必無以維持生活。有財則壯士生色。無財則英雄短氣。財之爲用。亦大已哉。客有問於余曰。誠如君言。則財可貪乎。曰唯唯。曰否否。財不可貪也。夫人生於世。衣食財祿。皆有天命。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人苟昧乎斯理。而妄起貪心。貪心一動。必至相爭。爭端一起。吾知士爲爭財。必不能安於學。而遂喪其品節。農爲爭財。必不能

安於野。遂失其廉恥。工爲爭財。必不能安於肆。而愈逞其技巧。商爲爭財。必不能安於事。而愈施其詭詐。甚或有父子因財而責善。兄弟因財而鬩牆。夫妻因財而反目。朋友因財而絕交。上下交爭。倫常乖張。天下必自此多事已。况且慢藏誨盜。蘊利生孽。古有明訓。試觀自古至今。因財而傷身者有之。爲財而殞命者有之。是財愈積。孽愈大。財愈多。而禍愈速也。嗚呼。錢樹銅山。終有倒日。王愷石崇。而今安在。俗言云。人爲財死。鳥因食亡。財不可貪也如是夫。客又問於余曰。誠如君言。則財可廢乎。曰唯唯曰否否。夫財者所以通天下之有無。而使世界之交通也。一日無財。則如斷人之血脈。一時無財。則如塞世界之源泉。是以凡欲治國安邦者。必先擇理財之人材。欲興家立業者。必先有致富之奇書。卽就一身言之。仰事俯畜。無財則入口之家。何以維其養贍。男婚女嫁。無財則一門之內何以盡其職責。以及行往坐臥。衣食口腹。無一或可離財也。何況矜孤恤寡。濟老憐貧。舍粥舍茶。施食施藥。一切慈善之舉。若無財以濟之。亦何以施其普渡乎。財之不可廢也。如是夫。客更問於余曰。財旣不可貪。而又不可廢。必何如而後可乎。哈哈。是在各人之存心。以及能善用不能善用耳。人非聖賢。孰能無愛財之心。苟曰我不愛財。豈非違心之論。但能對於世之財利。順其自然。不强求。不妄貪。不作非分之營謀。惟以義理爲依歸。苟合乎理。則萬鍾不辭庸何傷。苟背乎義。則一介不取方爲廉。至于用財。則又爲人之所當加注也。能善其用。則種善因。收福果。積陰德。綿世澤。皆財之補助。始能得此圓滿效果也。苟非然者。生平視財如命。惟知自私自利。殊不知積之如鑄銖。及其用也如泥沙。是不過因財增己身之孽業。遺兒孫之浪蕩已耳。一旦人亡家敗。吾恐富家翁亦做不成。尙何財之有哉。客聞余言。始則啞然笑。繼則惕然驚。再則憬然悟。終則默然而退。不言而去。

尙真人訓曰。人之立身於天地間。莫不以名貨爲先。其好名好貨。相爭不讓。皆以名能顯揚我身。貨能肥潤我心。身若無名。則湮沒不彰。身若無貨。則困苦難堪。是以好名者。舍身而不顧。顯貨者。喪身而不辭。此古人謂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人情類然。千古同慨。胡不思名與身孰親乎。以名較之。名外而身內也。人祇知爲身而求名。不知因名而喪命。豈名反親而身反疏乎。貨與身孰重也。以身擬之。身貴而貨賤。人皆爲身而求貨。不知因貨而亡命。豈貨反重而身反輕耶。此皆不思之甚。夫人得名而性不存。與失貨而名不顯。孰得耶。孰失耶。舍身而貨虛具。與失貨而命常凝。又孰存而孰亡耶。以此思之。與其有名而失身。曷若有身而失名貨之爲愈乎。况好名位者。損精神。傷性命。甚愛所以大費也。厚儲蓄者。用機謀。戕身心。多藏所以厚亡也。今古望重而爲國家所忌。積厚而爲造物所尤。且自古勢大而罹禍。多財而受誅。不知凡幾。此皆由於不知斂抑。不知退藏。貪多不止。以致結怨於民。獲罪于天也。惟知足知止者。一路平常安穩。到底無辱無殆。不傾不危。既保其身命。並及其子孫。此范蠡所以無勾踐之禍。張良所以有赤松之遊。誠知機之士哉。今之天下荒荒。願世之有心人。以知足知止作進退之基。自然夢穩神安。災消劫弭。則無往而非樂境已。且自古無百年長享者。願有道之士。曷其鑒諸。

慎言語

老祖訓曰。道惡功修。惟任自然。正邪之辨。惟別昧明。自然者大道之真宗。明昧者修途之上下也。循大道之正。以自然而盡己力。雖云有功。其功難著。勿迷邪欲之薰染。自力乎修悟。卽或力有未及。功不能成。是已彰修候於大化之中也。此人間之事業成敗。不在於事業之能否成功。而在於致力於修者不怠其志。不撓其行。不替其心。不墜其苦。而始終不改初修之意。而完成其個人之一炁一氣也。在有形之身而論之。修者所持之正。卽不現於當時。亦必明於後世。是不成功於當時。而成功於後世也。苟堅持不渝。不功之功。必著乎天地。而凝於大道已。是故自然修爲。順己力而爲之者道也。強制修爲。逆偏執而歸中於正者亦道也。惟是是種功行。人人皆易而致之。但能知致是境之關訣。能明致是力之所以然者。非具超羣出衆之絕大智慧。與深厚夙根。不能以悟乎此也。不然。芸芸之衆。無邊無量。凡能致自然之力於大道。致勉強之修於爲修者。皆得臻是境。則大道無上上乘之時候佳果。又何貴乎。此各修者之擇善思齊。不可於辭令潔然。言必文彬中。而悟其要。必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一句半語中。以擇乎人之大善與大仁也。勗爾諸修。其各悟乎聞人之好多論多言者。並以注意乎謹言不語者之玄也。各各知之。

子聖曰。善言無瑕適。善行無輒迹。老聃之所以爲人。明哲保身。孔子有危行言遜之諭。處亂世。居亂國。必須默足以容之德。方可脫規出數。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箕子以蒙大難。各方可深自思之。當茲劫焰蒸騰。事變叵測之際。苟言行之不敬持。災害之招。咎由自取。况修存至道。心不暇馳。自檢若不及。事來未有不簡以應之。自存根者。無事非道。無時不修。體修於應事接物。所存者方真誠无妄。蓋心不可使。使心者暴氣。氣暴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靈渙味游。

靈渙味游。則生機不息。不自息其生機。天棄人絕。岌岌乎殆哉。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言爲心聲。心君天命。能以天撞心。心發天聲。自言而不言。言天言已。言以動行。行以成言。言行純任天機之沖動。則可云其能言行者已。人誰非天。人之言行。誰能以天。其要安在。卽心得虛適之養。不虛適則有物。有物存心中。則不通天。人欲合天。必須虛適。虛適來自敬慎。敬慎持自言行。上下無端。內外一致。渾穆得其幾。其惟靜乎。其各遵勉切切。

嘗聞孔聖曰。始吾與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與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由此觀之。則近季人心不古。荒誕成性。其與人也。聽其言而尤必觀其行已。蓋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苟非其人之言。雖偶當於理。亦不過假義飾辭以欺人耳。是以君子不以言舉人。然亦不以人廢言。人非其人。其言苟合於義。亦可擇善而從。爲修身作事之一助。人之言有物者。未必行有恆。言中倫者。未必行中慮。佞口多言者。言雖善言。而人未必爲善人也。是在聽言者。於其人而輕之。於其言而不可忽之也。言有關於道化。以人而廢之。則道化實難進展已。言有關於德業。以人而廢之。則德業無以增修已。明智之士。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其人雖庸愚。其言有合於道者。卽可採其言焉。其人雖暴戾。其言有適於義者。亦可納其言焉。言可以補時艱。不妨採取。言可以正人心。何妨擇從。試觀齊之管仲。假仁假義之人也。其告齊桓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是言也。卽古聖之道德齊禮不過亦如是乎。宋之王安石。大姦大惡之人也。其作詩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是詩也。於古聖大孝之心。何其深得之耳。如此之流。不可勝舉。可見不可以言而舉人。亦不以人而廢言者。人雖微賤。位雖卑下。其言苟合乎道。適乎義

。亦可諮詢而採取焉。是以集思廣益。不一而足。擇善而從。以勵自修。勸爾各方。可不勉旃。慧聖訓曰。凡事之有阻滯者。大多因靈氣不聚。始則爲言語爭衡。繼則不免意氣用事。意氣日深。終必因此而債事矣。吉人之詞寡。惟其寡也。故不言則已。言必有中。躁人之詞多。惟其多也。故出言不擇。言必無當。此言之損益。關係如此。言者心之聲也。察其言。卽能見其人。知其心。而吉躁之分於此以定。

古人言三不朽。立言在立德立功之後。其輕重次序然也。若謂德非言不傳。无言則無德已。功无不言不著。无言則无功已。書契未立以前。其德隆其功高者。不知幾千萬人已。而後世無聞焉。言不存也。且也。鬼神无紀。則世人不識其威靈。祖宗无紀。則子孫不紀其名宇。是故德與功在一時。而言垂於萬世。言雖處於功德之後。而所繫反有重焉者。文人无行。則以禮至之徒。而言禮至之事。是故立言不可不勉爲君子。銘之爲言。所以彰功德以垂後世焉。茲引以爲鑑。其各參焉。

言能化人之不及。亦能令人之所不悟者有所悟。而不明者有所明。此言未非小補。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中人以止。不可語下者。古有明訓。因其材以施其教。因其明以感其化。是爲言之有常矣。否則言出於己。而笑斥於人。言出於此。而責詰於彼。是人各有見亦各有言。其言之有常有不當。及時以較己之所言。是也與非是也。此中中之道。乃能因修人之靄言靄諍。柔化柔掖。以相進於無形也。若盡是己之所是。非人之所非。剛愎自用。而人之所不言於外者。其言於內之聲。有以觸神明。有以逆道運。皆因言之有失於當也。各子於此處。宜緘其不是之口。以引未來之人。各各知之。

尙真人訓曰。言者。乃行之表示也。行者。乃言之標準也。先有表示則實踐躬行。或免叢脞之慮。既有標準。則意齊志一。自無舛錯之憂。君子處世。誠信自持。不輕言。不苟行。不言則已。言必由衷。不行則已。行必核實。觀其訥然似不能出諸口。鯁然似不能舉其足。豈果不能乎。蓋謹其言而慎其行也。故一出口有九鼎之尊。一舉足有萬鈞之重。人皆敬之畏之。而莫敢毀之侮之也。君子之自持也如此。而其誠信也可知。今人處世。則與古異。不知言行如一之旨。以爲言是一事。行又爲一事。待已既無誠意。而欲人之信仰難矣。卽有一二自愛之士。當此末俗。人亦誹而笑之。何怪相習成風。而竟趨於歧途耶。嗚呼。以巧詐取一時之勝者。終必受人之巧詐而自敗。此理所必然。事所必至者也。何必大言欺人。動輒有所表示。一經著實。則背道而馳。此所以言不願行。行不願言之小人。以近世爲獨多也。儒者重誠敬。釋門不作誑語。所以爲戒者。誠有深意在焉。而乃以巧猾爲能事。詐欺爲手段。則將來之悔。亦所不免。卽眼前不能取信於人。已覺受苦無盡矣。深望各各於言行一端。多加注意。與其多言無益。不如少言。與其多行必敗。不如慎行。則所以行之者。必先顧及所言。言之者。又須慮及將來是否能行。如是則過自日寡。信用日隆。卽成爲言行合一之君子。抑又何難。願各深長思之。

道之所以爲道者。在人自修而已。修道之旨。在於至誠。至誠不息之功。必從謹言慎行以爲主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之義也。慎行者。非不行也。行之無愧而後可也。以其時而言。則所行者必與言相符。而言行相顧已。是言行爲修身之大本也。不亦宜乎。是以君子之修也。不苟言。不妄行。而小人之修也。每以不經之言。以好奇務異。而於行也。每事誇張。其對於己也。無所顧忌。其對於人也。信口雌黃。所謂道己之長。以言人之短者。卽在是也。嗚呼。修者尙

且若是。無怪乎世風日下。人心陰譎。規數之來。良有以也。故弭規之本。必自修身爲始。而修身之要。尤重於言行相顧也。每見君子之修。於言行也。不輕然諾。而重信義。其於人之過也掩之。人之善也揚之。己之過也惟恐人不知。己之善也處處謙抑。而小人之於言行。則反是已。何者。每每以然諾不經意。輕諾者必寡信。而於己之不善則掩之。並飾詞於善。於人之善也。必思言其不善。而證己之善。人有不善。則更言其大惡。以是論之。君子小人之修。不啻天壤之判乎。蓋修者自修也。言行者個人之言行也。於人何涉。不過言行謹慎。則人重視之。言行不謹慎。則人輕賤之。敬重者。敬重我之品格也。輕賤者。輕賤我之無品格也。既以品格爲重。則必善自爲修。何必以他人之長短爲言。以顯己之能哉。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而小人亦願居君子之名也。君子之真也。固無論已。君子之僞也。小人之尤者已。真小人。人易防。僞君子。實難防。所以交遊者。必視其人平日之真僞。方能辨其爲君子爲小人已。至於己身之修。不必以君子自居。可以遠小人之言行而戒之。若是者。修功可以立基已。吾道弟子。最重修功。修功更重言行。己之言也。當取法乎信義。而於人之長短則不必評論。己身之長短。自有人知。更不必評論。至於行爲卑劣。而又以言詞自飾者。其入之心可知。可以不必修功已。人每好言人之短者。何也。不言人之短。不能顯己之長。己果有長也不必顯。己果有短也。雖掩亦不可得。而愈蓋彌彰已。各方善味斯理。自知修功之真旨。不能知修功之真旨。則修如不修。是以吾人首重言行。而後可以言修。能修其內。乃能行其外。平日之修功不堅。則發於事者。亦必不能鏘鏘守正。而必爲名爲利爲害爲憂所動已。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故必處處守以信。時時行以義。自能不爲生死榮辱所動。又豈能爲名利憂害所動哉。各方數載修養。堅於內功者。不乏其人。故言行之

靜慎者。實居其多數。然亦有內功外行。自以爲堅誠相守。而時時爲其他所滑動者。亦大有人在。此各方不能不以修己責己爲重也。

忠恕爲道

昌佐神訓

忠恕一貫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世道所以交相喪也。中心爲忠。天下之人無不中也。是乃天道。其所以行之者恕也。忠未有不想者也。恕如心也。如心者一心也。一其中心而違絜矩之道。衡萬物。量天地。是所謂恕也。故曰恕人道。所以行忠者也。人之天德皆忠恕兼足。如惡惡臭。好好色。人之情也。人人皆同。卽以己之好惡。公諸天下人之好惡。未有不知其當然者。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卽在推己之心。以及人之心。察己之情。而天下之情得已。事有終始。道有造端。欲中天下之心。必先中我之心。心何以中。曰恕。不以己之好惡爲好惡。不以己之是非爲是非。是非好惡。一公諸中心。治人事天。端拱而已。聖人協天御物。其有他哉。如斯而已。修己以敬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必也緝熙敬止。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卽修己以安天下。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者。恕以行其中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非有所爲。如心之不容己也。人人老其老。親其親。則天下平。雖曰老安幼懷。實則人皆樂其樂。利其利。不知夫有爲之者。是乃道之所以化世。造端於修人者。方今否昧已極。旋乾轉坤。賴人推移。各方可從此處體修。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想。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忠恕一貫之道。不容欺僞。誠於中形於外。不得隱飾者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各方勉旃。

慧聖訓曰。大道之旨。重在化渡。亦盡人而知之已。化渡之端。惟在乎修。修之道。不外乎于其心身性命。循其自然。盡所當然。由邇而遠。由卑而高。脩人道以求天道。培後天而返其先天。

也。苟或舍本逐末。好高務外。躡級以求佛。出俗而求仙。則愈脩愈遠。愈進愈迷。鮮有不墮于歧途者。卽此以悟。可見宣聖當日示仲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深意已。今有人焉。口言乎道。貌似爲善。而其心也失正。行也不檢。親者失其親。長者失其長。所厚旣薄。而其所薄亦可概而知之已。是故欲返先天者。必賴後天之培。而脩後天者。尤須根本以求。根本者何。孝弟忠恕是已。孝者百行之源。弟者倫常之表。盡己之爲忠。推己之爲恕。于此以求。則心正身脩。性盡命定。守于內可得其中。施於外可得其和。致中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自來聖賢之大法。仙佛之階梯。亦不外是而已。諸脩求道有年。須知坐者所以正心脩身也。絃者所以盡性立命也。聖域賢關。仙緣佛果。胥在乎斯已。果能根本以求。如是而化。如是而渡。又何患不極樂其天。大同其世哉。各各悟之可也。

化度基於修養。修養在於持凝。非持莫克定修。非凝莫由堅固。此必居恆息息自慎。而悟入精微。然後氣乃能充。而心無所惑。不惑則動合其度。靜且益候。以候從動轉。靜則覺其適也。候適於內。其達乎外。雖處紛擾之場。目耳聰明。亦必不爲色聲所淆已。是如何以故。形有所觸。而神終不搖。神之不搖。因於精結。精之爲結。因於氣充。試觀冰之凝也。寒襲於外。斯溫蘊乎中。乃其解也。則風和於外。而溫之真候。乃復由中發。陰陽變化。若無其真。何有所定。而不定自定之間。固具不可磨滅之真。無論所成如何。苟失厥真。必無成物之望。以所具於中者。不有其真。所形乎外者。乃爲至幻。一霎之影。過眼便空。欲比冰稜。且不可得。何哉。冰之成物。雖現於一時。而其得陰陽之真理。固全而通常也。人形靡常。生生死死之際。其能輪轉不變生象者。蓋未之見也。是又何故。皆緣因果遞遭之間。其真有所不固耳。然修養全真者。其形神之脫化

。則又未嘗或滅也。以此推窮。則人之所貴爲修者。不過克持厥真而已。所貴爲養者。不過克凝厥真而已。厥真之存。能以不息。則所爲化度者。將復何求而不可得。語云不誠無物。誠之於人卽真也。苟不存誠。則所謂真者。必不克依三寶而充固。三寶不固。一有所渙。則搖惑之羽翼。卽從渙處發生。不必廢崇從外襲奪。其心亦必莫能自持。而爲凝固之修養已。然工夫之純。能以盡持厥真。時凝厥真。亦甚難言也。大抵修養一訣。首重篤誠。而繼之以忠恕之悟境。庶幾外有所感。則內盡其忠之悟證。內有所動。外推其恕以參通。步步實驗。覺境必日有所擴。覺境日擴。忠恕之道。必因以日宏。忠恕日宏。則無持非真。卽無向非真。無疑非真。卽無養非真。真誠所至。萬有不相感通者。未之有也。萬感胥通。則何物不備於身哉。近紀世風偷薄。相習爲僞者多。莫不徒持智力以逞機巧。不知機巧乃動極之象。其在外形。縱極活潑。而內具之心。以勞之故。如軸之損。欲不失真。勢不可得。不得守真。真何以全。真無所全。則所以形者。如機損軸。軸弗之修。則損之極處。輪轉弗靈。機且隨息。此必然之理也。所賴有志者善自體悟。息息慎修。卽使心不能無動。動處亦當謹持。能不妨真。則養之以漸。身克自度。世亦爲化已。吾今所語。皆修人應悟最淺近之理。幸毋以爲平常而忽之也可。

學聖訓曰。近季以來。道德淪亡。劫襲迭起。推原其故。伊誰之咎。是不外人心之爲祟耳。人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旣爲身之本。則事之順逆。行之良莠。皆以心爲主宰。而風化之善惡。世界之治亂。亦由是心以立基。是以欲求大道。在乎修身。欲平世亂。在正人心。正心之道無良法。修身之道無良術。治世之道無別門。惟以忠恕二字推之。則心正身修而世治已。夫格物以窮理。而心不與理隔。致知以燭私。而心不爲私蒙。極之如惡惡臭。好好色。而由誠意以求其慊者

。則謂之忠。正心修身以誠己。而已之心無弗推。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度人。而人之心無弗化。絮之於上下前後左右。而以誠意以喻人者。則謂之恕。忠也恕也。粗之爲人生物則之具。精之爲天地易簡之原。約之爲修者踐履之功。博之爲聖賢推化之本。此一本萬殊。萬殊一貫之道也。諸方修養已逾數載。而內外修功各有所進。其於忠也恕也。務各潛心體悟。以正其心。而化斯世。須知大道不外人情。大化出自天理。一事不近人情。則一事不合乎道。一事不循天理。則一事有背大化已。各各參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爲人謀者。非爲一人謀。亦非爲已知之人謀。更非爲一鄉一家之人謀。乃爲天下後世無量衆生謀也。是謀之省。雖在於己。實在於人。雖屬於內。實隸於外。雖云已修之道功。實卽外行之慈德也。謀人之事必忠之。然後乃可以盡己之力。以濟其急。盡己之智。以拯其後。前古之三皇五帝。五霸七強。是雖其所存心志。各有不同。而其爲人謀之忠道則一也。惟雄霸之不及帝皇者。忠而不忠。變公爲己。變人爲私。而不能以明其謀忠之本旨。致爲人間之罪人耳。各修者若能各悟三省之功。以修於己。因一己之智研而行挽世之深功。則大道之在於己者。未爲不能與往昔聖賢相埒也。各方悟斯玄義。以明於修。則道慈真旨之盡括於爲人謀。而不忠之一語者。可以知其所以已。

尙真人訓曰。大道爲公之旨。莫弗盡知。其在無私者已。然公而弗私。以何爲準。亦正難言。此中庸之道。所以必以忠恕爲達其用也。人若不肖盡己之忠。則好惡之偏。無在能得乎中也。人若不有諒人之恕。則是非之執。無在能行乎庸也。不中不庸。則道體失。而其爲用於世。心之所注。將無在而非偏執。以偏執之見。存諸心而見乎形。其勢未有不爭者也。而其所以爲爭。豈必我

與人間之多紛擾。卽心之內外。亦無時不自紛擾也。何以云然。耳目之所接觸於外者。時且動其意念之較量於內。內外相乘。則惑以起。而好惡是非之成見。旣無由自解。勢必施於對方。而致其結。結而不解。於是因好惡而一變爲恩怨。由是非一變而爲去與。有其恩怨得失於其間者。皆以其身爲歸納之府。有是非之見。則其去與之下。亦必皆以其身爲消息之機。爲其府而處其機。世之所謂權勢是也。而人莫不以此爲得。以爲藉之足以顛倒羣類。而顯吾身之尊嚴也。不知中庸之道體。卽於此失。而亂世之穢德。乃從權勢之用而爲之彰也。嗚呼。是豈斯世之幸。而爲羣類之福哉。獨是忠恕之修。人多弗講。此世規之所以難化。而中庸之道益以日晦。良可哀也。今日所望者。惟諸善修能明反躬責己之學。意念之間。務泯好惡。接觸之際。毋逞是非。隨在皆以得忠與恕爲心。夫然後中庸之道體。有所存。於焉而形諸物。其用自不偏執而致紛擾。古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卽斯道耳。修者盍其勉諸。

容忍爲量

老祖訓曰。修道在人。而道之爲道。能明之於世。以得有所拯渡者。必人之心。不爲俗境所困。以超神象外。而求真際於環中。斯世乃有道可言。而道乃有渡可渡。不然。天下之大。將從何處得見其道。故曰。修道必本乎身。身不能知其道。而欲身外有道。以爲救渡世人之用。其非欺人。亦必自欺也。今日世風日下。人心日偷者。豈不知所修。苦於不得所修之處。以爲之修耳。其病乃困於俗。而不能身先自拔之故耳。其不能自拔者。不明忍功之過耳。忍之爲功。蓋能打破一切虛空。且使粉碎。尙何障礙。而有俗境以爲身之困累哉。是以自古得其修者。見道而靡弗不從忍以下堅功者。人所重者死。而佛受哥利王割截肢體。而不生嗔恨。耶氏被釘十字架。而轉爲仇敵求救。卽儒宗亦以殺身成仁。爲不世之君子。可見死之弗懼者。皆立名教繫綱常之大忍。亦卽修身入聖之大用也。世人每難了悟。於是不遂遂於浮名以爲善。必兢兢私利而縱惡。弗知善非其善。惡徒成惡。而哀哀之身。終隨草木以沒沒同腐。嗟乎。世人其將何從自拔而克全此身於茲世。而樂其所樂哉。諸子修道。所以救世者。若非自明爲修之旨。自拔之要力。養其堅忍之功。以爲施度之用。則言修其名。卒致不得一見真實不虛之道奧。而成其身。可不惜乎。然而忍者。非無所謂而忍。乃由不忍人之心。而隨緣以自忍也。不然。不近於無恥。而媚世求活。必流於剛愎而殘賊爲事。再或不然。亦必靈昧互混而成睚眦必報。濁世之悻悻然一小丈夫而已。道何云乎哉。修何云乎哉。

聖帝訓曰。道之功也在坐。慈之候也在濟。得則自固。濟也渡人。苟渡已不得其體者。渡人亦未必能致其用。是以行善者必從善若流。從善若流者。無不至公。故曰。至公必無禍患。然而禍患

亦有時加諸於善者之身何也。是其行善以名爲重。或有假善以自利之處。苟有自利者。必有自私。自利自私者。必然有損於人。自利而損於人者。安得不謂之偏私乎。既有偏私。則禍患必隨諸於後已。古之人也。束身以儉。待人以厚。不但處世治事。得其至公。卽家庭杯羹之分。亦必以至公而處之。恐有偏私。禍患卽伏於無形也。須知人之性也不一。智慧不同。而思想亦不齊。雖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其性也。亦各具一天。而不同也。性雖不同。必思能以化之合而爲一。方云至公。方可以齊家。方可以永無禍患。方可以家庭雍穆。然而必當明其理者。方可以至公相處家庭也。所謂明理者。必從良知良能處以明之。而後方可以云格致之時候。有格致之時候。則心也方可以正己。意也乃可以誠己。心正意誠。雖若父若兄。有少偏於若子若弟。亦必視爲本分。而無爭攘之私見生。所謂處家庭以容以忍。以和以睦者。必在處己以謹以慎。以讓以平也。能處己者。必能處家。能處家者。必能處世。能處世者。方能自渡。能自渡者。方能自化。能自化者。方能化人。能化人者。方能自修。能自修其功行者。方能以功行而濟人於無形也。故曰。道之功也在坐。慈之候也在濟。諸子能以有形之坐。而加於無形之濟者。則各方之修養。乃可以得其真境也。期各各以坐而進行之。庶浩劫之來有形。而弭之於無形。是在各方之固結精神。凝聚靈氣中以定之耳。

昌佐神訓曰。夫無過者。最上上乘也。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而分過於情理之中。出乎情理之外兩端也。情理之中者小過。情理之外者大過。小過者。情有可原。理有可想。大過者。情無可原。理無可想。雖然。或過在隱微之間。人尙可以容之。若過在顯着之際。人何以貸之。何也。如人之無故謗我。人之過也。我必要與之較量。如人之侮我。人之過也。我必要與之爭衡。與之

較量。則必不肯少寬。與之爭衡。則必不肯少忍。彼以謗來。我以謗往。彼以侮報。我以侮迎。彼此不相上下之際。非以白刃相仇而不得休。噫。亦危矣。倘欲去其危而履平坦。則非有寬忍之心不可。夫寬忍之功大矣。譬如謗我侮我。我不面斥其非。他必愧心生。而謗我之心自退。恥心生。侮我之心必泯。斯時覺悟。而皆可享安全之福也。

康聖訓曰。事無終始。物無本末。而無爲之化。有爲之成者也。成於有無之間。化於虛合之中。惟無而有者。乃本末之相循環也。成於虛者。卽終始之相剝復也。以循環剝復之理。窮事物之生成。則生有自來。成有由兆也。由其理而盡事物之情。是物也。因物而見物。是事已。以事而見事已。所謂見物見事。無非循環相生。剝復相成者也。是以生由其理。成亦由其理也。理之應物。理之應事。則物以蒙其庥。事以濟其順也。若庥而滋如也。若順而裕如也。得乎滋而漸長。則物必豐阜已。得乎裕而漸充。則事必融洽已。以物之豐阜。事之融洽。爲之窮研。則豐阜者能盡生生之機。融洽者能窺由由之理。卽此機理。則造物之能事畢矣。以是盡造化。而窮於情理。其情爲物先。理爲事後也。先物情。後事理。而情理之寓於事物。誠不虛矣。且情之發動。因物不同。理之順應。以事或異。而人心所存。無在不是物物也。及事事也。不役於物。則爲初心。不遂於事。卽爲決心。有此弗動之心。而物也遇之以順應。事也見之以相從。然其間不離於理。不脫於情。是理不悖於順。情不拗於通者也。而人多未顧於此。不爲情動。卽爲情使。其理不軌於正。道卽流於偏僻。所以賊物誤事。而致不克相濟也。以不濟於情理。其爲運用者。無處不成相斷也。從斷以用其情理。而物類人事必使不通於氣也。苟其不通。凡事事物物乖而不和。舛而不和也。不和不利。而欲融融怡怡者。則其艱之爲艱。難之自難。如是艱難。則窒礙叢生。障阻時

出矣。吾門修人。自謂容忍在心。情理在抱。而於事物發動之際。其情之縱。理之放。未能忍於一時。容於頃刻也。以一時及頃刻。爲瞬息所動。其心於外役。情理又安在乎。於其不役而存。於其不存而抱。則真實情理。或不爲其所動也。各方未審及此。各存是心。以應事接物。順從人性。其順不得爲事之濟。其從不得爲物之滋也。不濟於事。不滋於物。則所謂不科学合理真。不融洽於情真者矣。各方悟吾至言。體吾至意。應機用事。順息成物。成物以養天然之果決。用事以守原賦之明辯也。願各各知事物不離於我。我不離於事物矣。勉悟斯言。

孚聖訓曰。能忍可以負重。有容德乃日新。此載道之器也。值茲劫雲瀾漫。世態滄桑之際。凡吾修子。欲求其任重致遠。必具容忍之功。方足養剛大之氣。爲化渡之用。卽從來之建大功立偉業者。若無容忍濟之。一遇事務荆棘。環境崎嶇。亦靡不灰其心。而餒其氣已。夫容忍者。卽所謂仁。卽所爲勇。偶或流入優柔寡斷。矜奇爲雄。則又失之於偏。失之於躁。未可以言仁勇。是卽小不忍者已。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諸方言修。務各抱堅誠之懷。容忍之量。道慈所在。不避險阻。不計利害。必求以盡其心。而行其志。昔佛氏受哥利王之割截。而能不生嗔恨。耶氏於十字架之被釘。而竟爲敵求赦。是忍是容。卽所謂大仁大勇。儒曰殺身成仁。亦超凡入聖之關鍵也。道高魔隨。德修謗興。值此時會。諸方於道於慈。須堅持不撓。百折不回。幸弗以稍有錯節而灰心。偶值抑鬱而負氣。則得之已。至若魔障所在。無非測靈之機。各各細悟可耳。

道經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曰。天地之道。仁而已矣。人生之道。誠而已矣。大道之化。一平而已。修道之要。一庸而已。夫人之修也。誠坐是賴。平庸之旨。忍讓爲懷。堅誠則不懈。忍讓而有容。有容德乃大。此誠載道之基也。忍之爲本。讓之爲源。必具容忍

之功。乃能得其本源也。故諸方於道於慈。必於坐是守。守於竅而有定者。炁爲之主也。運於息而有序者。炁爲之轉也。是炁也。天地離之而不能久固。萬物離之而不能生存。修養離之而不能運轉。故坐而靜者必動。坐而行者必止。坐而虛者必實。坐而空者必色。以是證之。則知動靜行止。虛實空色。均在一炁爲運。一氣相守。一靈相充。一神相定。而返其性天也。然道之所在。能守中庸。卽明斯旨。坐之所悟。能堅其誠。卽知其理。不若是。炁氣之相離者。必不能相合。運息之相阻者必不能相通。然此炁氣運息。必從化爲主。以坐爲旨。坐候能堅。其神必凝。神凝而虛聚。炁氣自定。炁交於氣。其息自運。氣交於炁。其形自化。炁息循環。周而復始者。莫不因其一以固守。守其一以相從。從其一以爲修。修其一以爲養。養其一者。乃能與天地日月合其德也。故諸方修坐。必在於一靜。一靜而能守。守於自然。自然惟靜。惟靜息動。息動竅靜。真誠相守。乃能埏適。適於自然。乃見化機。各各悟於是。自知天道之本源。坐之與竅已。當茲世風日下。人心日險。况大難臨頭。一髮千鈞之時。務望各方具當仁不讓之心。見義勇爲之志。各方於道內慈中。凡力之所能及者固無論已。其在道慈之外者。亦必須因其力而爲之力。各各奮發精神。努力不懈。不於今日早自爲謀。禍將噬臍。束手待斃。俗有云。國之云亡。家何能保。若徒知自謀而不知相扶相助者。則玉石俱焚之日。諸方其能自完乎。故曰。行道以渡人者以身作則。行慈而拯人者。力行不懈。庶幾人類之倖存者。其惟諸方是賴也。各各勉旃。是要。

慧聖訓曰。今日道化。我們以爲可昌乎。有可昌之機。宜充養爲昌之力。外之敷施。必賴內之培養。有形無形。均當注重。方克日起有功。以論功養。必能善用。無所弗充。現所難者。多以塵牽之故。心未悟化。效乃莫徵。雖有其能徵效之處。又恆不免步之乍進。障以隨生。故道昌之機

每易見滯。吾言聚氣充靈之修。實乃自心悟化之要。凡物不化不生。心之能以滌舊生新。亦在自化。若從積習以固知見。姑無論俗氣濁染。未必盡契乎道。卽或偶契。而知見執着。意境不能如空濛之氤氳氤氳。氣候具於身中者。必無運化之望。又况重重界畫。層層自限。一境之間。二形相逐。猜惑所在。誠意必墜。根本一差。安有是處。試觀現世智巧之用。不可謂不日異月新。而禍亂侵尋。每以益甚。可見智巧非無用之物。惟其用之太過。乃至爲害。故言道之修。欲化之昌。非外形與內意時時自證。息息悟明。何以意之所到。形無弗適。是否由誠與不誠判其得失。苟能在在用心。則功養不愁不進。事業不患不興。人身之功養有進。院會之事業漸興。其隨機展化。自不慮大道之不昌明。捨是則各存其意。而不精乎誠。見解或歧。疑猜自起。究其歸結。則未有不身世兩礙者。獨是守誠之要在於虛己。己果能虛。則無物弗容。有容乃大。從是大容之中。留得是非好惡。精求切悟之地。不使絲毫有妄施之患。則其誠也可以守之至堅。以此之誠。由內致外。其不得中中之效。必未之有也。吾見今人往往誠不自先。而惟逞巧以圖見智。以致不得真智。障業且因以日深。慧玄更無從收起。戕害性根。耽誤利器。比比皆然。殊可慨也。茲值修度良機。時方我假。願吾輩修人。好加自勉。天地間惟得真道者不壞。真道惟誠意者可得。慎弗以世習爲足尙而遲復之精詣。庶幾道隨時昌。身隨道大已。

尙真人訓曰。有容德乃大。能忍事乃成。旣容且忍。始有從容不迫之致。諸事自無罅漏紛擾之虞。凡人之不能容不能忍者。非不知容忍之足以濟事。特人我之見太重。漸流於量溢性躁之弊也。夫不能容者。一飯之恩未必思報。而睚眦之怨。則必思報。不能忍事者。無事恐其有事。有事恐其多事。手足無措之狀。時形於應事物之際。是殆未奉教於顏子孟子之明訓耳。顏子犯而不校。

孟子云三自反。其爲容也何如。其能忍也何如。諸子多儒教中人。此言當共熟悉。曷三復之。以作終身之圭臬可耳。

修怨於君子。君子無所介於其間也。修怨於小人。小人因其機而謀成焉。故曰。怨之招也。自召之耳。是以不以見者爲見。不以聞者爲聞。空空之心。以與世相周旋。庶幾得其中已。或以德報怨。更足以長小人之惡也。或以怨報怨。更足以增彼方之惑也。雍齒且侯。可以謂之以德報怨乎。曰未也。公諸天下之心。當若是也。非可之恩怨論也。人有德於我者。心存乎私。我不以爲德也。人有怨於我者。心存乎公。我不以爲怨也。分乎公私。以無德無怨合於世者。乃可以爲修己。修己之功。平日處之弗覺其難。一旦用之。始知弗易者何也。從容倉卒之間。分之耳。能日日處乎坦境。時時盡其從容。雖大故臨之。白刃加之。而弗知其爲逆也。夫然後能以道之真旨。而息息綿綿於無間已。故曰。道者。人所出之徑也。日用不可須臾離者也。知道之所以爲道。不以己意爲從違。不以猜疑爲真實。不以傳語爲是非者。始能得道之本也。君子靜以自悟。容人爲上。和以輔之。謙德日光。此君子所以括囊以守其貞也。若夫己以意之喜怒。而定人之怨德。其器不亦小乎。彼果有怨於我也。我處之若無事者然。則怨自解已。彼果無怨於我。而他人傳以爲是非。或己疑以爲是非。皆當反躬自責。庶乎有容乃大已。若人之有怨於我。而我亦知其爲怨。必當自解自放。無以心知所知者。而存乎其間。則量之厚者。皆福之厚也。更不可因各各之私怨私疑。而以公假之。所難者。在人之守謙耳。守謙功深。自無與人以難堪已。不與人以難堪者。則人亦不與己以難堪。天道好還。無往不復。無平不破。當守以謹。處以慎。而後遇事必致詳審之境。不爲鹵莽之舉動已。人之坐也。堅其心耳。恆其守耳。固其心耳。能堅自謹。能恆自慎。能

固自能保其性命之正。而不妄爲傷氣傷神之思已。故曰。無求者。無所求也。無懼者。無所懼也。不以施德而求福報。何所求也。不以快意而種怨根。何所懼也。無求無懼。乃可以言夫修。修者必先修夫已。修已者。必先責夫已。責已者。必先量夫已。量已者。必先慎其獨。慎獨之功。必先從推已盡已入手爲要。

謙讓爲懷

老祖訓曰。月之初也莫不有漸圓之象。既圓之後仍有漸虧之時。盈虧之循環。是自然之理。人事之循環。又何莫不然。是以處盈以謙。是所最要也。

八方定位。蓋言其節也。九宮成野。蓋言其殖也。有乎其節。而後蕃殖之功。乃孕於無形已。故曰。有其形者。其形曰器。無其形者。其形曰道。無形者生。有形者殺。生殺之機。皆因道之化於先後而定之也。先天之化。其氣渾然。後天之化。其氣充然。渾則藏。藏則靜。靜則體如不動。而胎體安已。充則塞。塞則滿。滿則溢。溢則必爭。爭則殺已。天地之道。無往不復。生必殺之。殺必生之。自有生物以來。其循環之功。未有不藉乎輪轉之機。以造夫萬有者也。是以不爲陰陽所陶鑄。不爲天地所主宰。而陶鑄乎陰陽。主宰乎天地。是非謙德之光。與夫靜守之廉。以退爲進。以藏爲放。以無爲有者。其孰能造域於斯哉。諸方功修日固。德行日增。內外不偏。其德日新。是非堅乎己者之真功歟。惟是各有其功者。矜色露於外已。各有其行者。驕顏顯於外已。矜則其功自減。驕則其行自退。功行日益減退。又安得所謂修者。是在爲而不恃。主而能謙。行而弗矜。堅而毋怠。庶幾可以至乎至平之域已。此所以正乎己者。必先平乎己。已得其平。以之渡人。則人被其化已。以之治世。則世荷其德已。以之堅修。則修守其恆已。以之行業。則業大其美已。故曰。廣大悉備。又曰。開天下之大業。成天下之大物。皆由乎道中之平。而得其真也。諸方慎而守之。謹而行之。堅而固之。恆而修之。庶幾得乎謙之真機。讓之真宗。而造乎生莊之域。夫焉有所謂殺者哉。

今歲化機展布。其足普潤生物者。驗乎時而篤其志。人人皆可自進。處處皆可充靈也。吾之講道

。所望世之爲救者。惟吾諸方之修行立德耳。德潤厥身。猶時雨之沾潤萬物。而後生生胥遂也。大好春和。煦育之功。諸方其修乃身。自顯德被及世之妙。虛冲養仁。是其要點。而發爲用。則惟慈愛之懷。以涵融而致其極也。古人爲學。必致虛極以見功能者。無他。必有其虛。以充真仁之存養。始得涵化之樞機。以自運旋弗息也。蓋必虛斯充。必充斯宏。必宏斯涵。必涵斯化。其證於身。無時不可從其坐候而爲悟覺。此理本極常。試觀物類之多爭抵。卽知其然。而反以證修道之爲得。是固易易。儒者之崇禮讓。其資爲修身之具。而顯度化之功者。非徒然也。吾道發祥於此。植基之旨。凡吾修子。大概知之已。而立德於身。著範乎世。而今而後。願各深體吾人慈度之旨。好自勵功。未來慧業日隆。不獨無告衆生之受福而已也。

此際爲修。守必堅定。行必穩健。當以不急事功。能悉愜實際。爲第一要義。吾院會之言道慈以期救度者。體用之存於無所爲而爲之中者。非修行之衆。認明界線。而所向恰到好處。不克教人瞭然而免誤解。其遇諍解者。在於理勢。必有不易自明之處。亦惟修衆審得常變。益其堅恆。庶幾久而能大。大而自昌。及其昌也。將無待自求其明。望人之解。必無不明不解者也。所要祇在處身應事。刻刻精密。時時惕勵耳。千萬不可自是。蓋今方危行言遜之時。苟不自善。將無是處。苟能自反而多自覺。則是處莫不皆非。以境界本有前後之不同。所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者。在鍊習涵養之人。必須如是尋覺。方克堅定。方足增進虛冲也。世習好尙競爭。以爲積極。乃視謙退之道德爲消極。其實無所謂積極也。果能自反初心。則其終日勞擾者。皆云希望和平而臻致大同耳。旣曰望和平。致大同。則謙退爲順。競爭爲逆。知其逆而必競爭者。其意必曰非此不得和平。若以視謙退者。則固未嘗不和平也。兩相比較。不過競爭者多所犧牲。謙退者少所廢

牲而已。以利害相權。則謙退固優於競爭也。獨是人於競爭之念。終多勝於謙退之意者。何哉。謙退者之所犧牲。限於自身。而競爭者之所犧牲。雖多出於他人。而後連及己身。以此有犧牲遠近緩急不同之故。乃皆不認自己吃虧爲是。遂致世多不喜犧牲。而相牽入於無所不用其競爭之途。及於其竟。則又無一不同受犧牲之累。此講求道德者。權其輕重得失。知其事之必然。而法乎其理之所當然。乃定謙退之旨。而勗人以先自吃虧。以免世多犧牲。亦正所以順天理之自然。而明道德之不失本心。具有真正光大之作用也。凡我修人切毋悠悠。與俗浮沈。欲自大而反自小也。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而不晦。六和之神。運行乎宇宙而不息者。其惟真誠之堅定乎。是故曰外行周備。益于內修。內功堅實。基固外行。是外者自于內。而內者不因於外者也。內靜之修。在於不聞。外慈之行。在於力行。內不聞則不必使人知。故不見其修焉。外行之修。不使人知。而人自昭著於心目者。不使之見而見也。是以后稷之視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大禹之視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是皆因其內定而靜。性靈清明。能合天地之大德。故人見其外。而不窺其內。人知其行。而未知其修也。故大忠者。剛正不阿。則其正氣常明。大孝者。和順曲承。則其孝氣常清。以至於大信大義。至誠至慈之若而行者。其氣之清明。均與日月爭光。與天地和化。故能因其持志之正與奇。而有聖賢佛仙之別。然其爲浩然之氣則一也。是故曰。外行堅恆。大則益於內功。而內功靜定。無外行者。則不能證道之真。得大化之全也。是外行之堅。自乎內定之清。外行之恆。基於內修之明。必如是也。則四大假合之幻身。六道忽成之大千。乃可以悟及其真。見及其玄。而不爲之囿已。弗然者。非落於僞。卽着於虛。雖有外行。亦等於無也。是以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已。是祿也。天祿也。生死富貴天壽窮通之祿也。非世祿之帝王將相

大夫家宰之祿也。人而爲人。生於斯世。雖秉賦不同。苦樂各異。而其飲之也食之也。居之也衣之也。而無不因其因而定之於先。又因其後作之作。繼變之於後。世人之生死居食。不必待人之自謀。而爲生死居食之道也。故君子通乎是理。達乎是義。而只謀道之昌。而不謀世祿之榮。與天祿之豐也。吾道修人。其有參及是理。而盡力昌道者。固有其人。然本知是理。藉道以自詡。釣慈以美名者。亦難免無其人也。但吾修人不可不以力自度。以誠自明。去其僞忽之念。而動厥忠惟實之心。去其矜驕之行。而積謙和之志。庶吾人之功修。得見其堅。則浩然之氣。亦必與往昔之聖賢佛仙。昭明於世間也。

和聖訓曰。和美德也。諂惡德也。然二者有相似之點焉。當言而謙。其相似之點。一也。當爭而讓。其相似之點。二也。當逆來而順受。其相似之點。三也。當拂意而忍耐。其相似之點。四也。他若或終日奔馳不倦。或終夜伺候惟謹。皆其相似之甚者也。是烏得不有以辯之。吾見夫世之有諂德者。同一謙也。因人而異焉。全一讓也。因人而異焉。同一順與忍也。因人而異焉。有貧富之別焉。有貴賤之別焉。當其巧於詞而說於色也。特持以爲媚上之贄耳。以此爲德。惡莫大焉。若夫和之爲德。仁之根也。慈之基也。愛其父母則和。愛其昆季則和。愛其路人則和。愛其仇人則和。和則無所惑。而無所不和合焉。神人護持焉。百魔却走焉。慈航與寶筏。不濟於河。而濟於和焉。謂之仁之根。慈之基。疇曰不宜。

昌在神訓曰。近年以來。烟院人才濟濟。道慈前途。可抱樂觀。夫院者。吾

師闡道之所。亦諸方聚修之地也。道之重任。在乎共肩。修之要旨。在乎實踐。嘗思人以六尺之軀。塊然於天地之間。其應事接物。若非加意防閑。兢兢自守者。鮮不染成狂悖之習。流入小人

之域也。諸方研修有素。其於應接之間。亦各得夫要領乎。余嘗讀易而有所感焉。易之爲卦。六十有四。而吉凶悔吝。六爻錯雜。惟謙則六爻皆吉。謙之時義大矣哉。惜世人昧於其義。多具驕傲之心。發爲不肯下人之氣。恣睢睥睨。狂悖畢呈。推原其故。不外恃勢自雄。以才自命二途。彼恃勢自雄者。以爲人在吾後。功在吾下。吾自宜後之。自宜下之。此所謂富貴驕人。矜躁敗德。非所以善葆其勢者也。其以才自命者。以爲我雖落後。我位雖遜。而有以所以先之。所以之上之者。此所恃才傲物。偏急犯過。亦非善用其才者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務修者可不慎歟。至若吾院之旨。則在普渡。肩道諸子。境遇各殊。品類亦異。吾師取人。或取其品。或取其學。或以其才。或以其力。類皆畀以道任。用襄大化。夫道化之擴展也。慈業之推行也。必賴乎有品者益勸品節。以資輿感。有學者竭其所學。以覺後覺。有才者充其才智。以事擘畫。有力者盡其財力。以竟大功。此外雖才力兩絀。品學稍遜。而能抱厥熱誠者。亦可供奔走凡是之事。萬難求備於一人。是必人才萃集。各盡所長。方可共行大道。而敷宏化耳。五官四肢缺一爲殘。明乎此。可知道之所以爲大也。此院諸修。各具所長。對於此旨。當能悟通。所望謙懷求益。和衷共濟。幸弗以一善自足。以一長自恃。而昧乎切磋之學也。各各悟之。勉旃。

孚聖訓曰謙尊而光。君子尙矣。然而非勉而謙。以襲令名。誠名乎道已。則美之爲美。善之爲善。斯不美不善。更有何可不矜平躁釋者焉。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非人也。天工其代之。我何與焉。爲所當爲。成敗不計。不容已焉。利鈍不阻。是故獨立而不改。遯世不知而無悶也。各方進德修業。已欲罷不能。不必勉勉於不違如愚。乾惕九三之功。不可不益加慎持。總

之。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可識非深。同光相塵。渙若冰將釋。猶若畏四隣。敦兮其若樸。渾兮其若濁。如臨師保。如臨父母。昊天將旦。及爾游衍。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厥微厥彰。匪靈弗瑩。屬爾修者。其各欽此。

慧聖訓曰。靈光充凝。道化可昌。道之云宏。惟在修功。年來東方道化。一日千里。而宣勞各方。或悟坐旨。或悟慈用。是均有所進益已。修之之要。其旨惟虛。虛一得澈。則不著色相。不屏偏見。以契乎大道之真已。夫炁化充塞於兩間也。循環往復。默運於無形。不可思議。不見端倪。因知淵默之中。理至實而形至虛。故君子謙沖以受益。持盈以保泰。若夫恃才傲物。矜功驕人。則人我之見存。不能容天下之理。亦不能容天下之物。嘗觀鄙俗待才。每與同儕校得失。不知自謂有所得。而其失者必多。庸流負氣。動以成見校長短。不知人即無所長。而我未必一無所短。虛足容物。矜足敗德。滿則招損。謙則受益。是以修者。須於方寸之內。應接之間。抱不驕不矜。無人無我之概。退讓則雖遇橫逆而不驚。容忍則雖有訾議而不避。境愈進而心愈卑。功彌深而意彌謙。如此而進。如此而修。精之則爲道備德全之功。充之則有物與民胞之量已。諸方研進。各有所得。務再以此謙虛求益。則得之已。深藏若虛。盛德若愚。其意可深長悟之。

君子終日乾乾。惕勵靜動。虛之象也。見聞如結。信守不移。實之徵也。有虛象則謙德日彰。有實徵則誠功克明。此修身正心之賢者。謙己而度人。匡世而昌道者。必由虛謙誠實。爲修功之本也。然虛者虛懷若谷。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虛修之正本。而不違道於左。其弗以是爲用。虛心之念。而意及他。虛身之行。而意又存者。是僞道之行。是虛之反。而未能行虛之真。知者則見其行。見其僞。知其用力之所在。明其存心之所在。其弗知者。則必以爲謙謙之君子也。

。如是者。是其自匿於明。而欲人不知其所處者。又何可掩哉。是故闇然日彰。如見肺肝者。此之謂也。實者之修。如是而非是。似非而真是者。亦惟有視其致力之趨向如何耳。致力於善。虛心以下之。實力以攻之者。善之上者也。致力於僞。虛心以飭行。實力以求利者。下之卑者也。爲上爲下。爲君子爲小人。其所用者同。其所力者同。而其所結者非。卽在於趨向之上下。與夫真僞耳。僞則自欺。真則修實。自欺之害。在於己者大。而誤于人者微。實修之功。其益在於己者備。而及於世者普。較其上下。參其有無。是必舍其一時情欲之假。而取道之全真也。此古聖之慎乎其獨處。恐懼乎其不聞不見者。蓋卽於是用其深刻之省功。以端其修力之趨向。明其心行之舍取也。然古人人也。今人亦人也。彼人而能致力於真虛明誠之功。而我亦人也。不能致力於虛謙明誠之用乎。曰。是非不能也。心不同也。非不同也。欲不淨也。非不淨也。情不窮也。非不窮也。悟不明也。明其不明。如夢如電。如幻如影之世。又何足以囿我心之明。又何能以錮我身之行。是在明也者。明其所明。行也者。行其所行也。故修之於人。信爲其本。而誠明乃爲其上下轉移之機也。其弗信者。固不克以見其誠明之道。然固守而不之悟他。溺信而不之參玄。執見而不之察與。偏固而不之默理者。是皆爲信所禁。雖不失於信守之義。如是而又有何益於己。何益於修乎。是以聖教誨人。因才而施。教之信。而又必使之明。導之悟。而又必使之察。見其幾而知微。明其一而通十者。是必皆宗乎明信。始能以著己修之功也。勗爾諸方。其各慎念而嚴行。修功之著。其庶幾已。其各勉之。

濟佛訓曰。宜謙宜和。隱惡揚善。處世之道也。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立身之道也。不以言語侵凌於人。去辱之道也。不以行爲鄙薄於人。去怨之道也。古之修子。知處世之難。立身之要。故

隨人不欺不詐。隨事不亢不卑。持之日久。不但可以養身。而且寡過。怨辱之事。又何從發生耶。夫兩者相較。以怨爲最。然怨辱之來。純係自行招致。而非自外來者也。蓋辱者現於外者也。一言不合。對方即可予以難堪。然事過之後。即雲散天空。而無所念矣。若怨。則不然。怨者。蓄於心者也。口不能言。又不敢言。於是怨讟更深。一日不發洩。則日深一日。甚且由怨而生意外之事。亦往往有之。所以君子貴去怨辱。而以和處已。以謙待人也。故吾道之修子。須從四戒入手做工夫。亦是去怨去辱之意。即各教教人大半用意相同也。良以怨辱之來。有有形無形之分。怨則屬於無形。多有爲人所怨尙不自知者。推其由來。大抵因利己而起者居多數焉。古來因怨辱而債事者。指不勝屈。大則可以亡國。小則可以亡家喪身。一念之差。鑄成大錯。深可懼也。尙真人訓曰。道德經云。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孟子云。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蓋言人宜謙和處世。不可強暴爲心。夫高大者。予聖自雄。剛強自是。有己無人。不過暫快一時。轉瞬滅亡。咎由自取。此乃天理之定論也。惟不自高者。終必至於高。惟不自大者。終必至於大。何也。不自高能謙。不自大能卑。能謙能卑。有若無。實若虛。才不使盡。智不用盡。藏其所能。示其無能。以之處世。人心喜之。以之修道。天心悅之。故大禹聞善言則拜。子路聽已過則喜。古之大聖大賢。能謙能卑。是以萬古不沒也。但謙卑二字。要從真處着手。方能有濟。倘外而強利。內藏驕傲。是伏戎於莽。其心不真。其行必遠。外恭而內不敬。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不但不能化強暴之病。且反增召禍之機。又豈能將剛強之病悉化耶。試觀今日人心。凶殘橫暴。倒行逆施。但知有利。不知有義。造下無窮浩劫。此非天心不仁。實乃人心自作。故解鈴繫鈴。仍在人自修而自化耳。當此法會已屆閉幕。世人再不知回心向善。立德存仁。不但負吾

師一片度世苦心。且自負自己之慧根也。人生難再。能不惜乎。願世人注勉。修子等宜各注勉。化機遠展。今後所賴人爲修進者。不在有形之事。必具無形之真。得真則無不得一。得一無不明誠。有其誠明。則隨觸自化。不與物爭。卽自全於不爭之外。化物於不爭之中已。得此便真。便一。便誠。便明。無所不化。而是化皆化。修身弭劫之功。如是而已。吾會之設。亦不過使諸方聚修此功而已。願各精切體認。而勵其身之所以守行。庶乎不有差忒已。望之望之。近中至聖訓旨。爲勵修功候。最關緊要。務各深切參悟。凡人皆以爲道魔是二。不知二由一生。心不自持者。縱曰修道。魔必襲之。况魔與道爭。其影響之類從形聲。苟非自持之真定。卽道卽魔。其變化之轉移。無非一身之內。魂魄相爭。理欲交戰之下。爲呈其形。而爲理之勝。卽道之存。爲欲之勝。卽魔之來。又安在可從身外爲之化。而可不就本心爲之修哉。諸方最宜猛省者。於事魔物崇所在。不要認從外來。則反求之功。無時不得其真實之益。而道之所以昌。必昌於此。德之所以明。必明於此。他復何有於我哉。

許仙訓曰。孟聖云。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今一轍。道不逾於是也。且昔者太王避狄。而召八百之國祚。勾踐事吳。終償輿復之恨。是雖事異而時非。要亦其讓其忍之心均同也。讓人者則曰。我不以養人者害人。忍人者則曰。息我之力。以毀強者之志。是皆以柔道而召天之眷顧也。然忍則不如讓。忍則有報復之心。忍一時之忿。而維千百年之恨。故其國不永。讓則出我之至誠。行仁天之大德。養民而種民。育生而化生。故能合天道之至愛。而享久遠之榮福焉。一則是彼。一則是此。一則柔中之柔。而得大道之無窮。一則柔中之剛。而得大道之暫時。校於斯二。則吾取中乎先一。

改過遷善

孚聖訓曰。人之一生所行。祇在善惡二字。凡世有善行。不知則已。知則必爲。凡人有過。不知則已。知則必改。所恃有堅確之心。強固之志。剛猛之力行之。此方是真行善真改悔。若徒一行而卽止。一悔而卽了。昨日爲善。今日止。今日爲惡。明日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善善日消。惡惡日積。則終其身在於過中矣。大抵不怕人之爲惡。祇怕爲惡之不悛。縱積惡如山邱。能於屬纊時。聞一善行而爲之。聞一過失而改之。亦不失爲改過之思。况一息尙存。猶當勉力改悔。以消宿孽。須知人生百般帶不走。惟有善必不隨氣化。若壞了心。則是空來空往。爲萬古恨事。凡我在修諸方。當首明斯意。則靈山咫尺。不難登也。各宜勉之。勿忽。

慧聖訓曰。語云。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吾以爲雖爲聖賢。亦不能終身無過。賢愚之分。是在能否改過耳。惟改過之功夫。實在不易。必先能虛心。方肯做自省的工夫。卽如曾子之每日三省是也。能自省始能知夫過之所在。而後覺悟改悔不難。已改悔之後。終身能不犯相同之過。則斯人也。依舊白璧無瑕之完人。與無過相等。且其德行必能日有進境也。其不能改過者。有自己不知過之所在。而昏迷糊塗。是無改悔之希望。其人必自居下流者也。又有自己能知其過。而故意不改。將錯就錯。其居心必有不堪問者。又有矜才使氣。傲物凌人。而自以爲我無過也。我之所行均是也。其實不然。吃虧時卽不輕也。諸如此類。不遑枚舉。要在各各隨時虛心。隨時自省。幸勿自蹈下愚之轍爲要。各方注意。

春和肇始。百事更新。新機之宏。擴化何限。院會諸方。旣負肩道昌茲之任。自宜及時勦進。以悟其修。而充其養。修養之端。尤必寡過遷善。以進其功。而證其候。今夫虛其心以應世者。未

必皆能擴其量以去其私。惟道不自封。情與物化。庶改過不吝。從善惟殷。其不然者。必人斥其非則怒之。人訾其短則忌之。人指其失則畏之。人規其行則惡之。其所以怒人之告者。中雖自餒。而意氣猶雄。人或斥之。則逆於耳拂於心矣。忌人之告者。心雖不甘。而理屈詞窮。人或訾之。則面自從心自違矣。其畏人之指摘者。衾影本難自質。閉居志工彌縫。人或指摘。則文之愈巧。而諱之愈深。其惡人之規勸者。一蹶而氣已沮。一誤而心已灰。人或規勸。則懈於自責。而甘於自棄。如此而欲達乎無過之境。止善之域。亦戛戛乎其難矣。凡是之流。是未聞夫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之美德也。夫子路本無過者也。假或有纖細之過。未聞之前。則心與過隔。既聞之後。則心與過通。故二字之箴。百朋之錫。禹本至善者也。偶有一善之念。未聞之前。心與善寂。既聞之後。心與善感。故蕝蕝之獻。圭璧之珍。彼聖也。賢也。固已無過可規。無善不備。而猶虛懷若谷。從善若流。吾道諸修。其功也候也。較諸聖哲之差。自問可知其程。故於修也。養也。言也行也。時時當效法於古聖先賢。以改其過。而遷於善耳。尤須知返躬自省。終不若指摘之明且切也。其自謂無過者。是過之所由積。自謂已善者。是善之所由消也。惟不敢自諛。救過者始有藥石之投。不敢自滿。進善者始有忠告之道也。各各悟之。是於修養功候。有極切之關也。勉遵。

六祖壇經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諸修者其亦有所悟其三世因乎。夫三世者。過去未來現在也。知乎現在。而不能明過去者。則不能以謂之爲修。悟乎過去。而未能思及未來者。則不得謂之爲成。是過去與未來。而必欲格其所以。知其究竟。則仍必以現在。而修悟其一切也。以是而言有。物有其體。則塵埃之染。乃自然之定理。有塵埃必拭拂。而

始能以復其原明。以是而言無。其致無之運化。亦必因其靜修堅悟之功。始能以由虛無而歸實有已。各方務各先從拭拂之功。以入乎省察之候。則三世明因之真奧。而著於現在之一身者。皆在爾修者之重已。輕已。上已。下已之悟。以納於聞過之功焉。然則諸修者。善修於上上。已臻盛明之境。而無過失乎。是非也。諸方之修功。未及聞過之候。如以過責之。必燃修者之燥火。崩鑪潰鼎。而滅所修已。故寓正言於文章之內。以悟有心修悟者之尋覓。蘊奧義於淺言之中。以使致力於道者之有所細研也。詎意言者言。而聽者聽。悟者誤。而乃偏於己是。而謬於公正已。或曰。我修即非。何又有若何之是而升職晉爵。以示福果耶。是質也極是。然亦是爾只知其一。而未悟及其二也。因修之正而告以是者。是修功之正。自當如是也。因修功之失。而是於非是之未示者。因修者之時候。未及於聞過之候也。如修者。由累年之盡是。何未及於累年之無一非。如是而悟。雙修雙悟之功。乃克由己聞之是。而益乎未明之是。是中之非。非中之是。是中之是。是非中之非非已。是故曰。大禹。仲由。賢聖也。自古有其人。而未聞今有其事也。各方既以道自修。以正自持。是又當以是而深悟於己修。庶幾道慈光明。由各修者。而著乎今之世。乃可以運其真已。

吾放慧眼。遙觀大千世界。半是層層黑氣。渺無正氣升騰。察厥由來。皆昏昏迷迷。貪於名利。顛顛倒倒。惑於酒色。故正氣消亡。而惡氣倍熾也。獨不知人生斯世。光陰迅速。雖千歲百年。轉瞬即到。有何恃乎。况乎人自離母胎。足底已帶生死二字。卽位至公侯。爵榮伯子。孰能免黃泉之路。奈何世人不明真道。任意爲惡。全不作半善事以對此身。真是生不知來。死不知去。直待無常期到。當蓋一棺。縱有賢子美妻。亦只徒奔繞靈前。空號極側。究何能挽其生。而替其死

嗚呼悲哉。人身一失。魂魄飄蕩。泉路悽惶。舉目無親。受不盡種種惡報。從此永墮幽陰。不能親天日之面。千百年後。降入輪迴。又不能復一人類。豈不悲哉。人以三才之侶。萬物之靈。何苦如是耶。吾若不下屠刀。亦未必如是。然則吾言亦何由而來哉。今世人心巧變。昏昏迷迷。如癡夢之未醒。故爾聖訓。聖諭。往往視爲常談。而不動心者有之矣。此等之人。不畏聖言。不行善道。終必難逃天律。一旦禍患頻臨。避之無方。悔之無術。所謂自作孽不可道者也。人欲思通懺悔祈求赦宥。惟孽孽爲善。以爲寡過之階。見善報則憬然曰。我行之否。見惡報則惕然曰。我犯之否。由此克勵。日進一日。自能愆尤洗盡。功善皆臻。又何患福報不加於身哉。故有希聖希賢之心。而乏爲聖爲賢之志。有羨佛慕仙之念。而無修佛修仙之恆也。其故安在。由於不能堅恆忍耐苦耳。修果難乎。非難也。難在念頭不能轉正。爲塵俗所囿。物欲所縛。不知自覺。果能自覺。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心人心。心心相感。只在一善一惡之間而分之也。人皆未能細悟其玄。以爲聖賢仙佛。斷非凡人所能做到。故希冀羨慕。而不知自修。視爲難途。或有以爲叩禱祈求。期得天神化渡。殊不知天神有靈。難化渡無根少緣之人也。是仍賴自家明白其機。念頭轉正。勿畏煩。勿怕難。堅恆其心志。一步一步。向前做去。而我之所希冀羨慕之的。自然會能達到圓滿地步也。修之要義。不外自悔與自新兩端而已。不能悔卽不能去其俗。過不能新。卽難期其向善之境。要而言之。卽是改惡向善四字一句妙訣也。而五教教主。各立學說。以法後世。千言萬語。百端譬喻化解。亦不過引人入善。教人去惡。而年深月久。真意蒙蔽。講求枝葉。致使好善男女。迷失本來。而不知返本之道矣。修者固有根基厚薄。夙慧淺深之不同。但果能人人知尋根悟本。一意勤修。不能同及彼岸者。未之信也。只在各各細味細味。

尙真人訓曰。吾於日昨奉 命臨文。所作說心術一篇。而以過去現在未來三種爲歸結。所以勸勉於人。及促人之猛然省悟者。至深且切。良以備萬物。具三才。而靈長萬有者。其惟人乎。人既靈備一切。而其心之靈也可知。心之欲善欲惡。最爲活潑。用之得其正。則愈見光明。弗得其正。則日漸晦塞。然無論其用之正否。而因愈用愈靈也。用以爲善。則日求其善。用之於惡。則日趨於下。故善者愈善。惡者愈惡。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而言。尤以過去者爲最注重。可以借鏡。可以省悔。如是善者。一經回憶。則善心更油然而生。則現在更加求進。而不敢稍有所忽。既能常保此心。於視聽言動之間。拳拳服膺。則此心毫無渣滓。自然日見光明。決不至有踰越之舉。今也若是。其未來也可知。以惡而言。素日爲非作惡。或爲情欲所蔽。以致此心不能自主。亦是恆有之事。事後追思。苟未天良全泯者。則未有不憬然悟。悚然省。而悔從前之非是。而有儉於衷。既能猛省。則已往之非。未始非現在之救藥。卽時力求改悔。仍不失爲端人。今能改邪歸正。則未來者。更可由此漸進而趨於正途。何致終其身而爲人所不齒耶。故名譽掃地。信用散失。不足爲慮。所慮者。在不知自悔而已。故曰。人非聖賢。不能無過。果能借既往之失。爲之作一個模樣。而去其非。久之自然歸入正路。所謂曲汙日泯。直晶自升也。吾所以以過去之事實。弗計其善與不善。均可爲現在之我作榜樣也。昔者。禹聞善言則拜。仲由聞過則喜。以大聖大賢。尙且如是之虛心。何況其餘。所以不患有過。患在不能改。不知改耳。其不知者。尙有諉說。如旣知之。則仍然故我。是終身不欲入於正矣。深望諸子。將此兩訓。合而參之。則天下無有不可教誨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也。其速返求。對於過去多加省悟。不必專求現在。及未來。則名譽信用。自能回復如常也。翻然悔。翻然悔。其此時乎。其此時乎。

善惡異途。德孽各端。故作善者。其心日正。其德日新。作惡者。非其心之不正於初也。特以利欲惑之。而其孽緣乃爲之障也。故曰。一念之起。善惡是分。分乎善惡。而後風化乃正。人心乃挽已。是趨於善者。非天故能爲厚之也。其心自有善緣之種福根耳。趨於惡者。非天故能懲之也。實其心自種禍根耳。禍福之機。伏於隱微。而發於無端。乃能使世人警惕於無形者。因道之化人不能不從無形以正乎有形也。善之機動。其動也絀。惡之機動。其動也迅。故得一善。而恐失之。行一不善。而悔之若不及。皆發於心者也。其心有所懼。則知所悔。知所悔。則知所改已。人能悔惡改過。則善心仍可復其初已。故曰。人孰無過。其過也諱。則其過乃爲真過。其過也悔。故不爲過已。諱悔之分。起於幾希之間。以無過爲是者。其心必不能悔。以吾過爲恥者。其人有過終不能諱已。是人之諱惡也。非名利之欲障有以蔽之。卽心不是人之所是。而自以爲是者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則過也將移而爲惡也。故曰。過極則惡。惡極則孽障生。孽障生。則禍卽隨之已。禍起於心。人人得而知之已。其所以起於心。與夫心之所能悔過而弭禍者。皆有所本已。人之生也。其性本清。性清而心正。心正斯無邪慝。故物欲無所染。及性天日蔽。性乃不清。而心之正者。將爲物欲所惑已。物欲之惑人也。因其所好惡。而定其標本。蓋人之性。孰不欲其所好。好之者深。卽爲嗜。嗜欲旣深。而禍機伏已。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弭禍亦莫善於寡欲。寡欲卽寡過。寡過則吾之身心性命。得安其天已。是以君子必先責乎己者。以人孰無過。能時時誠之。尙恐未能洗滌淨盡。故必日日新之。時時新之。新其德。而後全其性。全其性。而後安其命。安其命。而後正其心。正其心者。則過可以寡已。

濟佛訓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賢如曾子。且必日省其身。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焉能不

時時刻刻省其過失乎。三省謂何。修心也。養性也。改過遷善也。一日之中十有二時。乃於上中下午。分而爲三。以省過失。聖賢且然。况庸俗乎。蓋人自有生以來。夙興夜寐。一日之間。萬事待理。誠所謂心如棼絲。事如牛毛。豈能事事合乎天道耶。故必須省察心身。一念之善。善雖未爲。善愿已發。既知其善。當促成善志。以免妄發善願之愆。一念之惡。惡雖未爲。惡念已動。既諗其惡。當卽改惡遷善。以免墮落三途。要知人生於世。無非名利二字。其應事接物。尤宜留心。何言有損於人。何事有傷公道。皆是過失。或嫉人之能。或妒人之得。見人之利。起心謀之。見人之權。生心奪之。此皆大奸大惡也。爾旣生謀人之心。焉知人不在彼謀爾乎。爾能知惡中止。彼亦于無形中疎懈。此循環天道。毫厘不爽也。故吾道教人有惡去之。有邪除之。不端心正之。暴行心戒之。務使此心止於至善而後已。不可須臾或忘也。此之謂修其心。養其性。守其本源之善。但心何爲修。蓋心之爲物。最易動搖。瞬息萬變。無一停時。善乃積德之始。惡爲墮落之根。古今聖賢仙佛。入修之初。先治其心。故凡修子。必先從正心入手。立定脚跟。而後方能修身。庶不致陷於惡劣。誤入歧途。不能返也。心之旣修。自然念念向善。愛人利物。善基立矣。然後再養其性。夫性本善。而習相遠。世人嗜利。忘其本性。則物欲之魔。乘隙而入。以誘惑之。遂致陷身入阱。不能自拔。墮落六道。輪輪轉轉。了無生期。深可惜也。故人必先修心。繼養其性。守善爲本。見善勇爲。不善卽改。念念向善。時時行善。久久行之。自然功圓德滿。道自成矣。願世人共勉之。

哈哈。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爲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无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已。乃其造孽甚微。

。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其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甚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受之。隱過已。當念過。使從當念改。又受之。顯過已。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受之。大過已。當境過。當境改。又受之。叢過已。從事過。從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爲過已。雖然。且得无改乎。凡此皆却妄歸真之路。而工夫吃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卽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又粗已。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子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已。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无甚過人處。但无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已。昔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改過者。无顯非微。无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也。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已。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則可以无大過已。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无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真知。有嘗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爲真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爲嘗知。真知如明鏡高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由嘗知而進於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

允蹈之也。致知於意而意誠。致知於心而心正。致知於身而身修。致知於家而家齊。致知於國而國治。致知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无過不知。行此之行。无過復行。惟无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无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次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尙於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至十二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細微之惑。不足爲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也。甚已。學以致知爲要。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爲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已。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已。今取以爲各子勗。

大道之化。修渡並重。是以內而淑身。又期外而淑世。坐以修己。更須慈以拯人。固非僅懷清履潔者。足以造上乘也。不過閑邪存誠。爲修道根本。修之要旨。簡而言之。卽寡過遷善而已。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乃爲得之。試卽孔門觀之。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仲子則聞過則喜。此先聖先賢。修身之要着也。嘗聞之曰。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又云。小人之過也必文。諸方言修。務各勇於懺悔。改過不吝。是所切要。夫人心之所好者。利而已矣。人心之所欲者。名而已矣。利名之念。存於中。則形體日枯。德性日失。今天下之人。多矜以敗德。躁以害氣。偏以戕性。急以僨事。羞偶犯於矜。則失其虛。偶犯於躁。則乖其和。偶犯於偏。則違其平。偶犯於急。則失其中。大好善靈。莫不爲此名利所縛。爲此四者所戕。故真

經。以去矜。去躁。去偏。去急。列爲四誠。而誥於在修諸子也。烟會各方修有進境。宜於四去誠。細心體悟。念念自省以寡其過。而返培其根本也可。哈哈各方對於外功已大了澈。故老衲又語諸方。以內修之本也。

周仙訓曰。夫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很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然其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焦然不能以一日安。苟无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已。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已。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已。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已。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萬斛之舟。非遇大風則不同。苟无以持之。因風而反溺者多已。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焉。烏可不知所以持之也耶。

注重八德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八德

老君訓曰。人生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爲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爲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故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雌雄牝牡之欲而已。於倫理蠢然无知也。故其於飲食雖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无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於禽獸无別已。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者如此。其得位者。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世人旣得天地之理氣之凝合。父祖一氣之流傳。生而爲人己。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无一而不效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爲人之品。得免流於禽獸之域已。其或飽煖終日。无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百骸四體之安。耽嗜於非理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理之私欲之宴安。雖有人之形。行禽獸之行。仰貽天地賦形凝體之差。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世人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其倫理。乃吾之至望也。吾道諸

方。更應參勉也可。

又曰信誠恆明。道之四維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也。四維之屬於道者在內。四維之屬於國者在。外。故其在內也。可以立道垂統。而爲聖爲賢。其在外也。可以立國利世。爲英雄爲俠豪。是雖有其內外之不同。而其宗根於人之一心也者。則一也。是以禮者。理也。立也。有於禮。乃克以合乎天理。乃克以立於己身。義者宜也。有乎義。乃能以順乎人情。制乎世變。廉者。斂己之私欲。而明我本來之良性。恥者。持也。總持正義於我心。而有失義恥於行。如是。則行於外者清而正。而修於內者。乃能誠而明已。不有其內。則無其外。其內之所凝聚。而能顯乎微。存乎大者。是又皆基於修者之由信而誠。由誠而恆。由恆而明也。不有其明。則弗能以見事之真義。不有其明。則弗能以辨事之邪正。不有其明。則弗能以審事之是非。不有其明。則弗能以察機之正變。則徒以愚信自泥。滯誠是專。是又何貴於信與明哉。此各修者。於明信之真。而又必以明察其機之微。明辨其正之宜者。是又修人信誠恆明。明之又明之最要覺悟也。而行於外者之禮義廉恥。立國以利世者。亦必於此而固其本已。此亦吾

師屢訓各方之以信誠之功。而維乎母。維乎總。維乎主者也。然維之道。維之以利乎。否然也。維之以正氣。維之以道行。維之以清潔。維之以廉明。是皆維之也。其以各方之力。而維之以資財者。是必有其利世濟人之大慈業。不舉則敗。無道慈之基。舉之則無斯舉之力。如是。乃可以以各地堅誠之修力。而維之以利己。非僅以維字之號召。而使各地皆有不凝於神。不定於性之淆惑也。此各修者。所以於參悟之要。而必以己之明。以審察乎事理之所宜也。己明乃能以定性。己誠乃能以凝靈。靈之在身。已不出乎明。性之賦神。道不離乎體。此各修者。所以又當於修

靜之時。而以明人明己之功。以明乎世界也。首心二者。人之根本也。猶諸母總。手足肢體。猶諸各地之分會也。以吾手足之骨肉。斷之而供維乎頭與心。此雖不能卽死。然亦非剝削而供維之道。如斷首剖心。固可以立僵手足之營衛。然其賴手足而供維其存立之義者。手足不能辭其任也。此其任也。此維道維慈之喻。而事其互維者。所以有如是也。各各深悟此旨。以明道之正義。則道之所重於維者。自有其維之道。而未必盡在於利也。各各悟之可已。

關聖訓曰。自有天地以來。萬物生生造化。人列三才之中。有人有家。有家有國。欲求齊家治國。必從根本溯源。能敬事於親者。必能盡愛於國。古云。覓忠臣於孝子之門。此之謂也。但人生所重者身也。身之所自者親也。乾父坤母。雖聖人孰非從此以立身。抑孰非從此以報本。凡爲人子者。值雙親俱慶之日。正人生大幸。雖披肝瀝膽。泣血剖心。無奇也。况孝亦庸行乎。人生之初。無有不愛其雙親者。試觀嬰兒孩提。一笑一顰。具有聖賢氣象。此無他。天性也。性分中有孝。豈復有不愛其親者乎。嘗見貧夫苦志。朝夕奉親。趨步不離其衷。飲食必竭其力。臃臃默默。悉體親心。親志而養。親歡而承。雖菽水藜藿。自得天倫樂趣。較之鐘鼎牛羊。反有愧於此者。何也。一則心以誠之。一則貌以飾之。故古人云。能事親者孝也。能愛國者大孝也。孝而至此。庶幾可告無慚於雙親矣。降至今日。濁惡空前。竟有讎親倒戈逆行。順妻愛子。明明椿萱並茂。毫不體乎絲微。倫常散失。綱紀蕩然。只知名利兩途。堂上喜憂罔覺。昏昏慵慵。不知孝爲何物。嗚呼。不知孝則可。獨不見其爲物乎。彼慈鳥反哺。羔羊跪乳。禽獸猶知孝養其親。况圓趾方踵。頂冠束髮之人乎。吁已。忘孝忘親。忘親忘身。不但遺後世人所不齒。且遺後世禽獸所不齒也。吾言至此。不覺心爲之忤。又何怪浩劫之疊降耶。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

大。守身爲大。事與守無虧。則孝無虧。孝無虧。自必愛國無虧。愛國無虧。庶可不負我之一生也。嘗觀古人。受人一惠。被人一德。雖天性至薄。尤必力圖報稱。况親德莫名。親恩罔極。人而不知孝親。漠視親如路人。試問尙得謂之人乎。

師度世。教以道。訓以禮。凡事皆從根本立足。天上豈有不忠不孝之聖神仙佛者乎。吾奉命領壇。故從根本指示。凡吾修方。宜各慎注吾言。

孝之一字。不但修道者當知。卽不修道亦當身體身行。方足以自立。若不知孝爲何物。必不能存立於世界。所以有孝有慈。方有所止。能止於孝。止於慈。則無偏枯之害。近日以來言孝者尙衆。而行孝者不多見焉。言慈者日衆。行慈者更衆。而真慈者則日鮮。因慈以危及其子孫者。乃日見其多已。天下事。過猶不及。其在是乎。孝慈之精義。數千年來。人人都能道及。旣不以孝慈爲務。而號稱文明各國者。亦有孝在焉。不過彼等之孝也。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彼之慈也。祇知有女而不知有子。是非不及之害乎。中華之言孝慈也。又有過焉。何以言其過也。彼之所謂孝慈者。出於天性之真摯。而不失其情。不出乎軌者。能有幾人。自有史乘以來。所見者不過三十餘人焉。然此三十餘人之中。其能合乎最適當者。又不過三分之一焉。此孝慈之所以易言而難於實行也。大道之創也。最重統系。統系出自倫理。雖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其實無孝慈二字。陰陽亦不能存立。何者。無尊卑。無剛柔。無上下。何能維系此陰陽之基哉。吾道弟子。修功養候。必當知性靈之所出。雖有性靈。而無體質。亦不能立於世。以爲修養而反本來。是以更當知體質之所自出也。靈性之出。出於先天之炁胞。體質之出。生自後天之父母。於是可知孝字之真義。旣云統系。必當有所承續。承續者。子孫也。對子孫固當以慈。慈而不失其正。乃能孝。

慈並立。故曰慈者。所以使衆也。各方研及斯理。自知孝慈之旨。在於真。不在於名。在於純。不在於繁。在於愛。不在於溺。在於敬。不在於亂。由是觀之。則得其養之謂孝。盡其禮之爲孝。復其性之爲孝。正其情之爲孝。匡直勞翼之謂慈。於是可知孝慈之真源已。嗚呼。不易言者。人人能言之。其易行者。竟不能行之。是亦偏之爲害也。抑更溺情之爲害也。更且利傷欲擾之爲害也。各方修養功候。大有進步。而此種意義。最爲人生之緊要關頭。能不詳以自研。以立用情復性合道之基乎。噫。天性自然。在於實行。不重多言。至奧之理。重於真摯。不在勉強。修功果能進步。不必使人頌我之孝。譽我之慈。自有真孝慈之行立於身而不偏已。各各味之可耳。

孚聖訓曰。覆我者天。載我者地。生我者父。育我者母。天地之德。旣不可報。而父母之恩。欲報罔極。故爲人子者。旣受父母提攜。捧負之恩。當思如何承其色笑。順其意旨。冀圖報其萬一哉。夫孝之一字。其意義言之平常。而亘古以來。於此字能行者。能有幾人。殊可喟也。吾師大道。首貴普拯之旨。卽在孝悌。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未有能親其親。而不愛人者。未有能愛人。而不愛物者。旣能愛物。而莫不愛等如己。則普拯之旨卽道之真諦已。今吾爲是言。有所指乎。無所指乎。諸方其各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庶免吾修爲之人。而蹈不孝之名。其各勉旃。將來俾世界同趨一途。則功在樞籍。微特欲報之恩已也。勉之勉之。

孝爲天經地義。又爲天精地英。其所以孝爲經義精英者。以萬有之生。各有其基。各有其始。有基則不離母。有始則能育化。育化無窮。形質相循。是以天地爲萬有之基。而父母爲人子之基。其基何在。在於其始。始也含苦茹辛。以爲育化。子也乃生。是孝之本義。爲人子生於土中如母之腹橫插白刃也。以是言之。則母也。知忍痛而不言其苦以育子者。是其天性。爲人子者。焉得

不追本求源。以思孝之意義。而勉盡其思以啓後世哉。故曰。天經地義。以孝爲本。天精地英。以孝爲源。人子之於父母也若是。萬有之於天地也。當若何以報其生生大德而謂之孝。以是論之。萬有之所以報天地者。道慈而已。行其道。物得其正。行其慈。物得其平。正平之體。在於自然。正平之用。在於推行。自然之功。無爲而化。自然推行。無形而生。何以知之。知於不知。不知而知。其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理乎。天生斯人。作之師保者。卽所以代天地而爲父母之職也。人之與物也。秉賦皆有不同。智愚良莠各異。智者明而愚者昧。良者正而莠者偏。明正偏各有所見。雖性不一。而命則同。能順其性而化之。則其命也自固。不能順其性而化者。亦當由其命而盡其性。若然者。天地生之大德。其在肩寄乎。肩寄道慈。卽所以化劫。化劫卽所以報天地之大德。能以不德爲德。則天地之施於我者爲慈。我以慈及於有衆。則必爲孝已。爲人子者。何莫不然。孝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撫幼。能撫幼使之明尊卑長幼之序。卽所以爲孝。能使幼者知長幼之序。必以我身作則。而後可以推及於幼也。故曰。幼幼必從長長始。長長亦必從幼幼爲用也。孝慈之名雖二。孝慈之理。則孝也在其體。慈也在其用。體用相合。乃能無間。無間者。家庭之福。非一本乎。自修齊以至治平。莫不以是爲本。而治平之歸源。亦以綱常爲之立基也。無綱常則人羣物類。安有所維。安有所繫。無所維繫。而欲天地之道行。天地之慈展。不可得已。道不能行。亂機斯起。慈不能展。亂機自兆。欲其治平。不亦難乎。而修齊之功。更不可得已。是以孝慈之功。以道爲則。以德爲本。道者無形而有形。德者有形而無形。有形無形。以心爲主。心依於道。孝也可以爲天下法。心依於德。慈也可以爲天下化。其法也本無法。願乎自然而已。其化也又誰見。化於無形而已。自然之道。無形之德。非誠明不足以知。非堅恆不足以

悟。能知乃能用。能悟乃能守。能用能守。退藏於密。一收萬放之功。其在斯乎。是孝慈之基。由於道德。人皆知之。知之而不能行之。又何必以知爲能也。知而能行。乃曰真知。行之不難。率由舊章。行於無爲。其道自通。推於無形。德乃有容。有容者可以容人。容人卽所以容己。己容人易。己爲人容也難。雖孔子之賢。尙畏於匡。厄於陳蔡。由是論之。爲人所容也。自屬不易。不易而思其易。順時之機。雖愚夫愚婦。亦能爲人所容己。故曰道之將興也。孝者多。德之將興也。慈者衆。道之將廢也。以孝爲貌。德之將廢也。以慈爲名。是世界之治亂。雖關於道德。其實關於孝慈。孝也不能以心爲主。慈也不能以孝爲本。則天下大亂已。是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之至理。其道德之本。孝慈之基乎。不能孝於其親者。必不能忠於所事。不能慈於其幼者。必不能以惠濟人。然孝者亦有所分。揚親之惡。固爲不孝。而縱親之孽以效尤之。而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乎。慈也更有所分。教之養之。固爲至慈。莫知其子之惡者可乎。故事親者。生養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慈幼者。教之以禮義。給之以衣食。斯謂孝慈之大義。至於其他各種細微之處。當隨地隨時以爲孝爲慈。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上古人心樸厚。孝慈之心未泯。故於道德不相離。中古以降。人心以孝慈爲護身之具。以道德爲求名之需。於是乎下己。及至近世。安有孝者。能不違其親。不拂其親之意。卽爲大孝。又豈能責以純孝哉。慈也不縱子爲匪類。卽云至慈。豈能責以不溺愛哉。由是言之。今日之孝慈。徒存其名。近日之道德。徒具其形。責之不勝其責。誅之安可勝誅。劫之造也。由於斯已。其遭也又將誰咎。吾不能不以孝慈爲諸方反覆叮嚀者。使諸方各存天經地義。心主天精地英耳。人無天地不足與立。是人之報天地也。當以孝爲本己。天地無人物不足以成天地。是天地

之慈於人物也。亦有所自己。天地人物四者。合而似分。分而不離者。卽孝慈道德之名不一。其實不能分爲二也。由是更進一步。卽知修功養候之烝子氣母。氣子烝母之真源已。何以知其然也。吾身修功養候。必借此假合之身。此假合之身。從何而來。非父母所生養乎。父母生我。當爲烝母。而我假合之身。當爲氣子。至於元精元神。相凝相固。相胎相息。珠守不走。真虛成形之日。則我假合之身。又爲氣母。而此虛靈之胎。又爲烝子已。烝母烝子。有先後天之分。氣子氣母。更有先後天之判已。人之性靈賦於先天。先天爲烝母之烝母。故烝母之生也爲氣子。氣子生烝母卽孝。孝而父慈。卽氣母生烝子也。烝氣之化。吾身可以爲先天。氣烝之生。吾身可以爲後天。自先天言之。當慈。自後天言之。當孝。先天反後天。慈中之孝。後天化先天。孝中之慈。能由是悟。揚名顯親。爲後天之孝。功行超升。爲先天之孝。至於慈也。養而教之。爲後天之慈。使其以道德爲本源。而修齊治平。復歸於本性不迷者。是先天之慈已。慈中之孝。不離乎修也。孝中之慈。不離乎養也。人世之修。慈也有孝。人世之養。孝也有慈。以是論之。天經在烝。地英在氣。天精在氣。地義在烝。若然者。雨露風雲日月霜雪之變態。皆慈中之孝已。生尅制化。循環無端。不息不已。其慈中之孝。孝中又有慈乎。自天地與吾身相較。未嘗不同也。吾身以督爲陽。以任爲陰。任者任其自然。督者督之使不懈。二者相形並論。則自然之功爲慈。不懈之功爲孝。孝爲陽。慈爲陰。凡屬於道者。皆云自然。屬於德者。皆曰不懈。道何以知其自然。陽中包陰。德何以云其不懈。陰中伏陽。是交息之相守於自然者。潛陰靜中之化也。交息相運於不懈者。潛陽之合於陰也。故陽主化而陰主生。無化不能生。無生不能化。已身慈。則能孝於其親。已能孝。則能慈於其子。故有人言。父不孝。子何能慈。人皆目之爲異端。殊不知其理也。正

在於是。深求者得其正。淺求者其理偏已。其所以若是爲言者。以父子爲一人也。非一父一子也。若一父一子。而爲是言。是教人無尊卑長幼已。一人之論。其身爲父也。必不能慈。其身爲子。又安能孝。由是以證窆之不守。息何以運。息之不運。任督又安能相通。任督旣不能相通。周天火候。輪轉虛胎。又安能望其無形之形哉。是修養者。於內功外行之外。當以孝慈爲本。世界不能認爲孝慈。而靈界又安有此不孝慈之神聖仙佛哉。各方細研是理。自知道慈真源。在於吾身之修養。吾身修養。在於孝慈之模範。能以孝慈爲模範。則修齊爲治平之本。豈虛語哉。而况化劫之基。在於一心。心守其一。可化其身。身化則家必化矣。化家而國。國化而天下世界無所不化。以及於後世已。各方修功養候。立基爲要。立基必有烝母。由烝母以育氣子。則氣子爲氣母。而烝母爲烝子已。各各慎守是理。以期孝之所以爲孝。慈之所以爲慈。使孝形慈名。泯於無形。而後由是道以爲則。則不德之德。以爲天下世界萬世之大德而爲慈。以報天地生生之大德而爲孝已。孝慈豈易言哉。道德豈易言哉。修養豈易言哉。言之非難。惟在性天中有所覺悟。不爲歧途所惑。乃能言行相顯。而爲世立基以化劫已。

凡世間一藝之習。必須專心致志。朝於斯。夕於斯。始克習有成效。若始勤終怠。心志不一。皆難望成大器。卽如弈。以是小數。若學者心馳鴻鵠。終於無成。一暴十寒。易生之物。且不能生。况修道之士。一暴十寒可乎。人之所生。義主其中。舍義偷生。縱生若死。舍生取義。雖死如生。義氣卽生氣。人不可一日而去之。失其本心。孽積一身。守其本心。仁義常存。仁卽人心。義是正路。凡吾修子當從仁義着手。時時省悟。刻刻常存。所謂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果能元神安靜。志不昏迷。堅恆靜定。道成可期。無如今世之人。重於人爵。而不知修其天爵。天爵在

已求之。人爵貴賤無常。人生修其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冥冥中自有福報。且膺天職。爲仙成佛。確有是理。古之聖賢仙佛。無不從仁義立定基礎。借庸人不知。動謂天道難憑。不若修人爵之爲貴耳。嗚呼。喪失本心。歸於鐵案。人爵何在。飽乎仁義者。自有至樂。不願濁世之文繡膏粱。欲貴者。求其天爵也可。際此劫會劫運瀾漫。衆生無不罹於劫網之中。吾

師悲天憫人。降靈度世。救度劫餘殘靈。無如衆生習染性成。得度不度。深可哀耳。

茫茫乾坤。芸芸萬有。而人所以能參贊于兩之間。爲萬物之最靈者。以其能明乎道。能修其德耳。修之之端。厥惟務本。天經地義。歷萬古而不變者。其惟孝乎。夫孝主于天性。不學而知。不學而能。聖賢仙佛。莫不從此以立基。亦莫不由此以報本。可見孝也者。爲百行之源。立德之本。是故修也齊也治也平也。靡不繫端于是。淺而言之。凡冬溫夏清昏定晨省。養志承歡者孝也。擴而充之。則立身行道。揚名佈德。以顯父母者。大孝也。孝而至此。可告于無愧矣。慨夫近季以來。倫常喪失。綱紀不張。蒼蒼蒸民。竟忘身由何來。不知孝爲何物。豈聞顧方趾。頂冠束髮之人。反不若反哺跪乳之禽與獸。猶且不忘其親耶。嗚呼。人而不孝。雖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而禽也獸也。亦將羞與爲伍。又何怪劫雲瀾漫。禍亂頻仍。而陷之于水深火熱之中也。語云。飲水思源。投桃報李。嘗觀古人受一飯之恩。一衣之惠。尙力求報稱。况親恩罔極。親德莫名。而可忘其劬勞。視若路人乎。由此以思。非特趁椿萱並茂。宜及時致其愛敬。卽或風木興悲。雙親棄養。亦應事死若生。事亡若存。以盡孝思耳

師道化世。以返性敦倫爲本。提享大開。固屬獎善酬庸。實亦示報本之至意也。追本溯源。故由父而祖而曾而高。以及推至九代十代之特恩。俾各修先靈。超登于天上。配享于宗壇。彰祖德之

宏深。錫宗親以榮光。曠典逾格。何在而非吾

師慈恩優渥。澤沛幽冥。又何在而非諸修十年來之功行以感召之乎。來日方長。化任正殷。自茲而後。諸修于道于慈。務各乾惕砥礪。益加奮勉。俾各各之先靈。永固其靈。永膺其職。不虞墮落。以盡爾各各孝之至也。詩曰。勿忝爾祖，聿修厥德。各各悟之慎旃。

慧聖訓曰。促哉人世。息息變化。百歲刹那。瞻彼山水壽常。松鶴延年。人固不壽於動植乎。形體之有數。造物之驅策。任何不得違脫者也。是山有類。水有竭。松鶴壽存。聊從急緩言之。以道觀化。凡有形有質。終必變化。無一可得而常存者。所謂壽者。死而不亡之神耳。神通秉賦。惟人爲厚。是全神以凝虛。可並造物而終古。壽而長存。誰與人比。第望於形氣之長養。神爲物化。壽同形體而已矣。可爲醉生夢死者一放聲大哭。嗚呼。上壽不過百年。指顧間耳。想未生以前。既死之後。何修何短。胡爲乎瞬息而喪千年耶。是私自計較。惟修存爲切急之務。古之學者。所以爲己。爲己之學。學至極處。即是位育天地之神化。是故君子勘破化機。專靜內省。心爲神使。我不爲物役。直心通理。理物神行。介然凝幾。物自爲物。超以象外。得其真中已。故君子無忤於物。無逆於志。縱有飄瓦自無怨已。是爲己者所以爲物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以禮存心。以信存心。仁者愛人。義者宜人。禮者利人。信者養人。仁義禮信無餒於心者。必然物化而風醇。所謂修己以安天下者以此。君子必由仁義行而心性方直。是內省於志。敦乎性海。無纖微之物慾。純天理之流行。幾珠聯貫。大德生新。全順全通。性光明明。體天地之撰以志。通神明之德於心。心志凝默於玄天之根者。固微妙神通。深不可識。故易云。井者。德之地也。井源幾微。雖小而辨於物。卽是一理來復。德之基也。履行而謙執之。雖損而愈益。所以長裕而

不設。用窮而通。故曰。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以一德則雜而不厭已。是修者必深處探源。見幾恆一。虛懷悅志而行之。純一神運。心無作念。則天全德充。神還於虛。形體有時數盡。有雖死不亡之神。磅礴於道化。立足於天根。終古獨存。是人幸爲人。又幸聞道。切修。而修之所以貴乎純也。方茲劫浪澎湃。滔滔而來。物質無常。正好超物專修。望各方深致思焉。

又曰。祖宗父母。生我者也。存則固當致其孝。歿則尤宜盡其誠。所以古人入廟思敬。過墓生哀。良有以也。故宣尼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无他。孝敬之心積於中。故不禁優乎其如見。懷乎其如聞。恍焉先靈式憑。而洋洋左右也。於斯時也。思其所嗜。思其所樂。此心猶恐阻越。而敢以褻慢置之乎。偷因日遠情疏。存一狎玩心。便爲褻。存意緩心。便爲慢。慢與褻俱。而忘親蔑禮。罪莫大焉。世有不肖。略不知追遠之義。春露雖濡。而思親之心弗怵。秋霜雖降。而念親之心弗慄。卽有修明禋之故事。牲醴酒釀而外。全无仁孝愛敬之誠。甚至有易先代之宗祊。藐先人之木主者。嗟乎木本水源之謂何。遂使在天之靈爽。爲怨爲恫。而怒焉不甯如是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不忘親之手澤也。手澤尙不可忘。而先靈豈容褻慢歟。獲罪於祖父。卽獲罪於鬼神。及至祖父惡之。鬼神怒之。而欲生前享富貴之榮。死後食子孫之報。此不可得之數已。吾欲世之人。以事生之禮事死。事存之意事亡。如禮所云。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雖蘋蘩蕝藻。澗蒞谿毛。无不可告其明信。昭其誠潔。而不至有褻慢之失。而貽先靈之恨哉。世人曷各思之。諸方勉之。

太上好生。大德曰生。生生不已。萬物育焉。物之生也。走者乳其雛。翼者孵其卵。必至其子長

成後。能自覓食焉。而後其母方以爲無事。而可自慰已。至於其子之報其母之恩否。無所計也。人之生也。戚友相慶。親族莫不喜形於色也。其父母莫不愛護備至也。雖其父母心存有無限之希望心。而將來能否得其子之侍奉。以娛其老。尙在不可預定之例。是以知人之樂其生也。純賦於先天。而希望之心。屬於後天已。惟其爲人子者。切勿心存先天後天之念。而忽其親劬勞之恩。是爲最要。不然則與走者翼者有何異焉。惜乎今世之人。多不解此。多以父母養育爲應盡之義務。其子若有能盡孝道者。不特不加贊許。且目爲迂腐。嗚呼。太上又何必好此生也。生也大德云乎哉。願世人仍以生事死葬爲各各之義務。則世風或可不至日下如斯之甚也。各方其各注意斯言。而爲世人之誤入歧途者勸也。

孝者。仁之始也。仁者。孝之大也。古之稱爲仁人。孰非孝子。而能仁於人者。未有不能事其親者也。推孝子之心。廣之於天下。則天下之人。莫不被其澤。戴其功。此卽仁人之用心之事業。故能傳諸不朽也。蓋親者。人人之所有。親而不能仁。而曰。吾能仁天下之人。此反乎情而悖乎理者之所言。有是道乎。古聖垂教。極於仁。始於孝。道莫大乎仁。行莫重乎孝。是仁者爲吾國數千餘年文化之統。而孝者爲吾國數千餘年文化之原也。是道也。爲吾國之所昌明。而傳之於天下後世。果能宗之。信之。奉之。守之。自能廣大侔天地。精微入造化。踐履適於日用。因應合乎人心。安有所謂難行。而有所疑乎。夫仁者。卽人心也。子用此心以事親。則曰孝。親用此心以及于子。則曰慈。兄以之待弟。弟以之事兄。則曰悌曰愛。此家庭之仁也。由此心推而大之。至於社會。則謂之愛羣。更推而大之。至於一國。則謂之愛國。又推而大之。至於天下。則謂之人道。尤推而大之。至於萬物。則謂之愛物。故家庭之於社會國家。以及天下萬物。本一以貫之。

非可一而殊之也。仁之道備矣。而取之至近。人人可以行之者。則莫如孝。是故聖人立教。遠近內外。始終先後。靡不賅舉。良以非遠。外無以極其量。非近內。無以作其基。而始終有序。先後以程。施之於天下非有餘。行之於家庭無不足。蓋此心之用。無有乎弗周。無有乎不同。故博施濟衆。仁以之爲極則。而能近取譬。仁以之爲始方。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方今世道凌夷。非孝之議。居然有人倡而行之者。以致一室和穆。而四伏殺機。此唱家庭革命一語。階之厲也。喪心病狂。至於此極。曷勝哀痛。吾道主濟。原爲挽救人心。數年以來。所以爲化者。不乏其人。而一切惡魔。仍欲隨時乘隙而入。所幸肩道堅實份子。能隨處感化。故吾道仍巍然獨存。神人合靈。極又可慰。諸子以仁人之心。行仁人之事。但望能不懈初衷。始終如一。吾道之興。其庶幾乎。

理者。天之性也。禮者。人之性也。在天曰理。在人曰禮。二而一者也。因天有是理。聖人因是而制之禮。所以化其心也。化其心者。所以化其行也。心有二。一善一惡是也。化不善而善。禮之能事畢已。行有二。一公一私是也。化不公而公。禮之功用盡已。化之功在變。變之功在勉。勉之功在強。勉也。強也。變也。化也。弗自然之謂也。道無弗自然也。弗自然者近乎僞。僞則不真。弗自然者近乎矯。矯則不適。真適之人。多以禮爲詬病。譬如不曲之木。不待矯而直也。不野之馬。不待駕而馴也。木未至乎直。馬未至乎馴。而亦順其自然而任其心之所向可乎。此禮之所以可廢而不可廢也。猿似人也。繩以禮。則不能束其無禮之性。人似猿也。不繩以禮。又豈能復其性中之理乎。守禮固非自然之道也。然由之而不變。可造乎自然之域。未始非渡之徑也。道亦渡也。徑亦渡也。守乎道。何若行乎徑之爲功倍也。此禮之所以尙也。八德之中。恥殿其末。

。萬事成就。恥當居首。知恥百事可行。無恥一事難就。恥之爲用誠大矣哉。凡吾修子。當於今言。加以慎注。則爲聖爲賢。不外是已。

尙真人訓曰。立德興仁。莫如守廉。蓋守廉。爲人生克己樂道第一關節。夫物力有限。人欲無窮。而求物力能滿吾人之欲望者。實難其量矣。苟不以廉制其心。則奢侈之性成。貪瀆之念起。而爭攘之風。亦由斯來矣。噫。今之世道日衰。人心日薄。皆由於不能守廉。更不知廉字爲何解。無怪乎不能安分聽命。彼爭此攘。歲無甯日也。故廉之美德。君子貴之。養廉之道。要先從節儉二字上入手。無使不足。常留餘。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自無非分之行。無非分之行。則貪瀆之念不生。而爭攘之風。亦無由而起矣。人人守分。各安其命。則風良俗美。世道亦蒸蒸日上矣。故先聖垂訓以戒後世。良有以也。

今世切重。已達極點。其所以不易化弭者。是道德淪喪有以致之。道德淪喪。劫氛蔓延。其相因相生之機。夫人而知之已。知其所以。而又不能反躬自求者。是私慾蔽於中。習染襲於外。心失乎正。魄惑乘之。念有所偏。迷網障之。心念失正。而欲違德樂道。是非猶南其轅。而北其轍耶。道在天地。無形與色。道在人身。惟靈與性。德在天地。曰化與生。德在人身。惟中與誠。大哉人乎。其道德之用。能見於身而施於世者。亦惟五常之真。人倫之極而已。是以人之於世。能於此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不失其真。孝也。弟也。忠也。慈也。不失其道。則可與天地合德。與大化默契已。吾院之所以講道勗德修己渡人者。是化世而弭劫也。坐之要旨。在乎寡欲。欲寡則心正。心正則念空。念空則氣平。氣平則腦充。腦充則神清。神清則靈明。清明在躬。靈台湛湛。猶如古潭秋月。無點纖之渣滓。絲毫之障翳。以循五常之真。人倫之極。功候至

此。大化普及。無往而非熙皞之象。渾穆之天已。諸方悟修有素。各詳悟之。哈哈。天下爲子者不一。有孝子。有才子。有賢子。有愚子。有不肖之子。但求爲孝子。不必求爲才子。務求爲賢子。不可妄爲愚子。更不可學爲不肖之子。蓋爲孝子者。服勞奉養。不肯少傷乎親之心。卽至親偶有過。又不徒順從。陷親於不義。須委曲幾諫。喻親於道。不使子有孝名。親有過名。此求爲孝子之說也。若夫才子。雖爲父母所樂得。但多才則多事。多事則多累。常見多才之子。父母教以爲忠厚。則笑爲愚。父母教以爲節儉。則笑爲吝。父母教之以聖賢。則笑以爲迂。以至逞才妄作。傲物凌人。損德敗行。而禍及父母者。良不少也。此不必求爲才子之說也。爲賢子者。重德行。立名節。爲庶人之子。而不入於俗。爲公卿之子。而不流於驕。卽功成名遂之日。固能流芳百世。顯耀祖宗。卽不能得志。亦能持身有道。使宗族鄉黨皆稱焉。此求爲賢子之說也。若夫愚子。雖不玷身辱親。而碌碌无能。曠曠无知。受父母之責。不知其爲愛。而以爲勞。聽父母之訓。不知其爲恩。而以爲怨。蹉跎歲月。不諳事故人情。迨至父母告終。一遇艱難困苦。手足无措。始明幼年之不早率父母教也。亦已晚已。謂曰。愚子。不誠愚哉。至不肖之子。逆父母。做宗族。蕩祖宗之產。而反謂祖父之不富。貽父母之辱。而反謂父母之无能。身愛資財。而縱欲奢華。總不思家中一絲一粒。皆從父母勤儉所致。身爲父子。而般樂怠傲。總不念乃父一官一職。皆從先人陰隲中來。謂曰。不肖。真不肖也。吾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慈子固當孝。父不慈。子亦當孝。子果能孝。而父母焉有不慈者乎。俗曰。養子方知父母恩。知吾之愛子。自知父母之愛我。人甘於爲愚不肖。而不思爲賢子者。是誠何心。吾深願世人猛醒。早日回頭。以順古風。諸方參之可耳。

濟佛訓曰。人之有生以來。秉賦受命於天。性無不善。因習染見深。沉迷難轉。人言既難挽回。則不能不仰仗神力以教化之。此神道設教所由來也。是故人心不勸不善。風俗不化不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昔日勸善之人也。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亦昔日勸化之書也。然考其大旨。總不外乎倫紀綱常。其切要處。亦不出乎身心性命。

師憫衆生沉淪孽海。造下浩劫。提前度化。其言孝弟。言忠信。言禮義。言廉恥。無非欲勸轉人心。化風易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墜。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旨常昭。無如人心陷溺已深。久喚不轉。其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阻化其間。上梗國章。下壞風化。良可慨也。殊不知阻塞神訓。卽是阻塞天心。此是自絕於天。自促其死耳。苟有人代吾化不孝者孝。不弟者弟。不忠者忠。不信者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者。使之有禮有義有廉有恥。吾亦代爾等化其水火。化其瘟疫。化其刀兵。人心苟能由此善。風俗苟能由此淳。共享昇平。同登壽域。此師心深期於諸子者。願各悟勉。

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夫人子事親之道。生前孝敬不虧。以父母之心爲心。以父母之行爲行。體察音問。時省寒暑。事親之道。吾簡括而言之矣。然親沒之後。焉可置之不問不理乎。是以孔子曰。慎終追遠。其意終既慎。遠可不追乎。凡爲人子者。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終祭以禮。三禮備具。猶慮親魂未安。子心難定。如之何而可以使親心安。子心始定。雖然。今之神教大開。問親有所。詢親有盤。終覺此心未定何哉。縱然親心安矣。而親之親能安乎。果能使親親心安。則子子之心。始可言定。故古人曰。能使三代安靈於天上。則人子受享於人間。而孝子之心始畢矣。修子既列。

師門言修。須知古今聖神仙佛。莫不從忠孝得來。人生大本。皆基於此。基礎鞏固。則上下心安。門庭高矣。凡修子務於今言。加以注勉。

孝之與誠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有以異者。因事之不同。名之爲異。而理與道則一也。孝之在親。聽親言而盡子職。是孝已。然更能體親之心。親之所愛愛之。親之所惡惡之。是又孝之至也。若僅能盡子之職。違逆親言。故違而不順親意者。則孝亡矣。此蓋以僅能盡子職。而弗能順親之心。體親之意。聽親之言。違親之命也。以是而論。則誠修之於大道。亦如是耳。能執職責。以行慈道兩務。而弗能遵守訓示。以惕修行者。則不得謂之誠。其進一步而甚言之。修人弗能體老祖救世之心。盡力以弭劫。弗能念

老祖化人之心。盡力以行慈。擴其所示。大其所命。展道之光。佈慈之惠者。是亦不得謂之誠也。親也者。色身之所出。四大之本所也。大道者真我之父母。六寶之本源也。不有先天之載。何有後天之育。不有後天之本。何有身靈之具。此修人之追本溯源。當順親以事後天父母以行孝。亦當體

老祖弭化之心。事道慈而修己也。修己卽所以事親。修己卽所以事道。則超乘圓功之日。卽修者孝誠功定之時也。各方悟於是訓。盡心力以事健在之親。而化後人。盡心力以行慈道。而超既化之親。則有亦爲有。無亦爲有之大道。亦必由修人之一信。而立此一誠一孝合二爲一之道也。各各悟之可已。

徐仙訓曰。信爲天地之本。孝爲百善之源。天地無信不足覆載萬物。而運四季之候。人類無孝。不足置身世界。而居萬靈之先。盈虛消長也。寒來暑往也。春生也。冬藏也。風雨也。霜露也。

是徵天地之信也。承顏悅色也。繼志順德也。奉養也溫清也。愛身體有方也。是表人類之孝也。是天地守信而四時序焉。萬類生焉。必無亢旱浸淫之患。水火疫癘之災已。人能盡其孝者。五倫紀已。八德備已。何有忤逆干犯之罪。刀兵盜賊之劫也。且信之於人也。更有切膚之關。而須臾弗可離者。如孔聖有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可以舉一隅而三隅反也。至孝之於天地也。人孝其親。忠其君者。必能公其事。公其事者。必有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者。則其拯難濟困。恤老懷幼。矜孤恤寡之事。必視爲己責認爲分內事矣。以此認爲本分。則世何競爭。人皆無所競無所爭。則人皆爲聖賢之人。人皆聖賢。則世不治而治。無爲而化已。豈不天地泰而萬物甯耶。信孝爲天人之大本。諸方研修之可乎哉。

懷四去誠

真經以矜躁偏急爲四誠

老祖訓曰。大道至公。夫化無形。惟至公乃化涵萬彙。惟無形乃包乎天地。是以天地之至極也。萬彙之蕃衍之。何莫非一炁以位育之。道行則萬物並育。天地清明。化普則五常不紊。世界承平。此因因果果生生化化之妙運也。予傳經闡化。瞬將十稔。渡化之衆。已逾數萬。道之流行。亦云盛已。綜觀各地修子。大覺悟者雖不逮什一。而鐵肩担道。至誠擴化者。亦大有人已。芸芸之衆。化自先天。假四大以爲軀殼。秉清靈以成性命。夫人之良知也。寓乎天性。其良能也。藏於天命。初生之際。不識不知。不言不動。而元靈渾然。智慧一啓。則知笑知悲。能言能動。人欲因之充塞。迨乎問世以後。則聲色貨利擾於中。矜躁偏急現於外。而良知良能。汨沒殆盡。與道離已。夫矜躁偏急者。乃提綱絜領而爲言也。試思舉世之人。多因此四者。反道敗德。而卽大奸大惡。亦何莫非此四者以啓其端。是以道之教人也。必先化斯四者。以正其心。平其氣。修其身。充其靈。由暮而返其壯。還其少。復其初。以返乎先天之靈性也。諸方悟修有素。於道有得。尙望至公無形處以悟。則不爲空色有無所幻。以化此矜躁偏急。而躋乎上乘之正軌也。各各悟之。有厚望焉。

一年又將終已。來日之日吾視之亦猶今也。而在諸子復何以異。其必不異者。一而已矣。一之爲道。不磨而無可滅。既生而守夫定。此後天應然之數。而在修者應悟之理也。何也。一來於無因。既有之。一而悟及萬殊。則靡弗貫通矣。其不克行一之道者。皆人意爲之障。障則見有所局。既自局已。局外皆貳。貳而弗一。所觸都成凝幻之境。心遂失其所主。而遷流難返已。故吾講道

勵功。首以矜急偏躁爲大誠。此四誠卽所以範之使定而歸諸一。不以紛爭而克普化之精旨也。諸子爲修。數載於茲已。此後欲求得道之奧。度斯末世之人。同出劫苦。而見清明。要在所守之定之一。不可須臾忽焉。世道之平。於以有賴。而吾不憚塵氛竭苦口以相導勉者。願亦弗虛已。各自勵。吾有厚望焉。

道化推行十二年矣。於此一紀之內。各地諸修。成者有之。得者有之。明者有之。而不能明者亦有之。同屬於一修。而道又大公無私無偏。何以有乘次之分哉。是以修者。自修上分之而已。其智慧深者。能力修不懈。故修而能悟。悟而能明。明而能得。得而能成。而證其上果也。故道能宏人。人亦能宏道也。道故在人自修。修在自悟。但是悟字之功。非由清空兩字着手不可。清者。清其念也。空者。除其相也。以道悟道。其道易明。以識參道。其道難明。良以識根於見。見基於執。一有執着。則矜急偏躁。四害俱生。經首所以立以垂誠。修者力除四弊。四弊能除。識見能清。其心空空然內契於道。而合乎至理。一切塵欲頓消。而現本來真性。悟道則道明。論理則理正。理正道明。歸於至善。而成其正果矣。如以希望之心志。以求明道。是先塞其源。而欲其流也。修故無難。惟空爲難。果能真定。則一切包羅。無不立見立明。而知終始焉。欲仙者。之不能成仙也。希聖者。之不能成聖也。以其執見先塞。而斷其修道之源。吾道諸修。有明之者。有味之者。故有乘次之分也。道本無形爲也。以形其形。以爲其爲。無非明道之用。立道之體而已。修者務參此意。力修其是。至隨時隨地。皆見道體。而識道用耳。固無深切難尋之祕也。只要能切實勤苦。於自修自性中。求其真道。無時不有道在也。各各其味勉之。

老祖臨牟平道院訓曰。哈哈。不臨此壇。已載餘矣。今日新址落成。諸方濟濟一堂。甚盛事也。

老人蒞此。欣慰奚如。而諸子內外功候。亦兩俱精進已。大道至公。化涵萬有。大化無形。包乎天地。是以天地之至大也。萬彙之至蕃也。靡不以一炁而位育之。道行則天地清甯。綱常不紊。以順乎因輪轉生生化化之妙運也。吾道化世。瞬已十稔。在今日爲言。道之流行。已有普及之望。而在修諸子。其以道爲重。以化爲任者。亦大有成人已。芸芸之衆。化自先天。假四大以爲軀殼。秉炁靈以爲性命。初生之際。不識不知。無所謂善。無所謂惡。智慧一啓。私欲充塞。聲色貨利眩于目。矜躁偏急備于身。不以修培。則良知良能隨波逐浪。汨沒于烏何有之鄉已。吾院之旨。重在化渡。化渡之要。厥惟自修。自修之道。則在乎化偏矜。去躁急。正心平氣。以復其固有。而化是世之規運也。故

老人之教人也。首以去矜去躁去偏去急。垂爲四戒。以爲入德之門。寔觀世人之反道敗德。作姦犯科。又何非因此四者。以啓其端哉。此院諸子。研修有素。內外功行。各有進益。尙望于此矜也躁也偏也急也。力事化除。猛爲修省。以造乎上上之乘也。各各勉遵。有厚望焉。

聖帝訓曰。修道何爲也。爲化劫也。爲知法知禮也。和平之氣。乃可以感召天和。而免災劫。所以修其身。而平其氣。和其神。而充其靈。屏除一切人欲之私。最戒者。曰矜。曰躁。曰偏。曰急。四誠不去。於人無害。於己之修功。大有損傷也。不修者不知道之爲道。而有犯道規有失道體。不足算也。若修者。而犯道規道法。其罪過應加重於常人也。惟有職方犯道規犯道章。有失道體。其罪過更不可勝算也。我道慈以化世化劫爲主旨。化世化劫。必以和平爲要。所以修道第一要件。卽爲養其天和。平其天性。坐功以復其本來之善性。不坐者不能見己之性也。不見己之性。所見者。皆習染之惡俗。小人之氣也。氣不化者。不足以爲修者。不足以化世而化劫。世界

之劫數。惟賴我院會弟子以化弭之也。觀世界劫數之化與不化。惟在我院會各弟子之能守道慈之規章進修與否。可耳。各方弟子。若皆有和平之修養。四誠能除。則一身一家之災劫。化於無形。此個人之占也。若論一省一區。則觀其一省一區所設院會能進展與否。各弟子能修爲有法否。修爲得其道。守道不二。以真性真命爲貴。而去其一切雜妄之念者。其地方之福。有根基已。劫數化免。更易易也。世界之最善地。莫過於院會也。院會若有不善之行。不善之言。其劫數可知已。化弭之責。在我各弟子也。各弟子之修道。爲地方爲人也。爲世界也。爲神聖仙佛也。非爲己也。不爲己。而以修爲不合算。則處處不以修爲重。處處不知養其天和。一旦四週皆劫。恐己身亦不得逃已。玉石俱焚之時。始知悔悟修之不早者晚已。不見各地之災劫乎。災劫者。正各弟子立功行之機會也。機會不能再遇。不可不乘之而進也。各方皆記之各方皆參之。

孚聖訓曰。甚矣哉。大道真諦之難得也。成見不泯。不足以窺之。誠念不凝。不足以行之。是修道諸子。宜四大皆空。無絲毫之私念也。道之體用。至精至純。至平至庸。不可以形測。不待於遠求。惟在誠悟而躬行之耳。大哉道乎。無體無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故儒家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分。天得其道。萬物以清。地得其道。萬物滋生。人得其道。萬事以平。是道也。于天也。地也。人也。形形色色。虛虛實實。靡不順其自然之機。運其自然之妙也。其機維何。中和而已。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之于道。尤必順其自然之機。養其中和之氣。以修其身。而化斯世。吾院修子。干今日言之。多己盛己。而于此中和二字。多未了澈。是非功修養候之一大障礙乎。是以

傳經。首以四誠六箴垂訓。以冀求道諸子。去其矜偏。化其躁急。不爲物蔽。不爲魄惑。以臻乎

中和之域。夫矜也。躁也。偏也。急也。實修者之蠱賊也。四端不去。終爲修累。是在修諸方。宜根本化除。澈底了悟者耳。邇者威地諸方。意見紛歧。氣象欠佳。是無他。道旨未明。成見未化。有以致之。茲值干戈擾擾。塵劫浩浩。大地風波。瞬息萬端。茫茫前途。不忍思忖。在修諸子。務各竭力修省。凜同舟之誼。和衷共濟。庶可昌道興慈。以補時艱。如此而行。方不負聖神救世之苦心。諸方聞道之良機也。任重道遠。幸弗自棄。致于墜落也。各各悟之。慎旃。

此院今日開沙。諸子濟濟一堂。甚盛事也。奉

大哉化機。賴慈而昌。昌于慈者。得道之真。近日以來。各方于振于慈。多所努力。而各各之行。是均有所進益。而流露于自然之間也。浩浩塵劫。嗷嗷哀鴻。其所得大道之化渡。沾慈業之實惠者。而各各之功行在焉。功行之端。在乎覺悟。能悟大道之真諦者。故能各盡其資。各盡其才。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俾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出水火而登衽席。生死人而肉白骨。以盡夫已飢已溺之懷也。自然之功。自有自然之果。邇者。東方各子。多所覺悟。悟其所以。故于其修也。能去矜躁偏急之害。對于慈也。能化刻薄慳吝之習。以致其修渡于中和之域也。彼不能去矜躁偏急之害。刻薄慳吝之習者。徒襲修名。而猶妄冀福報。非特不能得道之真諦。抑且爲吾道之敗類。名教之罪人耳。東方修子。以烟爲盛。年來其道慈拯救之成績。洵可爲魯地之冠。更望益求精進。弗稍懈疏。勿存驕矜。則數年以後。並可爲一國之模範院會已。事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修貴實踐。而不在盜名。各各于實際上求之可也。嘗聞有因緣。而後有因果。有因果。而後有循環。明乎是。則各各之佳果。各各之深造。就各各之善緣。各各之功行。當可以逆睹其究境已。各各悟勉可耳。

濟佛訓曰。修方功候。近多進境。亦時常來侍之效也。須知道本無形。寄在人心。心苟歸一。神氣斯全。能全始靜。靜乃易定。定功有進。自不躁急。躁急既除。偏矜自免。躁急偏矜一無所着。性天斯現。現而常明。明則不昧。不昧則靈凝。靈凝則淨。淨之又淨。渣滓皆清。清淨而靈。人則聖哲。神則佛仙。聖哲佛仙。本不異人。但人不爲聖哲佛仙。乃覺難能。究其原因。一心痼蔽。痼蔽則味。味之又味。人乃終人。是可嘆也。是可惜焉。諸方求道。當滌凡心。心果不昧。卽見道門。非有別徑。無用他求。治心之要。首戒矜偏。不矜不偏。得中爲易。中卽道突。守之有恆。得之自久已。思之念之。

慈業創興。貴能持久。初時不可存奢望。不可懷名心。若存奢望。苟限於力。則百無一成。若懷名心。倘稍挫折。則半途爲廢。故創慈宜有恆。願一以平淡爲進步之階。庶幾興而不廢。而慈乃真慈矣。尙其審之。

玄鶴翔空雲氣東。篷山千載幾遭逢。斜陽半嶺江堆急。誰向漁磯訪釣翁。

嘗聞治亂之道。繫於人心。人心向道。則天下治。人心背道。則天下亂。故曰。有道則治。无道則亂。此定理也。大哉道乎。无體无方。在昔虞廷授受之惟精惟一者。卽是道耳。道以化世。以中爲貴。以利是尙。中則不偏。利則有節。是以言修。不可自命太高。不可自是太甚。不可自信太過。不可自望太切。勿以物蔽。勿以魄惑。勿以利誘。勿以欲迫。果能若是。則自合大道之中利已。反是者。則未能參乎師道之究竟也。此四者。爲道修最爲注意者。若夫矜者不去。則謙讓其難。躁者不去。則和平甚難。偏者不去。則中正甚難。急者不去。則從容甚難。故此四者。爲道中之蠱賊也。若其一不除。終爲修累。幸各澈底修省。執中守和。以達夫道。而資化度。以挽

人心。而正世風耳。各各悟參。勿謂慈悲中。无實罰也。各各凜遵。

尙真人訓曰。道之體用。中和而已。修之要旨。定靜而已。夫修者。氣質之拘。不易化也。物欲之蔽。不易絕也。蓋以弱者心多搖曳。易受他歧之惑。強者志多剛決。易益壯往之愆。勇者專心一向。而萬念俱寂。柔者遜志旁趨。而遊思弗息。惟得其定者。則一思所向。一志所之。靡不以至善爲歸。中道以立。而無妄念之憂。私意之萌。堅其所修。定其所持。夫然後神志清潔。靈光清明。澄然而得乎靜域已。嘗思人之心性。爲修之障礙者。其惟矜躁偏急乎。凡吾修人。居心動念。一犯乎此。則貪嗔癡愛。種種煩惱種種苦趣。莫不相因而生。胥足以戕性傷靈。儻事敗行。是以此矜也。躁也。偏也。急也。吾師列於經首。以爲四誠。而垂訓於諸方也。研修諸方。欲去此四賊。是須由定靖。以資潛化。能定而靖。中和乃生。坐之既久者。是可悟其境域也。更能於坐悟而外。於其過去現在未來之念。時時自省。日日得新。則庶躋乎修之堂奧已。各各悟之。

自無而有。理之序也。自一散萬。數之程也。物之生於世者。舉莫能出理數之本然也。此天地所以通常而悠久不變也。吾人獨爲生物之靈。非徒在形。而形之所具。則固備於生物。而克爲概其全也。何以云然。物之生也。同受斯炁。而含斯氣。初無所異。奚以云固。非因其形之異。而遂謂之爲靈也。其靈於物者。以其廣大而能無所弗涵也。靈之涵物。炁以包之。而氣爲充之也。炁包氣充之中。卽世所謂民吾與也。物吾胞也。胞與之義。人盡知之。而之所以胞與之者。則罕深究也。不之深究。乃覺吾之具形既不同物。何在而屬一胞。不獨此也。人與人間。且亦互自隔膜。於是胞與之說日昌於世。而胞與之真時失其體已。何以失之。不知各於其身。修養氣充而成炁。

包。自隘自限。局量弗擴。而矜躁偏急之意念。不免動由習染而多放肆。詎審胞與之本。既有其源。不求本源。輒從末流以圖立異。安在不至矜躁偏急。以害其心而味乃靈。靈以心味。則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已。事多蒙害於人之矜躁偏急之際。欲世之不日危亂。不可得已。是故道在亂世。所以必人善修。而各從身始。爲立挽救之基。稍或遷異。則矜躁偏急之念弗泯。致於其行。斷無不終害事而累世者已。夫人之念。有所弗化。皆誤認此身爲吾固有。於是徒存惟我獨尊之意。接於物者形先不平。而後氣感乃至抵牾。氣感弗融。則炁爲滴。而靈即從其或矜或躁或偏或急之下。與物相抵。而益昧蔽。更求通明無在不覺多所罣礙已。以此牽縛。身遂不免易隨流俗。而每見異思遷。而以靜定爲迂且闊已。其識膚淺者。自且以是爲智。而謬作靈之活潑。不知此非靈也。佛家所謂邪智也。邪智似靈。何以爲辨。其可見者。亦不外矜躁偏急四端。足以驗其誤也。惠成真人。夫人之爲善也。由心性中來。非由表面上發現也。心性本是至善無惡者。人欲潛擾。多見其混濁而不清矣。人能於作事時。將心放在平處。則性見矣。性見而後智慧生。故於事之來也。空空洞洞。無成見在中。自無私欲擾亂。心中一片清明。得天地之正炁。人卽神。神卽人也。事之善惡。難逃洞鑒。故順受因其自然而行之。未有不得善果者。非有意行善也。心性之自然。順理成章。則其所以成善也。今日太院之慈務。諸道長堅誠毅力。故有今日之好現象。諸道長功最大也。然而吾道所忌者。矜急偏躁四字。固然不可以善而矜功。更不可以事之未至於盡美盡善。而心急性躁也。至人如存意見。則偏之病。諸道長功深道廣。更不待吾勸者。總以事之看自然爲妙。若以徒勞無益之事辦之。則道務之進行雖速。安見其不致於敗壞。慈務恐亦未能至於盡善也。矜急偏躁。終久不能成功。雖成亦不能經久。惟順受而行。自可達到最好處。諸道長以

爲然否。

道德精華錄續編 卷二 修坐門上卷 懷四去誠

謹守五戒

佛說以殺盜淫妄酒爲五戒

彌勒佛訓曰。善哉善哉。阿彌陀佛。欲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屠門半夜聲。可見各種災劫之來。各有其因。尤以刀兵之劫。最爲慘酷。以其所種之因。亦最爲慘酷。我佛慈悲。首重殺戒。非只惜生。正所以培養元氣。免造劫因。無如世人只知貪圖口腹之樂。雖是食前方丈。選盡甘鮮。猶不足以下箸。豈知冥冥之中。己種下慘酷之因。蓋鳥獸雖不同羣。無一不是性命。推而至於水族之微。亦無一不含生生之理。故天地本好德之心。並生並育。不忍相戕。古聖王體天地之心以爲心。是故有無故不殺之禁。所以然者。乃廣其仁德。以迓天和也。良以人與禽獸。同居覆載之中。並感氤氳之化。奈何人以悅口腹之故。乃不惜取彼之性命。供我之朵頤。嗚呼。僅一咀嚼之間。傷害無數生靈。使其受無辜宰割燔炙之慘。於是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試問於心忍乎。甚有窮奢極侈。炫異矜奇之徒。爭一時口腹之豪。作極刑宰割之舉。如炭炙鷄掌。鐵烙驢背。活繫猿頭。生割豬腎等等。尤屬傷天害理之行爲。令人見之而心寒。聞之而胆戰。彼乃安之若素。不足介意。絲毫無動於中。若斯人者。人心已無。何怪孽報之不旋踵。修道之人。虔誠化劫。亟應恪守禮經。無故不殺。時時以愛物存心。事事以惜生爲念。不得已而不殺。誓不妄殺。能省者則省之。無故不殺。并逢人勸導。皆存好生之心。如是則作善天必降祥。因其能宏天地之化育。暢萬類之生機。雖未必福壽綿延。子孫榮貴。但於一身一家。偶有災劫。將見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此則可操左券也。反乎是者。則作惡降殃。不但陰譴難以倖免。卽生前之災劫。亦決弗能逃避也。果報錄一書。關於殺放生之報應。不勝枚舉。其亦可憬然悟之矣。至於耕田之牛。守戶

之犬。尤爲有功於人。更應力戒。古語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殺不食。牢獄可免。徵之所見所聞。多確實而有據。非空言也。禍福不外兩途。何去何從。願世人共省之。心存慈悲化劫諸佛子。更宜深省而切悟之也。

喜只喜。一片經聲鈴聲。愛只愛。一團善靈善氣。以多數至誠之心。爲化劫之所禱。功德無量。吾今之訓。是喜在化劫之因。切弗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要。

南海大士訓曰。大凡富貴之家。食必肉。衣必錦。此皆非吾道之所宜也。肉食之害甚多。凡食肉須殺生。凡殺生卽有傷上天好生之德。此不待言矣。所以君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也。此卽使人少殺生之意。而非僅使人遠庖廚。不過君子行乎中庸之道。不肯明言。使人戒殺而已。此託言也。猶有最容易明白之證據。譬如鄉間人所食者五穀。往往享大年。富貴人家所食爲肉食。而登耄耋者少。是卽於衛生之比較。大有區別矣。吾道非不令人肉食。乃使少殺生耳。

濟佛訓曰。求道之端。全憑修養。修養之要。重在寡慾。人之品格。關係至鉅。一節之累。百端莫贖。一行之虧。終身抱憾。故必絕其綺麗。方能全其清明。然後人欲祛。天理存。以修其身。而葆其元。茫茫孽海。擾擾衆生。身爲形役。性爲情牽。首惡莫如淫邪。所好不外色慾。是以由古至今。其拔山蓋世之雄。綉口錦心之士。喪身亡國。損節墮名者。何非因片刻之歡。遺無限之禍哉。而奈臥薪火以爲安。飲鴆酒以爲快。疾病隨之而不覺。死生系之而不惜。可恨矣夫。近季以來。淫風益熾。靡恥盡喪。以縱慾爲風流。講戀愛爲文明。野鷺家鷄。猶爲韻事。竊玉偷香。漫不知恥。無怪乎世風愈趨愈下。浩劫愈演愈烈耳。不過淫之與色。略有分割。夫婦之爲色。非

夫婦則爲淫。夫伉儷之樂。本非邪淫。夫婦之道。却無傷礙。然樂不可極。樂極則悲生。慾不可縱。慾縱則害成。蓋人以六尺微軀。其所賴以生存者。亦惟精氣神而已。氣血結而爲精。通乎腦海。貫乎尾骶。凝而爲神。若以有限之精神。填無底之慾壑。則洩于外而枯于內。無怪乎方少而夭。未老而死。至若淫孽之重。勝于殺人。蓋殺人者。僅及一身。而被淫者。則受毒數世。父母含羞。子孫蒙垢。甚或因氣忿以隕命。抑鬱而輕生。父怒則鳩其女。夫怒則殺其婦。嗚呼。白圭無瑕。設一旦被污。或畢生而廉恥盡亡。雖抱恨終身。而當日之垢污難濯。所幸天道禍淫而好還。犯淫者。妻女酬償。子孫受報。故曰。妓女親屬。盡屬貪花浪子。絕嗣墳墓。不外好色狂徒。凡此陷人害己。損德敗節。亦惟因一念之差。而陷于萬劫不復之境也。歷觀諸聖仙佛。以及賢士名人。戒淫寡慾之文。已屬汗牛充棟。不啻三令五申。固不待老衲爲此重複迂談。因思各教之修。首戒邪淫。諸修既欲寡過。須先戒淫。既欲修養。尤須節慾。故拉雜述之。以資警告。諸修雖無淫行。尙須遏淫念。戒邪語。不履邪徑。不欺暗室。守身如玉。防意若城。以正其心。而成其德也。吾院之修。不能強令斷慾。然諸方不可不節慾正心。添油補命耳。值此世風。臨此大劫。未犯者謹防失足。已犯者及早回頭。語曰。芙蓉白面。無非帶肉骷髏。美顏紅妝。實係殺人利刃。明乎此。則悟到色空之實已。果能臨崖勒馬。則色魔之障。不攻自破已。各各省之。

又曰。常謂萬惡以淫爲首。百行以孝爲先。殊不知淫之外。尙有口孽在焉。孔子隱惡而揚善。卽是示人之口孽當戒者也。無如人心不古。習尙澆漓。以言詞之刻薄爲聰明。以口角之尖酸爲敏捷。奸私謀而使人不睦。談閨門而使人污名。掩人是而說人非。炫己長而護己短。說淫詞而導人邪思。作淫語而搖人心志。唆人訴訟。而使人敗產傾家。破人婚姻。而使人鳳飛鸞折。或笑人之體

相不具。或嘲人衣服不周。甚至一語可致命。一言可喪邦。曹伯觀其脅。遂成亡國之慘。婦人笑於堂。竟肇干戈之災。凡此禍胎。是皆從口孽之由來也。故曰。長舌爲厲之階。惟口興戎之漸。哈哈。老衲亦望濁世之庸人。浮華之俗子。旣愛身如玉。復守口如瓶。敏於事而慎於言。動於心而訥於口。守三緘之警戒。庶免乎目下之憂。防駟馬之難追。以保將來之福。能誓盟湯火之戒。則痛除口孽以修靈性。常存樂善好道。時時警惕。不爲順口之流言。日日防嫌。自作木偶之無聲。若然者。將來雖無石崇之大富大貴。亦當有汾陽之多子多孫也。戒之哉。其勉旃。

又曰。酒以消愁。酒以觀德。人生有酒須當醉。固然。然惟酒無量不及亂。亦吾道修養之要旨也。試觀數日以來。各方可云醉中八仙已。不識不知。天真爛漫。其樂也何如。惟靈氣之散而百魔乘之。亦在各方之酒範大亂也。嗣後當痛戒酒多之亂方妙也。各各務從酒德醉仙。藉以活潑天機斯可耳。嗚呼。酒之害也甚大。諸方不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乎。更不悟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語乎。再進一步言之。飲霞醉月而甘玉液。皆喻言也。豈有修養之士。而爲酒困哉。豪量者尙可偶一爲之。然亦難免失言傷靈之處也。各方欲飲者。何妨以老衲之飲爲飲哉。吁誠不易耳。

及時進修

老祖訓曰。自無極而太極。一畫開天。無非一氣盤旋。萬物生生化化。然一氣之中。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由是形形色色。千變萬化。莫可紀極矣。夫理卽太極也。氣卽陰陽也。形卽五行也。理爲人之心性。氣爲人之元神。形爲人官骸。官骸一具。則有耳目口鼻之質。卽有視聽言動聲音笑貌之爲。况人生酬酢往來。以及萬端日用。紛紛從此起矣。情欲由此日熾。詐僞亦由是而生。將本來一團圓明靈氣。坐困而不自主。詎知物不累人。人竟累物。何也。蓋本來元神。自破洪濛之後。識神起而用事。不明回觀內炤。斂跡無形。由是心爲情遷。情爲物役。馳逐妄念。不知返本還元。天理滅矣。不然。情也。欲也。心也。性也。皆人所不能無者也。何以古之聖者。藉情欲以煉心性。而成爲聖。凡人以心性而逐情欲。而至於凡。豈賦畀之或殊耶。非也。由於不明返還之故耳。夫返還亦非難事。儒曰克念作聖。釋曰回頭彼岸。只此一念之間。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孔弟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具見一念放肆。卽是散厥天真。一念了炤。卽可直證菩提。要亦不過洗心退藏於密而已矣。夫洗藏之法。亦不必視爲難事。譬如百丈樓船。一篙點開。卽可誕登彼岸。孟徒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夫赤子之心。何心乎。當其渾淪未破。一團天真在抱。雖有耳目口鼻。究未流於視聽言動之非。聲音笑貌之僞。至於知覺運用。喜怒哀樂。一任聽其自然。前無所思。後無所慮。順天而動。率性而行。如洪鐘之懸。扣之則鳴。不扣則已。是一真湛寂。萬象咸虛。所謂如自如如。了了自了。此卽聖者之心性也。人能完得赤子之心。縱不能遽臻無上正等正覺。然始而昏。繼而明。終則靈明大啓。得與虛空同體。日月同用。若其時非由於元神混合而來耶。心印經云。存無守有。回風渾合。今人

其所以不能渾合者。多由於明覺心生。爾我分明。是以元神不能渾合一氣。古云。修心煉性。必從渾渾淪淪。無人無我。不識不知處着手。方能探得天地溫和元氣。與之合體。由是觀論。凡欲修心煉性。必先去其明白之心。而后渾渾淪淪無跡之天心。自然在抱。但人生貴尚聰明。難得糊塗。既已聰明。而又要其轉入糊塗。豈非尤難。哈哈。天下萬事。知難則易。吾道修子。果能將此難字悟開。則身外一切皆空。不必求轉糊塗。而自渾渾淪淪。斯時也。欲不必退而自退。理不必存而自存。純是一團渾渾淪淪真元。功不立而立。道不成而自成矣。各各慎注斯言。莫以泛視。有失老人苦心也。勉旃。勉旃。

春花雖美。不及松柏之壽。江流雖遠。不及源泉之潔。故向榮者早夭。好動者必濁。松柏所以能壽者。以其堅也。堅則烝固。而氣長和。宜其長壽也。源泉之所以能潔者。以其靜也。靜則性定。而行常平。宜其常潔也。其如春花好美。而向榮者。必貪其長。貪長。則烝散而氣揚已。散則不固。揚則不和。不固不和。斯傷其本矣。未有不夭者也。其如江流之好遠。而貪於動。動則性急。而行亦亂矣。急則不靜。亂則不和。不靜不和。斯失其初已。未有不濁者也。物理如是。人情又何嘗不如是乎。夫人身之最可貴者。烝也。最可寶者。性也。故修養之道。重以固烝靜性爲首耳。其如名利。繁華。奢侈。種種不實。不經。不正。之形形色色。皆爲傷烝損性之厲機也。稍有不慎。真烝與本性。爲之傷損。再欲返本還元。吾知其難矣。今之人。未明是理。而加修養。徒日日爭逐於名利之場。爭趨於繁華之地。思念於奢侈之間。其氣揚已。其行亂已。氣揚行亂。而真烝與本性。亦因之而散而急。甚至於無可收拾之境矣。豈不可惜乎。但知弗實。弗經。弗正之行動。自以爲榮爲好。殊不知自身可貴可寶之真烝本性。俱斷送盡淨矣。欲其再轉人生。則

不可得。况夫作希聖希賢。曇花之夢。不更可哀者乎。凡吾諸修。無論先覺後覺。先進後進。均應細細作爲自省。自然日悟日明矣。修身者一妙訣。卽是遷善避惡。見善而不能遷。如魚臨深淵。而不能入。知其逍遙極樂之境在。而不能入者。蓋畏其勞也。而終其身不能大進化者。失之於惰矣。見惡而不能避者。如鳥之入樊籠。而不能出則自在。入則困苦。而不能出者。失之於貪安者也。故修者之於修。以貪惰爲戒。以勤勞爲寶。能不貪惰。自無意外之魔。荒誤之虞。能勤勞。則功自日積日厚。縱有煩難障礙之處。自可安然坦途。有謂叩神可以祈福。求仙可以遠禍。則大謬已。試視庵觀之僧。寺院之道。朝朝依佛。暮暮傍仙。其叩其求。該當過於常人矣。胡爲壽夭之不等。潔濁之有分乎。而勤修苦練之僧道。又胡爲乎。而晨夕敲鐘撞鼓。做此至苦至勞。枯寂之生涯。又胡爲乎。哈哈。良以修在自修。其神其仙。亦不過盡其指導引化而已。哈哈。各各三復吾老人之言。有以感而悟。悟而化矣。其各勉之。

天生萬物。各賦性靈。所以生而長。長而榮。榮而枯。枯而寂。寂而復生。莫不各本性靈。隨其自然之運。應時而化也。人生亦然。自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死而再生。其運化之機。與萬物同其一理。固未有稍異也。惟其所賦性靈。獨厚於萬物。而爲萬物之長者。以其能知能覺也。明陰洞陽。識時而達理。參玄而悟妙。得天地之化機。而爲大道宣揚。能使萬物。各及其所。不相紊悖。是其真知真覺之深。性靈之厚。爲萬物所不能及也。若蔽其知覺。昧其性靈。必與禽獸同其性。與草木同其靈。與萬物同其榮枯生死。又何可貴哉。故曰。人而不修。反不如萬物也。物雖不能知修。而各安各分。各守各命。各善各性。各本各靈。因時而運化。生生不已。固未嘗忘其本性本靈本命。人而不修。則其靈無以養。性無以復。而欲其因時而運化。生生不已。

者。恐其難矣。今人但知爲無根之虛名。而傷其靈。爲無謂之小利。而斲其性。以爲名利可以保其永遠之威榮。殊不知無有百年不滅不朽之身。無常一到。何曾帶得半點去。空爲兒孫作馬牛而已。亦復何所取乎。要知此身爲幻身耳。爲色身耳。豈可永保不朽。所能不滅不死者。惟性性靈也。性果能保其不蔽。靈果能保其不昧。則運運化化。堪與日月共修。與天地並永也。只在自家。能以衛養而已。不患其性不能復。靈不能圓也。果能細悟斯言。自能做到功圓果滿之地步。凡吾諸方。務各以復性圓靈爲修。要時時行之。刻刻念之。則性自日現。靈自日清。與塵氛邪惑自遠矣。

桓聖訓曰。世界間第一等事。是何等人做。第一等人。是從何等事做起。各方不可不深以探討。第一等事。必非泛泛限於一隅。局於一部之可知。第一等人。亦必非凡夫俗子牧豎村叟之可比。第一等者。超乎其類。拔乎其萃。罕與之匹。鮮與之配。所謂非常者也。做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具非常之眼光。非常之定力。能具非常之眼光定力。必賴非常之性。非常之性即佛性也。即天理也。因固佛性。故爲非常之人。因明天理。故做非常之事。道慈之在於世界。可謂非常之第一等事業。修子擔道肩慈。卽是非常之第一等人。夫道無形無聲。修無速效。養無急功。慈業有如水流。去而不返。不見其利。徒傷其本。智者不爲。愚者遠避。非非常之人。孰能做此。故世人莫不目我修子爲愚鈍。笑爾各方爲癡迷。且譏之以有爲之身心。置之於無爲之地。有用之金錢。耗之於無用之途。自詡聰明。貪婪妄爭。以爲得計。殊不知聲色貨利。功名富貴。無非夢幻一兆。曇花一現。待到風過花飛。究竟攜得甚物。身外物空無所惜。身內物空實堪憐。六道苦惱。三途熬煎。淪沉異類。墮落畜生。千輪莫脫。萬劫不復。聲色貨利。依然存在。

功名富貴。何嘗無有。而欲一己之常享受用。恐未必能如願以償。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貴何賤。何去何從。自有所悟辨已。悟其爲真。真則重之。悟其爲幻。幻則輕之。辨爲可貴。貴當以從。辨爲可賤。賤當以去。夫然後必銖軒冕而塵金玉。視富貴若浮雲。等功名如泡影。有生之日無非修道之年。有力之時。盡作行慈之舉。心專於一。意定於誠。飢餓窮蹇。雖有所困。困亦不遷其志。聲色貨利。雖有所侵。侵亦不動其情。生死患難。雖有所摧。摧亦不二其心。賦天性而來。抱天性而往。如是大事已畢。生死如一。說甚朝暮。論甚壽夭。得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生事已畢。天性弗滅。生爲我。死亦不失爲我也。故曰大丈夫生而何歎。死而何懼。况人生修短不一。而無百年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有夜。望之必朔。理所使然。何足輕重。慧惠壽享者盡。如遠年方不惑。而形化皈真。本性返妙則一也。但不聞道者。醉生夢死。是真死而又枉死也。性與形亡。故曰真死。生事未畢。失其人之所以爲人。故曰枉死。蓋人有生以來。莫不各具佛性天靈。只在人之善以修養與不善修養耳。善修養者。充其性。凝其靈。不善修養者。縱其情而昧性。恣其慾而傷靈。天人分途。卽在於此。神鬼異路。行者自擇。是故修子不可以根基自恃。必當以功行是求。根基雖厚。而弗加修養灌溉。終必幹枯根拔。根基雖薄。而日勤躬行滋培。後必枝榮葉茂。際此元會交替。

師開普渡之門。恩賜方便之路。破天荒之所未有。五千紀之不再來。望我各方。不可不奮發精神。振作毅力。以豪傑自命。挺然特立。不隨流俗。與佛同性。與聖同體。庶幾完成世界間第一等事。而爲天下第一等人也。各各勉旃。

近世人心。各有其主。各有其懷。遠邇無分。其誰得其至歟。至者云何。以修者計之。不應以時

光計。以行者計之。不應以功修計。而後其心之所向。乃能無所私。無所圖也。人生幾何。光陰爲貴。新之又新。猶恐不給。况乎日益戕害。而靈氣將隨吾身俱喪已。此其所以爲諸方諄諄告也。人之生也。無非炁之運化。炁存體具。氣存身在。身之存也。如露如電。泡影不久。何不自悟。故必去夫私念。以圖此炁之凝。氣之固。而後有所得也。得乎心者。乃謂德。得乎身者。乃謂貪。貪嗔癡愛。皆傷靈之賊。乃有開門揖盜者。不以其利害。較其輕重。而徒爲傷靈。以逞一己之私。則其身將安用乎。各各勉之。以至其至可耳。

慧聖訓曰。從來魔障在人招。性定心平禍自消。解得玄機明至理。功成圓滿樂逍遙。人心昏瞶。世道凌夷。時在今日。已達極點。在常人處之。以爲時處其艱。心焉悚然。而有道之士。又以爲天幸何也。若使境遇平常。不經磨折。不歷險阻。亦不過平平度去。又孰肯回心向道。立志求修。惟此千磨萬難。事不遂意。人不我與。方知塵世境遇。皆是勞人草草。無有一刻安甯。於是淡於名利。潛心爲我。厭於人世。矢志清修。縱不能立即登峯造極。則夙根已種。歸宿有地矣。再論今日吾道修子。不下萬千。孰能解得其真義妙諦。全體大用者。

師以普度爲懷。將上古未宣祕訣。盡情披露。務使諸子清靈得度。不墮于一偏之學。汝等試思。師心愛道。無微不至。較上古聖真。得道之難。爲何如耶。諸子入修以來。堅誠向道。履危而安。固多矣。其間有肩道修子屢經磨折。歷受風波。以南道而言。遠如道開道悟。近如惟登肖嵐。雖所遇不同。而皆爲常人所難受。在旁觀者以爲修道之人。尙不能荷天之庥。反遭許多挫折。足見天道難憑。要知正是磨勵其志。蓋經一番磨煉。卽進一分道德。受一番挫折。長一番精神。前冤後孽。從此消除。濁根惡習。隨之潛化。如人之身染污泥。經一番洗滌。身心爽泰。又如金玉藏

於石中。經一番煅煉。光華畢現。此福慧雙臻之道。不在於安常處順。而在於飽嘗險阻也。修子等際此時機。逆來順受。見魔不魔。則大造自有成日。苟從此心有不定。而生退縮。則功虧一簣。不必吾言。想諸子必能有以悟之也。將今言傳知大地修子。其各勉旃。

道修以誠。慈濟以普。成人成己。不偏不倚。此皆人之所爲。要知一劫人身。能有幾何。轉眼韶光。就是遲暮。焉知今時富貴。來日不貧賤耶。焉知今世爲人。來世不爲異類耶。經云。人身雖得。大道難逢。諸子既得人身。半仙有分。又聞正法。豈非無上因緣耶。苟能從此盡心潛修。卽不能成仙作聖。但仙根已種。斯亦幸矣。况值此法會宏開。聖恩有加。直准一劫而成。修子果能努力功行。不畏難。不苟安。矢志於道德立場。潛修於功行之地。則天目昭昭。豈是俗子無聞無見耶。特患人不用功夫。不患冥冥中不加以護佑提攜也。各各思之。

嬰兒初生。無識無知。無酒色財氣之貪。無室家牽纏之累。富貴窮通而不知。水火刀兵而不曉。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萬有皆空。諸塵不染。渾渾噩噩。純出天真。一經知識之界。其靈爲物欲所蔽。一點真性。逐漸消滅。斯時一失人身。萬劫難轉。到此雖欲噬臍。已無及矣。世人果能趁此年華。回心向善。猛醒回頭。脫離萬有。居於無事之境。處於無色之天。掃除歷劫根塵。滌盡世間習染。空空洞洞。了了靈靈。則形雖老而性復初。外則雖弱而內實壯。卽是歸真復性。卽是嬰兒本來。否則天真散失。雖形強體壯。如冢如牛。究何益於身心者哉。吾道度世。今已十有二載。教以道。訓以理。無非欲挽化人心。同登覺岸。諸修入道之始。當心存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一誠向道。努力功行。庶不負此身之修。若仍以世法而行道法。負神負人。兼負自己。甯不惜哉。願世人注勉。吾修子等共注勉。

逐日愁中苦度。憂心如擣如焚。秋風秋雨消人魂。轉瞬淒涼尤甚。時在今日。劫光瀾漫。逐步加緊。願吾修子等於道於慈。宜各猛精進。努力功行。此卽度人度己時也。慎勿忽諸。

光陰似箭。日月如流。人浮於世。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老而衰矣。曾幾何時。故古人有白駒過隙之嘆也。志士進取。惟恐歲月虛增。寸陰是競。而嬉遊娛樂者。尤恐歡不盡興。歲月閒過。志士之志。何其可嘉也。嬉游之游。何其可哀也。願吾諸修。咸致力於進取。因時自勉。莫負大好年華。勿學嬉游之輩。白日閒過。自棄夙根。此身固爲軀壳。難保百年不朽。要知養靈之源。仍賴軀壳也。此身不修。靈於何養。不能得其養。則必濁而散。散而滅矣。再欲復其本來。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四序遞轉。週而復始。一年將盡。一年又至。而吾諸修亦多漸增老境。此時不勤。恐貽白首之悔。深望勵志隨時。自勤自勉。而功行與時俱進。清靈亦與年俱永。將來善績盈盈。福果彙彙。何其快哉。切勿因循。自謂今日已矣。明日再修。如斯蹉跎。而貽時乎時乎不再之感。悔亦何及耶。各各其味勉之。

登山必至巔。臨水必至淵。至其巔。乃能遠其見。至其淵。乃能清其識。以山之高無物不接。故能以見其遠也。以水之深。無物不涵。故能清其識也。然山之高。以其能積故成其高。水之深。以其能聚。故成其深。泰山不棄壤土。黃河不擇細流。故其高深之量。非他山他水所能比及耳。諸方皈依師門。修道亦然也。必須定其心。平其氣。寬其量。雖師道高深。無窮無盡。而平淡易進。只要能堅恆不拔。至誠不二。朝夕於斯。自然進步甚速。由淺及深。由卑及高。自可做利功圓滿。果滿之候。若心不能至誠。意不能堅恆。而見異思遷。或始勤而終怠。卽神道善誘。亦不能以益其身也。故曰。道不遠人。在於自修力如何而定之也。際此世事衰頹。名利兩字。更不如昔。直

等曇花泡影。而又於我何求。趁此機會。正好修身安命。復我本性。還我天真。而立願以濟人化世。其功其德。較之於曇花泡影之名利。其得益處。果何如乎。諸方進修雖先後之不等。而其立願則一也。仍望各各本其初進修時立願之宏。立志之堅。一致精進。不特吾道慈賴以展化。而各各之本身。得益處更多也。要知

師道渡人。本無奇異。至平至正。至大至公。若矜奇炫異。皆非道之所宜也。故以其平淡易進。往往修子自不加深察細研而忽之也。道本無物不容。無物不化。隨地隨時。皆可自尋自聖自悟自覺之也。並不以奇異而炫人。使之易入迷途。而不知自省耳。

濟佛訓曰。夫人之有生也。應知我生之不易。切莫虛度此生。趁此日生機尙在。宜修有生之功。行。莫到無生。悔無及矣。况人生之光陰有限。自古無百年享壽者。孩提之童。姑不具論。及至童關已過。嗜好薰蒸。邪思畢集。既少父兄之教導。又鮮師友之切磋。則正陽日消。欲求全璧。勢固難矣。但修真養性功夫。能自成童之期。守我至寶。得之最易。斯爲混元一氣。爲上上乘。若過壯年而至衰老。苟能自返。雖不及童修之易。只要一心一德。亦無不成。蓋古之上真。末年聞道而修。證果金仙者。亦指不勝屈。總之一念真常。應物不迷。純誠其志。堅定此心。何患無成日哉。無如今之人不明斯意。動云兒女糾纏。世情難却。情難乎辭。向願不了。終難言修。嗚呼。斯言愚且遠也。殊不知人生光陰難再。歲月如流。俟爾能修。則前途生機已蹙。雖欲修而恐無修路矣。

師道度化以來。其所謂修道者。非使人效老衲削髮入空門。亦非使人挽髮成道侶。儘可盡其倫常。務其本業。佑世法而修出世之法。在塵出塵。有一寸之光陰。修一寸之妙果。况古之天真地聖。

。誰非從忠孝得來。豈可教人滅盡倫理。而爲修身之功乎。至於修身之道。雖非仙佛所言。而大學開章。首言及此。惜乎世人皆睨然讀過。不知聖賢之道卽仙佛。仙佛之妙卽聖賢。能體大學之道進行。卽聖卽賢。近乎仙佛矣。世人苟能明此。不獨修身成真。卽治世亦不外此。又何慮國不强。家不齊。軍不整。甲不休。學不振。商不興。工不盛。農不起哉。奈何世人皆就其末不知修本。豈非大錯大誤耶。吾道以理教化。願世人趁此一綫之光陰。切修半世之妙果。迅速修身覓本。縱不能爲聖爲賢。成仙成佛。亦可以廣積再生之因果。豈不樂哉。是耶非耶。吾修子其細思之。予不與諸方相晤。又數旬矣。年來道中諸方。對於道慈。能聚精會神。及時勵進者。大有人在。是真有所覺悟。有所了澈已。重重塵障。錮靈蔽性。以言度化。衡諸如待時。以言化渡。其機固同。夫功行成敗之間。勉之於一息。則奮發有爲。疏之於須臾。則機宜放失。諸方生逢斯世。其於道也慈也。若弗盡其知能。竭其財力。則虛負其勢。虛負其時矣。修道之要。全在智慧。力慈之要。全憑根基。是以夙慧充者。聞道而喜。悟澈自易。夙根厚者。見義勇爲。布施不吝。更復勉之以堅誠。假之以時機。旣得悟道。又易昌慈。內外功行。於焉以成矣。若夫道源渺渺。衆生熙熙之世。卽有慕道之士。發大願力。以求修爲。而道也終不易得。慈也亦無所施。雖有若大智慧。若大根基。而奈其勢也時也何哉。

尙真人訓曰。大道無他。祇在清其心地耳。心地清明。無一絲塵垢。一毫私欲。使此心常如明鏡皓月。無一點塵翳蒙遮。則道基立矣。世人不知。昏昏惘惘。縈縈擾擾。使此心無一刻安閒。心必先死。此心旣死。何能得久長生。何能望成大道。要知此身原是爛枯骸。所謂長存者神耳。神由于精氣。精氣耗壞。能常存乎。由此思之。精氣神爲人身最要三寶。一旦精神耗散。能不惜哉

。諸子既列

師門。卽此修持。猶恨已晚。况當身健力強之際。豈可自甘暴棄。須知夫日時去而不復。精氣神耗而難返。若徒求苟安。一旦遲暮。則落無常圈套矣。夫世之修持者。誰能個個離家。人人出世。祇要於家庭之際。日常之中。守其倫常道德。仰無愧。俯無忤。時時省察。刻刻留神。毋使道心或離。亦不必求抽鉛添汞之法。道自成矣。吾道以道度世。以理化人。總之修子當從道求。勿搖其精。勿耗其氣。勿傷其神。勿固其意。勿動其心。勿亂其性。勿勞其身。勿竭其力。靜以養之。堅以持之。正以守之。誠以求之。此便是出家修行之道也。時在今日。進道且尙未能。離道更然可惜。此皆在慧心修子自悟自勉。避此劫運可耳。

默真人訓曰。人生斯世。孰能跳出陰陽之外。不爲氣數所拘。當此劫運橫飛。水。火。刀。兵。疫癘流行。人生虛弱之體。冒此邪氣。最易相侵。一經沾染。靈消性滅。此如何之苦惱也哉。且富貴貧賤病老死生。是非榮辱。離合悲歡。在在堪虞。嗚呼。人生天地間。誠一牢籠也。諸修方日居水深火熱之中。其亦知人生之苦厄。不若仙真之逍遙乎。當茲法會宏開。大道流傳。誠爲諸修幸會。苟人於此際勉力修持。俾得一劫造成。免去生生世世苦惱。豈非萬古難逢之大幸乎。然吾爲諸子幸。且亦爲諸子危。何也。幸者。幸聞至道。仙基有分。危者。危難堅定。終不能超脫天地之外。蓋人生七情六欲。爲附骨大魔。苟無堅定志力。雖欲脫之。誠非易易。吾告子等。凡人若有所學。必先明學之道。立定腳根。眼視身行。堅志不移。不做到極點不休。如此力量。方能了得一件事。縱不能登峯造極。亦不至半途而廢。爲不足輕重之人。凡事皆然。又何况性命之學者哉。諸子既列

師門。宜明這個道理。凡爲恩愛纏綿。名關利鎖。不能割者。須咬着牙關割去。不能捨者。須忍着心頭捨開。雖下手之始。覺有勉強。久久洒然無欲。脫然無累。則金仙之堦堪入矣。否則半上半下。拖泥帶水。終不能超出三界之外也。夫有德卽有道。德積一分。卽道凝一分。是以太上三千功。八百行。爲修仙首務。到得功果成時。回思人間富貴。真是污穢不堪。有厭之而不忍聞見者。試思天地清空之氣。豈容渣滯相滲。亦猶之爾。世人生着大禮服。又何肯與塗炭者爲伍乎。諸修子能悟及此。庶幾近乎道矣。

默不臨此已許久矣。年來各方道慈。一日千里。推原其故。實同修諸方順時策籌。隨機展佈有以致之。嘗思大道之化。因時而設。修候之運。趁機而昌。緬昔修士。生不遇時。雖具堅誠。抱宏願。或入山以求道。或面壁以枯修。終莫易得乎道奧。廣乎修諦。諺云。千里訪師。萬里求訣。得道之難。可概見矣。近季以來。道德淪亡。災害並至。

師憫斯世陷溺。欲挽狂瀾同登彼岸。乃闡先天祕蘊。拯劫海沉淪。如吾儕生逢其時。又值其機。幸何如之。而奈普渡之機。一闢卽合。偶一徘徊。又不知歷幾千萬紀。再逢此曠典。是以吾道之修。非泛泛者比。呆能及時了澈。一有建樹。卽證佳果。近來各地同修之成功證果者。已不乏其人。默也生本凡庸。入修以後。聞道恨晚。曷意以區區之微績。蒙吾

師逾格超拔。捫心自問。感愧交集。是曠典良機有以假之也。嗚呼。盛會不常。時機難再。凡吾同修。務就此不再之時。難逢之機。矢志翕進。努力修爲。若能坐茲並重。修功兼盡。進之愈深。培之愈厚。庶不爲私欲所錮。魔惑所擾。迨乎烝息一充。而功成矣。

李仙訓曰。嘗聞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歷久不朽。吾因之而有所感焉。

夫人處於塵寰之中。擾擾攘攘。而生若夢幻。虛若泡影。速若露電。曇花一現。轉瞬成空。故曰。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至靈乎人。若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可不惜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慨夫求道之士。於有生之日。不肯修爲。迨夫一棺長蓋。無嘉言懿行。足以典則後世。澤沛人寰者也。嗚呼。父母生我之軀殼。天地假我以性靈。修功不充於一身。風徽難昭於兩大。勗爾諸方。旣聞乎道奧。入於脩途。務各及時努力。隨機化度。凜駒光之易逝。立功德於不朽。彼徘徊歧路。蹉跎歲月者。惟恣情於聲色。醉心於權利。不知覺悟。烏肯修爲。坐漏舟而不知。飲鴆酒以爲快。因循玩愒。虛負此生。聞吾之說。其亦有所憬悟乎。師道化世。十稔有奇。在修諸子。其能悟於道。力乎慈者。已大有人在矣。港院成立。其機良佳。而入修諸方。夙基俱在。浹旬以來。數聆吾。師及諸聖仙佛之訓。其亦有所悟乎。時機不再。尙望諸方。其能悟於道慈事業。臨時功行。努力研進。兼籌並顧。庶不負吾。

師設院之苦衷。與諸方入脩之因緣也。各各悟之可也。

修坐門下卷

坐功要旨

老祖訓曰。物以形名。曰飛。曰潛。曰動。曰植者。以別其類而名其形也。人則稱萬物之靈。能賴以支配一切者。則爲靈而已矣。其靈何自。其體何成。孰能道其詳。以明其義乎。曰人生於父母。無何可詳述於人前者。然易嘗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其形與形之間。人孰能知其詳者。乃其落形之後。不能明其於未形之前也。未形之前。曰陰與陽。陰潛而陽浮。則爲乾爲坤。是爲先天已化之精。後天未落之形。故乾南而坤北。陽上而陰下。及乎後天。則陰陽移位。乾虛中而爲離。坤滿中而成坎。是坎離其身。烝寓其坎離之間。坎爲水。水則下沉。離爲火。火則上炎。上炎主清。清者爲陽。下沉主濁。濁則爲陰。其上下不交。坎離不濟。故陽不能降。陰不能升。終將耗其中之一陽。陽盡陰絕。而氣閉已。閉則爲尸。以馭其固有之陰陽。以合天地之陰陽。循環無已。因輪不停。則偏陰者。濁而不清。頑而不靈。偏陽者。則虛靈上向。露其機以陷其陽。終底於陽消陰乘。而形亦化於一陰。而爲離不得。爲坎不能。乃降至於物也。故人之靈雖注於身。而不能長於體者。卽上下不交。坎離不濟之大蔽也。今

老人傳經。曰化水爲火。化火生火。皆從坐悟者。卽以其坎中之陽。而濟其離中之陰。以陰補陽。以陽合陰。使坎離之體。返爲乾坤之象。使乾坤之象。返爲虛無之靈。此人之所以爲人。與物之所以爲物。根性不同。理欲互移。上升下降。一任其自然之運。保傷其果而已。是以能從其順。順則生人。能以其體化陰而存陽。純陽以合天。是又非修坐不能也。其能明斯。卽能修斯。其否如是。卽愚淪是。能悟是以研坐者。則凝其靈以固其體。不明是則逞其機以消其果。而勿望其

靈之明於久。炁之凝於空也。不研此以修。則爲盲修。不明是以坐。是爲呆坐。不能獲其補濟之功。焉能得其虛化之效哉。是故人之爲人。佛家譬入寶山。不知修持者。空入輪陷。何能返其固有之元炁。皈其元乘之陰陽哉。此人與物較。則稱爲靈。人與空化。則不及物之偏靈者。豈可置身於陰陽之間。而不知所以來去之路。徒假此戶以圖美食鮮。蔽於賊。隱於陰。終於盡。不知其所以也耶。惟是知之不難。而艱於修之爲難也。是以修爲難中之難。有恐其修而不果者已。嗚呼。人何如斯。物尙知煉丹以存其形。修人以道爲難修。坐爲難務。是豈可以人名。是與物亦不若已。吾今見修人之難於修者。非難於修也。乃難於不知其體之所由來。形之所由致。乃爲此原人一文。以待諸修者之自悟。及未修者之自參。勿以今世人已。可以人欲人樂人適人暢。以求其盡人之快。不顧其本體之修。而求爲人之因也。其悟斯而爲修。則庶不失其今日之人。其不悟斯而不知修。亦自誤其今生之所以爲人。大道尙乎自然。其各有所因以擇取可也。各各知所勉悟。斯爲斯文之不虛化也。共登彼岸。其法之玄。其道之妙。有不可思議者。何必區區一世無名無譽。甘居人下。不得享尊榮之福也。

道慈之修。喻之爲仁。而實則無非存神之得其功。便得所成。不能修以存神。而惟私慾是耽。因其身累。以自害心。則猶旣結之果。蟲蝕其核。而敗其仁。生無復生之機。姑無論復能孕形。而弗至失常。斷不可得。卽言輪轉而不化於真常之中。(守沙仙王註。化於真常者。猶之桃李之仁復生桃李也。)其所謂化。又安知身之又屬何形。此大化之關鍵。有所定而無所定之妙。物主於仁。人主於神之一變。凡吾修子。必各深究。而悟通奧玄。以此講坐。則由息之動靜。以養心之虛充。由心之虛充。以存其化之神妙。層層證覺。覺覺通玄。道慈之所以爲道慈者。其全體大用

。一是省察。二是克治。三是存養。這要素雖分之爲三。而無省察。則不能克治。無克治。則不能存養。無存養。省察亦必無所是資。故三者實不容闕一。惟修養之要。必須先用省察的功夫。能以省察。何者爲應作的事。何者爲當說的話。何者爲應近的人。何者爲當去的地。何者爲應聽的言語。何者爲當看的書籍。自然得其所己。能得其所己。必可知悟其所以。知悟其所以。亦必涵養其所以了。所說所以二字。就是吾們修養的目的。化渡的宗旨。故曰。知其所以。必日有進益。時有增候。夫然後不去計較其爲是爲非。而於自然中莫不中節。莫不得體。故事之所當爲者。必知其爲道慈。爲化渡。話之所當說者。亦必知其爲宣傳。爲闡揚。爲道德。爲忠恕了。人之所當近者。更必知其爲有道範者。有功候者。有善行者。有利濟者。其於地之所當往而常。久而守。更必知其爲吾院會了。至於言語書籍。亦必能知善言也。吾當側耳傾聽。如悟誠之每日曉曉不休。人或以爲魔症。殊不知其所言者。無一不洽於道之旨。修之諦的。故聞是言語。必當自爲之悟。方可有益於身心了。吾道中人所閱的書籍。非經卽訓。當然有益於身心。其稗官野史。不正當小說。就是諸子不可翻閱的。各方細悟。卽可以知這修養功候。必自於省察起了。能省察而後克治。克治而後存養。方可成爲完人。成爲完人。而後方可與天同體。與神同性。與萬物同不朽。與陰陽同消長了。果能若是。人之不希望希佛。而我之真靈弗滅。非佛而何。非聖其誰呀。各方勉悟吧。

修道一事。究於何處着手。有說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無物無時不有理數。將何所窮焉。且又何以窮而兼賅之。未免河漢莫及。蓋理者一也。本具乎心。可曰心外無理。理外無事。故修道工夫。卽此方寸雖微。萬衆包羅。神應無方。心何以修。修其擾也。心焉不擾。甯靜虛極。生

。不有自責。云何是煨。其坐弗凝。其道弗堅。其道弗純。其功弗純。其功弗純。其障乃生。障也弗除。惑乃日深。有惑自魔。魔也自入。入於惑魔。皆由自招。故有引深入微之旨。以期自芟自剝。自除自刈。而後道之真境。必由是功而入乎是純已。故曰一念之生。魔之媒也。一思之起。惑之漸也。是以聖者不爲己甚。所過者化。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不己之是非而擾吾靈。不以人之是非而定好惡。不責人而責己者。恐已引乎魔境也。然而道之所在。如是乎其可也。尙未有以盡之也。必以其德。乃有其定。必以其容。乃有其適。必有其忍。乃有其正。必以其平。乃有其真。故曰。道也者。導萬有之炁。而化之以適者也。炁也者。期萬物而息於契者也。坐也者。因其息無定。而促之使不亂也。定也者。因其神而凝之。使無微不燭也。是以修者不可嫉惡如仇。不可責人太甚。不可不原人之過。不可不容人之非。不可妄評人之是非。不可猛加人之罪辜。不可聞人過而怒。當矜之也。不可因人失而喜。當憐之也。因人之過。先責己。因人之惡。先束身。與人詞色。當加和藹。與人周旋。當彌恭謹。少者敬長。長者謙少。不伐己功。不矜己能。夫然後其坐也可達乎至虛之境。其定也可臻乎至明之域。是在諸方平日養之有素。遇乎事變之來。不致有所揣測已。何以言之。堅如金石。虛若無物。以容爲本。以謙爲行。庶其可已。以之修爲。則成上上之乘。以之處世。則得乎萬億之宜。以之總乎全局。則必無愛憎於其間。而無所不公。無所不正。故曰。君子當堅乎坐。君子當明乎定。君子當責乎己。

坐而不能自定者。則炁氣何能相交。而心神又何自相依。靈也亦必不能自聚已。靈之不聚。神何以凝。神之不凝。氣何以定。氣形不能並定。則道上道下之說。又何謂也。形上形下之說。又何分也。靈清靈濁之說。又何從也。故欲明其氣者。必明是炁。明是炁者。必明是虛。明是虛者。

必明是一。明是一者。必明是仁。明是仁者。必明是靜。明是靜者。必明是坐。明是坐者。必明是理。明是理者。必明是情。明是情者。必明是格。格於其性。乃能感於情。此坐之所以不離性情者。卽在感格之功用也。知感格之功用。必知水火之相交。知水火之相交。必知金木之兼併。而後一爐火。一壺水之功。其用必於天地之大化同其源已。以是言夫坐之真奧。則知萬形生於一靈。萬靈化於一性。萬性變於一虛。大千之中。無非是虛。虛而爲實。實則有空。空中有空。乃云真色。此氣動氣靜之時候。無非悟於聲色之間耳。聲而爲聲。則其音也。必不能發動。聲不爲聲。則必能振聾發聵。色自爲色。雖明者不見其爲色。色不自以爲色。雖瞽者亦知其爲色已。坐候功用。何獨不然。以是知坐者必以自然爲功。無爲爲用。而後聲之所動。色之所觸。處處可以喻道已。喻乎道者。必喻乎坐。喻乎坐者。必喻乎性。喻乎性者。必喻乎情。喻乎情者。必喻乎感格覺悟之中已。是頑石朽木。皆可有成就者。無非天地間之自然性而已。有自然之性。而以無爲之情處之。則性不爲習。情不爲遷。天命之所歸。卽在目前已。各方善悟是功。必知是候。修其候者。本無所定。亦實有定。實有所定。乃真有定。故於此而悟到聲色空虛。則道之所以爲道。坐之所以爲坐。必有進一步之奧用已。各方一載以來。對於慈業。努力而爲。實堪嘉許。而坐功進步者。固不乏人。其於坐功。視同具文者。亦大有人在。故不能不與爾諸方詳以研究之也。須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有一定不移之理數在。以其生長之功用。而變化沿革於收藏者。一步有一步之妙用。欲其由收藏再至於生長者。不亦難乎。雖云由幹而枝。由枝而葉而花。而果而仁。仁之不堅。何以能凝。仁之不凝。何以能藏。仁之不藏。何以接其統而傳其系。此天地萬有。必皆以藏仁爲功也。藏仁之功。無非由其性之遺傳。而生形生體。然於反本歸原之功。則未

之能也。是必以春之生而靜以凝之。夏之長而仍堅其生。秋之收而仍存其生長之實體。冬之藏而仍化生長收於自然。則反本歸原之功。不必求其堅而自堅。不必求其固而自固已。其故云何在。在於守虛。能守其虛。方能守坐。能守是坐。方能守靜。守靜於一。則氣之歸於命者。仍反乎性立乎性者。必能仍堅其靈。而合於至虛之體已。此無他。在於能求其所以然中之所以然。而後天五地五之相分者。必能由合五統六之機而立其樞紐已。各方捫心自問。坐功自冬至以迄於今日。其進步者能有幾人。而將屆立秋已。不於此數小時之內。參悟化生之源。則功候之進益。在於何處。必不知其所以然已。各方以道自修。以慈自肩。須知道慈二字。二而一。一而二。離而合。合無不離。雖離亦合。此卽萬化宗一之大本也。各方雖知道慈之所以爲道慈。而對於內外功行。祇知其分。不知合者。所以云合。故必內外不分。合而爲一。方能於己身之坐功有進步。而於慈業亦可運用自如已。各方明乎是。必當處處守其靜爲主。方能由靜以制動。而無不自然已。噫。道慈至今日。誠所謂至急之勢也。內而修己。外而濟人。皆當持此定靜之功。方能化於一。而有自然之候。以是推而至於萬事萬物。何莫不然。各方悟及於是。則知所謂靜者。非徒坐時守其靜也。卽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之間。皆當守其靜。方能臻於自然之境也。卽如各方聽講時令各各肅靜。果何爲者。非令各方。徒具其形式也。亦非令各方畏懼予也。所以然者。令各方自求其放心而已。不必徒令各方侍講於講室。而後守靜。卽近在隔壁。同此一院。亦必靜而無喧者。是令各方時時自守其靜。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果能如是相守。而不相違。則坐時必有自然之進步。卽應事接物。亦可得自然之妙用已。嗚呼。修何云者。行何云者。修亦非修。行亦非行。行卽是修。修卽是行。各方能悟及是理。自知春之所生。生必有殺。夏之所長。長亦有滅。秋之所收

。收則化堅。冬之所藏。藏性而非藏形。欲其生而不殺。長而不滅。收其堅於自然。性形並藏。必當從堅修堅坐。靜修靜坐。而能悟到至妙之真諦已。各方其各三復斯言。自知秋金肅殺。殺中有生。殺卽是生。能知乎是。必不以坐功爲具文已。雖各先進之坐功皆有進步。而其間亦難免有偏枯燥進之害。可不慎而又慎之哉。其他若某君雖有絕大之進益。亦難去此滯字之弊。是必善用其中。以合其精。則所謂天之精也。地之英也。日月之靈光也。皆合於精氣神三寶。而爲一靈之所凝已。

大哉乎坐。吾自傳經以還。無時不以靜修。爲諸子誥者。蓋氣化之運。炁元之復。必於是而正其基而充其用。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究竟變乾道者爲何象。正性命者爲何物。保太和者爲何事。此皆修人必須研肄之端也。若論其諦。何一在外。旣不在外。卽屬諸身。然則身之爲修。從何以知乾道之變。則炁是已。於何以知性命之正。則氣是已。將何以知太和之保。則心是已。炁也氣也心也。身之一貫之道所以通也。惟因修坐而悟。由悟而通。則純粹弗駁。有諸內者。然後施於外。乃足以言乎化。今人罕此之求。多認法相之紛爲變。製度之定爲正。一切適意爲保。斯之所謂變者。果能盡化乎。所謂正者。果能普行乎。所謂保者。果能盡存乎。觀之往迹。推及來茲。其不足用。可斷言也。不過學者注念。每僅及此。而根本之道化。所以日卽隱淪也。是何以故。修學而不明必坐之方也。其實中古以降。以道施教者。或以禪參。或以念攝。或以禱定。或以默守。或以拜堅。他如後儒主敬主靜之說。壹是皆坐法也。特學者誤以其說爲出世之法。於是乃視非經世之要。不知經世之道。卽所以出世之基也。若無其本。焉有其末。出世者。就世言乃道之末也。豈宜以其坐旨。爲非經世之道哉。惟教宗久衍而迷真。道法遂亦失傳。而

徒具門戶。是誠可惜也。老人今勗諸子之修。務以坐始。蓋慮道本之無以立。故諄諄加勉。在在提命。須審此會之修。乃五千紀來。特殊之一際遇也。苟不明坐以修身。修身而度世。則炁氣之何所合分。又何以分合。心莫之了。道與炁存。道弗之存。化於何賴。世之不化。身之所以自固者。如以通常之見一求諸外。則其所得何莫非障。倚障爲固。則世界之爲世界。色色形形之間。必皆各以其法制與意爲用。紛紜錯雜。又孰能爲化其變。爲定乎正。爲大所保。三者盡無必得之望。而學者終日勤劬。果何爲哉。老人惟此是憂。所以屢傳真經。廣導坐養。然經雖屢傳。不過文字之具也。何以悟參。則在羣修因文字之引。而自求所以覺證而已。證以得真。則陰陽調洽之餘。變化之道。有以基已。動靜適分之中。則正身之本。有以立已。語默合時。則保和之用。有以充已。三者各得於內。然後資以敷運於外。則吾道之昌於世界者。皆從羣修之一炁之充。二氣之合。誠心之堅。而足昭往開來。以永致清平之休徵已。願各慎維。而於坐中好自求之可耳。世道在於今日。其變幻所以日多且促者。無不可見氣運之遷移也。運之於世。雖屬乎天。而實由人。人之感化。其進至艱。而其爲退至速。是何以故。氣弗自養。乃遂逐物而改厥形。形之流動。在於氣之不固。而不固之氣。實乃不充所養有以致之。是以老人降度。首闡坐旨。其爲兩間培元氣而使充固者。惟望人之善自修養也。其必以坐爲養。又因時機所運。羣動紛紜。欲求其定。則不能不從靜處使知所歸也。若論動靜二者。本具自然之理。果得自然。則動能適分。靜亦無待乎修也。苟失自然。則靜無所堅。動必未有不失於過者已。人生觀念。不外善惡兩途。何謂之善。動而不過自然是善。而惡之所形。亦惟過之爲患。故非靜以平之。不足充固其氣。而期運化之能漸臻盡善也。但人之有生。每不能窺測自然之理。而明動靜之機。故於時會相值。流動既易。

而執滯亦所在多有。是無他。氣弗之靜。終末由得其平定之養。養弗之先。而用於世者。無往非動。而念念相續。幻惑自生。幻惑不已。則氣充既渙散。不易自固。而時機與自然之理。更必不免味失。無所悟覺。由此之故。過情之舉日甚。而世劫之數。乃從多事之餘。激增不已。於是無善與惡。皆難免不同墮於過失之中。此老人所爲悲憫。而亟願世人各自靜修者也。或謂應付趨勢。本人生當然之事。是亦徒言其動耳。不知動中自有不可少過之分。若僅就勢推。則相率爲過。安識底止。欲不過失。自非徒動可與爲言。必審動不過越之機。然後方得歸根之靜。而靜中生動之機乃以弗息。雖然近紀之顧念世化者。皆以道在開通智識。然識生於智。其體雖一。其用則殊不同。何哉。智者寂照相生。識者知行相發。寂照相生者。無時非定。卽無時不靜也。知行相發者。其多隨情遷流。而動無已時。卽擾無已時也。所以自來言修者。最重轉識爲智。欲轉識爲智。不可不謹由動返靜之養。念之在於人心也。何時弗動。而欲念之不動。其在修程中。實無是理。然爲修者不可不於動念中求其靜根。靜根不離。則念可隨止。念能時止。則必不至流轉於徒知之知。妄行之行。不入於知行之妄。則其止念之下。未有不寂照交融。無所謂靜定。卽亦無不自具靜定。靜定功純。則慧覺自啓。斯之慧覺。無所不涵。其爲智也。始可謂之真見。有此真見。則世間所有是非好惡。自然不沾不脫。旣無流動過失之虞。而無在不是平恬靜穆之境。是惟修者自悟自養。果臻斯境。則自然之理。動靜之機。而抱作世運之用。將見無可無不可之中。具得萬物備我。造化在手之妙已。其於修行未及之際。則惟止念。慎自審察爲最要。若不於此謹持。則無智而莫非識。無識而莫不縱情。非徒是非無正確之知。卽好惡亦易失仁者之行。世道因以墮落。固不待言。而自身所與爲立者。尤必盡味本心之根據。其爲可痛。莫甚於此也。所以志修大道。

。欲以挽回世運者。務明此諦。而善惡之人生觀。亦在切身悟味。加以修持。捨智從識。而縱情迷妄者。皆當就止念處。求一個真實轉識爲智之解決。然後步步加功。自見儒者殃祥之說。佛家因果之談。皆不外自心之一念得止於靜。與流識妄行之間。爲之區分而已。然念擾於心。非念之多。衆修必須觸處自證。其氣之充。要不難進養候之純。而明氣度之不關一切種種。則所謂寂照交融之智慧。得乎一片神行之渾然天理已。古者神道設教之義。要無非人身能有定慧之照覺。故易云。觀天之神道。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民服。細味乎此。則世道隆污。關係於人心者。豈不至重且大。而人心之修持。必期於轉識爲智者。豈不至要且切哉。老人無所重輕於世。而道之在世。惟吾一胞。而能神行天理者。斯不失其修身之盛軌已。

老祖又臨津院訓云。近世學者之言曰。世界一切事務。凡與科學之原則不合者。均不可信。如有信之者。卽爲迷信。今也社會上爲潮流所激盪。多目吾院爲迷信。其實均未研究其事理之與科學原則。是否相合。而率然反對者也。如各方之來院進修也。第一步具願之後。先指坐習坐。第二步領經誦經。第三步力行慈善。將三步功行。做到圓滿地步。今生可以無憾已。此三步功行。實融和心理學生理學倫理學於一爐。而循序前進。導人止於至善也。卽吾院所謂內外兼修而弗能偏廢也。今再將此三步功行應注意之點。爲各方告之。坐之功效。先求其靜。以至大至剛爲極妙。而此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以直養無害爲佳。切忌躁急爲要。再能坐而不間。則矜也偏也。可以免已。誦經所以參悟。兼能弭化一切。是內外兩有進益之舉。惟須誦也。誠敬自然爲妙。若勉強急迫。則可不必誦已。是以總宜充暢肅敬爲要。慈善之事業。盡人而知爲高尚事業。惟須努力於進行而不畏縮。本各人之志願。努力推進。信用昭著之後。世人自無所懷疑已。自然樂受吾院會之

指導已。各方其各勉之。

又臨杭院訓曰。修者之言修。修心爲重。修身次之。修行更次之。良以心爲人身之主。心得其正。其身自正。其行更無不正也。所謂誠於中而形諸外是也。修心之道。曰空曰靜。空而後方能生智。靜而後方能生慧。智慧一生。則聽無不聰。見無不明。聽見聰明。是非自然易辨。善惡自然易別。得道之旨。體道之用。而悟而覺。均基於斯已。空靜二字之功夫。非從經坐二層入手。勤修勤練不可。能常參經。自然可遠俗塵。能時習坐。自然可以真性常存。時遠俗塵。常存真性。則外緣不能擾其身。邪魔不能惑其心。心房之間。無點纖之滓。無絲毫之妄。自然常空而常靜矣。而智慧因之而日深。聰明因之而日甚。而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善其所當善。惡其所當惡。而成其大悟大覺。更無所不用其極已。道果難修乎。非難其修。而難在信仰堅恆四字。人難做到耳。果能堅恆信仰。與夫至誠不二。自能漸臻佳境。而入道之胚胎。得其運化。道能啓發人之智慧。然人力亦能以宏道化耳。是又在各各之善修善練。與夫堅誦堅坐而已。吾道傳世。旨在渡化。無人我之見。無畛域之分。成己成人。一道而同歸。咸止於至善。移風換俗。弭劫消災。凝其善靈。聚其善氣。使之同登無憂樂土。而呈清平祥和之相。凡吾諸修。各各務體。

老人降靈傳道。渡人化世之苦心。朝乾夕惕。以道是崇。惟善是尊。各各堅恆不拔。至誠不二。而風移俗換。劫弭災消。均賴各各之修功善靈。有以輔化。吾老人有厚望焉。各各其加勉爲囑。

昌佐神訓曰。大道無形而有形。無相而有相。無形之形乃是真形。無相之相是謂實相。無形者孕於先天。無相者本體虛空。因藉萬物而成形。道運於後天也。假萬有而成相。道之施其用於世也。

。此大道在於世間。不外乎人情。離於人情者非道。不及乎人情者亦非道。逾乎人情者更非道。亦不得謂之修。更弗得謂之爲養也。故修者之於道。求其合乎人情。洽乎事理而已。何以言乎人情。蓋人之性情有殊。而其智愚有異。是其情理亦因個人之性情而各有所別也。因其各有各人之性情。各有各人之見解。故人人之所以不同於一也。然世事人情。縱不外於理字。人能同心。亦不過同理。人否同心。卽是未同此理。理者云何。卽天理也。能盡其天理。必能合於事理。而同與各人之心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必無所偏。無所僻。無所倚。無所著也。是以修者之於人情。必合於此。而適於彼。宜於我。而坦於人。事之巨細。理之隱微。必因各人之所及。而收圓活之美滿效果已。惟世人之個情。最不易化其偏而就正。除其私而伏公。泯其欲而就中。滅其惑而就平。是故道慈事業。因此而受莫大之打擊。道慈之所以不能推展。亦莫不因於此之故耳。人之情能合於世之情。而適於道之情。必自無管見之知而爲知。并天之識而爲識。事無不取諸公決。理無不衡諸衆論。而後道慈之在於世界。以具有世界眼光之修者。而推行於世界也。而能有世界之眼光者。必以天下爲己任。以己饑已溺爲懷抱。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人之所近近之。人之所遠遠之。是之謂合於人情。適於道理。行諸於身者。必順其自然也。修諸於心者。亦必適其動靜也。惟是人多不適於人情者居多。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拂人之情。違人之理。而其身必將陷於孤絕之地。性迷於歧途之次。修必無所進益。養亦必同於鳥有也。是故大道曰人情。能適於人情。方可進於道。能進於道。方可展其慈。能行道而後身方可固其永久也。而世人之所不能適於人情者。未洽於事理者。大半以其修未得其平和也。平也者。平己之心。和也者。和己之氣。心何以平。善修而已。氣何以和。善養而已。善修善養。而后知止。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靜。靜於自然處。是謂之真靜。真靜者。無一毫勉強於其中也。故心平氣和。爲修養之入門。而平和之功。又不能不賴之於坐也。是修道者。以坐爲主。行慈者。必以坐爲基。其主不立。何以固基。基而未固。何以云修。故云修者。必先云坐。云坐者。必先云靜。云靜者。必先云虛。云虛者。必先云息。云息者。必以炁氣是養也。能養氣而接於炁。則二脈之通。動靜之運。週天之轉輪。是必有所定。有所定。必有所覺。有所覺必有所悟。能悟於空者。見其本來。能悟其妙者。識其原性之所在。能悟其玄者。亦必心有所明。神有所凝。靈有所通也。故養功修候。必以坐求。必以悟得。知坐而不知悟者。形同傀儡。像似枯木。死心灰意。坐亦無功。養安得候。是以修子之於坐而悟之。悟而坐之。先悟後坐。坐至悟時。自有所覺。悟至覺時。自有所見。見而不以爲見。幻相必不作擾。色虛亦必不乘隙而後見。而若來若去。若有若無。若空若色。始是性天中之元來耳。勗我各方之於道慈。必以坐先。坐必以靜主。而後已之不適於世理人情者。必因坐之功候。而改其非。以就於是也。

關聖訓曰。修養之道。無非守此自然而已。拯人拯己無非守此坦適而已。守乎自然者。化生不測。守乎坦適者。堅固不朽。不測之功。在於定一。不朽之功。在於立行。定一與力行。其修養之最要者乎。吾人修養以來。本其堅誠之心。公正之身。以與魔惑相戰。而保此至清之性。固此至正之命。非坐與慈。又誰爲之主耶。不過以道慈爲主者。能爲道慈之主。然後有不測之功。不朽之業。不測不朽之功業。均由於一念之清。夙靈弗昧。夙基弗墜。夙慧弗迷。夙性弗蔽。然後有此至妙至玄之不測不朽之功業也。惟是坐慈之身體力行。亦有分別。何以知之。其夙慧性靈不墜不昧者。必能一日爲坦然之十六度坐。其性靈弗清者。雖三載之久。日八度。尙以爲苦。而於慈

業更有所同異已。有無若何力而進於不懈者。有有其力而視慈善爲畏途者。是非個人之時候與夙靈相合相離之分別乎。有根基者。功業雖淺。其候能轉。無根基者。功夫雖深。其候不通。而况有根基者。勤修勤養。靜坐靜悟。焉能不超凡入聖乎。若無根基者。困而不學。驕吝萬狀。其不墜墮者。未之有也。所謂民斯爲下已者。卽在是也。善人悟到修養不易。自知淺者當勤修勤養。時候深者。當永固永定。修者修其心。養者養其身。定者定其性。固者固其命。知夫四者之功。乃能有其根基。然而四者之知也。能知其爲心身性命之修養定固。而不知心身性命之所以修養定固也。心之修也。容厚而已。身之養也。力勤而已。性之定也。自然而已。命之固也。無爲而已。苟能若是以爲修。雖不能期月而已可也。亦必三年有成。苟能若是以爲養。則不必謂其彭。不必謂其殤。自無壽夭之分已。苟能若是以爲定。不測之功。必由一誠相格已。苟能若是以爲固。必能脫小充入大充。而永垂不朽。至於海底炊飯熟。冰窖報花開。猶其餘事耳。吾人認定心身爲後天之體。性命爲後天之用。性命爲先天之體。心身爲先天之用。先後體用均合於心身性命。而分於靈神氣精。苟能合心身性命靈神氣精於一炁。則先天不迷。後天弗墜。永無殘性害命傷靈渙神之虞已。吾人善悟吾心身中之坎離。與身心外之坎離。定有一而合於誠。庶幾其無所失已。是仍在母間於坐。毋吝於慈。後天之功。乃有其本。先天之候。自通其基。由是以悟。三月之功。可以立基已。期年之功。可以尋母已。三年之功。可以定游已。六載之功。必能從吾靈之所欲。而返其本來已。吾人幸勿自暴自棄。而使本性永迷也。

達祖訓曰。人之身心。何以有其生生不已。活活潑潑之靈機。道以運之也。修道卽所以活其身心。使其身心之靈。永凝永聚。而動動不已。長流不息。以其同於江海之長流。山岳之堅固也。江

海之成。成於水也。山岳之成。成於石也。是水也。是石也。其爲有形之體。化於五行之中。如人之身心。出於太極元素。而火而土也。火者心也。土者身也。流行於身心之中。而不已者水也。是五行也。不能不同其運行者。道之大化如是也。道無名而有名。道無形而有形。其名因人而名。其形因人而形。人之身心。道之體也。身心之所以有其運化。而生生不已。道之用也。道之體用。其備於人乎。人究其理。而尋其要。則人之一身。無處非道之機。得其機而用其機。無時不可以開道之窾。見道之奧。道之全體大用。皆能化利於我身心之中。我之身其爲山岳乎。我之心其爲江海乎。心者火也。火者水也。身者土也。土者石也。化有化無。生生之理。不可測者。道之先天也。後天之道。以心爲火。先天之道。以心爲水。後天之道。以身爲土。先天之道。以身爲石。火也。水也。土也。石也。母子也。子母也。陰陽之動靜也。循環不已。終始化一。化一而化二。化二而化一。其先其後。其接其通。能明之者。可以見天地之真物。可以得道之真形。是水是火。人見其二。人見其分。其實水火無二無分也。水卽是火。火卽是水。一體也。一物也。有其形。有其化。而人不能研其真以致心爲水所滯。而心不能永存其生機。若心爲水所生。則心之生機愈旺。而生機可以無息已。見心爲火者。可以見心爲水。知其水。知其火。則火化之功。水之功也。水化之功。火之功也。運其火於離宮。而坎宮之水生已。虛其火而填其火。虛其心。而實其心。非坎水不足以成其功也。坎之在人腎水之宮。腎以爲藏精之府。修者化精爲氣。氣也者。火也。火之氣也。火化爲水。水化爲火。上下相交。既濟之功成。而有形之身。活活潑潑得其基已。以身爲寶者。不若以水火爲寶。以身爲修者。不若以心腎爲修。心腎二宮。得其抽填之法而行之。則化生之機。必潤乎有形之體已。是體也。以爲土之所化也。後天之土。不能與

先天同其悠久。必也。化其後天。而成其先天。則土之來於母者。仍歸之母。而元素不減其分量。土仍爲石己。石者。金石也。非人所見之金石。乃先天之金石。五行無形之體也。金不見金。而金之剛柔性具。石不見石。而石之堅固性存。有其性而不見其素。化其素。化其性。後天之土。後天之子。皆變爲金石。故曰。修道而金身成。金身者。不壞之身也。有其身者。有其性。性已金。性已不壞。不壞者。永存不沒也。永存不沒。百年爲一日。千年爲一月。萬年爲一歲。其壽不可以年計也。歷萬劫而不壞者。其爲有道之身心乎。天地有時而渾沌也。有道之身心無渾沌。此世界陸沉而天崩。彼世界可以更新也。開闢世界。開闢三千大千世界。皆若如是之花花。色色世界。非有道之身心不可也。有道者。可以造天地。可以造萬物。以此語爲誇誕。未得道味。未明道機也。明乎道機者。可以悟先天之化育。後天之化育。先天之物。後天成之。後天之化。先天成之。後天不化。何有先天。先天不成。何有道功。天地萬有。皆順乎先天而得其道以生。失其道以死者也。先天之爲天道也。先天之爲化道也。先天之爲天命也。命之賦於人。人得之性也。性無不善也。性善而情有不正。是以性隨情變。而善善惡惡。正正邪邪。是非非非。以初性如是耶。情如是耶。實欲之所致也。無欲者無情。無情者無性。無性者無道。無道者無物。無物無名。無名而歸之于頑空之境。以此爲道者。見邪魔。而未見真理也。以此道而爲國。國必亡。以此道而爲家。家必敗。以此道而爲身。身必壞。是道也。邪魔也。道之真理不若是也。道之真理。必也修其中。而致其中。此入手功夫。不能無欲也。必有所欲。以動其情。其微妙處。只在正與不正。當與不當耳。人未有無欲者也。成聖成賢皆由有欲學聖學賢之心而成之也。學聖學賢。不能不欲知聖賢之學問。欲知聖賢之言行。欲知聖賢之動作。而後順其所行。法其所行。其

所以爲仁義禮智信之實功。而我皆欲之。行其仁以成其仁。行其義以成其義。行其禮智信。以成其禮智信。有一不能行之。我心不欲也。以此爲欲者。其欲必出乎情之正。以此爲情者。其情必出乎性之正。以此爲性者。其性必出乎命之正。正命者。不違于天也。不違于天者。不違于先也。不違於先者。不違於道也。不違於道者。身心合於道。而不自知也。自得其道。而不自覺也。道之在身者。後天其身。化爲金石己。道之在心者。後天之火。化爲真水己。化水爲火。化土爲石爲金。五行自化。而不爲天地所化己。五行在我自運。而不爲鬼神所運己。脫乎三界之陶鎔。而陶鎔三界。鑄三才於一炁之真。成萬有於一陶之虛。是道也。其爲真道也。非若頑空。空而不化。空而不生。空而不聲。空而不色。空而不花之空。是空也。物之化育之母也。物與人同也。人與物同也。同得一道。而生而化也。一陶一炁之中。何所不容。何所不化。是以化五教而爲一。化萬類而爲一。化天下之花花色色靈爲一。一而不二。二而歸一。一以貫通上下玄關妙諦。通乎尾闕者。通乎鵲橋。通乎陰陽者。通乎黃中。通乎天目者。通乎天耳。通乎天耳者。通乎靈機。通乎靈機者。機一動而覺己。陶者世界也。世界萬事。無不因機動機覺而知之也。至誠如神。至誠通機也。至誠無所不知。機以知之也。機在何處。機隨靈而轉移。靈在何處。機在何處。靈在人心。機卽在人心。靈在天空。機卽在天空。靈無所不在。無所不游。機無所不在。無所不安。在其地而知其機。安其機而運其靈。機動而靈通。靈通而神化。神化而聲音。而言語。而花花。而色色。無不如在目前。如在耳邊。視之甚明。聽之甚清。非我有目有耳也。道之目。道之耳。道之機也。各方得其道以爲身心性命之寶者。其身也寶。心也寶。性也命也皆寶己。無壞時也。金剛不壞。其爲各方之道乎。道之得也。何功何行。非坐不可也。各方之於坐功。其切注爲重。

爲要。各方其悟之。各方其參之。

坐有法乎。坐無法也。不得不因法而明其竅者。入修之門戶。入其門戶。而窺其堂奧。何竅何不竅。何門戶何不門戶。皆不問之已。惟以修道之真妙。調其氣。和其候。使氣平而候通。則息息之所運所接者。與大化同其孕育已。無所有而無不有也。無聲音香味觸法。而無非聲音香味觸法也。花花色色。未有能動我之心。搖我之氣者。我之心真陽復已。我之氣真化已。真陽蘊於太和之中。而生萬有。春夏秋冬四時。無不各具其生機。無不各藏其妙用。金之在春。固爲尅木之賊。然而木非金不足以成器也。夏火鎔金。似爲尅制。然而金非火之鍛鍊。不克以成器。是五行之生尅制化。皆必因陽以生陰。因陰以化陽。勿視生我者爲利。尅我者爲害。則內功之修。必可以強其筋骨。而活其血脈。氣候之調養。亦能如天之有四時已。息息之通於外接於內者。皆自然之陰陽。自然之五行。竅之開也。無所不容。竅之閉也。無物能入。是道也。是法也。其謂真炁之收藏也。能視真炁之蘊藏於身者。可以見性中之天。而明後天之所以生已。明乎後天之生。即可以由老而少。由少而老。循環不已。常生不死已。是僅後天生生之道。非先天靈化神固之真。得先天靈化神固之道者。後天之靈。化爲先天之命。後天之神。變爲先天之炁。先後無所阻闕。欲何如。即何如。欲成已。即成已。欲化世。即化世。劫數之灑漫於世界者。一念之空。可以普化大半已。是法也。我道各方得之者不少已。得之而能成之者。則不多見也。得之而修之。修之而以陰陽之氣候。調之養之。若太虛之生物。無不生而無着。生之以道。不可以着之以功也。天地之功。誰克與倫。人之功有能及其萬一者乎。不及其功。而欲成天地之孕育。變化之能。亦難已哉。各方修功養候。皆大有所得已。若能時時自悟其虛。自明其空。則人我之間。打破而無阻

障已。化去人我之阻障。不致有爾是我非。我非爾是之意見已。爾我之見除掉。至於大公之境已。至於大公之境者。方可以與天地之陰陽相接相化。而參贊位育之功乃成已。成其空者。烝化之力也。人之修養。至於烝化之時。則不坐之坐。其坐也適。不修之修。其修也恬。無所適而非功。無所恬而非候。先天後天之分。不見於我之身內已。是之謂坐得其竅。是之謂坐得其奧。各各不可以意識尋也。各各參之。近日各方之功候。坐之以恆。誠堅不二。大有所悟已。誦經誦咒。其功效所在。皆在化弭有形之災劫也。各各能如是以坐以誦。萬劫化於無。真功真候。證之於無形已。

孚聖訓曰。大道之修。惟在乎坐。坐之歸宿。一言以蔽之曰。修身立命而已。修之道。端賴盡心。夫人秉賦天地之全。而其性也。渾然噩然。仁義禮智。寓乎無形無色之中。流露於動靜言行之間。充其量。則天地一家。無往不以胞與爲懷也。但爲氣秉所拘。人欲所蔽。久久則天性汨沒。元靈消亡。無怪乎以仁義禮智爲迂腐。視聲色貨利若生命耳。吾院之坐。簡而言之。卽明明德。亦卽克己復禮之功也。修之要訣。就孟子盡心章以悟。則豁然貫通已。蓋人之神明爲心。心所具之理爲性。能盡其心。而神明全體大用完備。必能知其性。能知其性。而悟澈民彝物則之理。則知己之仁義。便可以知天之元亨。知己之仁智。便可以知天之利貞。靈光圓凝。毫無渣滓。而心卽性。性卽天已。且夫修者。已具致知之功。尤須以實踐是務。心固盡已。猶恐出入無時。乃操而存之。不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知己。猶恐振苗助長。乃順以養之。不蹈於矯揉之弊。而心存性養。可以事天。功至此候。則心也性也天也。一氣以貫之已。至若根基既殊。人事難齊。天壽死生。雖所遇不同。然須知吾人之所重者。在乎靈性。不在乎形骸也。生寄死歸。故蘇子曰。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由此以觀。則吾人之於修也。務各不避乎險阻。不貳於夭壽。果能全受全歸。則其性也靈也。將與天地而同其終始已。明乎此。可知吾院之坐。乃克已復禮修身立命之功。不可誤解。更不可有所懈疏也。各各卽此悟之。幸勿務奇好異。是所切要。

夫天地山川之所以各異其位。水火風雷之所以各異其用。春夏秋冬之所以各異其時。寒暑溫涼之所以各異其候。東西南北之所以各異其方。生長收藏之所以各異其功。胎卵濕化之所以各異其胚。羽毛鱗介之所以各異其族者。莫不是大氣之化機。而變化流行也。大氣化機變化流行。卽道是也。故言道者不曰先天一炁。卽曰自然無爲。不云一陰一陽。卽云循環無端。至若一也。大化也。至誠不息也。總之所謂不過就義理之假藉形容耳。其實道乃玄之又玄。妙而又妙。可意會其真諦。而不可言傳之奧理也。言其大。大而無外。天地莫能容。言其微。微而無內。粟粒亦可藏。言其有。無聲無臭。莫之能覩。言其無。萬有萬象以之所生。其體也無方無維。無縱無橫。而熔冶兩儀。其性也無生無滅。無始無終以垂貫古今。湛然虛空而非虛空。清淨無爲而無不爲也。強言則乖。多語則離。是語言之衆。不足以容之。經典之富。不能以明之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無可說。非法非非法也。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不可以知知。不可以名名。至空不空。至色不色。至聲不聲。至形不形。恍恍惚惚。杳杳茫茫。惟如如智。可冥會默契耳。此言道者必先言坐。言坐者必先明空。明空者必先知止也。蓋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得之云者。卽如如智之冥會默契于道也。然則如如智。豈易通乎。豈易明乎。豈易覺乎。豈易運乎。其不易通也。故坐不可不堅。其不易明也。故坐不可不誠。

。其不易覺也。故坐不可不靜。其不易運也。故坐不可不默。坐於其默。心虛空。坐於靜。靈乃充凝。坐於其誠。性乃光明。坐於其堅。氣乃調平。氣之平也。而息通。性之明也。而命固。靈之充也。而絜接。心之空也。而神守。神守於內。絜接於中。命固於鼎爐。息通於任督。夫然後紅玄相濟。周天候轉。圓融無礙。自性光明。無礙光明。則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境通。宿命通。漏盡通。所謂六神通也。獲得六通。自然知人之所不知。自然明人之所不明。自然覺人之所不覺。自然運人之所不運。理則無所不盡。事則無所不窮。可以彰過去之千古。可以察未來於萬年也。是故修道者。不能不坐。行道者亦不能不坐。而宣道者更不能不坐也。修道不坐。不得道之真諦。將何以爲修耶。行道不坐。不知道之奧理。將何以爲行耶。宣道不坐。不明道之體用。抑將何以爲宣耶。此坐卽是道。道卽是坐。二而一。一而二者。道之不可須臾離。卽坐之不可須臾間也。各方果不間坐。以坐玄而又玄妙而又妙之境。則所謂大氣化機。變化流行之功用。又曷莫非欲山川卽山川。欲風雨卽風雨。欲雷霆卽雷霆。欲霜露卽霜露之惟心一造乎。諸子研悟於是可耳。各各勉旃。

慧聖訓曰。吾道靜功。第一須先將萬緣放下。一絲不挂。卽此身亦置於無何有之鄉。我亦不覺有象。如此一念操持。卽一念歸真。到得渾渾淪淪。無人無我之候。卽性也。卽仁也。此時若有所覺。方是真性發見。由此真性發爲元神。則明心見性。自不難矣。吾道以道度世。以理化人。凡一言一行。皆不離道。深願修子等各各從道中研求真道。是師心深期於諸子者也。其各勉諸。

自古修者。必講勵行。實則皆本乎坐也。各教傳道。若老儒釋固重坐養。後來清約重禱。亦猶坐

意。蓋沉默祈禱。無在而非藉存其心。然後以正厥行也。吾院道坐旨同各教。而其精義。則在於形命性神之內外兼修。以達先後合天之奧微。而顯人我同度之全真也。何謂先天。炁靈性是也。何謂後天。精氣神是也。先天三寶。虛而本充。而無朕肇可象者也。後天三寶。實而乃凝。而有胎息可徵者也。是故欲合先後天之妙。必知鍊實還虛之旨。鍊實者何。從後天三寶。由坐以修固之也。還虛者何。後天既固。則命形有屬。由此命形而反充其極。則性因神凝。而炁靈之光以之圓滿。而精氣之聚結。胥克悟色之空。而悉返乎本來已。若言修養。則身之所具。氣以聚精。精以化神。神以歸虛。而與性自合。以充於炁。並圓乃靈已。靈之圓者。以言先天。則素統正于乾陽之頂。以言後天。則丹構沖於坤坎之室。外形其坐。而命爲立於內已。內復其性。而神完於外已。內外全備。則無非功純乎外。而候轉乎內。周運弗息。而上通下澈。大成之修。爲著其效以得其真也。諸方坐功養候。內轉外純者。就今觀之。雖弗多覩。而篤嚮深求者。亦尙所在皆有。但道之爲修。固在慎坐。而坐之于道。猶渡之有筏也。知其筏以爲渡則可。若欲渡而徒執筏。則不可也。何哉。筏之能渡。必有其人持篙。而始克前進。筏篙則如坐必賴悟。而後方得爲通也。苟徒拘坐以求道。而不審默悟以通玄。則同執筏望渡。而不有篙師以主其進。不終自窒滯者。未之有也。所以吾院闡發坐旨之際。

師必傳示真經。以俾參悟。蓋恐坐而弗悟。等于不坐。空悟而弗坐證。亦必流於誕妄。此吾院道坐。內外兼修之意。先後合天之修。各方要當深切講求。庶乎皆有成就之可望也。

諸方近時坐證。多有心得者。然靜默中之悟覺。猶有不能盡脫習知之障。故其識惑未易悉泯。此則仍於坐諦尙欠精探者也。自來坐道之大。貴在致知。其知之所以不致。則識限之耳。所以善悟

必於格物。此一格字。內爲通而外務去。內外不目相妨。斯表裏能以互證。何也。外觀有物。則習知之限於心者。必不能更通於有形之外。不能通於有形之外。則本覺之明。無時不是爲識惑所據。愈欲廣識。而所知愈隘。是皆不得致知使之然也。所以當茲氣運衰微人靈易昧之下。不得不靜坐之法。以導志修者之各自悟覺。假令坐修而弗克致知。則識惑之障不除。其所悟覺亦難得真。吾略指此。願衆修之精進者。益自體會。好爲持證。是關道化之根本。其各慎之可耳。

先天三寶

炁靈性爲先天三寶

老祖訓曰。蕩蕩乾坤。芸芸萬彙。其充塞于兩大之間者。不外乎有形與無形。有質與無質而已。凡所謂有形質者。卽不能無生死成敗榮枯增減之輪轉也。卽此以衡。惟天下之至虛至靈者。則無生無死無成無敗不榮不枯不增不減。此不易之定理也。聃徒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可見人物也。靡不具有形有質之色身。旣具形質。則有生死成敗與夫榮枯增減也。夫谷神無形無質。至虛至靜。故無生死。淺而言之。谷猶養也。神者炁靈性也。世界人類。果能以後天有形有質之色身。從事修養。則真炁不渙。虛靈不昧。本性復初。而生死自主已。生死自主。又安有成敗榮枯增減之可言哉。雖然虛極生有。靜極生動。當夫混沌之際。空空洞洞。湛然無物。無所謂天地與人物也。其周轉于上下者。不過一點靈光而已。迨夫炁水相凝。清者升而爲天。濁者降而爲地。玄黃旣剖。乃生人物。人爲萬物之靈。所秉之厚。厥爲三寶。其在先天。爲炁靈性。一入後天。爲精氣神。但其未生以前。元精不入於腎臟。元氣不出于口鼻。元神不在於眼目。上升而下降。周轉而不停滯。此爲全真之體也。洎入世以後。精入于腎臟。氣出于口鼻。神露于眼目。智識一開。而七情六慾。戕之伐之。久久則元真之體。日就消亡已。其失也順。其還也逆。故必待修養以挽救之。而復其初。修養之道。貴乎自然。是以訖接適尖離披合諸端。須不用而用。不動而動。如水之綿綿。流動不息。無忘無助。自然而不放任。堅定而不執着。無忘則綿綿若存。無助則用而不動。坎離旣濟。保合太和。練精化氣。練氣化神。凝神以固其炁。凝其靈。復其性。而後可返乎清虛之本來已。各弟子修養有素。而各各之修功養候。各有進境。所望卽此以悟。勿

爲形質所囿惑。則得之已。各各參之。

孚聖訓曰。道本無名。亦無形也。無名無形。自然爲道。能得自然之功。即得靜適之通。通乎神則氣化。通乎氣則靈充。靈充而後神養。神養而後中虛。能使中虛之清靈不滅。自然返吾先天之炁化。不虛不化。不生不死。故生也由吾。死也由吾。果能養吾浩然之氣。充吾中虛之靈。則神氣自得靜適而運化其自然也。然氣有陰陽之分。虛有先後之別。清氣屬陽。濁氣屬陰。陰充則陽化。陽充則陰降。故善養善悟者。則陰陽調濟。而氣蒸通已。至于先天之虛。虛其神。後天之虛。虛其心。神之虛也。虛靈虛性。心之虛也。虛形虛色。倘能由虛形色而再虛靈性。則自可達到無限之妙境也。故人之修也。須明乎陰陽先後之理。炁氣兩感相生之機。如是言修。修于形者。養于色者。陰屬之也。修于無爲而養于無形者。陽屬之也。屬于陽者。則炁也。性也。靈也。屬于陰者。則色也。相也。幻境也。若能由一生二。從二返一。一二相返相迴。則充乎七。散乎八。七八轉移之運。自可由後天而歸先天。轉先天而復後天。先後相默相連。則炁靈性方可合一。一元充固。則清氣相滋相凝。此入道之正軌。修身養靈之妙法也。所以修養之道。貴乎無爲而悟。卽順乎自然而出于恬適。夫自然恬適者。先天之養候也。苟不明先天。何以明真氣。不明其真氣。何以明默運。不明其默運。何以明通化。何以明玄機。不明其玄機。何以明修養。不明其修養。何以明靈充。故吾道之教人以靜默而虛悟。自然而無爲者。良有以也。但一時之明。不足以言修。一時之通。不足以言修。一時之悟。不足以言修。以及一時之慈。亦不足以言化。其化而養。其養也。必也先具宏願。更須虔心。然後修吾心也。養吾性也。全吾炁也。充吾靈也。如斯而行。則清靈得其澄。氣方得其調。神方得其化。精方得其結。精結靈圓。炁氣自

能相濟與默然而動之功候。有此化境。則陽氣充。陰氣化。炁全而性返。性返則歸于先天。而貫于後天。即可接乎炁靈。達乎玄交。通交達炁者。性真元復靈返也。守其元。養其性。充其靈。修其真。則後天所染。勿得擾吾之性真焉。是以人之修養。初勿作相。要先明性通真。知其陰陽先後。然後無爲而悟。自然而行。勿使性真失其守養。勿使陽氣散諸不覺。此皆修養之至奧也。願諸子好自參悟。自得個中妙玄也。

文中子訓曰。炁性靈。名爲三而實一。蓋炁是性體。靈是性用。就一而論。則化爲後天三寶者此性也。而精氣神合一。亦卽此性也。萬殊由性而散。卽一皈由性爲返。至於無極。炁而已矣。諸方但從氣之在身者。悟知何以自然通適。便曉炁化之無所不包已。更參真經炁解之理。則修養存固之道。所以有形而無形。無形而莫不形之真。自得恬定於中矣。

孚聖訓又曰。靈也者。無形之身也。身也者。寓靈之壳也。有其壳。則靈始能寓。有其靈。則壳始能生。是以萬類生化。莫不各有其在壳之靈。以營其自壳之生。無論其爲人爲物。皆有其必具之靈性焉。然有此靈。其壳亦不知爲靈。而以爲其壳之自能。凡有所動。皆其自動。凡有所行。皆其自行。非外有之靈以轉運其軀壳。而後始然也。於是人之自命不凡者。每以己見己識。爲非常之見。非常之識。非他人所能及。亦非自力所不可達者。而橫流邊清。欲壑逞亂。則世上之形色幻已。人心之險詐生已。皆由不識其壳之主。不認其靈之在。而自沉自陷以至於輪輪下轉。不能返始。並不能固本者。是誰使之然也。非其偏執自着之明。有以限其展大擴張之光乎。是以言靈之在。在於虛也。言身之在。在於世也。身生於世。爲現時之寄附。爲靈體之輪墜。非有若何福果。以享世之紅光也。因其靈之高下。性之明昧。以化世以利人者。則在世也爲身。非世也亦

爲身。此身之在。以人視之。則弗見已。以虛言之。則誠真已。夫以不見之身。不形之靈。而欲使人人知其所在。知其所凝。又非有在身之養。在形之育。不能圓其光以大其體也。此修坐之由來。亦大道之原本也。因道以生者。豈僅世之人人。凡所有物。莫不皆然。故人獨得其全。乃有其靈。有其靈。乃有其自生自動之化也。不善以養之。修以培之。日消日滅。亦曇花一現而已。欲其久而不磨可乎。欲其聚而展光能乎。此修人之於虛靈真化。不能置爲與身無關。與世無補也。况大道之化。化無形之靈也。非化有形之身也。因身爲靈之後。靈爲天之後。天爲先之後。我道爲先天而有。身非先天。能不據後天之體。以行化乎。故謂靈者。非形之身也。各方研修於己。研坐於道。獨不悟及己身之靈爲何在乎。在於身也。能在身以見否。在於腦也。能割腦以觀否。不能見其形。則我身之運用思想。誰使之然乎。謂有物也。謂無物也。有則保之。無則陷之。因其自保自陷之異。而世上之智愚賢不肖者。於以分焉。各子當悟乎是。以保自身之靈。以固在虛之體。能見於形色者。如是以保。如是以愛。不見諸形色者。亦如是以保。如是以愛。斯爲修之平允。道之正候。弗可滯於一身。執於一偏。而不使其自靈自性。有以增於無形。亦修中之大不足也。各各勉悟之。是要。

求道之真諦。修者知其所以然乎。修養之真味。修者亦能悟其所以然乎。悟者善悟。自能悟知其所以然。而方知其修養之真味。夫吾人之修也。以炁爲主。吾人之養也。以靈爲主。其修炁者。欲其炁固。必先得其氣之平。其養靈者。欲其靈適。必先求其神之清。氣之平也。則炁即固。神之清也。則靈必適。自然而然。無爲妙化者也。是以萬化之源。必以炁爲主。炁化氣生。氣生物成。物成則靈具。靈具而神充。神充而性命全。由是則根本立已。人爲萬靈之首。列三才之中。

與天地同德。均由一炁感化而成者也。故修者與天地相參。炁靈永存。而不磨者。必須修其炁。養其靈。培其根。而固其本焉。其固本之道。惟於吾道求之。吾道之修。首在坐功。坐之要素。其惟靜平。靜則無私。平則不爭。既無所私。亦無所爭。持之以堅。守之以誠。自得其靜。靜則可平。平則氣和。和則心空。空則炁固。炁固而神清。神清而靈適。靈適則精結。如是而修。如是而養。自能無間無助。自然之化。玄妙之功。玄中之玄。妙中之妙。炁在於是。靈在於是。坦然淡然而進退自如。神化莫測。而無不坦適。而其修養之功候。誠不可以言語而形容之耳。是在修者。善坐善悟善修善養而已。

尙真人訓曰。神何所系。其系於心。性何所系。其系於神。靈何所系。其系於性。系於性者方識大體。系於神者方明真旨。系於心者方得主宰。主宰在握。真旨自知。知於真旨。體用克備。坐而運息。慈而濟世。動應於外。靜接於內。則莫不得其自然之功候已。故曰修者必先修心。修心必先修神。修神必先修性。修性必先修靈。靈修則清。清而弗惑。性修則明。明而弗昧。神修則充。充而弗溢。心修則正。正而弗偏。心正而神充。不求其相依而必自依。靈清而性明。不使其相凝而自凝。相依相凝於虛實之間。一守必有至靜生動之徵。一放始克至動返靜之驗。徵於其實。驗於其虛。虛者亦實。實者仍虛。何所謂虛。何所謂實。不有其虛。安以知其爲實。不有其實。何覺其爲虛也。實虛合之無不可。分之亦無不可。合卽是分。分亦卽是合。合卽始之終之終。分卽終之始之始。分合之理。卽在於虛實之境。虛實之境。莫不化於有無之間也。惟功至斯時。必因知而求悟。因悟而覓守。因守而明定。定之所由。莫不覺其所通。覺其所通。莫不知其所運。知其所運。莫不明其所靈。明其所靈。莫不守其所玄。守其所玄。則無不正己。其功候之至於

斯者。無非一誠而已。誠則無不格。格於天地而爲之通。格於萬有而爲之運。格於其一。方不可測。不測之功。在於時時有悟。故應默而弗之默。有傷潛陰。應守而弗之守。有害先陽。應接而弗之接。穿通錯過。應定而弗之定。詎適失度。以致先陽潛陰。祖炁後氣。均未之適已。既不適於炁氣。安以相接。弗能相接。何處通其有無。明其動靜。知其鬆緊哉。故曰修者守誠。誠可前知。先知於虛幻。後知於妙玄。知於妙玄虛幻。必上下爲之通也。先後爲之不息也。不息也者。靈之不息也。靈之不息。由於性之不息。性之不息。在於神之不息。神之不息。出於炁之不息。炁之不息。乃氣之不息也。氣之不息。又誰見之。更誰聞之。不見不聞。安知炁氣之不息耶。此修者之所當深以研悟而探討之者。不見之見。非不見也。不聞之聞。亦非不聞也。見若未見。見而不以爲見。目色自除。聞若未聞。聞而不以爲聞。耳聲自斷。耳聲自色。消除淨盡。六賊方泯。六根始清。世之形形色色。花花絮絮。何得而牽擾。胡從而鼓盪。夫然後因果果。輪輪轉轉之境。不脫之脫。不離之離。自弗爲天地之所鎔冶。造化之所剝復已。各各能悟到此理。必知道之所以爲道。非修不足以見功。慈之所以爲慈。非行不足以爲候也。道修云何。惟坐而已。慈行云何。惟仁而已。坐可平氣。氣平心平。心平則容。容斯克寬。寬而斯納。納方藏仁。仁藏克堅。而後蘊於內。而爲修養之用。其氣必和。其神必完。其志必堅。其意必定。施諸外而爲渡化之功。其體也具。其用也宏。其渡也普。其濟也周。胞與之得霑宏澤敷化。出水火而登衽席者。必不可以數計。無數無量無邊衆生得救渡者。非各修子之功乎。有其功而不以功自居者。方云真功。有其真功。必得真候。得其真候。必證真果。真果得證。豈不欲來卽來。欲往卽往。欲生化卽生化。欲飛空卽飛空。莫不遂吾之所欲也。是以修者。修身渡人者。非渡人也。乃自渡耳。行慈

濟衆者。非濟衆也。實自濟自之靈性耳。故曰。道之與慈。不容一時或離於修者之身也。修之於坐。猶身之於首。不能或間。慈之於行。似飲食之於口腹。不可一日之有闕也。勗我各方。其於道之在坐。慈之當行。必三致意而深悟斯可已。

後天三寶

精氣神爲後天三寶

老祖訓曰。道之孕化。無所不通。先天真諦。度爾衆生。先以坐法示與修子。外以慈功補其不足。先天之坐。卽上元坐法。依其所指。堅照實行。雖不能盡悟其妙。而返先天之炁。亦可壽世延年。故吾

老人之度化。以坐爲先。坐功如堅。先天可返。先天者何。炁靈性是。後天者何。氣精神是。後天之返。必先煉氣。氣能化精自凝矣。精凝而後神充。神旣充已。性返初已。性之返也。靈自凝已。由靈充以化炁。則炁氣相合。水火濟已。靈之凝也。神爲之主。神充結于內。靈光現于外。氣化于外。炁充于內。氣之化于外者。坐功爲重。炁之充于內者。靈必先凝。靈凝氣與炁充。充其炁。化其氣。二者相合。先天真華得已。真華者何。先天之一滴胞是也。欲保真華。必先煉氣。氣化精結神充。後天功夫畢已。後天功畢。先天返已。先天之返也。如斯如斯。無不適也。無不恬也。適恬自然。以自然之自然。爲坐爲慈。無不得乎中道。合乎法諦。而後心之往也。無非是道。慈之行也。無往非誠。誠以格慈。慈焉弗興。卽興其慈。必先固道。固道之基。是坐以外。別無妙諦。欲其慈也興。欲其炁也充。一一胥由坐之能堅能誠能恆。三者保久。後三可充。後三卽充。先三自返已。今吾院各修。以坐爲重要之關鍵者。寥寥其人。非無人也。道弗興也。果有其人。先興道而後佈慈。慈之興必隆。何以故。道者本也。本弗固。枝何榮焉。

哈哈。斗柄指寅。大地回春。而塵寰時序。又經一度之推遷已。卽茲日月運行。寒暑來往。人物死生之變幻輪轉觀之。則知大道運化之功用。不可思議。不可言說也。夫道者。爲天地之原。造

化之母也。恍惚杳冥。始無所始。終無所終。原夫氣靈相凝。由無極而生太極。清濁既判。以降而定天地。陰陽相伏。而成日月。日月輪轉。而生人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故天有星辰。地有河嶽。四時序而五行備焉。人秉天地之氣。日月之精。故精氣爲人身之至寶。所賴以生存者也。氣存則生。氣絕則死。精充則存。精枯則亡。其在先天。元精元氣。渾而爲一。位于氣海之中。聚爲元精。分爲元氣。雖氣是精。是精而氣。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卽所謂浩然之氣也。一入後天。氣貯于肺。精入于腎。不善修養。則情欲動。而精氣耗損。斯來去不能自由。生死無以自主已。且夫人之始生。旣秉乎精氣。復賦以性命。性命旣賦。而靈魂具焉。魂在則生。魂去則死。其所以去。不外氣不之養。精不之存故耳。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魂者歷規輪迴。生變幻。不隨肉體。而爲生滅。是以人之智愚賢否。妖壽窮通。非關于秉賦。亦非關于軀殼。實緣游魂受生。生息因輪之縛。遂有智愚賢否之分。夭壽窮通之不同也。人可以轉物。物亦可以爲人。其事至變。而其理至常。反而推之。則生生死死。不過陰陽之變化而已。蓋人生之時。精氣相凝。是陰變陽也。終而死者。是氣化之盡。陽變陰也。爲靈爲魂。爲神爲鬼。是又不能不爲善惡所支配也。鬼者純陰。其體重濁。處于陰界。乃常人與惡人所化。恆以因緣所在。而爲輪迴。其至惡者。或墮于惡道。或入于泥犁。神者純陽。其質清升。其境光明。或由于忠孝。或成于節義。或出自修養。或賴乎功行。以成其果位。不生不滅。金剛其身。此鬼神之情狀也。各弟子旣列門牆。須知吾院之修。乃爲善去惡。固精充氣。養靈復性。由後天培乎先天。以達乎道也。在修諸子。其能悟及此者。亦大有成人已。哈哈。歲月遞遷。人物有生死。運數有常變。天地有關闔。而大道則無始無終。無方無體。原無可原。而反無可反。各弟子善養靈性。將來功行圓滿。

能與大道同其悠久。是所殷望。軾徒曰。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二語。豈未得乎道與者。而能悟及之哉。各各細參而努力修爲可也。勉旃。

欲知養氣之工夫。必先明天地之造化。夫在人則爲氣。而在天則爲風。風卽氣也。氣卽風也。人在風中而不見風。猶魚在水中而不見水也。天地無風。則萬物無以生育。人若無風。則性命何以保存。是以莊徒。言野馬也。塵埃也。佛徒以風輪主持大地也。此皆風之重要而不可須臾離也。然須知風順其常。則爲和風。所謂和風一至。天下皆春是也。苟風一不和。則爲賊風。賊風一至。則萬物必爲摧折。斯可見風之能生物。而亦可以傷物也。人身一小天地也。旣明天地之消息。卽知氣候之調養。氣果得養。則爲和氣。氣和則必固。氣固精自聚。精聚神自凝。神凝。精聚。氣固。三寶得養。自得化氣合蒸之妙。而與天地同其德。以演生生不已之機於無窮已。苟非然者。氣一不和。卽爲厲氣。厲氣一至。則一身之經絡。必爲壅塞。全體之營衛。必致錯亂。機絨一停。呼吸自閉。其不喪生而害命者。必未之有也。孟徒言勿忘勿助。善養其浩然之氣者。正是養氣之真正工夫。此皆爲諸修子所當詳審深思。而不可忽視者也。哈哈。邇來諸方之修養功候。多有心得。而衆靈之圓聚。頗呈祥和之氣象。此正是慈務擴展之機會。大道昌明之希望也。遠祖訓曰。人身三寶曰精氣神。精不充養。氣卽爲衰。精氣一衰。神乃漸散。人之不能脫離生死輪劫。皆此之由也。吾師闡化。先以靜坐勗勉諸方。蓋欲使人各自固其三寶。而成真人之丹。縱或不克上進。而壽身亦自可得。吾往各地觀察在修諸方。雖知師道救渡之旨。而肯堅坐悟進。先固三寶者。猶不過十之三四。餘則迹近盲從。對於靜功。率皆漠然置之。是豈吾師傳示大道之深旨

。亦豈諸方具願求道之初心哉。况各地疫劫多未盡。在修者尤應勤坐。庶免罹害。切須凜慎。爭聖訓曰。養氣之功。在心與神合。性與靈通。上古之時。氣厚而醇。中古之時。氣濃而正。近古之時。氣充而動。殆及近世。氣浮而動。何以言之。其厚而醇者。至靜者也。至靜必動。動則化。化則濃。因濃而生。其生也無不正己。至於氣之充者。因正生正化。而爲之充也。充於簡者。其氣必固。充於繁者。其氣必渙。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之所由來。亦由於生物日繁。氣之流通既暢。故有時而窮。窮而未變之時。其氣必浮。因浮而馳。因馳而不能守。欲其守也。仍必以變爲主。是以變而後化。化而復通。通而不至閉塞。論氣功也。當以是爲本已。氣者。生化之主。故心神靈性。莫不以氣爲體。而形體質軀。亦莫不以氣爲宗。知其體所在。則循環不息之源。可以尋之已。知其宗之所守。則物物相化必有所本已。故曰。氣生於玄。而化於虛。虛玄之主。以道爲經。守經以處常。而後氣之化於正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若夫無窮之化。無己之生。欲其不息而入於醇厚正定之境。不亦難乎。是人之靜者。莫如氣。而其動也。亦莫氣若。欲守是氣之靜。必從心以爲固。而正其氣之所化。亦更當以心爲本。故心不動。氣亦不動。養浩然之氣者。其以是爲立基乎。然而氣之養也。難立基於心。而神不與心合。性不與靈相通者。氣亦無由得而固已。是上古之人。百歲以上之壽。不爲奇異。而中古之人。則以百二十歲爲上壽。近古之人。百歲上壽。近世之人。耄耋之年。尙不易得。焉望其百歲以上之壽哉。此何以故。在於氣爲靈消。性爲心惑。神爲欲馳。而巧中之巧。又復無形以戕靈害性。則氣之守於固者。又從何處以爲養耶。不過未嘗無補救之法耳。補救之法。仍在修氣。修氣修靜。修靜靜心。靜心靜坐。靜坐坐運。坐運息通。息通氣正。氣正。而後化於無形者。皆得自然之養已。自然之修。至誠不息。

。自然之養。復爲而化至誠不息之功。其在心與神相守乎。無爲而化之功。其在性與靈相固乎。心神相守者。虛靜而靜。靈性相固者。濃厚相通。靜者無不動。通者無不化。化於自然。非氣而何。氣也者。無形而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形。故哲學云。靜極以思。靈學云。至空感應。科學云。子母相化。理學云。恍惚若見。以四者之功論之。又非氣莫可以化以生。此無形之生於有形。而有形亦生於無形者。皆從氣定爲之樞紐轉移也。氣生於靜。盡人而知。然先天性中之靜。非若四學之有形爲靜。乃無形中莫知其所以然者自然之靜也。其靜也。雖云無形。旣入後天有形之體質。則其靜功之主。亦必有有形之靜。返無形之靜。體質雖有形。靜坐。其氣在於體中之無形。以與性天之無形相合。謂之有形。豈可得哉。此氣功所以先天無形之靜。而爲修爲養。然後四學之源。乃有所尋已。各方須知氣功修養。近世之人。與上古之人。未嘗有異。雖體力之強弱。心神之固浮。有所不同。而其爲修爲養之旨。則一也。一者何。靜守而已。上古之人。不坐而坐。近世之人雖坐亦有時如不坐。其故何也。心浮則氣浮已。心氣之浮。欲其靈神性命相凝於至靜而爲之感通者。不亦難乎。嗚呼。心之不修。氣於何有。神之不養。坐未必守。而况爲坐靜之形式。而心仍有所私利。以期乎險詐巧僞之境。則所謂氣者。更自消於無形。欲其進益。必反退化。此修氣所以不如修心。養坐不如養神也。然而心神修養。仍在坐悟之功。坐悟而通。氣化於正。是在各方本其至堅至誠之旨。以與吾體質中之靈性心神相凝。不爲一切障惑所擾。而堅持到底。則無爲之氣。必從自然之默化潛移。而轉於玄虛之境。不爲幻相所阻。若已身尙未坐到悟到。而徒以一己浮性浮靈所見者。而識一切。皆爲惑障。是亦妄人也已。又何必靜坐靜修。苦坐苦練。虛坐虛養哉。能識乎氣之順逆。而納於一爐之中。以融化鎔冶之。則逆來必可順受。拂性亦自

能埏適。各方何不善養善悟。而守此至正之氣。以祛個人之私惑。則昧爲靈祛。必可超於無上上乘。奚啻一百二十歲之上壽已哉。又何必斤斤較量於四學之皮毛。而自以謂集大成之正宗哉。各善悟是氣。善覺是氣。善修是氣。善養是氣。則心神靈性之守。必固於無形之中。而變化通達。以爲有形之妙境已。

自有天地以來。萬物生生化化。無非陰陽二氣。動靜旋轉。生殺互用。是以天之道。一陰陽而已。陽主生。陰主殺。未有陽而不陰。生而不殺之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四時成序。周而復始。循環不已。亘古如斯也。人秉陰陽之氣以成形。具良知良能以成性。性無不善。然氣有清濁。秉氣清者性巧。秉氣濁者性拙。巧性多智慧。拙性必癡貪。巧性拙性。俱是氣質之性。人心主事。非本來之天性也。真正修道之士。必須黜聰毀智。無人無我。空空洞洞。靈靈渾渾。探先天。化後天。一切巧拙之性。皆使之斂藏不用。閉九竅之關。守三要之口。以觀動靜。九竅謂何。人身上七竅。下二竅是也。三要謂何。九竅中耳目口是也。人身九竅。俱是受魔之處。其耳目口三者尤是招邪之的。耳聽聲則精搖。目視色則神馳。口多言則氣敗。精氣神三者受傷。全體必然衰敗。其性命未有不喪者也。人能收視返聽。委之虛無。內念不出。外物不納。使精氣神三品。凝結一氣。則九竅可以動。可以靜。靜之動之。皆是天機。並無人機。又有邪魔之足畏耶。諺謂道高一丈。魔昇百尺。魔由何來。魔從心生。所謂修道容易鎮魔難。丹成九轉敗一霎。古之修者。遭此者多。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間。毫釐千里。大都失敗心念一動耳。今之天下荒荒。災劫瀰漫。無不由人心而生。吾

師悲憫衆生。度化殘靈。亦無非從化轉人心入手。所謂民心正。天心自順。民心不正。天心何有

。世法崩裂。南北各異。而不料道行十二年。亦與世法同等。爭權攫勢。貌道心違。已尙不能自度。又安望度人於擊海乎。人心愈下。道亦步武。十二年道慈功行。行將敗於一旦。此豈吾師之本心乎。

師靈度世。本欲修子同胞與一炁。乃世法相尋。竟至攻裂烝胞。已矣已矣。後尙何言。若謂人心難化。當從糾正。以一二人不力。竟欲樹立門戶。各自爲政。獨不知道貴以德。不在以權。慈功道化。分功合作。獨木難撐大廈。衆志可以成城。度德量力。不尊而尊。吾道修子。左右有耳。當能辨白近况也。嗣後惟願諸修本其初衷。共維大道。莫因一時之見。而爲萬世人。肩道修子。其各注勉。

岳聖訓曰。人秉天地之氣以生。靈性賦之。而其心也可以通乎天地。達乎六合。由此以觀。人與天地相去幾希。充其修。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不然者。非特虛負爲人。而其固有人位。且下趨而不知其所止。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可見人立身於天地之間。不有上進。則必下退。故必明乎人道。上體天心。而不負爲人。夫人之異乎禽獸者。以其秉賦不同。而獨具三寶故也。三寶既具。爲修較易。其所以修。不過補後天之缺憾。而反乎先天耳。歷觀天下古今。人有萬類。約而言之。亦惟有聖賢智愚之分而已。嘗思聖之所造者上也。賢之所造者次也。智之所造者又次。而愚之所造者下也。雖然。愚有修身寡過之功。乃可以進之於智。智有明心立品之功。乃可以進之於賢。賢有盡性化世之功。亦可進之而爲聖也。苟愚安其所愚。而不以修。何望乎智。智不求明。何望乎賢。賢不盡性。又何望乎聖耶。中葉以降。人心溺於私欲。徇於習染。以致人壽不永。世亂難平。

師道化世。旨惟中庸。修候之悟。全在乎坐。坐本無他。惟求其放心而已。心專乎一。則精氣神隨私欲之泯。而得凝聚。迨乎精完。氣充。神凝。而先天三寶。亦不難修復。今人擾擾攘攘。徵逐於繁靡之場。斲喪其固有之三寶。而不知惜。良可哀已。諸方研修有素。尙望本其固有。下學上達。由愚而智。由智而賢。以造乎聖域也。各各勉旃。

濟佛訓曰。精氣神人之三寶。其所以爲寶者。人賴是可以健全其身體也。非第可以健全身體。善養之者。猶可固性靈於不墜。超塵凡而長存。吾道以靜堅爲功。無非卽養此精氣神之充凝耳。今人不知修養。斲喪三寶。因色慾而盜其精。因名利而盜其神。因爭奪而盜其氣。是之疾病叢生。呻吟床榻者。觸目皆是。雖因六氣之失調。未始非斲喪三寶之所致也。蓋三寶藏於其內。六氣行於其外。內有所固。外自不侵。疾病又何得而生也。故衛生家。講正當之預防。謀適宜之安處。外。猶以充養三寶爲惟一之要務。其三寶充養之法。不外養其心。養其腎。養其肝。而所以養心腎者。必須少思慮。而養其心也。寡色慾。以養其腎也。戒嗔怒。以養其肝也。心有所養。必清而泰。腎有所養。必固而充。肝有所養。必暢而足。氣足則脈絡相調。精充則水火相濟。心泰則金木相生。五臟六腑。相生相化。萬絡千肌。相育相養。夫然後。後天之在於有形者。耳必聽聰。目必觀明。手必力壯。足必行健。先天之在於無形者。性自光明。靈自清凝。炁自不息。陰陽備於一身。炁氣通乎三才。所謂風寒暑濕燥火。安得相侵於萬一哉。各方勉而悟之。有病者。固能減去大半。而未疾者。當亦可因充養三寶而不罹災也。

葉仙訓曰。吾人一身。最貴者爲何。卽三寶。三寶者何。卽精。氣。神也。人有三寶。不能不思保存之法。保存三寶。非日煉之不爲功。如煉之不得其法。不如不煉。反損身也。如煉之得其法

。則身自健。身健則疾病不生。而身無痛苦矣。自古以來。爲仙爲佛莫非煉三寶而成。人身雖沒。而三寶常在。精。氣。神。常常留存世間。使人崇拜。卽精。氣。神。也。吾人生在世上。先將身之三寶保存。三寶既有。則鍊三寶之功夫。煉之可以爲聖。可以爲仙。可以爲佛。可以爲賢。聖賢仙佛之所以得成者。鍊三寶之功夫。達其的耳。錫之鍊丹。各職方鍊功達到。不日告成。丹可告成。可見鍊丹。非功到不能成也。卽如人鍊三寶之功。不到不能成爲聖爲賢。爲仙爲佛。由是言之。不論煉身。煉丹。功到卽成。稍一不慎。爲山九仞。功虧一篑。豈不惜哉。

煉心要義

關聖訓曰。修養之道。在人自專。專於一而不爲惑所擾者。則其功候自深。而運用自如已。何謂專。目有所專。則其神不渙。耳有所專。則其精不洩。口有所專。則其炁必凝。鼻有所專。則其靈必聚。以是言之。則專於一者。皆從無意識。無色相者。尋言究意也。先天功候。本來靜定。靜定久固。則其功純修專。而其心亦能有所主。由靜定入乎運用已。此運用之功。是從靜之極得來。故必有所專。而後至善之地。有所息止。雖周而復始。不逾乎軌。是之謂真專。若夫以後天人欲之妄念。及有幻相之意識。存於其間。而牽強以爲功候。自欺欺人。有若是乎。大道無所謂先後之分。分先天後天者。以天理人欲爲主也。靜曰天理。動曰人欲。正曰天理。偏曰人欲。公曰天理。私曰人欲。健而自強者曰天理。惑而自惰者曰人欲。天者。人各賦其天。既有斯天。必有是理。有是理者。其性必清。而無不一貫已。所謂人者。卽後天之稱已。旣稱之曰人。則其靈也。較萬物爲最靈已。必能正其人心。而後可以由後天返先天已。以人爲上下之界。居中與守。其修養功候。欲動欲靜。皆主於心。心得其動之正者。自無不合天理。若妄動。則爲人欲已。靜也得其正者。必能專於一而運用自如。若靜而不得其守。則無所主。如枯木死灰。雖靜亦私。必有人欲存於其間已。所謂修者。不可有一毫人欲雜念。以自惑其性靈者。卽在是也。坐而不堅者。不可以語突也。坐而不恆者。不可以語專也。坐而不正者。不可以語運也。坐而不坦者。不可以語通也。坐而不適者。不可以語升降也。坐而不甯者。不可以語守也。是坐功之難。誠有不可思議者。然坐之易也。更有易於其他各種功夫之處在焉。坐而得其準。則氣自運已。坐而得其定。則河車自通已。坐而無爲。則心神不外馳已。坐而不執。則任督自通。而上中下三田。純陽一

片。自有圓明之象。存於其惚惚恍恍之間。而明心見性。自得真主宰已。坐之易也。不其然乎。惟坐也無所不易。亦無所可難之處。祇要心地光明。存天理以自定。不爲人欲所惑者。則坐功自可運用自如。是在坐者自悟可耳。

學聖訓曰。萬物生生。惟人最靈。靈於何有。靈在人心。心稍不誠。妄念叢生。而心靈必蔽。心稍不正。邪僻思入。而心靈必亡。心爲載理之區。亦卽藏欲之所。苟理不勝欲。欲卽於是勝乎理矣。故儒曰正心。釋曰明心。道曰修心。耶曰盡心。回曰淨心。其名雖異。而其所以維護此心則同。所謂欲淨理純。而後天心復。存誠去僞。然後物累捐。人能由此竟其功。反乎赤子之心。真乎不貳之心。善養其心。擴充其心。自然靈明大啓。靈氣常伸。將見從事於儒者。至善可止。從事於釋者。回頭彼岸。從事於道者。丹砂可獲。從事於耶者。天程卽指。從事於回者。真理自復。加以舉念中正。立德修身。非空非色。無我無人。又何有蘊塵之累吾心哉。嗚呼。造化真機。盈虛消長。吉凶悔吝之交。氣數升降之故。是在有志於道者。善爲受持。善爲充積。其間樂處。誠有不可言語形容者在也。若夫庸闇無識。明靈鋼蔽者。只要守持勿失。則鶴算可期。加以保養。則長生可冀。中下者參。且能如此。况吾道修子心學之修乎。深願子等急急滅却貪嗔心。癡愛心。得失心。煩惱心。而以正心明心。修心盡心淨心爲法。則隨地皆可獲其至寶矣。故心之一字。必從煉字入手。心不知煉。則欲其成而不得其成矣。凡吾修子。務各於此心字慎加注意。則一規可成。其各勉旃。

又曰。心本無心。相感以物。始有心名。有心卽有氣。有氣卽有靈。靈之不清。修心之功未密也。修功旣密。不清者亦清。清其心。清其靈。所以遇物能感。因感而動。因動而通。通乎靈。處

事無所滯。無所滯。斯氣化克明。明其氣化。凡事得乎自然。自然之妙。不識不知之法則也。人造不識不知之詣。若無所能。而其實萬能之處寓於其中也。中無所主。而實有主。不過元神爲主。而識神退處於無權焉。識神從何而起。覘其目動如轉環。卽可以明人之識神之當令。而不尋自然之元神以爲之處置。是其行之所見。亦有可以動人觀瞻之處。究之成於此者。未必不失於彼也。何若依於自然。而無矜情作意之爲愈哉。故人之善修。卽所以制服識神也。識神無權。處事自合天則。而無愆忒之貽誤。各各悟之。以爲處世之定則也可。

天道惟清。地道惟甯。天之所以清者。以其虛凝也。地之所以甯者。以其厚貞也。三才定位。人列其中。其上也法天之清。其下也法地之寧。清也寧也。是人兼天地而同具也。故曰。明天之道。必自人始。明地之道。必自人始。明人之道。必自坐始。人之生也。秉賦篤厚。以仁爲心。以義爲路。泊入後天。則耳目口體。爲聲色嗜欲所惑。先天道心。爲後天之塵心所翳。以致天良有時流露。私欲有時蒙蔽。久久則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雖卽兼愛兼養。亦莫不舍本逐末。養小而害大已。諸方研修有素。當知人身之向。舍仁無由。人心之養。舍坐奚從。吾院之坐。不外由動而養靜。克欲去妄。靜以正心。虛以凝靈而已。夫竅之守也。所以寡欲。簾之垂也。所以凝神。舌之卷也。所以固氣。心神之相交也。坎離既濟。似靜似動。若走若守。法天之清。則性清。法地之寧。則魂寧。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心與形忘。氣與息通。神與靈接。久久則一片妙靈。不期而與天地之清寧相融。以反其本來已。諸方身肩化任。數年修養。已知坐之重要。所望恆以勵修。堅以悟坐。以大是養。而致其虛可已。各各悟之。

諺云。人心不同如其面。是何謂乎。蓋以人各有其心焉。心之所用不一。故其不同。亦難一致也。

。此以面之弗同。而喻心之弗同者。卽因人形賦於世。卽各有其遇。所遇者爲富爲貴。則其心易務高而求遠。所遇者爲貧爲賤。則心之所務者爲貪爲欲。此所以人形既殊。而其心之用也。亦各有其途焉。不過在道言道。道者卽人之良心也。良心不死。道卽存焉。良心已滅。道卽亡焉。是道者。心也。心者。性也。心能從於性。卽其心爲公。心不從乎性。則其心爲私。此公私邪正之分。非在其行於事。而在其用於心也。用心於善。則其行端表正。用心於不善。則其言譎辭詐。不能隨其性之所之。而一任後天之魄。因應萬事。行其機械變詐者。天下豈止千百人焉。是以道之在世。非爲化世之規。乃爲化世之人心也。人心何以化。卽從其性中之良。而弗行其後天之詐也。世之欺人者。罔不以人之所好而投之。罔不以人之所惡而避之。因其先避人惡。而人始能信其善。先避人非。而人始能信其良。豈知其弗善弗良之根。內寓於腹。外藏於形。使人見而知爲文雅之君子也。不知其正好人以文雅視其形也。而其心則虎狼之不若已。是故化世之規。不能止於化者。卽因世人之心不能轉也。如能知吾心之所好爲非好。知吾心之所行爲非行。內以斂其氣。外以閑其形。日日惕厲。終日乾乾。焉有不能轉之化。不能挽之規哉。徒以心之不化。導之以善。誘之以行。善於己則爲功。行於己則爲慈。有其慈於世。有其功於身。則己心之變。卽得其本良之真已。乃不思此。竟以己之心爲人所弗知。己之行。爲人所弗見。豈知其行之著如觀火。其心之暗如蒙霧。人而可欺。尙能欺於靈虛神聖哉。此世上人心之各異其用。而世上之規氣亦各異其形也。爲冰。爲火。爲刀兵。爲瘟疫。是形於外而易見者。而其爲神經爲盲跛。爲不慧爲暗疾。內闕外鬱。不能形其病。狀其疾者。蓋不知幾千萬已。故興之者爲心。滅之者亦爲心。善而良者爲心。惡而逆者亦爲心。同是心也。而其所致之地。所結之果。未有能盡化於善者。非其原

始之賦。有異其初。乃其後染之塵。不能盡除其渣也。是以化人之難。不難於行。而難於信。不難於信。而難於心。心不能轉。雖有聖明之道。亦難禁其不入阿鞞無間也。此大道不責人惡。不指人非。因人本無惡無非。其所以成爲惡與非者。是其心之轉下。而弗能移上耳。此道之難行者。卽其心之難移耳。如能聞而知悟。見而知道。則已行已事之爲非。爲邪。爲惡。爲逆。雖人人不能指而言其實。而其自心之愧於虛靈中。亦各有神明之鑒察焉。勗爾各修。其各以正心存道爲修斯可已。各知各注。

修身要旨。坐當其先。坐久氣固。氣固精充。精充神完。神完靈清。靈之清也。雖爲神化。而實由乎心之正也。心正則萬幻羅前。百變集身。亦必不爲其所擾。任其所搖而有所牽動也。故欲修身。必先修心。欲修其心。又不能不從氣之固養。使精得充。而神常完。以清其靈。而明本性。爲出迷登清之階梯。作普拯廣渡之慈航。此由內致外之修養。卽推己及人之時候也。是之謂道。是之謂慈。不但渡己化人。兼可渡世界化萬世已。以是爲修。道安不昌。以是爲行。慈安不展。道慈昌展。慈務性靈不期其固。而自堅如泰山。浩劫不祈其化。而泯於無形也。是故修者。務重修心。而修心第一步工夫。尤賴靜坐。坐何以靜。則爲各方必須朝夕研悟。時刻精求。以期受益而獲良果。不過初坐之際。難以求靜。雜思妄念。紛至沓來。此思未平。彼念又起。如波如浪。無息無停。究其所以。總不外於心之未空。七情六欲之所以不盡絕也。目之於色。目何所欲。欲之心也。耳之於聲。耳何所欲。心之欲也。鼻之於香。舌之於味。鼻舌安知所欲香味。其所欲於香味者在心。身之於安。意之於妄。身意焉知所欲安妄。其所欲於安妄者。亦在心。譬欲往之處。雖日行千里。而不覺其身之疲。不欲之地。雖近在咫尺。而亦裹足不前。易牙善味。供諸將

決盜匪之口。亦必不香。所謂心不在。食而不知其味也。各方試思。雜思妄念。雖千奇百怪。而修子必無殺人放火之思。強姦盜擄之念。蓋未作是心。故無是念。所謂男不作嫁夫之夢。女不爲娶妻之兆。因無是心。亦無是想。各方再爲詳悟。自知雜思妄念之所由起。曷莫非心之所動也。此坐之所以收視返聽。守竅者。職此故耳。收視卽所以止心之色念。返聽卽所以止心之聲念。色聲念絕。枯木死灰亦終不可。守竅者。卽所以空無所注而生其心也。故曰心爲人之本。爲修之首。爲天地之主宰。爲道慈之關鍵也。反是。心動則理欲不分。習氣用事。拂意之事。則怒形於色。順意之事。則喜現於面。志得則趾高而氣揚。志阻則垂頭以喪氣。七情交逞。此心何得安甯片刻。六欲徇私。斯身安能坦適須臾。心不安而身不適。欲幻形之常存在猶且不能。安得固性凝靈。歷萬劫而弗朽。超三界以常存哉。己身旣未得渡。而欲渡人者。決無是理。若論慈行而化濟世界。道功以圖益後世。豈不更戛戛乎其難哉。獨是道晦世衰。人心不古。任頽靡而弗之挽。隨濁流而莫之返。愈演愈烈。愈趨愈下。其將奈何。是不得不望志修之衆。本乎身以養定力。正乎心以涵虛容。定力養成見化。則一見不執。虛容涵。矜躁除。則忍讓當先。工夫做得純熟。心不妄起。氣無錯行。道之內自然可增其候。身之外自然皆是正行。真候得之於內。則性明靈清。正行立之於外。則根堅蒂固。夫然後道慈之在於修方者。始克當其重寄。弭劫化世之賴於各方者。方可收其最大圓滿之效果。至於超上乘之寶筏。造妙巔之真諦。亦必握諸修子之手已。雖不存成佛之念。不作爲神之想。而皈依自當證果於天上。勗我各方。盍興乎勉。至囑切望。

修道時候。要在一誠不二。其妙突所在。非有心念之時。可以擬料揣測也。今爲各各言其理。以爲參考。各各諦聽。修道之法。各方均已得其大略已。道本無形。道本無名。無形無名。何以有

法。是以以法而進道者。必着法相。不克以造極上之乘也。無法而法。其法最妙。似有其法。似無其法。法之運用。皆在妙靈。靈之所會。心君爲主。心之主靈。神以化之。氣以通之。皆不可思議之運用也。有心而修。其修也着而不通。無心而修。其修也空而不靈。是道也。非由真炁之轉。不可以悟之於玄關。而打破一切幻境也。何爲玄關。一點之生機。及一點之仁愛耳。是悟也。無形而有性。有性而無着。活活潑潑。流行於人之週身。人之週身。皆有性也。性會於竅。則性知其所止。而性得其根本之所在已。常人不知此理。以爲性之所在。惟在於心。而不知心之所通。百體隨之。百體之所運所行。心使之也。性使之也。人不悟此。心不爲己用。性不爲己用。以致百體皆不爲己用。己之爲己。失其能力已。知爲己不知何以爲身。何以爲心。何以爲性。何以爲命也。己之爲己。已落於魄魔輪天。而爲魄魔所利用已。嗚呼。人爲魄魔利用。至身心性命於極危險之地。己尙不知。甚可惜也。人之一生。如白駒過隙。電光石火。曇花一現。不知守其原充性靈一點之悟。盡爲外來之魄魔所侵奪。不能不曰一生之極大之悲哀痛苦也。人以悲哀痛苦爲歡樂之境。反以己之所爲爲明智。墜於萬丈苦海。何時能返。何時能拔。芸芸衆生。不知陷溺幾千百萬萬也。古往今來。成道者幾人。知性命靈神之尊貴保存之者幾人。除神聖仙佛。世界上有名有數之幾人外。不可多睹也。今也大道宏開。普化萬方。萬方之劫數已達於極點。所以非有極大根基之弟子。發極大願力。不能救拔。不能化渡也。古之神聖仙佛。歷數千百年而成就者。尙不及此次一番化渡所成就者之多也。非有多數之神聖仙佛。不能成如是之大功行。所以老祖之分靈。與各弟子降此世界因此運數也。

老祖之意。願各犬弟子速得妙諦。盡登天府。爲世界也。各各之修道。亦爲世界也。能化除一切

。而心之所念性之所存。盡在道功。盡在道候。道得於身心。自然神靈進化。大慈大悲之事業。進其力而爲之已。人之爲道爲慈也。各有其力。各有其財。以力而爲道慈者。不分力之大小。只按個人之根基而論。各各有大力而進其力者。功行固甚大也。小有力而以全力爲進者。其功行亦甚大。不論精神上之運用。財力上之施救。皆同此理。只要各進其力。各進其能。各進其才。各進其財。而無其他之念。心之所有。惟有一空。惟有一道。惟有一慈。各各必無不合靈。必無不聚氣之時已。何以故。心之所同者。空也。心之所異者。實也。心無所着。自然人皆一心。心有實相。則聲也。色也物也欲也。必所好有不同者。所惡有不同者。既好惡不同。則各有其見。各有其意。事必不能圓滿而結其果已。若皆以一心之空爲念。則各各之靈。皆一點之仁。各各之氣。皆一點之和。神之所運。無不各各相接。各各相會。爾之心如我之心。我之心如爾之心。爾念如是。我念亦如是。爾性如是。我性亦如是。爾愛如是以守。如是以運。我愛亦如是以守。如是以運。爾之輪轉如是也。我之輪轉亦如是也。突在各方。心在各方。道在各方。各方知其法而行其道。得其道而會其神。神會於交者。一也。悉也。皆道也。皆悉也。同此道。同此交。同此心。同此修。同此功。同此候。無不同也。一院同各院皆同。一國同各國皆同。世界一胞一系。既有所統。既有綱領。必不致再有紊亂不明之時。而劫數化於無形已。各各將來多是世界大首領。在功行未到之時。不能不各各存一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心。日夜匪懈。和衷共濟。以成此大事業也。我各弟子皆不可思議之功行。皆不可逆料之成證。非我所可預定。

老祖之心。皆欲各各登乎極上。功業過乎前聖前賢。成就超乎前聖前賢。雖諸佛諸仙之尊榮。亦不如此番各弟子尊榮。是乃以後結果證功之事。先洩於各方。以爲參悟加勉。各各必不以吾言爲

河漢也。各各參之各各記之。

達摩佛訓曰。先天之心卽性也。先天之性。卽虛無之氣也。有生以來。氣質之拘。情欲之蔽。思愛之纏。此心之不虛者久矣。以故氣爲心使。精爲神役。馳逐妄念。將精氣耗散殆盡。故修子入手功夫貴於凝神。不凝則散。散則遊思妄慮叢生。安能團結一氣。而爲我煉丹之主宰乎。惟能凝則一。一則虛。我心之虛。卽我生天賦之性。太空之虛。卽未生虛無之性。息不調則放。放則內而臟腑。外而肌膚。純是一團躁急之氣運行。欲求其凝結一團。而爲我造命之本。安可得乎。惟能調則平。平則和。我心之和。卽我生受天地之命。太和一炁。卽未生懸於天空之命。此卽真性真命。天地人物合而不分之性命。亦卽聖神仙佛造而爲聖神仙佛之性命。諸子欲求歸根復命。以臻於神化之域。其修無他。惟有凝神令靜。調息令勻。毋忘毋助。不疾不徐。使心神氣息。皆歸於虛極靜篤而已矣。但此虛非造作之虛。乃自然之虛。天地人物。同一源也。然亦虛而不實也。惟我之神旣虛。則天地清空之氣。自然相投。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神化無窮。神妙莫測。惟此神息之虛。得感清空之氣入來。此卽虛中所以有實也。久久凝結。自然身心清泰。有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景。如此見性。方是眞性發現。心何以明。惟虛則靈。靈則明。明則衆理俱備。萬事兼賅。浩浩蕩蕩。無識無知。所謂內想不出。外想不入。但覺光明洞達。一理中涵。萬象咸包。斯得之矣。

尙真人訓曰。人生修養之道。不外性命雙修。其實先要煉心爲上。心地清淨。則清空太和之氣。自然相投。人能識得此眞意。煉得此眞元。不消百日便可以築基。十月可以成胎。三年卽可以超脫矣。古人有云。辛苦三兩載。仙樂永無疆。此古來實有之事。但非有大智慧大根基。不能有此

際遇。惟不可據以爲法耳。吾道據理教化。循序示修。徒先煉丹。不知煉心。縱有所得。終難普及。然煉心一法。又爲人之第一難事。蓋上古聖真。未飛升時。多有苦行數十年。不得其門而入者。蓋因此心未曾煉得乾淨。雖有玄關祕訣。無由尋覓。故煉心一法。實爲修子第一步工夫。但煉心之道。却又不專在端莊靜坐間耳。苟能於極盛繁鬧之地。使貪嗔癡愛之念。寂然不動。則道已將成過半。較諸靜功尤迅易耳。但著手進行方法。不外行住坐臥。惺惺念念。不離夫道。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但此道精微。非舉足可企。諸子際此法會。得沐聖恩。示坐示竅。直許一劫而成。雖上古聖真。萬載未逢聖典。諸子等果能於此將心安意順之念。活潑蓬勃之氣。時時觀玩。不令一息偶離。不使一念參差。則丹熟道成。自有期矣。

心坐形坐之分

老祖訓曰。修者修乎其坐者也。修坐者。必先知心坐之修。然後方知形坐之用。知形坐之用。方知息坐之候。知乎息坐之候者。未有不知靈坐之化。化坐於靈。必能化靈於息。化靈於息。方能化息於虛。化虛化實。皆在堅定。堅於其一。定於其守。夫然後知不測之功。均在似有似無之間。而必不以幻相自幻也。各方敷載以來。雖有知乎是者。然對於修其真息於虛化者。則未見其人也。然以虛化二字爲論。修至於真人者。實不乏其人。何言乎未見其人也。各方試詳悟之。自知修至於真人者。其形雖散。其靈尙固。由固而化之。由化而定之。由定而渡之。則其靈必可由息息之功用。而爲先天之虛坐虛鍊於無形。若曰。形靈並固。氣形並定。則其功候。實未見有一人能者耳。各方既知先後虛輪靈輪之化。必當明氣坐形坐。心坐體坐並重。方可以有修養之進步。不然。徒恃息體之坐。一旦外行。不能輔助。將何以善其後耶。是不能不視爲緊要關頭。而從真悟真息。以爲炁化氣交之自修功候也。各方更當於此注意內修外行。二者不可偏廢之要義。方可以修於至妙也。何者。凡有其形。必有其相。凡有其相。必有其因。有其因者。必有其果。有其果者。必有所阻。有所阻者。必有其障。有障必有惑。惑者惑其靈也。靈惑者必幻。幻者幻其氣也。氣幻者。炁自不化。炁不化。則氣不交。炁氣不交。天地尙且閉塞。况於人乎。此修者所以當明有此三寸氣在。必當以虛爲固。有此假形在。必以息爲鍊之至理也。果能明乎是理。則天地之大。皆在我一息之中已。各各知乎一息之所爲一息。然後知一陽之所以生者。由陰極而來也。物極必反。古有明訓。亦理之所當然。更事實之足徵也。各方能從陰陽之息息。循環不已。自能知此身之氣輪與太虛之炁輪。無時不合而爲一也。知乎太虛與吾身爲一。則知物物莫不合而爲一。

也。由一而化。由化而極。由極而變。由變而滅。由滅而藏。由藏而守。守於其堅。然後循環之功。方能見乎有無始終之功用。而不爲有無始終所幻已。各各悟及於是。自知吾身之中。一日有一個冬至。氣輪之中。有無窮之冬至在其中已。嗚呼。道守不易。道立更難。能知難無不易。則知道無時不興。然而守其興而入於其廢者。是皆幻相妄念爲之障阻耳。夫豈他哉。各各味之斯可耳。

學聖訓曰。習坐分心坐形坐兩功。如實因事所繞。不克形坐者。防其間斷。是不得不以心坐代之。而形坐之功。比心坐自易進步。惟其姿式不可隨便也。所謂守有形之法。運無形之化。其端正自然。乃有形無形之訣也。旣不可間斷。尤不可強求也。院爲修心養性之所。平日諸修牽於塵事。不克均到。可於朔望庚星等日。分訂合坐參誦功程。然合坐時。宜先推一坐功較良者。隨時指正之。不然。一從准修時指坐而後。卽無就正之日。不但功不易增。尙恐流弊也。參誦經訓時。亦宜推一道旨較明。善於言論者。隨時宣導。以利進步也。

人之來於塵世也。知其何以而來乎。人之去於塵世也。知其何以而去乎。不知也。知者能來去由己。己來不能由己。則去亦不能由己。是凡夫也。一生不過如夢幻耳。能知生何以來者。其爲我道各方耳。其爲能以道爲守。以坐爲妙之各子耳。以道爲守者。則不知身之爲身。心之爲心。人之爲人。世之爲世。物之爲物。惟覺己之生也。非己之生。氣使之生。靈使之生。神炁使之生。性命使之生。故坐而忘形。坐而生神。坐而平氣。坐而充靈。坐而運炁。坐而安性。坐而立命。无時不坐。无時不守。動坐也。靜坐也。行坐也。臥坐也。言語坐也。接物應事。坐也。无一刻不若坐。无一刻有傷夫本靈。本性。本命。而道无時不爲我已。何道之求。不求而至已。人之以

道爲修。而不能忘形。忘身。忘心者。恐愈求而道愈遠也。是以自然之修。无修之名。有修之實。自然而坐。坐也。氣平。神和。靈充。炁運。而日月之明。皆聚於我之心。凝於我之竅。通於我之脈已。土之培也。主乎信。信者无時不若是也。子午之練。水火濟已。卯酉之浴。龍虎擒已。如此者。風也和。雨也潤。而萬有發生於我身之天地已。其生也何生。仁生耳。故二人居於土上爲坐也。曠仁之守乎山根爲坐也。萬物生於土。死於土。皆不離乎土也。土者生生之母也。土之居於人也爲黃中。黃中者。无其地。无其形。一信耳。修者。果能如四時之不二。運行之不錯。則无有不由仁而生。而胎息。而孕育。而發生。而生生不已者。生之所由來在此。知者必不以爲異也。以爲異者。是未坐也。坐亦未得夫奧妙之竅。未見无形之化有形。無爲之爲有爲也。知夫己身之所由來已。則我身可以由我。而不由天已。我性我命。可以由我。而不由天已。我无所謂生也。无所謂死也。何來何去。我生道生。我死形死。我來道來。我去形去。有形我知其爲幻象也。我知其爲傷靈害性之賊也。无形我知其爲真也。我知无形能萬古不沒也。今遇此機。我何爲而不修之乎。以假返真。以无化有。何等之便宜事。乃有道爲无可稽查。真人仙佛。爲无可考之事。而且毀之謗之。噫是人也。其未明朝問道夕死可矣一語也。人无道而生。不若有道而死也。无道雖生。亦不過如草如木而已。其何補於世道人心。何化於今日之大劫。不但不能化劫。恐益增劫於已於人於天地間耳。是人也。生之何益。道者雖死。形死也。而神未死也。其所修之一團正氣。流通宇宙之間。清清如也。淡淡如也。恬恬如也。光明可以與日月比已。是氣也。陰靈毒霧。遇之卽化。劫氛瘴癘。遭之卽散。劫之來也。可以禦之。災之臨也。可以消之。是氣也。人間之福神也。人之焚香拜禱。不亦宜乎。我道各方。以坐爲坐。而神靈不外散。不爲邪祟所

惑者。皆可以生而化一時之劫。死而化後世之劫。各方其盍坐以試之乎。不但知生之來去已也。道之化人。化物。化己。其功效有若是夫。

院修宜有精確之定旨。表現於世。以備羣倫之研求者。今以坐道爲要。而論坐之法易。而得坐之真難。何也。人皆不無所欲。而風習推遷。欲望日多。不僅實質。且繫虛名。無論虛實。苟深染着。必致貪爭。而身之所欲者。未必盡得。而本來之性靈。則未有不受惑障而徒昧墮者已。今人動曰生存競爭。究竟此生存。果能從外物之競爭能得保持與否。乃一大疑問也。若謂競爭者皆得生存。而在競爭中之不生存者。又將何說以解。若謂生存者皆從競爭而來。則不競爭者。固未嘗不有生存之人也。由是論之。則競爭者不過得逞物欲之望。而其果得生存與否。殊不可定也。然則人生所宜重之真點。究於何屬。自不難細研而明。吾以爲其生存之真點。自在性靈。而求性靈之保持。則在性靈之根本出於靜適。此靜適之修養。則不能不由於坐。坐之爲坐。形習不過入門之法也。而圖性靈之能因坐而得靜適。因靜適而得保持。則不僅限於形習之坐。必能由坐而悟求所以靜適。而能保持性靈之故。然後步步證真。時時精進。方有所益。身得其益。便足轉以益世。其所以然處。可從人之寡慾見之也。今日世病。在於人慾橫流。若猶必以物質之華靡。言生存之競爭。吾恐競爭者愈衆。而生存者必愈少。此亦可從理勢而爲測知者。特主其說者未加究覺。附和者更益誤會。遂致有一時莫知流止之概。其實則人之生存。天具自然之理。人亦有其自然可循之道。是道無他。卽富貴貧賤之地位定於命。而欲轉移其位。必性之明而命乃克移。命移則貧賤者便得富貴。苟不求性之存養。而外騫貪爭。則命隨性漓。富貴者亦必終墮貧賤。此本尋常之因果。雖不知爲性命之關係。而因果所在。人能自謹。則性命之修。卽在其中。但必不能由競

爭而定其生存者也。此吾院所以闡發坐旨。導修性靈。以期世之亂源有所塞。而人之生存正於命。其保合太和。挽回氣運。亦必於此有攸賴焉。本屆坐會。其關運旋之處。尤極重要。與會諸方。務宜深研而廣爲宣闡。庶幾坐之真解。得與世界人類徐作公開之討論也。

達祖訓曰。大道化世。不分先後。然在此十三紀元伊始之初。不得不先以道化根本。爲諸大弟子各職修方。作立基達人渡人成己之根底也。坐者養也。慈者仁也。是三者爲天人合參合度之蓮化也。捨一偏一即係所謂分乎性命也。但自濱宗初闡。道化既成。剏院以坐養。立會以行慈。歷經十二紀元。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過各地院會各方弟子。日日言道言坐。其究竟根本。以大地十二年來。無一日不在化弭劫氛之中。因之因時因事。而將捨根本而行其慈。是在天人爲不得已之發揚慈化。以外行而固內養也。所以各大院會諸佳弟子。日日竭其財才而從事於外用也。是各弟子外功愈大。而內功愈不可或缺也。然吾每於臨沙之際。勉諸各方仍重坐養者。卽所以固道之本。而堅各各之內功也。所謂坐者。乃活潑天真之坐也。亦卽各各本諸自然之坐也。非一日夜之坐。死灰朽木之坐也。更如胎兒平坐先天之真如之坐也。是坐可以返真皈元。返真皈元。收視返聽。紅玄相濟。乃先性先命先炁靈也。靈之充也。氣之養也。氣之養者。炁以化也。炁化乃精結。精結乃炁充。炁充乃神明。神明乃靈凝。其靈之凝也。莫不以其氣充炁化神明靈凝。而通乎玄玄。適乎烝海。接充任督。而陰極陽動。陽極陰生。是動是生。各有其序。各隨其靈。各運其妙。各適其適。適於其當。則無不當。當其自然。而上通下澈。一貫其輪輪轉轉。因其所因。則其後天之形形色色。花花絮絮。更爲先命先性先天之炁靈虛化。而爲一團純然潔白。無妄無邪之元體善性也。若如是也。可謂坐乎。可謂修乎。可謂養乎。可謂修功大進乎。哈哈一一似此着相

。非所以爲無爲虛空玄玄自然之真坐修坐養也。何者。各各更要細細參悟也。夫人生兩大爲最靈。其靈之至處。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通陰陽。曉變化。其不道不德妄念邪思發動之際。亦有其特長特技之所在也。然人身爲有形之血氣。皆合無形之靈靈運用。日日爲生計所迫。時時處於聲色貨利之中。若令其坦白其行。不二其念。而知吾以上訓中之說坐。所爲將不可得。吾亦曰然。不過各各既知修道行慈。功行之進。道爵之高。亦可謂極。更要各各屏去一切雜念人我名利之思想。而行其空空洞洞上上乘之果證。則大道之合乎天地者。無一非寄乎各各之身心也。更當知吾之面壁。佛之捨身。耶氏之十字。謨氏之法言。則更當悟其當然。而知凡有所修。皆非易易。更當參悟倉生造字之意義也。如我之一字。乃二戈反互交相也。念之一字。乃人有二心也。是二字者。其在社會爲不可少。其在修候。卽屬二賊。各各細參二戈相反。終必成凶。人有二心。其念必生。一有所害。則二字戕吾之性命。戕吾之靈明。奪吾之靈坐。辱吾之功行。是則凡一切所謂功侯道候。皆爲其所奪。爲其所滅。可不慎懼。可不慎懼。是則又非吾院會夙根宏大之佳弟子等。當一一從根本而坐養坐悟也。是在化誦誦經期內。坐尤不可不堅也。所謂堅者。堅吾氣也。堅吾體也。堅吾心身性命道功修候也。是坐之功。又卽虛坐實練也。練虛則收效於空空無爲之中。卽所謂逍遙之天。極樂之地也。各大首領各佳弟子等。於此外功宏遠大著之時。務必求坐候適當。而又不可強求躡進也。坐必統一。統一卽胞系之自然也。又不可着相。着相外魔所侵已。各各參悟。是所至要。

濟佛訓曰。何爲而成人耶。何爲而修道耶。何爲而行慈耶。今世之人。焉知非他世之神。今日之修。焉知非他日之仙。道也者。無地無之。道之所在。世界之上。無一處不遍滿根基。無一處不

發揚枝幹。以樹木花草。而喻道可也。以沙土岩石。而喻道可也。以江湖河海而喻道可也。上至雲雨風雷電閃。下至九淵魚鼈蝦蟲。皆可以喻道也。甚而至於尿溺糞土。無不可以喻道。無地無道。無地無機。道之所在。不可以有形有跡尋之。道之所在。不出乎有形有跡。以之爲道。無非道也。以之爲跡。無非跡也。若不以道爲道。則一身之所有。無非私惑。何道之有哉。道乎道乎。和尙乎。和尙乎。儒服儒冠乎。回耶乎。回耶乎。誰有真宰。誰得真諦。各是其是。互非其非。各有其道。各有其非道。以道爲己有者。自然他教非道己。以道爲獨得之奇者。自然孤陋寡聞。而不克以見道之玄微己。道之所以爲道者。空虛也。空其人。則無人相。空其心。則無我相。空其物。則無物相。空其色。則無色相。四相俱無。而道油然而生己。道之生也。人之所有。人之所知。人之所行。皆不覺己。不覺己之知。不覺己之行。己之知行。皆道之知行也。已無知也。已無行也。以爲知者。道之離也。以爲行者。道之去也。何以故。精神不動。則耳無聞。目無見。精神動於色。則目見己。精神動於聲。則耳聞己。是見是聞。皆精神之所散也。精神散於姿。而不能收於姿者。散盡則人不能爲人己。人之精神有限也。視於色。聞於聲。而色與聲之在世界無盡也。以有限之精神。與無盡之色聲相爭相戰。有不敗北而全師覆沒者乎。人之死也。不自知其死。人之生也。亦不自知其生。其死其生。皆道使之也。得道而生。失道而死。得道而生者。能保其道。守其姿。不致精神外散。則可以保其生己。保生者可以長生。長生者不死。有時而死。身死非道死也。死亦生。生亦死。不知何者爲生之樂。不知何者爲死之苦。不以生爲樂者。自然不以死爲苦。看穿一切。世界花花色色無能迷我本相者。修道各方。若能以坐爲坐。坐十二時而擇其陰陽。化其我相。陰生陽死。陽死陰生。陰陽自生自死。自消自長。不干於我也。我之有

我。相之所成也。窆之爲窆。先天之門戶。陰陽之巢穴也。有陰有陽。有神有炁。至於精與氣化。氣與神通。神與炁穿。則窆之所容。靈之所運。脈脈相關。無一微一呼之間。不與大道契合。是之爲道。誠坐於時。不若坐於候。坐於候不若坐於誠。誠而爲坐者。無時非坐。無候非坐。時候不能限人之坐也。雖飲食睡臥之間。亦未嘗不可以坐也。坐之於有形。不若坐之於無形。有形之坐。修其身也。無形之坐。養其神也。神無時不充。無刻不足。則氣無時不調。息無候不通已。是乃無形之修。道之所在。不可以耳目之靈見之也。有道者人人知之。有道者人人見之。知其道見其道於何處耶。知其氣見其神也。神氣異乎常人者。其於俗務必輕。而無一切罣礙也。凡人之神既昏且濁。非本來之面目也。其昏其濁。爲物欲聲色所累耳。人若能無一切罣礙。不爲物欲聲色所累。神充氣清。卽是大陸之仙。無時不與道一。無刻不與靈化。是人也。非我各方弟子。其誰能之。各各試思人之與道。修之與不修之。孰輕孰重。可以衡之以心。各各切注斯言。勿因道而反增加許多罣礙。則日進已。大道之證。必有不可思議之佳果。上上之乘。皆在意中也。各各參之。

坐有景乎。坐無見無聞。又何景之可言乎。我之所謂坐景者。無坐之坐。無景之景也。所謂真坐者。非形式之坐。心坐之坐也。所謂真景者。無花無色。無聲無音之景。非耳可聞。目可見之景也。是坐也。是景也。非有堅恆不斷之工夫者。不克以悟之。不克以見之。坐於心者。不覺形體之在此也。在彼也。不知我之爲我。人之爲人也。惟覺有氣。惟知有神。似覺而無覺。似知而無知。所覺於氣者。始而平。終而靜。至於靜中有定。定於氣。而不覺其氣。氣通於息。息通胎元已。胎元者。接乎先天之根。卽人受命之始也。是胎元之在人也。人莫不知其爲根本。

而人之於根本。多忽略而不培養。卽或有人欲培養之。亦不知其道何由。由何處入手。今我各子既得大道真傳。既明我身之所自來。所自去。對於根本之培養。當已知其法已。不過知之甚易。行之維艱。能如天時之於草木禾稼。宜風而風。宜雨而雨。宜溫而溫。宜和而和。宜寒而寒。宜暖而暖。不差其節序。不失其候令者。不多見之也。學道所以必先學空者。卽言必學天也。空之爲空。卽天之爲天。天與空同具是氣也。天之所具爲氣。人之所具亦爲氣。人非氣不生。人未有不知者也。獨於空也。則不知修之養之。以致身死氣散。神飛靈化。而不知悟。亦良可悲也。人之形體。不能自生。生之者氣也。氣不能自運。運之者神靈也。神靈之在人。與在天地同也。人不明其道。以爲人是人。神是神。靈是靈。天地是天地。其實皆一道一胞之所蘊所藏也。人亦神靈。神靈亦人。天地亦神靈。神靈亦天地。生生化化不已者。惟有

老祖之真烝耳。各弟子既得之已。既悟之已。若能於每日抽暇。觀其本來面目。以坐以心。則每日所見所聞。其景足可以娛耳悅心。較世間有形有色有聲之笛笙歌管。有色之異草奇花。可喜可愛者。固勝過千百倍不止也。是景也。無景而景常在。無花色聲音笑貌之美。而花色聲音笑貌之美常在。耳之所聞。無時非笙笛簫管也。目之所見。無時非極美麗之顏色也。欲遊乎高山峻嶺。名山大川。立刻能到。欲遊乎極樂逍遙蓬島三千。剎那可至。無所欲而不遂。欲何色卽何色。欲何聲卽何聲。欲何景卽何景。所欲者。無非由坐中之空而生也。所欲者。無非由心坐之真而來也。常有欲以觀其景。常無欲以修其心。無欲以修其心。卽坐之以真。坐之以真者。此心不二也。此心不二者。無刻不與神靈相會。無刻不與太虛相交。我之爲我。至於是時。形體俱化。曰風卽風。曰雲卽雲。無不是神。無不是佛。神佛皆同伴同侶與我來遊已。所遊者。天地人三界之景

乎。三界之景。不足以喻我所遊所見也。我所遊所見之景。雖三十三天各天之景色之華美。人煙山川風物之美。盡在我一瞬間。而窺其全豹已。樂哉遊乎。樂哉景乎。各弟子曷心坐靜觀。以爲遊乎。不着景相。無非真景。各各詳以玩味可也。

氣的靜養。當然須研坐修。講到坐修。是不是就能靜氣。這似乎還有必要精悟所在。坐本不僅僅在坐時能靜。便可謂功。大抵不坐的時。都要不離靜趣。方可得着靜氣的真候。有真候纔能說是坐功。不過初修行的人。不可不從坐習。藉求守突能熟。方可逐漸悟進。在這時會。因化劫的根。本在此。老衲所以拉雜論及。願我衆修。力加體會。精圖闡道。能愈用力。必愈易見效。切莫謂目前尙難把坐旨廣傳。就並這個意義。也不向人深說。致於錯過機緣於冥冥之中。那就不是所以度覺的道理了。

各方修行。各有進步。實在是第一件幸事。當此亂世。能得安靜修行。非前生或今生。福德不待也。試看他們。能有此閒暇工夫來修行不能。彼實無緣會。得聞至道。隨運逐劫。以終於自悟而已。吾輩道在身心。精神怡悅。進而證果。成而救世。豈非凡庸所不能解者。故每以此勗各子。立定腳根。以至其大也。道无在不是。日用起居。耳目視聽。无不可致之於道。不必僅求之於靜坐時也。如佛所說法。无一字不爲修證。无一語不歸禪定。卽誦經持戒。種種皆爲隨時修證方便。非僅宣之於口。謹之於物也。譬之誦經。焚香合掌。或息心靜坐。自能同光內照。漸漸入定。其初所持之儀。或如跪拜。皆爲前之方便。使心境易靜。雜念不生耳。久而久之。則无有念誦與否之分。隨時皆可自定。各子能知此。則無論言動行止。亦隨時无不可回光凝神。以求自定。漸習漸純。无往而非定境。所謂不須臾離道者也。工夫非難。在習之有常日。更須鍊到人欲淨盡。

不相合。道終不得真味。而白昧昧以沒沒已。深可慨也。吾願修者各各於虛已之際。慎加研摩。苟知己之所以虛處。則坐慈兼到之功可得。性命雙修之效可覘。而道亦於是乎有在已。

先天坐法

者祖訓曰。天地一小大極也。人生一小天地也。法乎氣候。備乎陰陽。是爲造化之構結也。先天孕化之明證也。然則人之本何在。在乎圓靈。圓靈皎皎。是爲靈台。今之生理學者。以腦海心房。爲人身之命本者。良有以也。昔在鴻濛以前。天蒼蒼而地茫茫。其時人類山川鳥獸草木相繼化生。而惟人最晚。及其生也。腦凝髓固。道之寄也。亦獨純凝。古多壽世之民者。職是故耳。故在其時。固人人而坐也。亦時時而坐也。及夫近季。坐久失傳。流弊滋生。不忍殫述。視而不挽。吾獨何心。於是此上元坐法。乃公於茲世。所冀拯衆生於九幽。使之各返其本原耳。坐宜循進。弗尙躡急。其精詣玄機。觸類而伸。坐久自得。自有靜觀之境也。是在各各之進步若何。可得其究竟已。

昌佐神訓曰。坐法之取義。於二目垂簾。守神之謂也。身端有準。以準其任督之平氣也。兩手按膝。以求其水火既濟之謂也。繫心一處。收視返聽。以收其神而固其氣。以却其念而屏其惑之用也。然後呼吸調勻。經絡自通。以其下兀而達于腦髓。不昏不沉。不塞不滯。無爲有爲。虛實之間。鍊亡而有。自可返其元充也。以其先陽之真火。接其太乙之真水。水火相濟。則定養之功效矣。

達摩佛訓曰。世界自靈學發明。世之言坐功者。叢出不窮。无如一派有一派之訣。一教有一教之宗。各立門戶。互分畛域。五光十色。不堪言喻。致學者皂白不分。誤入歧途。陰沉陽亢。爲患無窮。諸方要知大道言坐。至玄至妙。至簡至易。不雜私欲。不參人意。方爲大道言修之本旨。若行與道背。意與道違。不合先天之蒸運。不合賢哲之正理。不合人靈之生發。皆非坐修之真旨。

也。世之言坐。約分三種。三者何。上中下三元是也。上元先天。純任自然。得功較易。中下元後天。含有強制。得功稍難。後學佞佛以爲法。棄上元守中下兩元。稍涉不慎。遺患無量。况陰沉陽亢。流弊叢生。不流於枯禪。卽流於着相。修坐一事。豈易言哉。吾

師憫衆生逆流忘返。一再苦訓。盡宣其祕。度拔羣倫。無如世之放棄者衆多。果人人均能摒除一切道家流言。異史諸說。取其自然。守窻以上清爲法。上田爲用。自不難深得宏化之奧。而造玄關。故當入坐之初。二目垂簾。一鼻之蠱。二目下垂。神守于虛。神不外馳。亦不外走。不視而視。不聽而聽。養息以回陽。養魂以合魄。然後手覆於膝。心腎相交。手屬心。心乃離。離乃火。火乃汞也。膝屬腎。腎乃水。水乃坎。坎乃鉛也。然後心腎相交。水火既濟。坎離交媾。鉛汞調運。自不難靈明而入窻也。故坐有四訣。曰吸。曰抵。曰閉。曰撮。吸者。呼吸先天之炁。順先天之化也。抵者。舌抵上齶。通任督之炁也。閉者。上閉口齒而固炁也。下閉精路而長活也。撮者撮其心使靜而不使亂。撮其炁使平而不使漫。撮意使其凝而不使其渙。撮精使其固不使其散也。能如此。始可言性言坐言命言修。故初不宜驟進。驟進則昏。昏則散而不收。不收則散漫堪虞。魔惑乘虛而來。爲害大已。當初坐限乎四度。四度能堅修堅坐。十年面壁。一日不缺。較之一日夜不缺。得功易成也。堅坐曰誠。不缺曰信。四度曰恆。誠信恆卽坐功之堂奧。修道之捷徑耳。曰習形爲坐。不靜不適。悖乎自然。皆修道中之大病也。若心有所忿。炁有不平。念有憂樂。意有好惡。皆失其正。故坐忌不適不平也。吾每臨各院監坐證功。能了悟坐旨。而精研其旨。認爲適然也。百无一選。甚至視道修爲狹義。目坐功爲畏途。何不問道旨如此之甚也。此訓通佈各院。俾人人各守一篇。切實精進。勸修不倦。其勿徒襲修道之虛榮。自遺伊戚。知注是幸。

慧聖訓曰。坐何以守姿。定其心也。坐何以垂簾。斂其神也。坐何以捲舌。固其氣也。坐何以捫膝。通其絡也。四者俱靜。而後精氣神虛。似靜似動。似即似離。似守似走。似通似阻。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如在太和中已。雖云有象有物。其實亦有若無之間耳。然云其有象也。時候未至。是誰知之。云其有物也。神虛未化。是誰見之。惟是精誠一片。無象無物。無質無形。皆自定神以及成功。未有不以精神爲標準也。蓋精氣不收。則炁不凝。神不誠。則必不充。炁弗明。神弗充。而欲靈氣相接。神虛相化者。未之有也。故曰。坐之形式易知。坐之運用難覺。易知者。人皆得見之。難覺者。捉摸不定。不可以形相求。是難易之分于外者。即在此耳。然精誠不貳。始終弗渝。則無內外之分。夫而後坐無不得其準也。坐無不得其運也。坐無不得其接也。過其時不可。不及其時亦不可。知其時而弗知運用不可。不知其時更不可。是坐非難。坐形非難。坐之心。坐之運實難也。惟是知于此者。于自然之中。求其不通之所以通。以相接于無形。庶乎時候均于默化潛移之中。可以得其妙轉耳。不然者。而恍惚杳冥之中。真象真物。徒具形式。而不知運用，坐何益哉。

濟佛訓曰。夫坐身必正。以準其任督兩平。按膝不可稍偏。亦不可浮。以接其內脈三焦之真火。接其太乙之真水。水火相濟。無暖無寒之象也。水火之意。即是以坎填離。陰陽交媾之用也。任督一通。氣定神凝。神不外馳。非二目垂簾。不能守其舍也。以觀其準。收視返聽。有欲則觀。無欲則觀妙。以期尾髓一通。自能收明出冥。貫澈於腦海。血絡自通。氣息調勻。弗宜加強制功夫。恐有傷陰傷陽之弊。能日無間。真炁來復。如相似似。欲返先天固有。實不難也。總院修方守銓。見各同修坐功。有以腳緊靠功橙者。有不靠功橙者。列目請訓。奉

濟佛訓悉。此坐也。乃爲各負責者。漫不經心。自誤誤人而已。凡遇證功加坐時。負指坐之責。與夫坐掌監等。皆當隨時指正。方不有誤。但各地院之效尤。足使人嘆耳。汝之間也。甚好。卽將此通佈各地院。俾各各有所遵循也。凡坐也。調息正坐後。靜不生動時。足在其橙距二寸可耳。不得遠。亦不可近。然亦須量坐者之身長短也。傳知各各知遵。

濟佛又訓曰。坐院門窗。俱宜添備簾幃。以蔽陽光。而禦寒氣。不論有未習坐者。各室之門。均宜輕啓輕閉。言語不可高聲。尤不可在神位前嘻笑。務各知遵。以昭誠敬。至囑至囑。

收視返聽

老祖訓曰。坐功奧妙。諸子能盡其當然。而尤必須知其所以然。然後始可由後天以返先天。脫小充而入大充。得其妙轉而造乎上乘也。然妙轉之工夫。必須由淺而深。即是登高必至卑。行遠必自邇之理。不可急進。不可躐等。始可謂之真坐也。所以

老人導修勗坐。首先以系心一處爲工夫之初步。夫所謂系心一處者。卽心不離交。交不離心。而必使心交而歸於一也。欲得其一。則必先以收視返聽始。哈哈。收視返聽一語。凡屬修人。誰弗知之。何須

老人煩言。惟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不曰不視。而曰收視。不曰不聽。而曰返聽。是視而不視。不視而視。聽而不聽。不聽而聽。此中奧妙。非從靜默中。不能得其所以然也。卽以本院各弟子而言。得其奧妙之初步者。固有人在。而詳觀各方之中。每於入坐之際。有渾沉欲睡者。有心念外馳者。卽以此現象而言之。旣入渾沉。則視之不收。直是不視。聽之不返。直是不聽。尙可謂之收謂之返乎。卽此以論。則坐之初步非先從收視返聽。而深加悟求。不能得其系心之法也。

老人降世。宣傳氣旨。坐之爲坐。本屬奧妙難窮。果能由淺而深。守其交而合乎妙。大則可以成仙成佛。小則亦可益壽延年。卽諸方之立身處世。應事接物。亦莫不於坐息息相關。而不可忽視也。今日

老人不言坐功之深奧。而先以初步之工夫。爲諸方誥勉者。實因工夫有次序。造詣有深淺。若各方修候適在一二度。遽以五六度之工夫。告之。恐徒亂各方之心意。而反有躐等之弊也。願各方依時坐悟。苟得靜極默篤。則坐一步卽可悟一步。悟一步。卽可覺一步。得其覺悟。其不至深造

而得最上上乘者。未之有也。

達祖訓曰。修坐之要。在乎眼耳鼻。眼之於視也用其精。鼻之於嗅也用其氣。耳之於聽也用其神。精氣神三要素。人能得之。則道不難已。各各之於精也。如何保之。保之而不溢可乎。保之而不洩可乎。非保精之妙法也。保精不若不動其精。不動其精。不若化其精。保精不動。不若守其目而不爲外來之花花色色所搖惑。化其精不若无所有而生其心。无其心而生其念。无其念而生其覺。有覺有知。而无中之有。可以化有中之无。而精氣相生。水火相濟。精不爲精。而化於靈已。化精爲靈。無養靈之法。而靈未必能充也。養靈何法。養氣卽所以養靈也。靈之生非氣不生。氣之生非空不生。是以養氣者必先知其空也。空於何處。空於心房而已。心空則交無蔽。交無蔽而氣可以來歸已。氣歸於交。而容量大已。容量愈大。而氣亦愈大。氣大而至於浩然。則容量可以云至已。容量至。而靈之所生愈充愈足已。靈至於充足。乃可云神已。是以耳之聽也。不聽以氣。不聽以靈。而聽以神。是神之出入。耳爲之門戶乎。人之養神者。其於耳之聽。必加之意而後可已。何以加意。不妄聽而已。妄聽則傷其神已。神傷而精氣之養皆无用已。人之於耳。所最宜注意者。惟在事之順逆。故孔子至於六十。不懈不惰。乃有耳順之效。何爲耳順。其耳之所聽。皆無逆乎。非也。耳旣聽則神傷。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必皆可以有聞已。何得謂之順。所以謂之耳順者。無所謂順逆之分也。不以是非爲聽。不以善惡爲聽。聽其是。而我之神自若也。聽其非。而我神自若也。聽其善惡。而我之神亦自若也。我之神不因外來者而有動也。是非善惡。不能搖我之神也。我之神出入於耳，自然有度有數。其空也自然而聽。其入也自然而應。應可接物。以自然爲道。惟以自然爲法。其法自然而聽而接而應。如水之照日。鏡之照花。隨照隨化。

而不留絲毫痕跡於其間也。世事如夢幻。世事如泡影。世界人物萬事萬理皆假合也。惟我之神。爲得於真。悉爲真物。而不敢或有損傷也。亦可以因之而強健已。人之所以能生者神而已。神與人心。斷絕關係。而人永可以保其生也。養生者何若養神。養神者何若養知。知乎耳之所聽。則知乎神之損益。因聽而損者。外其聽也。因聽而益者。內其聽也。返聽爲坐功要妙。能乎此者。不但養神却病。且可延年。各各立功立行。皆賴此後天體囊。後天不修。乃有滅亡。乘不滅不亡之機。養之修之。長生人世是小事。立功立行。世界不可思議之神聖仙佛。皆於是時種其根基也。參之悟之。

濟佛訓曰。修人講道言修。千言萬語。總不外修己度人兩件事。可是想要度人。必須先去修己。不修己如何能以度人。這樣說來。這兩件事中。最要緊的。就是修己一件事了。但是修己。非先從坐功入手不可。說到坐功上邊。甚麼收視呀。甚麼返聽呀。甚麼調息呀。甚麼觀竅呀。這都是修坐離不開的手續。吾嘗見修坐之人。往往想要收視。却忘了返聽。想要返聽。又忘了收視。心注觀竅。却又忘了調息。心注調息。却又忘了觀竅。顧此失彼。到鬧得一件也未成成功。這是甚麼緣故呢。哈哈。不知坐的主旨罷了。何爲主旨。卽系心一處。不使心外馳罷了。所以吾。

師最坐的意思。就是教人系心一處。不使外馳。收視。返聽。調息。觀竅。等等的名詞。皆是收心的法子。如果不收視。則心必隨眼而外走。不返聽則心必隨耳而外馳。不調息更不能使心有所守。不觀竅更不能使心有所主。如此看來。這坐功總是教人。養其心。而使時時不至外馳罷了。但是這收視返聽調息觀竅。種種的手續。修坐者。也必要明其所以然。收視者。乃不外視而內視也。視何以視。視息之呼出。或急或緩也。返聽者不外聽而內聽也。聽何以聽。聽其息之吸入之

或疾或徐也。哈哈。從來言收視返聽者。皆未道及此意。老衲因諸方。近來功候同證。各各的坐功。却有些進步。故言此不傳之秘。哈哈。諸方能於坐時。細加尋悟。自知這收視返聽的妙訣了。諸方果能時時刻刻。依着老衲的言坐。按部就班坐去。心能不外馳。自有妙轉的火候。有了這自然運轉的火候。辦道則道可昌。行慈則慈可普。不獨此也。卽各人欲成大事。立大業。因爲自己的坐功到家。精神充足。性靈活潑。無論是甚麼事業。也必有個成就了。但是修人修坐。未坐多少時期。就想成仙成佛。爲聖爲賢。更有一種修人。未去坐。就想得着那未來先知的奧妙。或想得着那神遊太虛的境界。哈哈。這猶如未去讀書。就想會進士中狀元的一樣了。塵世間那有這樣的容易事呢。

尙真人訓曰。色非氣寧不淨。聲非息沉則囂。所以習坐初步。必於收視返聽。而期屏聲與色。爲證厥功也。色淨聲沉。其所致於平默者。非徒外平其色。而默其聲。要在內平其氣。而默其息也。氣平息默之候。何以爲徵。當從中真恬守處。時時悟昧心無幻惑與否。莫不可以覺其進益之淺深已。人生斯世。塵障邀遮。空言安相。豈形所能。而形弗之能。心則無所不能也。其能者何。定而已矣。苟不之定。是無可言。若其克定。則定心之餘。爲論功候。卽祇幻惑之擾動。能受影響與否。爲之別耳。外之色聲。一擾中真。則心便立受影響。因此影響。而惑而昧。以至於茫然多無所覺。其過豈在於形。實誤於心耳。是故修真之旨。皆重持心。此心之持。由何著力。非無所藉而能精其爲用也。此氣息平默之坐養。所以不得有所研究也。研究坐養。而驗功候。雖繫氣息。而心實爲主也。心與氣息之關係。本無或間。幻擾一動於中。則聲色變於外。氣息異於內。人之所以形者。心卽逐於其形而有所放。心放於內。形遷於外。欲其不因染習而知妄相。更必

冥冥乎其難已。所以修人於坐。宜就氣息平默。爲徵色聲屏絕之果爲何似。如得所覺。然後進而體會持心之際。幻惑是否無所動擾。前之動擾。於今之度候。其輕重增減。又是如何。苟能時時細證。則中真之恬定。由吾處息之平默。而得保養以充固者。究是如何。步步實證。自步步進益。步步進益。自步步有定。有所定。則主宰恆存。擴充而大化之。其與天地之浩然上下同流。要非不可自致也。至於應事接物。果具不擾之真正主宰。以其定功。泛應曲當。更可不至獨我爲是。而流於剛愎之害。則其推施彰顯。亦不失其度覺感化之良工已。

聽息要諦

老祖訓曰。道以修坐爲歸根復命之原。坐以凝調爲收視返聽要訣。修子入修之始。坐掌指修指竅。此爲後學終身成敗要鍵。凡修途坐義。務宜詳細解述。不得隨意指示。何謂歸根。歸其混元始。絜也。何爲復命。復其先天本性也。臨坐之際。先要凝神調息。收攝心神。默視意念。返觀於虛無之竅。以聽氣息之往來。上述。慧心之修子。言下即可領悟。但悟則悟矣。且能解說。而於己身臨坐之時。多有茫然不能履行其實者。所謂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且中下者流。甚有入修多年。日不間坐。而於此修途坐義。茫然不解多矣。但知一坐了事。嗚呼。如此修坐。究於身心何益也。故臨坐之時。務令將心放下。凝神調息。以收視返聽爲入門第一步工夫。輕輕微微。以聽氣息之往來。此個聽字。不可泛視。若氣息稍有浮躁。則本身元神。亦必隨之耗散。不能返還於木突。而爲我煉丹之主宰矣。至於坐久功深之士。則得聽息。似有似無之際。此是凡息將停。胎息將現。而本心亦可以得而見之矣。惟心之爲物。靈活異常。最易走作。必須以氣純之。苟不知聽息以收攝心神氣息。則神難凝。息難調。元神亦終難與心息相依。故聽息一法。爲凝神要訣。果能以神入氣。煉息歸神。則清氣自昇。濁氣自降。一身內外。自然清寧。到得身清體寧之候。瞥見清空之氣。時時迴旋我一身上下內外之間。此不第胎息發動已也。斯時尤要知此胎息非尋常。乃未生以前之元氣。既生以後之真靈。心得之有體。性得之有用。在天爲樞。在地爲軸。在人爲歸根復命之原。人欲希聖希賢希天。捨此胎息無以爲造作之地。吾道十年以還。各地修子能明斯義者。千人一二耳。法會屆滿。諸子必須於此修途坐義。詳加精研時機不再。各宜慎悟。總之靜功到於虛極靜篤之候。惟將此心了炤於無識無知之地。則神與息立。氣隨神融。先天一團胎息。

。自可得而識之矣。

達祖訓曰。道從靜修。靜由坐始。凡修子入道之始。必先習坐。此卽師經曰。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故修子入坐之始。首須將萬緣放下。壹其志。凝其神。垂簾塞兌。收攝神光于兩眉。約兩米之中。此卽玄玄之竅也。然后內視其心。務使寂然不動。再回光返照于祖竅。以聽氣息之往來。此卽吾道凝神調息收視返聽之義也。此始而神或不凝。氣或不調。不妨略停片息。將心神放開。不必死死觀竅。惟存心聽息可已。此聽字。深藏法機。莊子曰。壹若志。毋聽于耳。而聽于心。毋聽于心。而聽于氣。此氣非人身口鼻呼吸之氣。乃洪濛未闢之氣。混沌初開始氣。此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若能存心于虛無一氣。使與本身元神混合。久之引清推濁。丹基自立。若純以凡息調之。死死守竅。不但無益于修途。且恐有生于病患。此始坐不明。不知訶穀接適之義。以致修者每每因坐而成疾。皆誤始坐者指導不清耳。道貴自然。豈有習坐不求自然者乎。此間修子。知坐者多。總之經云。不神之神真神也。不息之息真息也。能于此混沌中。落出一點真意。翕然聚元氣與己身元神相合。則凡息一停。真息自用。道自成矣。各各慎注。此入坐第一步功夫。無論先天後天俱不外此。學者悟之。

守竅要旨

老祖訓曰。道也者。人不可須臾離者也。欲修其道。必立其基。其基也固。乃可與立。其固云何。坐堅凝久。堅也無他。息息弗已。凝也無他。神炁相團。欲息息之功弗已。必自靜始。欲凝神炁爲一團。必自明始。靜也得乎空。而後能定。凝也得乎守。而後能明。其空也。湛然之功。其定也。潏然之功。其守也。悠然之功。其明也。浩然之功。得乎其功。其基乃立。故曰。坐也者。非枯木死灰也。定也者。非喪失知覺也。因其自然之境。順乎自然之息。不偏不倚。守于至玄之姿。不爲玄所幻。不爲姿所相。夫然後一坐卽平。一平卽息。一息卽默。一默卽動。動於自然。而息息乃能相通已。通於有者。乃謂之幻。通于無者。乃謂之枯。幻境枯景。通也何益。通而弗得其適。坐也何益。坐而不得其正。養也何益。是故通於有無。若有若無。通于明昧。卽明卽昧。通於虛實。似虛似實。于不卽不離之中。而能昧然相轉。通於太玄。是之謂先後天合度。而後天卽入於圜圖一個渾然太虛之境已。各各知夫坐姿。而未知其所以守。知夫坐守。而未知其所以定。知夫坐定。而未知其所以運。知夫坐運。而未知其所以遊。知夫坐遊。而未知其所以息。知夫坐息。而未知夫所以靜。知其坐靜。而未知夫所以真。真也者。烝固之也。烝也者。神凝者也。神也者。靈通者也。靈也者。定充之也。定也者。空運之也。空也者。靜適之也。得其所適。而後凝神。聚炁。堅性。合命之旨。皆由夫一姿之斡旋已。故曰。坐者慎之於始。而後克成於終。初坐不得其適。則幻境生已。初坐苦乎守竅。則妄念起已。是以姿者。射鵰之謂也。中於其中。而後由其徑以守之。則無惑病已。惑病既除。則無傷陰傷陽之舉已。是傷於陰者。慮思過重也。傷於陽者。枯槁過重也。陰傷則魄動。陽傷則魂散。魄動傷神。魂散傷炁。炁神俱傷。則靈

乃日昧已。故坐候功用初步。以守其適爲主。以合其息爲運。以空其靈爲明。靈也弗明。雖凝必散。是則坐之功。必從自然之適。而後真息懸懸。可通乎有無也。授姿之初。自悟必入乎歧途。必重言以申之。守者不得其旨。必入于魔惑已。不可以銳進爲能。不可以妄念爲進益。庶幾乎指者有所遵循。而習者亦可得其適已。

神性相通。形命相屬。人生所以靈于萬有者。以具此性與命。而備一陰一陽。一虛一實。形神俱妙。而合其全德也。是故人於乃身。必知存養。得其所存則神不渙。得其所養則性爲堅。而形命倚之而克爲固已。其所以固。悉宰乎虛。而氣運乎實。宰運之樞。厥在於息。息之動靜。陰陽所由明。而虛實爲之分也。吾道講坐。所以首言息姿。息姿之在於形。動靜可以自悟。其在於神。虛實必求自化。若或偏滯。則拘於虛者。命必離形。牽於實者。神必累性。此皆息姿不得中真之守。而無恬平之適者。失其存養之正以致之也。吾院坐旨。定以平默爲準。所以破乎牽實之障也。其以默恬爲則者。所以牖其拘虛之窒也。須知陰陽之道。虛實相生。動靜相制而已。無虛弗實。無實非虛。必靜斯動。惟動見靜。於茲四者。反復悟求。則息姿之間。一無所固。則偏隅悉泯。自然之時候。胥無不循其序以宰運而顯形神之妙也。世自道統之傳。失真既久。於是信善之修。各區宗派。衍術遷流。乃多理測。弗審人身之靈。其不至昧者。因根於虛也。實而不化。則昧之從外牽緣以窒其中。欲自靈明。而所覺每弗易通。是何以故。意匠之擾。而神明爲奪。而形以役心。神又失舍。當此之際。滿志躊躇。究其所得。蓋亦甚鮮。是無他。偏見隘之。而虛極無以充靈。神性弗克時通。形命不克時屬。假生假滅。輪迴之縛。終莫能解已。所以至極之道。惟順自然。自然云者。如人生始。卽有其息。於是性命托之。而形神立之。皆本自然。而點綴不得以

意強求者也。其來既不可強。其留獨可強乎。世人不察。往往捨棄自然以言修道。而息妄之樞。究爲若何之宰運。弗之悟也。亦有所悟。又必摭拾浮言而牽合附會。罕或切身以精尋證。因此陰陽動靜之理。口能述之。而心多未了然也。轉轉傳訛。及於今日。道真之果安在。蓋難言已。何則。與言道法自然。而意念隘於內。事功促於外。躁急而不復能耐也。不耐則無以靜。雖靜亦弗之篤。靜弗之篤。安知所動。雖動亦近乎浮。其動也浮。而靜弗篤。息妄之準則。居恆無所定守。陰陽之調洽。何從而得其適以化乎平。不平不適。則坐一事也。行又一事也。坐行本諸其身。且難相顧。剛大浩然之氣。其末由充養固已。而身之修也。意擾而外。所得將亦弗多。以言存立。奚在而克見功哉。老人數載勗修。列門諸子之於坐也。各地多有能自悟證而得真候者。然坐功養候。非可以歲月窮也。苟皆純任自然。不加意念於其間。但守息妄以堅修。則造詣日深。奧微自澈。所以必守息妄者。形習之際。非此便無準則也。息妄之準則。平恬而統以默。雖屬初步。而到底不離者箇也。以煉實還虛。虛做實煉之功候。於默與平恬之外。別求其徑。則必多所躁躡。一涉躁躡。縱有薄效。而志益難耐。無其耐守。則息妄常離。不獨性命無以爲依。形神必易致換。卽坐行之間。自弗相顧。一身而若兩人。陰陽不得調洽之真候。所以修者。終難爲明道之所以合陰陽之妙。而固其形神。堅乃性命已。形神性命。切身之存養。而具息妄。足以徵驗。乃猶弗能耐守。以明究竟之果如何。則其修也。去道之遠。從可知已。吾傳經再度。而於息養之義。言之詳已。而所言莫非平恬之準則也。若人爲守。全賴悟默以尋證。塵世言坐之書。非不多也。而傳之者各明其身之所得。於理固無弗通。以之爲法。則又易誤。何則。坐重息妄。旣如上述。而息之動靜。一由乎氣。而人身秉賦之氣。非惟古今不同。卽同時。亦多彼此之異。以此所得。

欲彼同然。勢既弗易。則強相倣效。甯能無失。所以道坐之正軌。惟能各自順自然以守息窳。而悟求宰運之所以然。不忘不助。不偏不躁。耐以堅求。則步步進候。坐也若是。行亦若是。坐行相顧。罔或差忒。心焉自中。而神性之通。性命之屬。無時不自了了。以得爲存爲養。精益求精。而達大成之域已。吾門諸子。坐養既多有得。今後務加慎持。而一以堅耐爲守。斯於修也。日近乎道已。

達祖訓曰。人生未有以前。一團先天元真之氣。原自懸於太虛。鋪天匝地。究竟莫可端倪。乃父精母血。兩神相搏。此個丹鼎始立。其中有一竅隧。能容量天地元真之氣。此卽竅中竅。又謂之竅中妙。卽太上謂有欲觀竅。無欲觀妙之地。亦卽我佛謂涅槃妙心。耶謂離棄一切於靈魂戰。回謂靈明照耀。太上謂玄牝之門。天地之根。儒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要不外祇此一竅耳。乃人之有生以後。其秉賦各有不同。無如爲塵染所汙。習俗所移。此竅久窒。此妙亦不知於何時消歸何處。縱有時竅開。皆出於不容已。發於不自知。明明現出一輪新月。恰似如來真面。惜乎塵根俗慮。日逐增加。一霎時此竅又不知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此所謂小人不能無仁心也。祇是旋生旋滅耳。決無有一眼窺定。一手捏定。而不失其機者。老衲今將靜功不傳要祕。一口道破。雖古之仙佛。修時皆聞所未聞者。子等能將今言。悉心參悟。坐到虛極靜篤之候。將本身元真元氣。混合於丹田之中。覺有融融洩洩。清淨無爲之妙。此卽竅妙發現。真實色相。可以超生死。脫輪迴。證仙成果。皆由於此。諸方宜各慎注。

坐者由身心相合處謂之坐。坐之所以定者。定其神而已。神不能定。氣必不固。氣之不固。靈必昧。由靈之昧。息必不運。故運息於自然。必先定靈於當然。能知靈之定於當然。然後氣之所固。

。神亦必守。神之所守。性形乃能合而爲一。而心性神靈。亦可打成一片已。是心之所以爲心者。至虛之地而已。至虛之地。本來無物。因其無物。名之曰空。至空不破。乃云圓圖。圓圖一炁。乃云元胞。由元胞之凝。然後有元胎之化。由元胎之自化。然後心神方能自定。其定也。坐定而已。坐定也者。無時不定者也。何云無時不定。自未坐之時。心卽能靜。由其靜乃能自堅。由其堅乃能自定。由其定乃能自守。由其守乃能自息。由其息乃能自運。由其運乃能相通。是息通於自然者。無非靈氣相通而已。靈氣之相通者。通於一炁。一炁之相定者。定於至靜。至靜之相守者。守於自然。因其自然爲守。則氣之自固。無非以時而固。靈之相運。無非以時而運。性之相合。無非以時相合。是以坐者必先知其時。然後知其坐。知其坐。然後知其定。知其定。然後知其息。息於自然。必無所知。不知之知。乃能自覺。不覺之覺。于是爲悟。故曰。悟者以時爲悟者也。能以時爲悟。不假絲毫勉強。則坐功之定力。方能自始至終。無一毫之變遷已。無其變遷。乃能無妄念。因其無妄念。乃能守是定。守定於其時。乃能運於自然。通於無形。而定之以爲定。無非由守定得來已。守定之功。在修養者。人人盡能知之。亦人人所不能知者。若曰兩目下垂。對定鼻尖。卽云守定。則大謬已。若自初坐以至坐終。皆注意於鼻尖。則必如死灰枯木。不然亦將有妄念雜於其中。安得云守定。又安能云坐定哉。故坐定之功。必先知守定之功。知守定之功。必先知守定於自然之功。知守定於自然之功。必先知守其定於心神之功。苟能知心神自定。方能知靈與氣合。形與性定已。而氣靈形性之所以能相合並定者。在於心無妄念而已。心之所以無妄念者。能時時氣平而已。氣之平也。在於尋常能以養氣爲主。方能有時動而動。時靜而靜之時候已。以是言之。則坐定之功。均在自然。自然之功用。在於以時轉移。而轉移之功用

。在於潛移默化。而潛移默化之功用。必在無所謂坐。無所謂息。而坐息時時能相通於無形。則息定息靜之功用。必有不可思議者已。是在守竅時。一觸鼻尖。卽行收視。收視者。非閉目之謂也。是心空之謂也。心之空也。果從何處入手。不必再爲贅述。各方能從時字爲真旨。可以思過半已。若不能定於其時。必不能定於時時。不能定於時時。必不能守於自然。不能守於自然。必不能運於無形。由是言之。則息之所以爲息。無非因其時而自爲動靜。然後方能時時有定。時時息息也。故知息之所以爲息。必先知定之所以爲定。則氣之所通。性之所遷。皆在自然運化之中。以守竅之初。爲真旨之定已。其各善悟是定。以守是空。則知玄之又玄之境。無非從息運息通爲之變化也。而變化之所以爲變化者。不離乎時而已。苟離乎時。則坐必不能定。息必不能通。卽初坐時之守竅。亦不能有自然之妙境已。各各善味是旨。自知其中之真奧已。

孚聖訓曰。規氛瀾漫之日。而諄諄以坐功爲訓者。使諸方由平靜之息。化此瀾天浩劫。此諸方所應自悟者也。惟是運息之功。在於有恆。簡易爲守。而後道之通乎坐者。皆呈和祥之氣已。坐功易言而同靈難守。是更不能不從平坦者以自適也。夫適則通。通則運。運則化。化則變。變則不窮。不窮乃至不測。不測者。從無而有。從虛而實。從空而色。從玄而妙。知乎所以爲妙。則竅之守也。當於無定處尋之已。竅何以名也。因無所名而名之。與大道之無名而名之曰道者。相同也。諸方試思天地之交。有所定乎。無所定乎。有定。而守其時。守其序。斯可已。守其地。守其處。則不能也。以言乎天地之交也。從無而有。至化其形。化其質。莫不由此無爲之中。以形其所形。而色其所色也。於生尅之理。亦未嘗有所定與無定也。其所以爲定者。不過四時五行周而復始者。爲之功也。人之坐也。亦復如是。初坐之時。有所竅則有定。既似定已。守於坦而有

恆。及其大定。則向之所謂妄者。必無存在之餘地。亦無存在之理。惟各就其真之靈以達其妙而合乎運。行之自然。則炁氣之相凝。交輸於脈絡之間。豁然貫通者。無所不用其妙而盡其極已。所謂尋之無所見。所謂杳冥恍惚。得見真宰。以象帝之先者。卽在是也。諸方坐候既久。恆守其活。活至於妙。乃有斯主。得主之象。皆在帝先。無極之初。非素也歟。太素之先。何物可容。嬰胎初結。如珠之圓。究其真形。結晶橢圓。先天之象。於斯徵已。功候又久。溫養是依。息息之定。定於定定。無關何謂。乃守爐炁。炁之不純。非沸卽冷。沸也渙晶。冷也渙神。神晶皆渙。雖坐也至於其妙。紅玄不能相濟。絳珠乃敗。是非慎之於始。謹之於終。而牢守之。鮮有不墜墮者。此修養當從約緘守丹定息適坦合平以爲功也。功也者。行於無爲。運於自然。法於玄妙。定養於恆謹。能如是。則道於炁也。聚乎吾靈。而凝神以結晶已。是必在守其至素。約其至清。定其至凝。息其至無。以爲則也。天地之交。必若是已。修養者。法乎天地。更在是已。所謂寂寞寒窗守定宗。室家寓寄必安宮。寢寢寤寐牢空富。宜窄宜寬窈完穹。各各於此理尋之。火候又進一步已。數載坐候。不昏不沉。不死不枯者。能有幾人。有之。定力亦未必完。是不能不以其至奧者。使諸方自詳其究竟也。各各從無而有。虛而實。練其至形以合於妙。庶幾本來圓靈。返吾象帝之先已。

易云。幾事不密則害成。蓋言事之初起。而有所動幾於未成之日。當嚴守其密。及乎已成之日。則無所用其密。若於已成之日。而用其密。未有不僨事者。此戒人於事。必當因其時以制宜也。今以坐功言之。守突之初。必從其靜虛以密氣之運用。若已至定游之時。其氣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無大不包。無微不入。氣若不以其時而妄用其密。則氣必有所滯。故曰其君子

良背洗心。退藏於密者。恐氣有妄放。而不能求於固也。是故固氣者。必先養氣。養氣者必先虛氣。氣之虛也。心亦虛之。虛心卽藏神於密之謂也。藏神於密者。必藏炁於密。惟炁也不密而密。因捉之不可得。尋之不可見。以無化有。以虛化實。先天之性。密而化命。故能良其背而後止其心。背之不良。心何能止。故曰。良者止也。止者亦止也。良之止與止之止。必有不同之點在焉。因良之止也以時爲止。而止於其初者也。止之止。則爲止之終。終則必反於始。此止之所以因其極而不能終其止也。是修養之功。止炁於始。謂之止。止氣於終。謂之弗止。止之於初也。則云其密。止之於終也。則謂之幾。因其密而動其幾。因其幾而藏其密。聖人之道。無非若是。炁功性候。亦在於是。故修身者。不患其不密。而患其密之不得其時。不得其時者。雖密亦未見其密也。何以言之。修坐之時。守竅任其自然。運息亦任其自然。自然之中。本來坦適。不加絲毫勉強。若少有勉強。以爲固氣之用。則氣之運也。必不能通。而爲阻爲滯。障惑之來。皆起於斯。而爲幻境。欲求不息之息。無聲之聲。不動之動。無色之色。不形之形。無體之體。皆不可得已。是以修坐者。始也。必以至密爲守。繼也必以恢宏爲功。若不能權其輕重。分其柔剛。主其內外。因時而制宜。待時以爲動。則修也必無進益。愈久而愈退化已。各方研味是理。則知指坐者。雖當以初步進步爲新修分其程序。然基也不立。罔所適從。故必以其當密之密爲密。而以不當密者。不能有所密也。以後天坐功之指坐者。可以悟出已。何者。在先天之坐未闡明時。坐者皆以後天爲則。其指坐者。每不以竅指人。必使人發重大誓願。方能指出斯竅。試思其理。何嘗不尊重。然其鑿柄之見。卽在於是已。與其不示以竅。何若並此道此坐而不傳耶。况道爲自然之景象。若少有勉強。尙且不可。而况於此遵守之竅。能令其不知乎。不知必深思苦求。苦求氣

傷。苦求靈亦傷。欲其氣之通也。不亦難乎。故曰。道可道。非常道。道可名。不能名。以道爲道。尙有痕跡。况乎以名爲道。其道更下。能從從容不迫以爲道。使修者有所遵守。則道也又焉用其密哉。道之修也。亦有所密乎。曰有。在於不密之密。以爲密也。何以言之。不能坐到。必不能悟到。不能悟到。必不能覺。不能覺其功候之通者。雖不密亦密。是故知之云知。不知云不知。雖孔子之聖。尙且以此爲法。其他者。又安能不以此爲則哉。今更以慈業之濟人論。亦有密與不密之分焉。其法云何。以善資濟無告胞與。必分其人之多寡。與物之多寡。再以其困窮景象若何。爲之平均。其未舉也。必嚴守其密。因人知。必有貪心。皆思多予。而能與誰多與誰少乎。其已舉而分也。則不可密已。密則人必疑有多少之施與已。若以資濟盜寇。汝雖欲密。彼亦必設法全數劫之。不問他人有無也。其心理祇知以己爲事。而本不以人爲事。果天下人皆死。而我獨生。不亦快盜者之心乎。若夫大盜則不然。盜亦有道。不能知室中之藏。不能平均以爲分。不能入先出後。不能劫富濟貧。皆不足以爲模範。而羣盜亦不能俯首貼耳。甘爲驅使。是則盜之有道。猶勝於人之無道。更勝於假道之名。以爲道之人也。嗚呼。道旣不易修。慈也更難行。修道行慈。不能因事制宜。而更不能待時而舉者。尙不若小盜也。大盜云乎哉。大道云乎者。慈業云乎哉。彼此云乎哉。道慈之所以難於修行者。一在於不能良其背以洗心。一在於幾事不密則害成。一在於不能推己以及人也。嗟嗟。道豈難修。道豈易修。慈豈難行。慈豈易行。知其易中之難。必自慎其始。知其難中之易。必自平其終。若然者。道其在於自然乎。慈其在於無爲乎。各方細嚼其味。自知守道者。不外乎容。行慈者。不外乎度。能知容之所以爲容。度之所以爲度者。庶乎近已。

濁邪之來也。人不能見之。彼則能見人也。人之一動一靜。彼察之極細。微動於邪。則心之所容者。清氣盡化爲濁氣已。魔鬼用事已。魔鬼爲人之主宰。人有不爲魔鬼所化者乎。天下之善人所以不多見者。以此也。道之化人渡人。非化人渡人也。化魔渡鬼也。使人心无魔鬼之擾。自然濁氣變爲清氣。而用事者爲神聖仙佛。與神聖仙佛之靈通已。天下人皆若是也。不過在乎一念之間而已。是以道之所以爲道者。不能不研之也。不能不研其一念之間爲何謂也。間也者。中也。中也者。卽人之心也。心居人中。若太陽之居於空也。太陽爲雲霧所蔽。則不能行其正道已。是以突之指也。卽所以正其心也。正心始於平心。平心必先靜心。心靜必有所系。系心於突。心不弛已。不弛其心。而意念盡化除已。无意念之起。何是非邪正之來。心入於太虛之境。則萬事萬物之來也。則隨來隨去。隨感隨應。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花與月皆不能留於水與鏡。事與物亦不能染於心與念也。道之時候。全在此中字中。不過中字之微。不能不知其所以爲微也。何巨何細。何大何小。巨細大小。未嘗不可以互爲子母也。无細何以有巨。无小何以有大。是細小爲巨大之母也明已。人不知此。多忽於細小。所以微秒之事。更不之留意也。孰知微者必顯。有微乃能有顯。未聞有顯而後有微。是微者顯之母也。人之不察而忽之。所以天下多亂也。亂不亂於劫數之旣形。而亂於劫數之隱伏。劫數隱伏。人不能見者也。極微之物也。旣至可以見之。則不能收拾已。微也何說。隱伏於何所。卽人之念也。卽隱伏於人之心也。人之念。始而小惡不忘。繼而大惡敢爲。再而無所不爲。是念之起也。初必未行其念。念久不退。念化爲魔鬼已。念爲魔鬼。小惡大惡。何不敢爲。是念之微。何可不防之乎。我之心旣爲天生。旣爲具德之資。藏靈接神之。用。則順天之道。以行我之行。而知突以守突。開突以見光明可耳。是以各方修養。必從坐

悟以爲始也。法也。坐也。開竅之法也。悟也。開竅見光之法也。不坐不知何以爲悟。不悟不知坐何有功。坐悟不可不時時以爲體用也。各方有坐得夫奧妙者乎。坐得夫奧妙者。必能知今日之事。今日之局。何日以收。何時以結。今日若是之災患。何以來。何以去。劫數是大是小。是應在近。應在遠。應在某某時日也。未見坐有能通者。通則竅開。竅開則己之神出。而可以接於空中之神。空中之神。亦可以從其突入於內。而接於人之神已。人之神接於空中之神。何所不知。社會之事。自身之事。均可以預料其吉凶。各方其於坐功務須加之意也。功夫有得於內。是慈善事業。必皆出於自然。必无不樂爲者。必无不勉強者。各各參之。

慧聖訓云。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者何。靜守而已。不息者何。靜運而已。靜守之走。炁氣相交。靜運之通。炁氣相轉。相交相轉之體。無非一突之守。故坐者自初修以至於定游飛昇。皆以一突相守爲本。若不能靜守是突。則靜中無所動。而息運之機。又從何處以通上通下通有通無通虛通實耶。吾人既知守突爲修士者唯一無二之大本。則必不使入於昏沉。入於矜奇。而後道之所以爲道。由坐以立基者。有所資已。

濟佛訓曰。大道至公。不事炫異。修身至庸。惟任自然。是以春暖秋涼。夏葛冬裘。此所以順其時。而應其候。如反之則爲災。違之則爲害。乃一定之理。而不可稍有逆乎道也。夫修坐也亦然。而坐之要素。惟在自然。能明其自然者。方可言其坐功。得乎自然。其心必靜。其氣可平。其性必堅。其神可定。靜也者。靜其心而不爲物染。平也者。平其氣而不爲意擾。堅也者。堅其性而不爲私動。定也者。定其神而不爲慾惑。心靜念空。氣平息靜。性堅靈固。神定炁充。如是而修。如是而坐。不卽不離。似有似無。坐之日久。息息相通。若有見焉。若無見焉。若有聞焉。

若無聞焉。通也非通。動也非動。通無所通。實有所通。動無所動。實有所動。通於任者接於督。動於督者啣於任。潛化妙運。功候至此。則尖披之功。詎穀之理。不待言喻。自可明其玄虛之妙奧已。苟失其自然。不守正軌。離其祖竅。觀鼻端。守丹田。與調息煉氣者。不失之於偏。卽失之於枯。虛而務實。神必離舍。無而求有。烝必生幻。此皆失其本。而專務其捷徑之害。修者戒諸。若守其竅者。而神未定於舍。不可以言守竅也。更不能觀妙已。或者心有所之。其竅必躍。意有所及。其烝必通。突躍烝通。固爲佳象。然心之所之而突躍者則易滯。意之所及而烝通者則近幻。是又不得其中和之弊也。修者又須悟之。故得其中和者。必得靜平堅定之功。卽可得其妙轉之靈已。凡言修者。其參研之。

尙真人訓曰。修坐之法。以形言之。定爲之準。形定之功。是坐是概。而心自正。而精自聚。而氣自平。而神自凝。性命亦卽因形而收其存養之效已。故守竅之於其形。惟準而已。屢守不效。非竅不適。必形不定。而心不正。其精與氣與神。均爲形之所牽。於是候之轉於內者。皆以竅之不適。弗見其益。每且覺患焉。修人於此。最宜自慎。何以慎修。必無急功之念。乃得適竅之功。適於其竅守之弗失。念不妄動。而無住之心。時時活潑於杳冥。似若無覺。亦若有覺。則心常正。而精也氣也神也。卽隨其無住之心。不障邪見。相生相長。存養無息。而息息綿綿。若有似無之下。妙候常轉。八脈周而四體和。內外相融。則其形之定也。無在而不加概之堅卓而固其真已。真者之形定。不徒指坐而言也。卽行與住與臥。竅皆不自離守。所謂動靜不離者個者。無非心得其正而持以直而致之也。孟子講學。其於道功。一則曰求其放心。再則曰直養無害。蓋深味乎古人爲己之道。證之切而行之深。乃克有是精義之發明也。如今之世。去古既遠。如今之人。

爲學務異。卽言道功。亦不免以障之多而難遽期了澈也。何哉。古學主靜。而新也貴動。古學尙內。而新也驚外。非道貫之本不通。實學理之相背馳。所以雖極平易之道。修學總苦困難也。是惟有志者潛功細證。悟候詳推。或內而外。外形何以不定。或外而內。內心何以不正。苟能息息深參。表裏澈覺。則精氣神之後天三寶。何以由三化一。性炁靈之先天三寶。何以由一散萬。而萬收一皈之道。其存諸身而克長養者。究何所自而通乎玄。則形炁之適。其必始於坐修而後變化其質者。皆不難明其所以然。不得不求放心而直養之已。知求知養。則炁仍弗適者。必未之有也。但弗泥古而以邪見自封。亦莫喜今而以異說爲奇。庶乎學養之道。心有真得。存固之修。身得真功已。現際欲言自度度人之道。要惟本其身以悟求。對於世以推化。弗以其難而委曰非吾所能。弗以其易。而必冀我之克通。果克如是措心。則心由形定之坐。正於無形。終不難因功之純。顯於有象。爲化無邊已。

師以衆生劫重。降靈度化。其在人身。是惟氣養。所以養者。雖屬諸虛。必由形炁。守炁於形。要非可着。着則易窒而氣難通。非弗通也。相之執着。心以自滯。心滯炁窒。氣乃不運。候卽弗轉。弗轉弗圓。其運於身。氣無所化。則其爲形。乃囿偏隘。自來坐修入於枯寂。病皆由此。須明形炁之本。原通虛靈。炁爲形窒。氣運不化。靈卽爲滯。靈滯氣滯。心滯乃固。固而弗偏。絕未或有。此言守炁。宜知通虛。虛之爲通。必於忘相。相不易忘。情牽之累。累着乎心。在於求得。欲得速效。是乃大患。人世之學。多出後天理測之說。學者不審。證悟未通。而執求徒急。誤入歧幻。受害以多。其實大道之存。所謂丹寶。均屬虛素。如天之空。太素弗形。而淨明自顯。所以守炁之要。不可離實。總貴參虛。能注實形。反求虛象。得其虛真。發爲形實。爲功爲行。

。氣之所通。先素充於其內。誠形乃堅乎外。處處都是後天之作爲。處處皆本先天之大道。先後合處。靈化自圓。若輪之軸。若機之樞。若衣之領。若網之綱。挈其至簡。乃馭至繁。是故一突之守。萬體從適。一突之通。萬理備我。修養至此。斯得道真。世規魔幻。真靈易消。非充氣養。無以淑身。氣弗充化。世障終迷。內而致外。外以定內。內功外行。所以爲修之諦者。蓋不明此。無以通突於虛。存虛證實也。今從坐慈爲導。無非勉人步步悟入。步步求真。院之言道。如是而已。修者於世莫弗精強。道學之精。非可強語。苟由虛心。力求實證。則煉實還虛。從形守突。由突通虛。知虛之實。何在非誠。誠之於內。性命兼全。誠之於外。氣形自適。聲色之間。動靜之際。其於一陰一陽之理。隨觸爲通。無行非善。有此功能。世必可化。至若俗諦。原自道生。執俗爲道。則失道真。所以善修之士。必堅誠意。意堅心正。其爲存養。乃克內外無妨。其弗相妨。以誠之一。合理之真。內無所偏。外斯不滯。皆因理明不囿俗。居俗而能保誠。故其自得之真。以能自適其樂。推原所自。無非形突通虛不爲相窒致之也。吾院諸修。旣講先天大道。其於守突於形。從形悟虛。以及參透本來。了澈素元之於吾身。萬絡千肌。氣之運轉。不失度候。究何爲統。果明乎此。則氣運於身者。條理若是。擴充而施及世。其爲運化。亦必不外若是。此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所以必本修身也。吾觀近紀。人以學說偏於蕩實。乃多惟俗是尙。徒重趨時。不知俗是氣習而遷之跡。道乃氣習爲返之途。同一習也。何以道勝於俗。非道之勝。道在乎虛。所以勝也。蓋俗之爲跡。一物一形。不能自主而爲變化也。道之虛體。是同太空。無物不在空中。而無空不足容物。以此言之。故修道真。必於突之通虛。而蘊其靈以充乎素而統此身。身有所統。身乃克全。以其自全之身立於斯世。以言化度。世乃得救。此理本極平庸。人多以其

不易聞見。不易覺察。乃捨虛體之大。置而弗求。輒從一物一事之細。本其易覺。益矜智巧。於是實滿不還。孽障以深。興言及此。能無悲嘸。世禍亟已。非賴真功。何云道化。救身弗暇。遑論其他。願吾院修各本慧覺。益勵精勤。悟空通虛。居誠踐形。後此功養。善加尋證。歲月不居。河清奚待。不以時限。自誤乃身。世之衆生。於以亦多攸賴已。

觀妙奧旨

老祖訓曰。道慈度化。必有所宗。宗之者何。虛以明體。實以達用。其所爲修而知皈一者。得宗之正。斯行無弗適者已。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其爲變化運施於形者。要非可執而定。能捉而準也。故須靈爲之主。靈主修行者。守其虛實之中。乃生變化之妙也。乾坤離坎。所謂陰陽之變化者。無非虛實之體用。因乎其形而運其妙也。妙者。爲虛所運。乃知主宰之真。固存於虛玄而顯妙明也。凡物有其本末。凡事有其終始。究其本末終始。無非皈之於一。而循環之際。變化無窮。而其中也。固具事物之定理。不可移易也。所以主於靈者。守乎中而形其妙。必有不測之功。若少執着而或捉摸。則真理斯昧。其修也必落於實。而行且多偏。故養靈爲主虛實而克守中者。當知觀照之工夫。而內養不懈。然後觀於有欲。卽知其竅而定中真。觀於無欲。能見其妙而善變化。老子道德猶龍之稱。所徵於形者。皆可以悟其抱一之旨。守中之養。固無在不定而無定爲定也。世道凌夷。人心務實。虛己之修。旣多弗講。而偏惑之患。乃滿寰區。此無他。徒知執一。而不知守中皈一之道。是以各各自偏。遂以處處自隘。與言真道。乃反視爲空渺。從實以求。復難遽臻其極而還乎虛。自然變化之間。乃以意氣之紛擾。釀成莫可收拾之劫運。興言及此。能無慨然。吾院以道慈勗修之諦。修人固無不審其爲救世之用已。然其用如是。體於何存。要當研深極幾。弗少執着與捉摸。而切身悟證其靈明之如何內觀。如何照覺。庶乎虛實變化之運。無所偏滯。則世之救也。可以由身之守中。而得度拔衆障。咸使出迷登清。盡知皈一。則雖萬事萬物爲形多殊。而一一由實還虛。皆明循環變化之理。而不因循環變化之機。隨形失性。其天真不泯。如科哲宗教。種種學理。自有各循其途。一心不二。而克達於融會貫通之一日。而道慈度化

之宗。將無人不皈依而爲出規脫數之所賴已。在今修人。尤宜精思而加培養。總之得中得一之真者。無物不生。無事不成。否則雖曰修行。不可必其能臻乎極而見玄妙之域也。

氣化無形。妙徵有象。吾道所以言修言養。其修乎道。必養乎氣。氣養斯充。氣充斯化。化有爲無。必從鍊實還虛。始克自見似無實有之真。而運至妙顯神之化。今世劫重。豈有他哉。以人識隨智進。乃至誠因智衰。無欲而不見巧。乃至無巧而弗啓爭。以形論之。莫非以其有也。不知爭於有象。氣卽換於無形。欲善之心。執不同具。而巧爭旣急。其誤於智識輪中。無在不是自墮自墜之途。處此輪中。而求別其途徑。歸諸純善。勢何可得。不得之也。而猶沉迷不返。昏昧以趨。是何故歟。無非爲形所囿。氣有所換。而無其養。道猶是也。行則不知其何爲適已。非不適也。其適之求。適於吾身而已。知身而弗知世。身適世必莫適。以各適所適。世之同適之道。乃成荆棘之梗。羣雖欲由斯道。而道且梗已。久梗則晦。人之所覺。遂以爲幽邃。力不勝修。而不思養氣以充力。藉力而修復。乃捨正道。望望然以趨捷徑。以圖快意而身適。爭刦之漸。乃從各欲得適之念。醞釀而成不可收拾之概已。嗚呼。道果難修哉。氣弗之養不得充固之力。又從不養而逐形遷以換本氣。欲其意念須臾能以自安。夫何可得。不得其安。則空靜之妙。無由自知。慮得之思。却歸乎幻。吾察世變之起。其由氣換而失。固不足論。其因幻想而得亦何足恃。然而世之得失於其間者。果弗自知乎。知之每患其晚。而不可收拾之劫乃累及世已。言之可勝悲惻。吾道修人處今之日。養此之身。氣化之道。要不可不研幾極深。而知所以存養。養之得真。則氣充而後化昌。道之爲道。果於何在。亦不難有所徵以顯其妙已。一枝一葉。一縷一緒。得之雖微。必見文明之實。此中本無界域。本無障礙。修人能悟百家諸子小乘之小。與六經大乘之大。自知道

在於人。見大見小。皆所自取。而其取得之大小。則無非從其學力。而視其養氣工夫之深淺以爲之分。所爲若是。其立卓爾。古之哲匠。不必涉世而知其然。所以勝於奔競而徒誤身者。不可以道里計也。苟審乎此。則目前修善之功。當從何自勵。其較量世事。又當從何處身。以期取得修養真功。是非一言可喻。所賴誠以自求。精以推悟。道在乎身。修明之樞。其惟養氣乎。一個胎胞。固然墮地。識由何入。巧自何生。息之所動。無難自叩。及於識巧。何以自誤。一跡所著。不難自尋。叩息尋跡。追有思無。驗失於得。由此一息一跡之細。亦不難知其何爲之先。何爲之後。何爲之本。何爲之末。明乎先後。辨乎本末。則鍊實還虛。其道究於焉歸。吾恐至味之靈。亦必有所循徑。而不至誤於形以渙其氣。終想墮墜也。世人至今能加證覺。無時無地不可自爲也。苟其不求。則鷄犬走失。能識逸所者。曾欲自尋所迷之道。恐亦莫識所自也。是願吾道同修。好自悟修。而廣爲導覺。不動妄念而抱真誠。洗心藏密之功深。放彌六合之化必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所以強。自養至與世無爭。所以致之也。吾道素以道慈弱修。卽此意耳。烝功之於坐也。悟進其精。則氣之爲化。卽合於烝。是故鍊氣成精。鍊精化神。神凝諸虛。而其所以靜者。靜無不堅。所以動者。動無不適。若言先象。其氣機之運轉。以爲有象可尋。則其象之爲象。總難免不因其形而有所着。着者易滯。爲滯於形。其運行之度。必多所窒。故悟於其際。當會神於虛。然後氣之週轉。息乎不息。不息之息。虛中之所爲凝者。晶結之烝體。自覺其渾穆無邊。色以之空。而是氣皆烝。爲息之綿。雖欲自求其所以妙。亦復不知更何爲着。無其着處。則玄虛之姿。通於何適。亦復無從以言語形容。而不可形容之真功。於是皆由其烝之自然動靜。而莫知所知。亦無所不知。此先烝之存養所以得之者。必由氣形不爲之拘也。人在後天。每惟

其象是着。以故氣局於形。而知其所知。必有知所不知。在其所知。以爲是若此已。而其不知之所在。力欲求明。而後之不明。踵相接也。是何故哉。由形以尋象。而不識烝數之制氣。其所爲運。會未或窮也。以有形之象。而欲貫通無象。而生生不已之形。其中能無窒滯者。蓋不易幾也。少有窒滯。則障其氣而限於形。氣不克運化。而成渾穆之烝。於是息之動靜。其觸於空者。終易格不相入。此坐者平恆之間。隨在可以悟證者也。如云存養。則惟於念有所感之時。先甯其氣。氣克甯靜。則念必爲止。更於止中細求所以能定之故。則時時體會。其氣之運轉。自然常平。氣平。則所以爲守之突。究是何若。突之能通其虛。而化合爲烝。又是何景象。苟得其妙。則所以勵功處。無在而非烝氣之交。烝氣貫通無間。則形而有。形而無。其有無所以變化者。其中之主宰。大抵皆非有象之所知而能爲持之也。夫不知而能持。有持而無滯。烝功之玄妙也。試察天地萬有之動象。其所以動者。莫非機也。機主於氣者。萬有之所自知也。萬有不知而動者。其機必爲造化所主。以有知參乎其所不知。則造化之運轉。孰果盡得其妙。而造化之妙。烝主之。而不自主者也。人惟其動。動則有知。復因其知。而欲主乎其動。不審萬形之動。固難一致也。不從其翼而求所明。欲識其機而爲之通。則冥冥乎難已。世運遞嬗。萬有氣形之變遷。居今者不能盡同乎古。則從古及今。其所貫徹之道。若以形言。則誠不可相通也。而不克相通之中。實具可通之理。欲求其理。則非由氣之存養。涵蓄有素。而使氣突之玄。與氣常通。以凝虛明。不足從渾穆間。知其變化之故而爲條達也。不過養氣工夫。非且夕可得其純。然必息息有所守。心不妄放。則氣所以平。息卽爲適其運。運息時適。則所以恬定其真者。皆可以不知所以然處。一任自然。而隨在存固。其氣亦不難隨念而止於定。有所定。則烝突之交。必且以漸通明。不塞不

室。其炁之渾穆元充。更必日凝乎虛。以之涵化。所以貫澈其覺照。而爲成已度世之用。必能大收出數弭劫之效。今茲運會。其鼓盪之者愈急。則其變幻愈多。人苟不修炁功。先求自明。則惑擾之來。縱竭智慮。不能盡克爲免也。欲免其惑而能自立。則所以爲修之要。惟有有形氣中精加悟養。氣能合炁。而多通明乎虛。則形障自可免患。是願衆修好自奮勉。吾之降度。所望於修人者。欲其能固先炁之元充也。斯炁之充於世。無在而非祥和之氣。其散彌兩間。而足廣生大生。以助乾坤之機。運行弗息者。實爲人之自爲修養也。所關至鉅。吾之諄諄爲誥者。亦以運數之挽回。期藉衆修之力於萬一耳。

孚聖訓曰。道慈不藉天人以爲運行者不可也。天人不以道慈爲主系者。亦不可也。是以道慈不可一時離天人。天人亦不可一時離道慈。有形者離之可也。無形者不可離也。何以言之。以天人道慈爲有形。本無形跡之可尋。以天人道慈爲無形。日用者無非道慈天人而已。故四時五行。無一非道。無一非慈。無一能離天。亦無一能離人。萬有萬物。無道不能化。無慈不能生。無天不能主其形。無人不能統其靈。是知四時五行。萬有萬物之主宰有四。曰道慈天人而已。何者是道。自然由之。何者是慈。無爲爲之。何者是天。自然成之。何者是人。二與主之。聚其精。凝其氣存其神。定其性。正其命。無在非道慈天人之功候也。以道爲功。必以慈爲候。以天爲功。必以人爲候。以道慈爲功。必以天人爲候。以天人爲功。必以道慈爲候。以慈爲功。亦必以道爲候。以人爲功。亦必以天爲候。以天人道慈互爲功候。而後萬有之生。之死。之動。之靜。之升。之降。之魂。之魄。皆由一變爲之主已。突者何。玄而已。玄者何。突之體也。妙者何。突之用也。動靜者何。突之運行也。能知突之所以爲突。則知體用運行。無非是突。莫有不離是突。道慈

亦不離是妄。天人更不離是妄。天不守是妄。不可以爲天。人不守是妄。不可以爲人。道慈不固是妄。不可以名道慈。故曰。妄也者。其妙玄之根乎。其天人之主乎。其萬有之宗乎。其功行之母乎。能使子生其母。不使其母養子。則浩然之氣。無窮無竭。無盡無已。而自然之炁。亦可因靜以生動。因虛以化實。因無以寓有。因空以卽色。天人之理。卽在是已。道慈之理。於是定已。功行之理。於是主已。若然者。守道於虛。必易於固。行慈於空。必易於施。合天人中。必易於化。主人於靈。必易於生。由是言之。不易者未嘗不易。不難者未必不難。其所以易者。自然而已。其所以難者。固守而已。能固守其自然。則無所謂易。亦無所謂難。要在各方以至空至虛。守吾至靈。以清吾至中。然後真性之明。頭頭是道。處處是慈。自然爲天。存神於人。又何動靜升降之分哉。吾人坐候修養。無非一氣。氣之所主。無非是炁。既知是炁。當寧吾魂。甯魂之旨。惟坐是恆。恆其自然。無所不適。知其適中之適。則天人均一體也。天人均一形也。一形一體。又安有不化於一靈。不存於一神哉。是又在吾人善悟是炁之所養而已。嗚呼。道豈難言哉。慈豈難言哉。天豈難言哉。人豈難言哉。不悟之悟。惟於是悟。不覺之覺。惟於是覺。不通之通。惟於是通。不息之息。惟於是息。吾人息靜於通。自然爲悟。無爲而覺。無形之形。於是乎孕於自然已。吾人勉之。

明月掛大邊。恍似在山巔。水底也相映。鏡裏照團圓。

修妙言妙。其妙卽寂。修真尋真。其真乃定。一妙一真。一寂一定。由修而入妙。由妙而轉寂。由修而入真。由真而返定。皆虛也。皆實也。虛實一分。真元始現。夫修坐之說。虛耶。實耶。虛或實之。實或虛之。始入妙也。覺妙無窮。久歷妙也。以妙無境。妙無窮。直諱不息。妙無境。

。其妙轉寂。修妙之妙。似入實而轉虛。由虛而返實。其今之未妙。後之覺其非妙矣。何也。月到天心分外明之義。不猶類於坐理乎。天月之初升也。似在天邊。又若掛於東山之巔。俛視水也。水中又有一月也。對諸鏡也。鏡中復有一月也。初升之月一月也。中行之月一月也。西去之月復一月也。上弦之月與夫下弦之月。同一月也。望日之滿月。晦日之藏月。亦同一月也。其二分三分以及四五而至於盈。亦復一月也。其光明。其奧妙。乃虛而實之。實而虛之。有若無。無若有之真之定。須任入妙者徧遊其境。而返於寂。由真明而入定明。其修妙之妙。修真之真。自克造其峯極也。諸子堅修入妙者。有之。入真者。亦有之。吾望研其寂定之義。而後達上乘上玄之真諦。則玄突之義旨。玄突之立位。自得明澈而無疑謬已。值此六週盛典。道慈將際此機而展佈之。吾故以坐言之。藉爲諸子正也。愿味之而臻生白定遊之階也。

濟佛訓曰。道之要旨。重在守恆。慈之要義。重在堅行。守恆則格於誠。堅行則爲不懈。二者之功。同心努力。二者之用。和衷共濟。是則各方當慎其修以爲功。慎其行以爲用。夫然後大道之真旨。可以垂萬古於不朽。慈業之功用。可以渡世界而有餘。而後立功立德。均在自身之自明自悟也。各方十載修養。其理必明。其事必悟。明以致靜。悟以致淨。淨靜功夫。從何而來。蓋由於坐者也。坐而能明。明於天性。坐而能悟。悟於地命。天命地性。地性天命。其源也在突。其本也在妙。其運也在息。其接也在適。四者之功。本無所分。實有所分。分而不分。其中有定。定中能定。則道慈之真諦。卽可以悟之已。各各悟之。

尙真人訓曰。人心易動。後氣斯瀉。氣弗堅凝。原充乃渙。修者所以必慎其坐也。坐之要旨。主靜而已。故心得其悟。不坐如坐。氣浮於中。雖坐猶如弗坐也。此其運用全在悟體。而不當以形

相自執。而轉妨其素。以隱傷乎靈也。

師道自規院佈化以還。勤其坐而堅於修者。頗不乏人。然拘其形而弗知存養其氣者。所在多有。以是之故。日日言坐。息候進益。終罕所得。而操陽攝陰。注意過力。乃不免平居而時動其躁。實於坐以變質之功。未能深悟。往往反現其多弗適。誠非道坐修候之宜也。果欲其克漸臻乎純。非從坐時務養其氣之平。勿注力於姿。而神會以觀乎妙。不卽不離。若亡若存。心不以坐爲坐。氣自因坐而適。氣適於坐。養之於凝。則不坐亦適。適於不坐之際。氣固弗平。而陽不灼陰。陰爲陽潛。心自甯靜。躁以弗形。弗形其躁。坐之功夫。乃得其姿之真。而入於純平之域。不坐而坐。其後自無累黍之差。而成者之所以成。心克自如。處造化之中。而弗難脫乎造化之外已。諸方修坐。應由是勉加悟養。不以坐之爲坐。認吾之坐而執於法。必從莫或覺間。覺其坐中之靜諦。不滯於境。不着乎相。一任自然之適。而適其所適。果各如是。人人不同。而適也則一。得斯一以求進功。可以見坐之妙。而免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已。

陰陽之道。一升一降。而之所以升降。則在分於其際。而後形上形下。乃見其爲升降已。若言本來。固無升降之分。其所以不分升降者。則要在合於其際。而泯然無跡。相因相成。相運相化。厥爲因成運化。莫不從其合際。而顯生生弗息之功已。世自玄黃旣判。人生於中。目所習見。皆以爲清淨而上升者謂之天。重濁而下凝者謂之地。不知天地之形雖分。而其於氣。則固絲毫未離也。人處天地之間。但就其形而察於形際。終見有分。而未或一窮其氣之未嘗有離也。苟識天地之氣。常接而罔不通。則修於其身。二脈遞轉。先由其姿之守。以運乃氣。復由其氣之通。而轉妙息。息之轉也。無形有形。知其爲形。而弗之着。則息運常周。氣自爲化。氣化姿虛。入乎玄

微。杳杳冥冥。洞洞攸攸。何在不如天之清淨。而見其定之升。何在不是重凝之地。而見其定之降。升也降也。於其分際。知所鬆擊已。於其合際。知所堅定。堅定以守。道體立已。鬆擊爲化。道用全已。明乎體用。在於息交。則氣之爲涵。靡弗充融。氣之充融者。所謂渾淪一胞。莫非先蒸之純。而如如自適。又何患身之不成哉。身成乎道。其具性靈。則亦猶人。觀其變化。則弗知所窮。孟子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斯神也者。要仍不外陰陽之道。修於分際。化於合際。二脈所通。妙轉弗着而已。其在初際。必認交守者。蓋非此不知何以通玄也。諸方修養有素。今後勳功。宜益精加悟勉。吾言也陋。但願諸方聊資借鏡。能各通玄盡妙。別度人成己之體用。最小亦不難同於天地。而握生生弗息之機也。世刼不足爲弭。况形形色色。無謂之幻爭哉。諸方其各勗旃。至望至望。

坐步度數

老祖於庚午秋在鄭集傳授坐旨訓曰。諸方欲奠坐基。必須於二度了念。四度守靜。六度識空。八度內窺。十二度至十六度。則運用玄交。週百絡。非按步循次。平淡而進。何可得真運。而覺至奧。况虛玄一穴。無見無功。空空洞洞。非真守原如。不足結晶爲器。所以修坐當以至靜感之至動。運之二脈爲貫。則上澈而下達。活活潑潑。無相無跡。統聽靈息之自然。而後坐旨可識。功有真基。

達祖訓講坐步曰。坐之爲言也。鑿通之義也。在坐中之統名言之。曰坐功而已。其實坐之步驟。當分其程序。而後坐到悟到之功夫。方能從候轉以至運用之精奧也。若徒以坐功二字。爲習坐者講講解解。不過示人以圖圖而已。雖云坐功以渾然太虛爲立基。不著於相。不流於乘。此則爲最上乘者說法。不能與初修者立其真諦也。初修之真諦。必順序漸進。方能守其靜於虛。使虛中生實。動於真形。無所謂有。而竟無不有。無所謂無。而竟如其無。無所謂空。從空以卽色。無所謂色。從色以返空。若是者真形由此以生。真神由此以存。真精由此以聚。真炁由此以固。真性由此以賦。方能云坐功之實在奧妙。若夫所謂奧妙者。本無妙之可言。不妙卽妙。本無奧之可言。不奧卽奧。不妙之妙。不奧之奧。皆從一息之真境得來也。真境者何。空而無物。而實爲物之母者是也。今試以各方初坐者言之。其守竅也。不知竅之所在。尋之不可得而見。思之亦不知其源。然則果何謂而能守竅也。至此第一步功夫。不能得其真境以立基。則後此之修。將從何處下手。此不能不注意者一也。然注意之點。以有相求之。必入於幻。以無相求之。必入於枯。故必以似有似無。似卽似離。真意絲絲之相守。而後求諸於象罔。方能以恍惚杳冥之真諦。而守其堅虛

於至誠也。所謂心無所動者。卽以是爲準則。而更以是爲功候之真步也。何謂真步。旣言其靜。又言其虛。旣言其似。又云其無。於此四字着手。必從不滯爲功。而後息之出於妄者。必無識神。之引。所謂真意懸懸。靜能生動。虛而化實。無而爲有。空卽色者。卽在無妄念無雜念得之已。此不能不注意者二也。旣云其步。必有其體。更必有其質。無形者必不能有其體質。而此體質竟從無形得之。此其真步。亦從無形爲之動候也。此無形之動候。與無形之形體質脈。又從何處以見真步之動。曰以靜極見之。以人之坐也必有時。至於真靜之際。爲初坐者。於七日之後。彷彿能見進步。其實陰與陽戰。非進步也。然此雖非進步。亦當作進步看。不然。坐至至靜之際。如氣之運行。如神之感覺。是謂陽動。如腹之雷鳴。如身之脈動。是謂陰動。陰陽之動。皆有感覺。不過感覺不同。故少有意念存於其中。雖陽動亦必入於歧途。况陰動爲害愈烈。此不能不注意者三也。各方坐候功用。不在於想像。而在於誠守。誠守者云何。雖不見其妄之所在。亦必如依其妄。方能存神于虛。聚性於空。而炁氣之相合者。亦必凝於無所見無所聞中之見聞矣。由是以守。則妄中之虛神虛性虛炁虛氣。皆由先天至清之靈。以相交于無形。而生真息。真息旣生。雖靜亦動。動而不覺其動。必從妄至於丹田炁海。而循徑以上升已。上升者卽曰通。通則無所不澈。故念四關之相循。與八脈之相開。皆從此真性中之不動爲動。而成真步之功已。真步之功。由靜轉動者曰功。再由動以返靜者曰候。功在靜中之動。候在動中之靜。靜中之動不知其所由者曰與。動中之靜不知其所止者曰妙。妙則合於命。與則合於性。合於性者神存。合於命者氣化。氣化神存。從虛而不見其虛。從實而仍返其虛。所謂虛則實之。在第一坐步見之。實則虛之。在第二坐步見之。能入實出虛。出實入虛。無所謂實。無所謂虛。而虛實之真。炁化真氣。由真氣以

孕真形體者。謂之第三坐步。各方坐候修養。能脫乎坐之步數。方能謂之大脫化。雖此假合之形體仍存。亦可以大脫化。是在修者之心與神始終相守。氣與靈始終相通。而後吾身之存也不以爲壽。吾身之亡也不以爲夭。真形畢見。欲藏卽藏。欲動卽動。欲行卽行。欲止卽止。夫然後無所進益之中。一任其自然而無所不通也。今再以坐步言之。初修者不離乎步。修至有進益者。亦有時不能離步。其所以不能離步者。性天中之渣滓濁靈。未能淨盡故也。凡初修習坐者。第一步守姿。第二步習勤。第三步脈通。第四步氣能循環。雖此四步功夫有所成就。然坐時非二度後。窻不能忘形真守。非坐至三度後。息不能動而於脈通氣升則未之知也。能從第四度之時。卽能脈動氣通而上升於尾髓。則必有八度之坐。方足以定其功候也。至於循環不已之境。非修至有進步。不克與言循環之理。以定步之循環之景象也。故有進益者。必坐十二度。有大進益者。必坐十六度。至十六度不可再貪功。以爲候之阻障已。何以言之。坐至十二度。正由靜以動於真奧之時也。坐至十六度。由動以返靜之真妙之時也。若當靜不靜。其害無窮。是以天有春夏之生長。卽有秋冬之收藏。徒有春夏而無秋冬者。雖云生生不已。然至生無可生。而不能留其根者。是自取滅亡也。無根則無核仁。此坐之功與天地之功相同。而坐之候亦與天地之候無異也。能以坐之功候。與天地之功候相合。以修至於純虛。則必由此至虛至堅之焉。以化天地而爲之主宰。必不爲天地主宰我身矣。是修者之坐步。不可不知。而修者之立於步以由之則可。不可溺於步以失其時也。何謂時。當動則動。當靜則靜。旣云知時。覺則云覺。不覺不可強覺。卽悟自悟。不可自誤於悟。卽云步也。是步之所以爲步者。仍是自然之景象。非可以溺執於滯者也。不然。何以有四度八度十六度之分哉。是諸方之習坐者。不可不知也。上古之時。雖無時計。然其坐也必合於度。

近世以來。既有時計。則修坐之進益。必有無形之速度。知乎守空於虛者。謂之太玄無極。又云玄之又玄。則知息動於空者。即無極生太極。無相生有相。無形生有形也。一之生二也。則陰陽分於任督已。二則生四。故有四度。四則爲八。八有先天之分。後天之分。先後合天。功候靜動之基立。而運用於無窮者。則又爲六十四也。何以知之。一度爲四分。可以悟之已。過此以往。則謂之未濟。是以坐者必止於十六度。而不可勉強以失其真步之活時也。各方修養有素。當知動靜之理。必從堅功以爲守。而後候之轉也。皆從界輪無形默化。而爲之轉移已。是在各方心守其神。神固其性。性藏於虛。虛炁爲化。而後息息之通。由任而督。由無而有。由空爲色。由色返空者。必能孕其真形於自然之中已。初坐者切不可意識之導引。而妄謂真氣之動。庶乎不至失於急進。而有所遵循。至于修有進益各方。亦當任步之自然。由其動以爲動。以靜爲動。由其靜自均之靜。而自然生動。然後覺悟之功。自有候轉之妙用。能出功入候。出候返功。亦不爲奇異不矜於所得者。則行住坐臥。皆可云坐。雖不坐其中亦有坐之奧蘊。所謂返本來太虛於無形。還幽圖一炁於個中者。卽在是也。功至斯時。到處皆候。候無所轉。而無不轉。息無所通。而無不通。形也弗見。真形自遊。是卽虛實相化。而虛者無不實。實者仍存於虛之真旨也。至於斯時。又何有四度八度十六度之分。目一瞬息。而功候卽有三萬八千四百之轉輪。夫豈易言哉。然亦不難也。祇要堅守其虛。自無不至。自無到於分境。而無所不到於妙虛也。各方善養功候之基。以渡初修各方。而使其勉於進步。己身亦可善養其性。而勉於堅中之自然。庶乎渡人渡己化人化己之功備。而候之轉也見於無形。而爲覺悟已。是又在各方不以步爲步。而慎守其步。以覘人之性神能否相適。己之性神能否相固。乃可以言步之步。而守步於無步。必得其自然矣。最要者言行

相顧。處處以利人爲務。不以己之能爲矜。不以己之善自揚。不以己之功自居。方能掩人之不善。而揚人之善。以利人爲急務已。是又功候中之最要者。各統監掌謹記斯旨。以守真諦中之真諦。凡我同人。有以矜急貪嗔爲事者。必婉言以相勸勉。使不爲坐功坐候之障。則幸甚已。諸方試觀吾道中修坐各方。有一不能自持者。雖坐功日日無間。亦必不能有進益。卽有進益。亦必隨之退化。而於勸勉各方於儆戒侍役之時。能使彼等感德。不使彼等畏威。則又爲坐功坐候坐步之大輔助已。各方善悟斯理。自知老僧所言非謬妄。而况大道真諦。以慈爲輔。慈業真旨。卽儒門所謂忠恕。各方何不時研其理。坐到悟到。悟到行到。行則知所止。定其宜。則奧妙無窮之運化。皆從平庸爲主已。

陽明仙註云。坐也當重實功。知乎實中之虛。而從虛以出實。則坐步不知自知。不悟自悟已。各各味之可耳。

達祖訓又曰。修身之道。首重於坐。坐久心定氣平。而復性圓靈。基於此矣。凡訂習坐規則。對於坐功之法。言之甚詳。借乎奉持不懈者少。而能得其真玄實妙者。亦更不多見。其道之難修耶。而所難者。在於堅誠恆三字。人難做到耳。其能堅而誠。誠而恆者。未有不能升堂入室。而得其真諦也。坐功之程度。約分六級。曰。止。定。靜。安。慮。得。六等。能得做到靜字功夫。卽達其中乘矣。得其中乘。而及乎上乘則不難。其難者。難於初步耳。故坐功有四度八度十二度十六度之分。既不可強求。更不可躐級。由漸入微。淺而及深之意。蓋亦有防矜急偏躁者。無益而反得其害也。初坐之時。最宜注重在形式之正否。不正則使之正。形式能得其正。則又重於止。身止於斯。而其心神皆止於斯。心神能止。則一切思念不生。不生卽不滅。不生不滅。則靜字

功夫自臻。而一切外緣均斷。則邪魔自無由而入。其心神安然。空空而不動。寂寂而無聞。其所動者息也。其所聞者運也。至此則中乘功候到。而上乘亦又何難。故曰。有則宜誠守。無形自成化。明乎此。則知有不期然而然之真玄實妙在也。今之坐者。四度之功。亦不過平氣養心而已。其六度之功者。其得益處。仍在後四度耳。其二十六度之坐者。其得益處。自勝於八度矣。但切不可猛進。純任自然。始無稍礙。所謂四度之坐。亦不過成其習慣。習慣養成。自無間坐之虞矣。而後進而八度十二度十六度。循序漸引漸化。久久自入玄妙之境矣。此則未便明示。恐致諸修生幻想耳。凡坐室宜清潔空靜。亦視室之大小。而分人數之均配。過多則氣窒。過少恐不聚靈。而初坐久坐。最宜隔室。使之各得其宜也。各各記悟。

坐貴準時無間

老祖訓曰。坐爲修身之切要功夫。散見於各院訓示者。徵而集之。可成巨冊。想各修子。當以坐爲修之要義。而得知其所以然矣。坐固不難。以不間斷爲難。猛進躐等。固屬傷神。三日一缺。亦傷靈氣。所以坐以不間斷爲宜。而尤以準時爲貴也。所謂時者。關於調息。以四序之推行而不相悖。而後得運化之妙也。今之坐者。能不間斷。或有其人。而能準時者。則所罕見。故坐之益。未能得達其妙處。而先存有一種希望之心。於是咎坐。直自欺耳。所以有坐至數年。而並不識其所以然。而朦朧睡態。往往於坐後見之。於眼簾之垂合。亦多把持太深。而不合乎坐旨。故於坐後。而察其目者。卽可以知其坐功深淺矣。其於坐時噓咳。或痰涎上湧。是皆氣息不調。始有此病。然能不缺坐者。決不至於若是也。秋節證功之時。各子先有矜持之心。故未能坐得其適。其噓咳者。更無論矣。以一室之濟濟。而又是多年之修方。竟無有得其適者。是非諸子坐無進益。實以矜持誤之也。矜持之誤。在於一疎。此道之所以貴自然也。

道之妙諦。祕藏經解。其實祕而弗祕。研悟自得。如登階梯。步步前進。不覺其高也。如乘渡舟。緩緩而進。不覺其遠也。其能研得其妙。而悟得其蘊者自知也。可以得前知之趣。而可預言也。惟能得其妙蘊。而弗知其難者。不可多得也。是以坐爲不己。坐也者非特凝神固然而己也。且所以助人之覺悟也。誦也坐也。相得益彰。相助相成。更易於默悟也。今吾院各方之於坐也。固多不間不缺者。而其常間常缺者。亦復不少。遑論其坐經合悟耶。吾願各方先自坐而弗間入手。久而習於自然。以至不肯間斷。不能間斷。不欲間斷。再能參誦正副經。而細加研悟。其進益真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可以得其奧突也。豈不甚可樂耶。各方每當誦經之先。多有畏縮不前之勢。

。真乃大不勇也。誦經何畏也。得其樂者。自能多誦而弗倦已。各方切記爲要。

關聖訓曰。道深者。物不能擾。德盛者。形不能病。德所以盛。因道之深。形不能病。以物之不能擾也。故善修者。臨死生而色不變。處大事而心有定。疾痛戚慘。心無所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關某刮骨療毒。博弈自若。不知所苦者。無他。亦惟定靜。心無所動耳。修子道未必俱深。德未必膏盛。道淺德輕。物安得而不擾。形安得而不病。物擾形病。遇變安得而不失措哉。各方日研定靜之功。果何爲耶。非祛物之擾。形之病乎。而數載修養功夫。物擾如故。形病依然者。是不能不謂未得定靜之真諦耳。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欲修者。必以坐是求。欲成者。更必以坐是重也。蓋坐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極始放光明。燭破一切。物之所以不能擾。形之所以不能病。修子之所以不可間於坐也。捨坐而之他。何異緣木而求魚。涉海以棄舟哉。緣木求魚。雖無所得。不有所傷。涉海棄舟。非第不達彼岸。且必有性命之危。吾故曰。坐爲修養之時候。定靜之關鍵。出迷登清之寶筏也。修子不坐。何得謂修。坐而非定。坐亦何益。坐不益於己。修何益於人。人我兩無所益。何以言渡。何以言化。何以拯濟世界大千之芸芸衆生乎。猶大言不慚。而曰渡化有衆。拯濟胞與者。豈非自欺欺人以欺世哉。各子研味。坐之所以不可闕者。以物擾過重。欲染極深。非坐不克以化其物之擾欲之染。是以坐而求定。得定而求靜。坐至定靜。然後求擾中之定。動中之靜。至於擾亦能定。動亦能靜。坐如是。不坐亦如是。所謂一日一度之坐。坐如是也。一日十度之坐。坐如是也。一日夜常坐之坐。坐亦如是也。不坐之坐。定靜亦莫不如是也。然則坐可由擾以至定。由動而至靜。由定而定其非定。由靜而靜其非靜。非定之定定如是。不定亦如是。非靜之靜。靜其所靜。固靜也。靜其非靜。靜亦莫不若是而是也。是

坐至於定靜之功。由於不問。而不問之功。又在何以爲之候焉。是不能不以誠而求之也。誠之於至。至誠不息。可以前知。能以前知。自不問坐。亦不忍問。更性之有所不能使其間也。此性中之體。非誠其孰能明之。命中之用。非誠其孰能運之。動中之靜。非誠其孰能形之。靜中之動。非誠其孰能察之。故又曰。修養功候。無所不用其誠。一誠克堅。則觸類旁通。隨機化變。彰往察來。悟前覺後。事物之臨。無不措之得當。運之得法。無所不知其詳已。功至斯候。道何慮乎其不深。德何憂乎其不盛。凡我修子。豈可捨是而他求哉。悟之勉之。

濟佛訓曰。昨日合坐證功。諸子皆能平靜默息。間有游思雜念。蘊于其中。不克臻乎純品。是由初坐之時候未至于妙徑也。然開始能至于斯。亦爲佳象。惟當于每日恪守信期。是爲切要。雷霆風雨。霜露日月。所以常清常靜。動止以時。而無蔽于光明者。皆以信期無或爽也。坐功亦然。不坐則何由修。不修則何由靜。未至定靜之純。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蔽其故有晶然潔然之靈性。以之應事接物。而亦多所錯鏡。是不可不特爲注意。况今茲之世運。因因轉轉。更無底止。不以堅忍之毅力以應付之。誠恐相率而往。無復拯渡之日也。各各記之。達祖訓曰。近來此地。人材萃聚。慈務擴展。而各修人。對於各災區之賑濟。又多能勇躍輸將。而無絲毫之吝惜。可喜孰甚。惟大道勤修。修己與渡人。兩兩並重。若只重度人。而不知修己。則着相布施。充量之極。亦不過爲世間之一慈善團耳。究於真我無益也。修己云何。則坐功是也。夫吾道之坐功。實與修人有密切之關係。果能靜守其竅。而臻乎妙。其益處誠令人有不可思議者。大而由後天以返先天。脫小充而入大充。凡所謂成仙成佛之效果。莫不悉于坐中得之也。小而調氣。舒筋和絡。凡所謂却病延年之徵驗。亦莫不於坐中求之也。成仙成佛之效果。固非人之

所易言。而却病延年之徵驗。則是人人可得。而非難能之事也。况此地諸修。多居商界。而商業之經營。必以心氣爲主宰。必以精神爲作用。果能於坐而加以深求悟進。則坐之得也。心自能平。氣自能和。坐之久也。精自能聚。神自能凝。以心氣和平。精神凝聚之修。而經營商業。其生意之興隆。事業之成就。其不能操其勝算者。必未之有也。乃或者曰。吾非不願坐也。無如俗務牽身。總無一刻之閒暇。其奈之何。哈哈。夫人生於世。爲仰事俯畜計。爲衣食生活計。固屬忙碌異常。而動作有時。出入有則。則一日之長。亦自綽有餘地。吾嘗見人。或偃息高臥。而藉言休息。或酒筵相招。而虛事應酬。苟能於平居之時。少減片刻之休息。稍免無謂之應酬。則正事而外。其間之閒暇。正復不少。豈得以事煩無暇。而妄自推諉哉。况每日之坐。不過數分鐘耳。非令人時時去坐。刻刻去坐。而廢除一切正事也。或者又曰。吾非不坐也。而坐之又坐。總未見絲毫之好處。其奈之何。哈哈。語云千里之行。不離跬步。此人人所共知也。若一跬步。而卽思達千里之遠。天下寧有是理乎。而於坐何獨不然。夫坐者。乃循環不息之工夫。但能於坐時時留心。刻刻注意。而不使其有一朝之間斷。則久而久之。自可達於至善之地。苟未曾修坐。而卽欲得無限之好處。是猶未舉步。而卽思行千里之遠也。又豈可哉。近來此地新舊各方。對於坐功。能以時時悟求。而得精進者。固不乏人。而因循推諉。甘於自誤者。亦復不少。職是之故。師命吾來與諸方一談坐功。見仁見智。雖有不同。而其要總不外盡其當然。順其自然。然後乃能得之所以然之妙。願諸方此後總要於坐加以注意。而不使有一日之間隔。則心得其養。氣得其充。心養氣充。悉自涵而靈自凝。如此之修。則此身此心無時不是活潑潑地。不言行慈。而慈必愈得其普及。

坐貴堅恆

老祖訓曰。坐修嚮道。惟賴堅恆。恆其心性。堅其靈命。則水能濟火之熾。坎能調離之殷。是之貫通于八脈之系。而迴一炁也。所謂性由氣化。化之所現于外者。以有形質而證之于五形。以通交關。此之謂之坐。然坐之來也。來於一炁。一炁所中。通之母體。母體之靈。以存之於內。內而凝之。則皈之於明。明而和之。則又皈之於相。然釋言相也。無所爲相。謀之說也。以主爲相。耶之論也。以和爲相。相之不住者。均皈之於空。空之既空。則四相無相。便迴之於先天之炁也。是以坐於其內者。靈必得充。坐於外者。體必得和。和之於一貫。則如相似。空空明明。得其真味矣。而坐之既能以調其炁氣。理其體質。功用之妙。莫可言喻。然因坐而患之於形者。尤非淺鮮。所謂不得其門。不入于室。得其門徑。未知其所由者。決弗克以順之於玄。玄之與窅。不能順其所順。則一分之謬。謬之千里。其一誤再誤。又焉能不日入於迷途。而惑其心性哉。是以吾道之於坐也。視爲上乘。得其適者。便可以順其炁。順之於既順。則得之於正。一步功夫。一步之得。能以百萬之靈。同證之於一。而順其妙用。則修齊治平之功夫。決能以皈之於一體也。坐之以如適爲如適。不偏不倚。不拘不著。純以空空渾渾爲之關。而正其質也。以淺言之。則爲之修己度人之妙旨。深言之。其得於道之真味者。捨坐之一門。更無捷徑矣。院會之設。無非以自度度人。而推之於外也。道之所以能成爲道也。卽是至正至公。不黨不偏。而千萬衆之一道也。吾院由一而十。由十而百千萬億。推之於全世。非道之能宏。是人之宏道也。試觀各教之初立也。察其意旨。皆系至公至正。然久者良莠不齊。有所偏私。道卽因人而誤。則失其與矣。所以不修其身。不能持久。不能用之於大化。正之於一生。又將何以渡人哉。道之不卽不離者。

純是一人之心性。而貫之于大眾。大眾之心。卽如一人之心。則事必克統。理必得正。所有之道與慈。不求宏展而自宏展矣。所謂修者。必先知坐。而後能以收一發彌之功夫。同入之於覺化也。道之真原。正其所正。行其所行。不爲魄惡之擾。決定可以期於大成也。

良機所值。萬方向化。世界化渡。亦於是定。所以化渡由近而遠者。由約而推廣耳。由近及遠。大化是宗。惟茲大化。又爲斯世重要之化功。宏用之所在耳。世劫至斯。必須速化。未可稍緩。十年之功。亦非易易。見其不易。其功乃易易耳。然各方又豈可以其易易而忽云哉。知其功用之不易也。乃知化機之可貴。而必思有以應之也。應機不難。難在其誠念之不能堅定耳。能堅能定。未有不能自守者。能有所守。乃有所宗。而後其化渡功用。亦於此人靈之有守有定之中。以宏其用矣。能化於世者。必以此爲最要之先聲也。得乎宗者其心靈。意志堅定。雖有所惑。不爲之動。雖有所阻。不爲之撓。然後乃見乎定功之有以也。然又非以久而無懈之坐以養之。未能驟致於斯也。功候貴乎自然。自然云者。循其自然之玄奧耳。天地之化。以自然而定。宇宙之運。以自然而久。此爲自然之重大功效。惟人之修。詎不然歟。一失乎自然之境界。事事皆不得其真正之精詣矣。故云修者功候。必在自渡。自渡之功。又在堅定。堅定之候。乃趨自然。能至自然之境界者。其功其候。乃云真定。化世之功。亦不二致。不二之功。一宗是系。一系而化萬有萬方者。又在乎是也。予於十年以來之告於各修方者。不外乎是。各方之十年自修自養者。亦在是也。然功候深淺各有不同。此無他故。見智見仁。自有解悟。其所解悟。未必皆爲真解皆爲真悟耳。解悟一有不慎。又入葫蘆。此中誤人非尋常之可比也。必以其先天之靈慧性根。有日久明生之象。乃可反乎光明。而得其真解與澈悟也。然此中堅守之功。又不可忽也。不可忽者。正在幾微

之間。爲最重要耳。各方十年以來。坐是失者。大有其人。此後擴化期內。既將世界之劫一一化除。然後似悟未悟。似微未微之各方。亦可得其真解已。

昌佐神訓曰。修貴有志。養重有恆。有志者事竟成。有恆者性自明。此修養之所以云修養者。無非志恆而已。故入乎吾道。先立四願。立願卽所以明志。志有所明。而能履行之。是在於有恆也。各方數載工夫。願修功行之志。履行之否。願得真諦之志。履行之否。願造上乘之志。履行之否。能履行者。方謂修道。方可得道。否然者。修自是修。道自是道。修無益於己。道何利於人。愈修而離道愈遠。各各問心能於功行無愧無怍。始謂之真修真養。真堅真恆己。何以言之。內功不堅。外行不篤。不堅於內。心必易馳。氣必錯行。意必妄起。情必紛投。情紛投。性安得而弗昧。意妄起。靈安得而弗搖。氣錯行。息安得而弗亂。心易馳。神安得而弗擾。神擾息亂。何以虛靜。靈搖性昧。何以運轉。不虛不空。不靜不動。不運不通。不轉不化。不化於有。何以反無。不化於實。何以皈虛。不化於色。何以明空。不化於動。何以堅靜。是故無形無體。無色無質之大道。莫不以其靜而運其動。以其實而悟其虛。以其色而覺其空。以其有而測其無。然後有形無形。有體無體。有色無色。有質無質。皆由於潛移默化。虛極靜篤而悟之己。功有所悟。候必有轉。候轉玄交。誠明前知。是誠是明。是明是誠。是玄是交。是交是玄。玄無其玄。玄也有自。自在於妙。突無其突。突也有皈。皈自其空。誠何所誠。誠也宥來。來於其命。明何所明。明也有因。因於其性。性命爐冶。妙空煉形。因因显显。胞系分絡。然後炁氣之通。魂魄之凝。性命之合。靈神之固。形色之花。自然不息不測。於不卽不離卽似離之妙境己。內功若是。外行必適。外行坦適。施之慈業。必能普拯世界之有衆。出水火而登諸衽席。此功行之所謂功行者

。豈易言哉。各方試思。功行若無。真諦焉得。真諦不得。上乘奚造。上乘難造。衆生賴何以爲之渡也。故吾道願修之始。以功行二字列願之首。良有以也。蓋功行之難。迥異其他。能修養功行。不懈不倦。不廢不荒。以底於成。則真諦不求而自得。上乘不造而自登。衆生不期其渡而自渡於無形也。所以者何。衆生者衆生也。何衆生之有。更何真諦之可言。上乘之可造。吾以功行存心。衆生渡不自渡。渡自吾心之功行。滅不自滅。亦滅自吾心之功行已。是功行云者。卽真諦之筏。真諦之筏。卽上乘之法。法無可說。何況非法。法有可喻。筏亦必捨。如登高之梯。如航海之舟。造其巔頂。梯何用焉。渡至彼岸。舟何取焉。不過爲初修之程序。進取之方針。而有以此喻彼。以彼比此之設詞。修養有得。何必以是而有所著也。何者爲上乘。何者爲中乘。何者爲上上乘。何者爲無上乘。但志於功行。而以恆守之。沉苦海吾不計焉。墜地獄吾不較焉。佛之所謂吾不沉苦海。誰沉苦海。吾不墮地獄。孰墮地獄。地獄苦海之衆生。莫非一胞。孰非一炁。不渡盡一切衆生。吾焉成佛。衆生之淪沉。吾不之拯。有誰拯之。芸芸之苦厄。吾不之渡。更孰渡之。澤及泉壤。惠及幽冥之佛。故曰大慈大悲。各子均生有自來。其來也有自。其皈也有至。何以云自。自於其性。何以云至。至於其境。性有所自。方有大志。志大有恆。事業克成。有益於人。有利於物。有功於世界於萬世。其皈之至境。尙待明言乎。各子夙慧深厚。吾之所言必有以爲悟。共相勉之斯可耳。

孚聖訓曰。道功之貴自定者。以其聚靈耳。氣定乃凝。心亦得其平已。氣凝心平。其息自固。息固而慧生。然後坐以養之者。乃見乎靜中之化用也。靜中之動。其動自然。動中之靜。又爲化根。必得其根。乃見其守。然後動靜之間。不卽不離。若離若合。此爲養候之自然趨向。而於不自

知之間。以進吾功。以培吾候。功候至斯。乃得真境。亦無人我之分。更無內外之殊。此純以化境而養吾候。以固吾息。息息不已。乾健之義。於以見之。修者於此。乃得所守。亦得所皈。知其守者。而昧其皈。不可也。必知其守。更知其皈。知之宗之。乃謂之修。養中和氣候。以入乎適平之境耳。入適非難。能平不易。初入適境。吾之氣平矣。吾之息固矣。其平其固。初度之後。自然之境界。必以恆守之。乃無所惑。祛惑之功。必重其堅定者。此之謂也。坐以堅之。誠以定之。而後可已。必以坐固吾息者。此由人靈之自然運用。而得其解。然又必須以誠自定。則無所障。亦無惑之擾吾靈已。吾靈既能清而純也。其所化用。自有真候。可以得之。得此真候者。乃窺乎修養之真功也。各方之於坐修。從事有年矣。各各修徑中之所經過。亦均有所不同矣。經過者有順逆之別。而於吾之功候。處處皆可有所增進矣。順者當知其難。知難乃堅其守。而不至有所昧也。逆者則思其易。思易乃可漸悟於化境。而不至茫無所定。以誤其機耳。故曰。順逆之間。乃見修候。以定修基。卽謂此耳。其順其逆。全在自悟。自悟有得。乃可於此悟徑而趨化境也。其又必以誠定自守者。以其誠定之功。而却魔擾之重要關頭。皆在此中耳。

慧聖訓曰。夫道旨其深已哉。坐義其妙已哉。修功其難已哉。養候其玄已哉。因其深也。故言之綦詳。以使道者有所得焉。因其妙也。故指之顯明。以使坐者有所悟焉。因其難也。故示之平庸。以使修者有所進焉。因其玄也。故教之恬淡。以使養者有所臻焉。故曰。道坐雖深。妙而淺明。修養雖難。玄而易庸。其云深妙也。而因道坐有所悟覺者。頗不乏人。其云淺明也。而修無所得。功無所進者。亦大有人在。其云難玄也。而修養功候進步。上超九玄。下蔭數世者。修子數百。其云易庸也。而修養數載。一無所知。毫無成見者。豈止數千修子哉。其所言深妙淺明難玄

易庸者。以其誠堅信疑之所爲分也。何以故。蓋誠堅信。乃道之要義。而疑亦修養之關鍵也。或有問于余者曰。坐而多疑者可修乎。曰可修也。又曰。不堅不疑者。可修乎。曰弗可修也。信而不誠者。可修乎。曰弗可修也。不信不誠者。可修乎。曰可修也。蓋修者之能堅。必堅於其修。誠於其意。而其所疑。乃識神之作用也。以色相而務實。是非而執着。好惡而分辨也。是其堅誠尙未至其極。一旦豁然貫通。則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故疑其理。而弗礙其功。是以可修也。不堅不疑者。乃隨聲附合之衆。沽名釣譽之徒。或限於人情。或關於臉面。其心之不堅。以修未爲事也。故也不疑。是曰弗可修也。信而不誠者。信於驚奇。一時之取信。併未嘗絲毫過於心性。其不誠也可知。故曰弗可修也。不信不誠者。乃未明道旨修義。故不信。不信焉有其誠。而其夙根未嘗無慧。不過因貨欲之蒙蔽。而障其夙慧。一有明而悟時。知而覺處。必大有所用。其信誠又非疑惑之所可搖動。故曰可修也。各方數載之修養。必能知於是。誠堅信因得而進。而疑有所進者。其何故也。此之所謂疑者。是疑其理。疑其義。非疑於事事。疑於時時。疑於處處也。如是而疑者。決不能有所增益。故以各各之時有所疑。各地之方事。旋皆停閉。蓋事之問判。有關於機。有系於數於劫。故不能明顯若揭。必深蘊暗藏。而其言道旨坐義。則又明而且詳。顯而易知。是道之於各子爲重。而方事瑣務。又爲各子之所應力却者。縱有所叩。深藏之偈。豈是人之所可易了者。然修有進境者。已事已知。毫無錯舛。故不必勞於神也。而因事之有疑。竟使道慈敗替者有之。數百修子而墮功者更有之。此亦方事誕慶停免之義也。實以慎重道慈。保貴吾會。衛固修子起見。是不得不爾也。各方之於訓之爲義。當知一字一句一段一章。均有森羅萬象者。是不可輕於視之。見其表而弗審其裏。知其粗而弗悟其精也。此一篇疑之作解。各方必更知道慈之

爲道慈。修子之爲修子。是在於大而弗在於小。在於公而不在於私也。各各詳悟之可耳。

葉仙訓曰。修養之道。在於誠敬。功候之行。在於堅恆。不誠者。信心不篤。不敬者。性理不明。不堅者。誠於何有。不恆者。信於何從。是故修者。必有誠敬之心。堅恆之志。而後神之至明。知所先後。靈之至清。通乎上下。於是蒸氣之相接相通相運之交者。則在於自然之中。以立其基已。基之立也。既在自然。自然而然而。在於自悟。人之悟也。在乎勤修。修之於堅。自能感通。修之於恆。自能覺悟。能覺悟於感通。於是愚者成智。弱者爲強。此亦爲修功養候也。功候修養。更在於不期然而然之妙蘊也。能蘊妙於自然。則無不自得於自然也。以自然爲覺悟者。乃性命之覺悟也。性命之覺悟。由於蒸氣之感通。蒸氣之感通。必因之於內功外行之相合。內功外行之相合。方克得其功而轉其妙也。其功其妙者。各方亦當知其真旨。惟是可以知者。則無所不知。不可知者。乃爲真知。知與不知。亦在於功候也。有功於修者。定守之功也。無功於候者。不效之害也。各方詳研是理。不在於理想。而在於修守。修有其素者。乃云至善之修。守無其行者。則由無爲之候。修功修候。亦在於修者之堅恆與否。以爲之定已。各方守其功以坐者。必能通上澈下。行其候以運者。則濟人利物之旨。可以化浩劫於無形也。

尙真人訓曰。大道無奇異。完吾本性功。丹成惟一念。盡付自然中。修道原無奇異。只完吾本性耳。夫本性又豈有他物哉。亦不過一以自然之天而已。但知之者多。而得之者少。蓋人之有生以來。始爲血氣之私所錮。繼爲情欲之累所迷。欲求其本性之克見難矣。雖然。亦非難也。在人能念念知非。事事求是。此心湛然瑩然。絕無一物介於胸間。卽佛所謂無善無惡。空空洞洞。了了靈靈之體。卽是道矣。似此又何難哉。書云。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亦不過在於一敬之間。性卽

還其真。道卽返其本。修子能明乎此理。但思性真之生。在於俄頃。於此發萌之際。渾渾淪淪。無渣滓。無思慮。明得一念回觀。一分卽道。念念返本。念念皆真。第一在於純誠堅定。方能得到清清靜靜。獨見真銓地位。是一念了炤。亦易易事也。吾道度化。十年有奇。觀今各地修子。每於一念發動之初。其心性亦頗完純。圓融俱足。而或一念之轉。乃或疑未必是道。或加一意。添一見。參雜其間。而本來心性。于是反味矣。深願修子等既能明此一念爲成聖成賢之基。當宏此一念。研求精進。古之聖神仙佛。亦無非由此一念日積月累以成之耳。諸子解乎此義。庶幾功圓道成。自有期矣。各各勉旃勿忽。

坐貴自然

老祖訓曰。人心久皓。意念易搖。其在今日。欲圖抱一不懈。實捨坐悟莫由得也。各地院方。其於坐也。或苦於效之難見。而不能持恆。或暫窺其奧竅。悟入於奇幻。均皆不得其正。不耐其躁之過也。如是言修。見道何日。而歧途所涉。傷靈彌甚。此真不可稍再放任。而成吾道之障。使不知者執爲口實也。津會研坐。春會後宜卽籌議舉行。各坐掌研明大旨。歸至各所在院。務於每庚招集修方。詳加解說。總令曉然於先天坐法。不在速效。不在探奇。必要純任自然。步步靜悟。見乎默平。而後再證經諦。意會神通。內照既明。虛白乃生。萬不可於未到境界。妄行捉摸。斯不至驚奇而失厥正已。

厲氣肆張。時當愼養。氣機弗滯。鬱塞自蘇。諸子之於坐也。萬毋勉強而稍涉捉摸。庶免神因着相而失自然。精以幻拘而失流化。此中固圖真炁。一箇渾穆靈胎。乃克由養之合度以結其晶。近人修坐。每誤信丹經之寓言。不求甚解。於是以意自爲。不免招魔而轉渙氣。致塵滓日雜於脈絡。以有所悶閉。其害淺者。則生種種疾苦。其害深者。必至錯亂神經而枯腦髓。此皆不知玄竅之本虛無。必從自然而悟進之失也。今日人質太薄。精神易衰。究厥來由。胥因不能使正充之後氣。融會渾穆之先充。平固胎海以堅所養。是以心念動爲聲色所觸。一息不綿。而塵滓卽妨胎元。故修坐未成。而諸患紛至。可弗懼乎。大抵不能靜守玄關。以聽自然之運化融會者。總由心急見功所致。不知人身有氣。實乃後天根本。氣之純駁。卽爲精神強弱之來源。若不從氣之純凝加以培養。其氣以駁而渙。精神亦必隨之而衰。理有固然。非可以強求而得。亦不可以自暴圖存也。苟能順其自然。妙悟入微。一任圓轉流暢。氣機常通。息自綿綿而生生。生生弗已。此中固無若

何艱難。但能耐得久。守得定。便可見其究竟也。諸子務各深體而加意慎養可也。

事物變遷。心爲之主。景地幻移。炁爲之主。心不聚炁。事物乃生。故曰。一炁氤氳。聚則凝神。放則馳靈。而先天之真陽。皆由乎聚放靡定而入乎後天已。人之修也。以靜爲主。靜而無思。乃合自然。故坐而有所動。則神馳已。坐而有所求。則靈蔽已。坐而有所憂。則炁傷已。坐而有所喜。則精竭已。以坐爲靜之至極也。而有所疑懼。有所好樂。有所思索。有所妄慮。皆弗得其正。而內功又何云哉。

化化由由。修身之道。順時以養其機。天性平而元氣乃固。真元在身。修養而得其固。以和爲貴。無人不秉斯氣。所以爲養之要。心得所安。便見坦適。坦適之功。無求自進。是以天機活潑。時見其真者。順乎自然也。自然無界。一有所着。未能無偏。若着其偏。真性之根先搖。天命所在。必不知其何以爲守。而期心之常安。精義入神。由理而克悟澈。以盡其性而至乎命已。吾道最修。淺以言之。平恬而已。惟其平恬。斯能坦適。惟其坦適。斯能和平。惟其和平。斯能自然。得乎自然。則機無不順。時無不中。所謂不勉而得。其效之大。足以位育。其用於小。足以化度。度已度人。雖覺是二。實本一真。真之所顯。非求可致。故君子修身。誠意爲主。所以意必先誠者。守中不惑。然後推施及物。始有感化之妙。而人已所以克度。即在誠守之中。而見無化不化之徵已。世自氣衍日漓。及於近茲。其守弗固。真誠多衰。於是散走之餘。每覺以力爲恃。可得有爲。不知恃力者時或可乘。而機無不逆。自然之用既失。平恬之養易非。非非是是。魂不甯於中。感應之機。爲力所轉者。阻其運行。不在一時。而且夕侵尋。歲月積累。及其時異。則氣與力不克相屬。縱欲求全。而亦莫由更得繼善乎後。輪迴剝復之象。近紀彌信於世者。皆不知

氣爲力本。而不固其氣以徒逞力。造成如此境地。而貽劫患於不可收拾也。雖然。固氣之修。可不用力乎。否也。其爲用力。必注乎內。而使斂藏。不弛諸外。以徒奔逐。此之存養。無他。一切不着。而令心自空洞。常清常淨。知其所以必然。而弗縱之使然。夫然後誠守以堅。中真恬定。將無所謂之平。而自無時不平。順乎機之自然。不逆而通。其人於坦適之道。在乎時機之中。進行弗息。而所守之真。無在不超出時機之外。語云。入世出世。居塵離塵之妙竅。要無非此心不着一物。而後乃克存養其氣以固以成也。自來各教法言。辭義或有不同。皆因時機之變化。處地之各殊。乃覺立說或異。其實若從誠心加以悟求。則無教不貴守中。惟能守中。始克順機而應時。不過不自是便得其要。自是之惑。人易沾染。皆習使然。習在於斯。亦機也。苟不審身之所習爲時機。我自得以爲時機之主宰。則未有不失其中。氣走弗守。造成世劫。貽患無窮也。大抵時機變化。世之幻形。人身處於幻間。欲圖固氣以守中。非誠無以立基。基立於誠。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必能有所推求。有所直覺。世形雖幻。而本末終始之理不離。無事無物。不可順機因應。以合時宜。苟非然者。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不出事物之間。而紛紜錯雜。必亂之道也。今之明達。值此亂形。豈無欲救之心。而所以救世之要。是賴精悟。非彼此之異致亂。實本末終始之理未澈。一涉偏着。斷難已亂。何則。如醫治病。不求其源。而徒於標各持一見。此以爲吾治一肢可得其效。彼亦以爲吾治一體可得其效。效與不效。未及見真。而彼此先自爭攘。於是救世之本心已失。本中之本。身弗自治。又安見世之果能爲救哉。吾蒿目當途。至深悲惻。故願諸方各從乃身精加悟修。果能息息必得心安。則平恬進於坦適。而入自然。順天機而應世時。知物之本而弗逐末。究事之始以圖要終。身脫時機之變化。而有其變化於順機應時之中。庶乎真誠之

學。藉諸方之修明。而克闡化於無窮已。

聖帝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羣之良能惟仁。惻隱之心。及於萬物。而感化之念。能不計及人形之別。藝乎。此修者之所以必本此天地之大仁大慈。有以化形色也。然道有其魔。修有其障。爾修者是不可不時刻注意。以悟於是。而慎審以處之也。各方既以修養爲事。是當以修之所常修。養之所當養。而有益於己之身靈。不可因修養之探悟。而有戕己之清明。益己之罪孽也。緣大道自然。不事強勉。修之惟爾。養之亦惟爾。弗修惟爾。弗養亦惟爾。此間絕無人事強勉。以必修必養。如果有是。則強修者。修必得其偏。則強養者。養必得其戾。是雖不卽發於一時。久必暴炸於未來。個人之果。不得其中。清甯之悉。復受其戾。此吾道以自然爲主。諄諄焉而不勉強。必恬適而爲諸修告也。近者道運日見昌明。各地修者之功。養修候。雖有日進萬里之象。而其蒙斯弊甘爲害於己身。爲害於道慈者。實見多數焉。今吾對於修者之中。有罹此弊者。顯化以正之。設教以警之。而務導其入於正途。不墜於泥犁。倘有不可救藥者。收其生機。納入冥養。此雖於彼甘自墜者。無多犬益宜。而其得皈靈機。以守冥修。實爲至善也。且此途一立。則天地清甯之氣。亦可以日清而日甯已。不致如五濁之混。而無分於善惡也。各方夙根深厚。修養均各有得。吾特告爾。以爲個人未來修養之戒慎可也。其各悟勉之。是要。

達祖訓曰。坐以恆爲要。恆必有法。是以修坐不可不知法之最要處也。最要之法。惟在自然。坐式先天。是胎孕之自然也。坐以收視。是回光之自然也。坐以返聽。是復聰之自然也。坐以平息。是調氣之自然也。坐以穿通。是和脈之自然也。坐以煉虛。是活靈之自然也。坐以真空。是生神之自然也。由自然而至於無所不成。則身體有形有質。亦如無色無相之法身。以有化無無化有。

。空中之色。色中之空。有我我自爲我。無我我亦有我。不爲來所滯。不爲去所阻。來去由我。而不由天已。生也我知其生。死也我知其死。不爲生死所惑。而天地間之生生化化。盡由我而不由彼也。無罣無礙已。道之於是不求而得。無爲而至。是以修道各方。必先去我。去形。去色。去萬象。而後乃能築其基也。築基於自然。行道行慈。無往而非自然。我行非爲我之行。功德之立在乎空虛。空虛生色相。色相化爾我。爾我之色相。皆來於空虛。自明爾我非真。空虛是真。色相是假。無不是假。我不致爲爾相所礙。爾亦不致爲我相所阻。兩大之間。雖有大山水。皆不足以爲阻礙。我之行與爾之行已。功果無時不可以成。各地各方無不是道。機動機靜我先知之。是靈神氣之往還世界中。凡有空虛之所在。何不可通。何不可運。心一動而神已隨其往於九天之外。逍遙乎極樂之國已。不得其機。以爲是奇。得其機則以爲自然之事。不過如電力之達於天地間。若是之速度。其功用應爾。何奇之有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坐功以誠恆而有法。何不可到之道。何不能行之路。在人自修耳。各各修於身而默之可耳。

佛自何來。佛自心來。無心無佛亦無所來。我佛之意。卽作此解。如坐如臥。如往如來。如來如來。皆從心來。心來者何。心空則來。空爲空。則不必有空。空非本空。則不必言空。空者爲何。空我相也。人我衆生。何者是相。非相之相是乃真相。所謂相法。及不寂滅。皆爲適無適有之體會。故佛說無世間法。卽爲有世間法。以其中明無所見。而後乃真見。故爾時世尊。以無所著於色空。乃能以清靜寂滅之旨。爲衆說法。其所說法。乃曰恆河沙。微塵衆。不能彌徧乎大千。三乘要旨。不能盡與乎妙諦。以無所著於相而乘於法。則空蘊不蘊。蘊空不空。說無可說。論無可論。而入於自然如如之境。則舉凡一切有爲相法。皆如夢幻泡影。皆能練實爲虛。化空卽色。

以其無境界入於性。無法入於相。吾得以上上乘言之。

自然謂之道。當然謂之修。不得不然謂之養。修爲人之所當然。養亦人之所必然。能修於當然。養於不得不然。則其功適然。其行坦然。而合於大道之自然也。自然也者。非可以形喻。非可以相比。不可以法說。不可以言論也。而修者之修於自然之處。養於自然之適。則必有所知其自然之所以謂自然也。天地以陰陽循序。故春暖夏熱秋涼冬冽。暖是以生。熱是以長。涼是以收。冽是以藏。而天地誰使之然以如是哉。是自然之理。自然之運也。人亦莫不然。人具陰陽之全。五行之秀。是以與天地併列。而爲三才。苟能合吾身之陰陽。而和天地之消長。全吾身之性命。而明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可超凡而入聖。可去濁而入清。可由愚而至智也。蓋人之所以能修養。而在塵出塵。入世超世者。惟人身心也。身心之所以能超乘者。在於未泯其元性。未耗其元神也。元性者。卽良能良知也。元神者。先天之所賦。故返其元來。是非就其元有而加以修煉。不爲功也。

道之在世。無時不化。無人不御。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雖不知其所自。而出水卽死。道之在身。亦莫知其所自。而離道則亡。由之而不知其所自。知之而莫知其所然。此卽大道之自然而然。天地之神其機也。天地之道陰陽相運。人身之道。鉛汞互投。故天之行道以乾。而索於坤。一索而爲長男。再索而爲中男。三索而爲少男。長男曰震。中男曰坎。少男曰艮。是爲老少三陽。乃天之交於地。而神其機也。地之行道以坤而索於乾。一索而爲長女。再索而爲中女。三索而爲少女。長女曰巽。中女曰離。少女曰兌。是爲老少三陰。乃地之交於天而神其機也。天交於地。乾合於坤。則三陽交合於三陰。萬物由是而生。地交於天。坤合於乾。則三陰交合於三陽。萬

物因是而成。故曰。萬物之生成。無非陰陽之相運。乾坤之相索。剛柔之相濟而已。豈有他哉。夫陽之下交於陰。陽終而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其陰不消。是謂真陰。陰之上交於陽。陰終而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其陽不滅。是謂之真陽。真陽遇陰而發。真陰逢陽則動。陰陽發動。運行無息。週而復始。否極還泰。五行故而生剋制化。四序是以環轉頻更。陰極返陽時爲春季。氣候暖而物生。陰盡純陽時爲夏季。氣候熱而物長。陽極返陰時爲秋季。氣候涼而物收。陽盡純陰時爲冬季。氣候寒而物藏。春則溫。夏則熱。秋則涼。冬則寒。是以萬物常生常榮常收常藏。天地之運行。有不期然而然之機。人身之動靜。亦有不期然而然之候。此卽所謂道之自然也。蓋陰陽之能生萬物。亦猶人心之能造萬事象已。人苟能返求諸心。知其所不知。悟其所不悟。空其所非空。虛其所非虛。則玄中之玄。自有我命。命中之命。自有我形。形中之形。自有我精。精中之精。自有我炁。炁中之炁。自有所神。神中之神。自有我之自然在也。自然也者。以空求妙。妙妙在茲。以虛尋玄。玄玄守性。妙玄之旨。不待外求。以靜爲本。以定爲機。一刹那間。一轉旋頃。天機自動。法輪自轉。不規中而自規中。不胎息而自胎息。水不求其升而自升。火不求其降而自降。鼎鑪鎔冶。活火自然不滅。坎離抽添。紅玄當然相濟。青龍降於海底。白虎伏於山峯。誰是木母。那叫金公。月下意爲媒。別名嬰兒。綽號姹女。黃房○配偶。說什麼三華聚頂。講什麼五炁朝元。莫非自然之妙用哉。是故修者。不必急事求功。但能堅其功。恆其行。溫其候。浴其養。自有妙妙不可言之境。玄玄非所形之空。是不待他求。無須存想。意爲之。念引之。而後始謂之道也。人也一小天地之自然。捨己有之自然。而求理外之不自然。安得不爲氣數所囿。輪迴所轉。累劫之所困哉。而昏昏之修。濁濁之士。竟棄自然之道。而道外道。離自然

之修。而修非修。至於一無所得。終無所成。而歸咎之於無知之天地。是誠謂愚之甚也。本院各子。具有堅恆之修。慎爲之養。必以吾言爲非誑語。而修人也。願各勉遵詳味是囑。

坐貴止念

老祖訓曰。坐有其相。乃非坐旨。坐有其形。乃非坐姿。故坐以其虛。坐以其無。坐以其適。坐以其堅。而後坐之功候。方能自得。自得者。得其功候之進益也。而功候之進益。必非心意想像所可得者。必有坐之真義。而後方明坐之真旨。明坐之真旨。方悟坐之真姿。悟坐之真姿。方得坐之真機。得坐之真機。方明坐之真數。喻坐之真數。方覺坐之真形。以坐之真形。運乎坐之真神。而後坐心方能堅定。坐念方能自息。息念於自然者。方無妄念。無妄念者。不必止念而念自止已。是修者初坐功候。必以止念爲主。卽至進步。必以息念爲功。而息念之功候。息於無形。息於自然者也。息無形之念。則幻相不着。息自然之念。則心神合一。是知念也者。與形相運者也。形動則念動。形靜則念靜。靜念之功。惟在息形。形形之功。惟在定氣。定氣之功。惟在定形。定形於自然。則形也必與性相合而爲一己。故曰。性猶水也。念猶舟也。舟之動也。水盪之也。性之動也。念之起也。起念者。必有外惑。外惑之來。必有所幻。有所幻者。必有所着。有所着者。必着於相。凡所着相。皆是妄相。故無念者。必無所惑。無所惑者。必無所幻。無所幻者。必無妄相之着。是着相者。心着之也。心之不動。念必自止。念之止也。止於自然。而自然之止念。皆於後天功候之求其所適而已。至於先天之息念。必功候有進步。丹胎將成未成之際。稍有不慎。則前功盡棄。而靈也必有所馳已。靈馳者。心馳也。心馳者。神馳也。神馳者。性馳也。性馳則命也必不固。而性之所自。亦必失其本來之先天已。故修至於有成之時。必以盡性爲功。而盡性以至命之立者。必先窮理。窮理者。必窮數。窮數者。必洞機。洞機者。必洞明先天無形之機。而後靜極自然之真動。必由性天含養功候中。知其所以然已。功也者。是以姿守氣者

也。候也者。是以炁化窆者也。守其窆者。不如化其窆。化其窆者。運窆於其所適者也。不知後天之守窆。而欲明先天之化窆者。是捨近以求遠也。行不由徑者。卽此之謂也。各弟子有長於後天坐功者。有悟於先天坐候者。故必知化窆守窆之真理。先天化窆。窆不得而見之。後天守窆。窆時時而中之。中於其窆者。氣必隨窆爲轉移。苟不隨窆爲轉移。雖修至於定游之時。氣亦不能自固而離窆也。先天之化窆者。則不然。到處是炁。到處是窆。窆隨炁化。祇要炁固。則窆必不能失其中。是中也者。炁之中也。神之中也。虛之中也。玄之中也。息息之中也。自然之中也。明乎中。而日用尋常之理。皆可以悟之已。以炁之化氣也。氣隨窆轉。而炁也仍自存於虛。以是知氣輪與炁輪之運化。必有不同。而坐時亦必有所覺悟。各弟子於坐之靜極。每有氣動者。何也。是炁氣相運之動機也。此時卽以各弟子是否有根基。論其有成與否也。有根基者。雖動如雷鳴。而周身毛孔皆開。與夫骨節氣血。皆有所發動。而我處之坦然者。必無惑幻之來擾於我也。斯時也。若因氣動而思進步。或思仙佛立於面前。或思是卽窆開窆動。有一於是念者。必有幻相惑境現於面前已。而各種奇異之事。如空中樓閣。如洞天福地。如天堂地獄。如鬼神妖魔之形象。不一而足者。非妄念之所致乎。以是言炁。則炁之化窆也。必不知窆在何處。而至於其時。氣必在窆。窆亦必與炁合已。各弟子悟到此景象者。不多見焉。而有各種惑幻之擾於其間者。實大有人在。何者。修坐修其平也。修其平者。必先修其心。欲修其心。必正其心。正心者。必格其心之非。已往者如昨日之死。未來者。如今日之生。然後方可以言修。雖格其心之非。必實行格非之非。不可徒託空言。如我之前身是否善惡。固不知之。而今生之已往者。必皆印於腦海心府之中。必思已往所作者。何爲善。何爲惡。善者仍其舊。惡者痛改前非。如徒改不足以掩其惡者。則必

以絕大功行挽救之。然後坐時方能自定。如必曰坐卽能成仙佛。坐卽能免罪惡。坐卽可以云大善。不必作功行。卽可一人得道。祖宗昇天。爲是想者。未有不入於幻境者。何以知其必然也。卽前生之過惡。今生亦有得其果報者。卽祖先之過惡。亦有報及於己身者。况乎個人前數年所作之事。罪惡多端。欲以坐而成神。一了百了者。不亦愚乎。是必有各種之怪相。現於其坐候將成之時。而爲之淆惑也。以是論之。吾道弟子亦有數人焉。不必指其爲誰。各弟子於老修方中尋之。亦可知之已。而新修各弟子。必以爲戒。方能逃出一切罪惡之淵藪。不然修者自修。而罪戾不能減。是等於不修也。以是知坐中之真妄。在於心者。爲後天。在於虛者。爲先天。在於玄關者。爲先後合天。知乎是。自知坐功坐候之進益。不在於相象。而在於自然之守。守於自然。以適於自然。而後坐功之真旨。方可明其大半已。以先天之妄而言。則悉輪之轉。處處是妄。前二後三。各立其極。焉六氣六。各有其基。明乎紅玄相濟之真旨。自知身心形體。爲後天之役使。而性命靈神。方云先天之主宰。由是以悟悉靜氣平之真機。其中動靜自如者。是循環之界輪也。惟能坐無所求。坐守於適者。方能脫出輪迴之外。而反其本來已。各弟子不以覺爲覺。不以悟爲悟。而覺悟於不識不知之中。以求無所見無所聞之真候者。方能於潛陽伏陰之中。悟到坐卽是守。守卽是定。定卽是適。適卽是堅。堅於自然。自然化空。則心神之間。必於若有若無之功候。而爲萬靈循環之主宰已。其各勉於坐。而無所缺。自有至妙之進益已。其各慎旃。

充凝修候。悟靜爲先。靜從坐習。而養必以恬。其恬之始。氣平之耳。氣之爲平。心定之耳。心何以定。其在入坐之初。不有所動。而使念之起也。隨起是住。隨住而觀。觀其所止。止於非止。則心之定也。功以之純。候乃爲真。真候之養於氣者。莫不時由心定之間。而日以充凝已。諸

子之修於身而習乎坐者。多非一日已。而其氣候之凝。則十僅一二。是何故歟。非氣之不知爲平也。心之不知爲定也。特其於氣與心。得進不定之後。不能善觀其止。不觀而止。雖亦有時覺之。然止非止乎非止。故旋起之念。不難旋滅。而旋滅之念。仍必旋起。起滅不知所住。故雜妄之紛。不但不能靜於居恆。而在坐中。亦自無以爲靜。所以吾道之傳。乃具經法。此之經法。將以護世者。必先賴人能護其念。念克依法善護。參經而通。則始修之士。亦不難真得其靜而充其候也。候充於身。至無形也。而若行若住莫弗趨正者。則斯候之力也。假使人多充此氣候。則其運施於世者。亦必因此無形之候。而具無形之化也。化之無形。其爲氣也。則聚成祥和。祥和彌布。則所謂劫者。自然不作。無劫於世。人雖不修。而氣自平。而心自定。是故每當劫會。必有先覺者導勉修靜。蓋萬象交羅之際。本無所謂弗甯。其弗克甯。氣雜之也。氣以人心之念雜而無主。乃外演其象。成爲弗甯。此修靜所以宜從心氣之間。於坐之際。觀止其念。致其止於非止。則養候純凝者。皆足資爲無形之化也。世惟賴此無形之化。方克永致其和而靡弗甯也。吾之勗修。此乃唯一之旨。况世風至於今日。欲言敷化。其難不啻千百倍於古。是亦運數之剝使之然也。惟值剝而將復之際。其化尤難。非有極靜之候。以勉息萬有之氣分。不能漸期其定。爲化者縱不能不用言導。然究不若身行其教。爲效爲大也。何哉。言教者訟。身教者從。往古已爲自然。矧乎此會。所以吾道修子。繼今以往。務各於坐深悟其靜。於靜精觀其止。步步自勵。層層相通。則一氣穿經之妙。人人可以得諸身而推化及世。無形之功。大成之基。胥於是乎在。更况眼前之福利。要亦不能或外於此乎。願各注之。

坐會畢事。以各方此度之集研。其足爲道化宏基者。又進一層已。哈哈。道行於世。而充其運者

人之靈也。靈之在人。猶光之於燈也。燈之照及。惟光遍。而後味無所存。其明也乃有不可阻障之體。立於自存之地。得其照者。亦罔所昧已。斯之爲用。旣無所闕。故其成體。乃靡弗周。吾道言化。所以必重乎坐者。期人各於其靈。善自充養也。坐之養靈。在定在靜。而其始功。則在知止也。知止者何。念無不動之時。而心有能止之覺。覺其有所不覺。得於無所不得之際者。皆靈之用。而其體之與存。則惟心念所止之處。能覺其真也。心具真覺。猶光放於燈。而燈非生光之具。何也。有性存也。其性之光。因燈而明。而明之周遍其照者。性之充也。人之以坐養靈。亦同藉燈以取光然。欲其光之普照無邊。則當悟求克以廣大之性。而存養其真。不爲物蔽而自失本覺之體者。則其爲用自易充固已。不過人靈入於濁世。往往不能固存其真。而以習遷性者。多從風俗情地之異。而迷失天賦其均等之性。性有所失。而後動而爲用之靈。不免每隨其情而執爲識。情識偏。而性靈之體未有不離乎正者已。是無他。情識所以致偏之故。念動而弗善止。使之然也。蓋以風俗情地之習見。各有經久之沿積。而欲其性覺之本明。不爲物蔽。未可得已。是以人身之修。惟心是持。持心之要。是賴存性。而欲性真之存。或復其已迷之覺。必從動念處充養其靈。不使此靈爲情識之所假藉。而墮於物蔽之境。即可自轉其識而成爲智。世人於智識二者。罕知所辨。乃至識由情遷而弗克止。其流之所屆。遂致循物所在。隨觸而昧。不知物之味覺。識之使然。而假識以爲智者。非徒無或反求其性之真。且莫不從情而增所慾。靈以之迷。覺無以照。所以障阻要遮。猶以爲身之罣礙。而弗審其罣礙於身者。乃自失其性覺之本明。而爲情識之味蔽。如物之自背燈光。非燈光之弗能照及也。修人其於養靈之功。要宜悟此。而從坐中以精進其心性之充養。假以歲年。各皆可得成身之妙臻。而其所以覺世以宏導化者。亦在其中已。

時也有運。運也有定。斯運之定。無定而定者也。是故人之爲立。安居以竅命。則其所以立者。可以從無定之定。而入乎無所不定之域。而造乎此域。非坐莫至。至乃行之功。而必以坐者。止則自至也。審乎若是。則以坐修行者。惟在善止而已。其止於止。以何爲衡。以念衡之。則時可得準。得其準而知所止。必且止於無所不止。乃臻乎至善之至已。是故坐之爲修。必求其靜。靜之云者。默之謂也。默無弗平。平無不定。定無不止。斯止之止。念準於正。則其動也。莫不是靜。是動之靜。得其真靜。而靡在非坐。靡在弗定。更靡在弗止。以止爲行。則其所行時在止中。無向而不可自達於至善之境。行達善境者。雖謂之行。其行皆善。是善皆止。無所謂行。尤無所謂止。行止合妙。而無不善者。其惟靜坐之功乎。其惟坐止之用乎。其惟止念之善乎。是如何能。運息而已。息以時運。而不以時息者。是乃綿綿真運所由致也。綿綿不息之運。雖在其養。而所以爲養之要。須知息之所蘊。自乎炁也。炁之所凝。運所自出也。運之所出。靈之所動也。明乎靈之動運。運之自炁。炁之由凝。則尋其踵息。而默定其止。所謂中真與元充。將必因之而無所不固已。有此之固。則炁靈之蘊運。將無不得其平者已。得此之平。然後心若太虛。無在而非炁靈之所與存。炁靈之存。則陰陽摩盪於空中者。隨觸而感。隨感而應。感應之機。藏乎太虛。其有不通者。未之有也。然在於物。感通之者。自有偏全之異。試觀鳥之鳴春。蟲之鳴秋。皆以時鳴。皆有偏感。而其炁靈之與太虛接觸而相通者。固非得於自主者也。由是推之。則萬有所以生於天地之間。其與天地未嘗一息或離。從可知已。知其若是。則人之息運。豈必限之於時。而不限於時者。則在自爲修充。修充之者。雖本得乎偏。不難自進於全也。不然。若鳥若蟲。鳴限於時。則身之爲運。亦以時息。息乎時者。有其常通之感應。必無非常之變化已。不有非常之

變化。則就人言之。自成泛常而困於時習之一份子。苟云大化。則氣質不變。終必無可擴充也。世之修者。蓋加之意哉。

坐之難也。誠有不可思議者。而坐之有恆也。在於自然無爲。其易也固若是耳。所謂難者。心難也。所易者。神易耳。何謂心難。求速效與夫有所希冀。皆非修者之真旨。而實爲修養之大障。若一任其自然。溫養其氣息之靜。使神不離舍。則靈氣之感通。自有至妙之境。在無爲而無不爲。弗通而無不通之境已。所以然者。坐是無妄念。可云靜乎。曰。可。曰。不可。其可也自然。其不可也強制。初修之士。強制者多。故不必云制妄念。祇云靜其意而已。若修至於數載。然後可以云去妄念已。所謂妄念者。去之不易。而止者尤難。故必以守神爲制念之功。神守者必靜。神靜而後氣固。氣固則靜中必有至動之機。有至動之機。則妄念無由而起。卽念字亦不着。何有乎妄哉。吾人根基固深。夙慧具在。而况修功養候。自有無形之進益。必知妄念之制。在於自然。不在強制。自然強制。幾希之間。靜守動機。亦在毫厘之別。是非功至於化。候至於轉。不克以知天行健自強不息之功也。

養氣基於平心。平心根於凝神。凝神工自立幾。幾立於烝海之靜運。能順烝運。則幾息立。幾立則神凝。神凝斯心平。心平卽氣養。氣得正養。斯烝融洽。終始本末一貫之道。修途首腦。卽在止念凝息以心養。克以心養。則上下圓融會合而生極。極立而化行。行非有行。復視生生。淵默渾化中。雖不覺運而生。不知動而行。然息息相依。綿綿不已者。悉幾之生理理趣。人之知能。良以沖動。而人心不平。氣不靜。識念憧憧。神舍不清。是則幾不立而化不行也。天不通乎心。心窒而無神。生氣則昏昧不凝，氣不凝。則烝無憑。人之喪亡將至，故猖狂惡味。異况百出。蓋

生幾已絕。心爲魄奪。而無以自主也。世上多少活死人。各方修道化世。端賴自度。自度有要。卽在養氣。氣養以善。善養則氣易化。孟氏曰浩然。宋儒之謂元氣者。豈非氣化蒸哉。氣卽炁也。其所以因境異名者。人心之得養否而殊也。究氣蒸原。猶魚之在水。猶水之浮舟也。炁爲氣精。氣爲炁形。精不離形。形寄於精。循空而觀氣層。有形盛於精者。有精盛於形者。及至窮極。有純精者。第亦不得不曰氣。卽人心之靈。感而斯應。觸而卽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應無方。茂育萬物者。亦蒸氣精華之象也。所謂性海圓融者。豈有他哉。卽在氣平以心養。涵養心中之性天。自淵淵玄玄。同洽於斯。望各方體養而親嘗之。庶知吾言不杜撰已。

聖帝臨濱江道院訓示曰。天人一體也。無所謂分合也。有其分乃有其合。有其合。乃有其分。合也。天人一個。何分何合。人必以分合名天人之界。是未明乎一道之真諦也。人之所以能生者。天使之生也。苟無天。人不能一刻立於地也。是何故也。天者氣也。氣者。靈神性命之所由也。無氣則靈神性命。如魚之失水。何以能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人。如魚之在水也。魚得水以爲生。呼吸非水。不能養其性命。魚之性命。亦靈神與之也。靈神之在天地間。無論金木水火皆入之也。金木非靈神不能成其堅。成其柔。土非靈神不能成其生育。水火非靈神不能成其溫燥。五行之得靈神。一也。皆合於度而成其道。苟無其度。而道不成焉。五行之體。皆不能有其功用也。人得靈神。與萬物一也。萬物之得靈神。不過減於人。而不若人秉靈神之最。得五行之全也。非氣不生。非氣使之生。靈神使之也。人與氣分。則靈神不能來接。靈神失其往來之道路。而人亦如冬日之地。不得陽和之氣。而不能生也。是以人之修養。必修此氣。必養此靈神。以爲久生之道。而形體不致與靈神斷絕交通也。形體如地也。空虛所藏之物如天也。人之空虛處。人惟知

氣之所在。而不知氣之所藏。靈神性命。皆會於其中也。然則修其氣。正所以養其靈神性命也。氣何如而修。氣非和平。不能有生靈神也。氣之和平。由於靜定。此入道必先明坐之由來也。坐功以收視返聽。屏除一切雜念爲要。雜念來於心。心有要訣以去之。心無雜念之來。而心自空虛已。心空虛。何謂也。爲氣之容量擴充。心能容氣。氣愈多。而靈神亦愈充足。靈神之大小。因氣量之大小而分。靈神既充且大。而性之所謂性者。亦因之而光明已。命之所謂命者。更因之而堅固已。光明之性。堅固之命。後天先天之真物。相化相交於無意之中。而人可以自操性命。而性命之存。已不由於天已。天可以爲人用。不致爲天用也。代天而行化者。非明此不克以成其大功也。

我道慈之所以能行於世界者。公而已。公之由生。空而已。空不難也。空其心。空其妄。坐時除却游思妄念。使妄無滯濁。活潑流通自可已。各各之坐。有所悟乎。以思念爲坐爲守爲妄者。皆魔也。久必害於心而殃及於身已。有此病者速改之。

尙真人訓曰。意弗能誠。念由是動。一念之中。萬險畢至。所謂魂爲魄制。而靈被其蔽也。不善養者之過若是。儒門正心修身誠意之旨。皆坐之要領也。人苟克日省乎身心。不使外逐。無論坐與不坐。皆能觀止乎妄。形雖不同。而坐功則一也。若放心縱念之人。日日言坐。吾恐心弗在者。視之弗能見。聽之弗得聞。雖欲求其能得炁靈之養。而窺見其姿。窺見其妙。直猶坐井觀天自隘而已。又何怪終致魂魄之爭。而湮沒於無形也。吾言坐者。不言其功也。何哉。坐乃有形。而實無形。功乃無形。而實有形。苟心中有所捉摸。而沾沾焉實求其境也。將必至於莫或有之鄉。有何功之可言。不求有功。功終必至。心有捉摸。功必不貳。惟靜默之間。默爲主持。無他奧妙。

焉。夫道慈二功。一外修。一內修。相因而成。互爲其根。譬如魚之得水。苗之得雨。兩者合之則生。失一則死。人之於道慈也亦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慈也者不可稍有忽也。欲求道之離。慈之弗忽。舍此一坐。不足以爲功。吾願修道言坐之士。必使精氣神三者不失其養。庶有豸乎。

葉仙訓曰。夫人之易於修者。惟有心也。人之難於修者。亦惟有心也。修者之修養。必先修心。心修而後定。有定方可知止。知其所止。則止無不至善已。止於至善。則性明靈凝。神完光定。寂然不動。感而隨通已。是修心之要。又必先去妄念。妄念一除。則分別之心可以無已。然分別之心。最不易除者。卽佛經所謂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而心之過去現在未來。乃心之所以分別也。何謂過去。何謂現在。何謂未來。過去卽現在之相。現在之因。卽未來之果。因果之現在過去未來。亦無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實心之爲所區。心一旦清而解。過去者現在者未來者。一以置之。無以視之。則分別之心差區之性。亦卽隨其自泯已。故修養之所以爲修養者。修其心。養其神。心修神適。神適炁靈之凝合。陰陽之相連。動靜之相交。是必按其自然之運化息行。而定其機已。然修者每以心之不修故。妄念萌蘖。時時不去於懷。念念不除於心。事事不離於心。處處不化於自然。不能自然。故其事之未來。事之過去。事之現在。胥皆慮思而擾其靈神。以致一日二十四小時。時時無安。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不適。不安不適。修安有所進。養何有所增。是不但功候無增。而千思百慮之所思所慮。未必因思而化之。因慮而除之也。事之如何。境之上下。機之先後。運之終始。非系於今生今世。是必任其運行轉移。人之莫可強也。而必欲強之。勢必不能。故強其一時。而多其一日也。是以修子之魔惑之擾。當知機之所致。數之所使。運之所定。

。人又豈可勝天。然雖無其力。而當有其神。有其神。又不當有其心也。一任自然。機過境遷。數了運適。自然化於無形。不至其化時。欲化之安可得哉。故魔惑之擾。視其爲當然。而當然之理存於心。而解脫之更不可印於心性。是必隨因了因。遇魔解魔。均以不魔非因置之。則因自化。魔自不擾。而我之神性靈烝仍復元充已。若一不善解。萬險中來。萬魔肆逞。將無所解脫已。勗各修子。其於魔惑有所未解者。當三思而後悟也。切囑。

坐貴心氣平靜

老祖訓曰。道在茲世。一平則化。其化之也。氣充乎和而已。和之必由於平者。以非至中不克見平。平從中來。而和斯至已。老人降塵語坐。爲勗諸子勵修者。無時不於有形無形之間。導勉氣息之養。使歸於平。庶期中和之化以平見功也。平之功用。弗論有形無形。苟適其分。胥足臻妙。以無形之無。平之則可定真於中。有形之有。平之則可致和於外。而中之守與外之行皆見其平者。氣自固其本然於莫或自覺之際。而言其效。則於有象之間以自徵驗。所謂功養功候。卽於此而得覘之已。夫身各具氣。而氣在身內。不得爲明其象也。其形諸外。則聲也色也。皆可見其候已。候之露於聲色者。是氣之泄而爲之養。則從泄知所爲收。收之而斂藏於旣覺之後。乃克慎其保養以凝固之已。是故坐功之姿。不在其形。而必由形以守者。蓋驗氣候之一收一放之間。放而雖泄。泄而能收。收而能保。則斂藏之餘。所以固氣者。亦卽所以進候已。人身自頂及踵。其能爲立者。氣貫之也。百絡千肌之因氣貫而自隨通者。候轉之也。氣候之轉於有形之身。其得運用之效。大且若是。如坐養而煉斯氣以充乎虛。則形外之真。其爲運化。豈有所限。不過實質之拘。人情易昧。若非堅修堅坐。靜養靜凝。不足以使斯氣之無一息不逐塵氣以散走也。况坐養之諦。固氣乃其初基。初基能固。則氣之脩充。化而合炁。元充有所定。於焉欲求上通。走而自轉其候之清。以上升弗息。欲求下澈。則守而爲澄。其濁自降而爲甯。攝陰調陽。所以妙凝。而充凝之間。能以氣之清濁。分於自然。神之升降。轉於弗息。而氣之所以主於有形。炁之所以凝於無形。以成上通下澈之妙臻者。一言以蔽之曰。由乎氣候之平而已。得候之平者。以論有形。則定中而致和。經世之道一包於此已。以論無形。則虛極而全真。出世之道立成於此已。諸子志修

而精坐養者。現已頗不乏。今後勵功。其於養候之微旨。仍當益各悟思。能從有形之姿。靜守弗愆。則氣候自然之轉。息息默會。其克達於上通下澈之妙臻。爲事亦固易耳。切毋以爲是坐是靜。而弗從坐靜氣之走守之際。加以悟默。以求充與而合妙。坐功之差。隨觸必致取惑以入歧。一涉於誤。則好奇務異之念日急。而自然之平靜全體盡失。其欲更克自化化人。自度度人者。必不可已。

昨宵證候。諸子之於其養。均見性淨之妙。雖各有差等。而從氣覘之。均覺可喜也。所喜者何。平靜之間。少其幻擾耳。諸子亦皆自覺乎。可覺而弗易覺。猶待精悟而默會也。須知人身氣候之能日靜。皆養而後充也。充於其氣。則精以漸結。神以漸凝。而炁也性也靈也。莫弗胥從精神之貫於氣。而增益無形之妙功。於候之日轉之間。以固炁靈性之真元也。所謂一胞者。老人與諸子共之也。惟克通澈者。在身是系胞餘。出體皆爲真我。諸子於坐。今而後尙其加勉而善悟默也可。現切難化。於形言之固爾也。然吾修子。果皆進候於平。而致和以爲之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一仁之施。莫不易得嚮化而一歸於靜也。是猶形體之於其坐也。能堅素養。則坐卽得靜。不然。雖坐而候之弗從平轉。魂魄之爭。陰陽之錯。而固難求一息之甯也。是何以故。素養能堅者。氣不爲形累而心自清。心清則陽升而陰潛。魂升而魄降。合抱兩端。循環妙轉。心在其中。故得恬定而弗擾也。反是而坐弗之甯者。亦不過氣體之充。但知養於其形。而心且不免復從其形而爲之役。息弗自甯。而欲於坐強致其平。旣不可得。而憧憧往來於中者。求其弗擾。勢豈可得。此坐言養候所以難也。而不難之易。則在人自求之心爲如何以區分之耳。吾道修子。志圖化世。化基在於坐中。坐姿在於氣息。息之何以爲養。老人言之若是。其能精悟以默會而得之者。仍在

諸子素養之修充也。

坐有標乎。坐無其標。氣何以立。神何以附。靈何以化乎。坐不可不知其標也。標立於氣。氣必正於中。氣正于中。如烟出於爐。而直冲霄漢也。氣之在人。與烟之在爐同耳。烟之出於檀質。而後其香濃厚。其上正直。氣出於坐功人之身內。而其氣亦必浩然而正。飄然而清。其充其足。有非他物所能撓阻者。是坐爲養氣之要道。而標爲正氣之大法明已。標之立於身內也。有形可見乎。無形可見也。無形可見。何以知其立與不立乎。是道也。非語言所可述也。述之亦非無功候人所能領略。惟我道之個中人能見其微。而察其細。立與不立。見其表而知其裏。一望而意會神通。必能知其根底之在心爲何如也。個中人。由何處而見其微察其細。有如是之明乎。個中人能見人之氣也。見人之氣而知人之心。人之氣靜於外者。其心必正於內。心正於內。其標必立。立者必專。必非他物所能撓阻。百折不回。顛沛流離。未嘗改其操。未嘗動其心。未嘗移其標也。其標之固。山嶽可搖。而是物不可搖也。有形可化。而是物不可化也。是物也。至大至剛。其塞於天地之間也。能收能放。能灑能捲。非若有形之體可比也。氣運何如。而是物亦何如。潮流何如。而是物亦何如。雖有隨乎氣化氣變之機。而無自陷自墜之行。道隨方則方。隨圓則圓。方圓皆可也。然而未嘗出乎規矩之外也。無時不合。無時合而入於流也。無時不剛。無時剛而至於折也。生生化化之機。時時發乎此心之房。此心之房。所立所容者。惟此一股正大光明之氣。是氣也。非坐不克以覺之。非坐有功候者。不克以現於面盎於背。富者必潤其屋。德者必潤其身。道者誠於中。形於外。未有不英華之氣。煥然而發者。是氣也。各弟子皆具之已。各各修之以恆。坐之以堅。必可以時時繞於周身上下。如檀香之烟。出於寶鼎。而直上不曲。充於鼎。回繞於滿

庭。庭中之香霧瀾漫。人神聞之見之。皆大歡喜已。各各曷味之乎。

修者之言修。修心爲重。修身次之。修行更次之。良以心爲人身之主。心得其正。其身自正。其行更無不正也。所謂誠於中而形諸外是也。修心之道。曰空曰靜。空而後方能生智。靜而後方能生慧。智慧一生。則聽無不聰。見無不明。聽見聰明。是非自然易辨。善惡自然易別。得道之旨。體道之用。而悟而覺。均基於斯已。空靜二字之功夫。非從經坐二層入手。勤修勤練不可。能常參經自然可遠俗塵。能時習坐。自然可以真性常存。時遠俗塵。常存真性。則外緣不能擾其身。邪魔不能惑其心。心房之間。無點纖之滓。無絲毫之妄。自然常空而常靜矣。而智慧因之而日深。聰明因之而日甚。而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善其所當善。惡其所當惡。而成其大悟大覺。更無所不用其極已。道果難修乎。非難其修。而難在信仰堅恆四字。人難做到耳。果能堅恆信仰。與夫至誠不二。自能漸臻佳境。而入道之胚胎。得其運化。道能啓發人之智慧。然人力亦能以宏道化耳。是又在各各之善修善練。與夫堅誦堅坐而已。吾道傳世。旨在度化。無人我之見。無畛域之分。成己成人。一道而同歸。咸止於至善。移風換俗。弭劫消災。凝其善靈。聚其善氣。使之同登無憂樂土。而呈清平祥和之相。凡吾諸修。各各務體。老人授經傳道。渡人化世之苦心。朝乾夕惕。以道是崇。惟善是尊。各各堅恆不拔。至誠不二。而風移俗換。劫弭災消。均賴各各之修功善靈。有以輔化。吾有厚望焉。各各其加悟勉。

甲午開運。劫劫重重。斯正機之所觸。有定數也。下元之甲午一世。亦告一結束也。人天隔闕。當於此以清其昧蔽。而重觀靈輪之真烝已。惟是鴻圖甲。其運也午。其紀也子。其於會也爲上元。上元之輪轉。均由至清之真烝以化育。夫萬象之凝靈。其靈也正。由乎道之苞系。其靈也平。

由夫炁之真統。故統其真旨。由於默息。系其真交。由於靜玄。是功候日深者。其蘊孕乃形於融和。是以融和之氣。本乎上元。靈乃克充。諸方幸逢劫灰之結束。而重觀平默。是非根夙弗昧。其孰能寓於此哉。然而道之真宗。亦由於平默。平而自溫。默而自息。溫息之功。均真於坐。坐元胎極。乃有其母。母也弗良。何云乎靜。靜功之真。尤賴自然。自然之功。無平弗息。無靜弗運。故生斯時也。爲斯世也。當各以先天之。以養吾至炁而充吾至靈。庶幾開乎子者。得其系已。闢乎甲者。得其解已。已運於午者。養其正已。其正之養。得之於蒙。蒙而曰屯。乃追其萌。其萌有藏。乃根於堅。曰堅是息。上乘之功。曰息無息。上上乘選。息而無極。無上上乘。是又在各方得其微玄之真。與夫至極之觸。而後其機乃有無爲。乃至弗空。乃臻堅如。乃合無玄。乃形無無。乃得其至精。乃行於精母。乃守於胎玄。乃蘊於莖蒂。根仁旣藏。萬體自化。化於虛者。乃形於實。化於息者。乃旋其運。是又在各各性命。夾乎炁宮之璇璣。而堅凝其至神也。各方能從虛實做練。有無合形。以至乎無藏之藏。庶乎百千萬禩。無不守乎此一凝也。雖云弗知其所以知而知之。然而功候堅純。性命自如。虛玄堅白。一之真同。有在于輪天真靈之中已。

爭聖訓曰。人生修煉之道。與天地開闢之道。同一理也。天地開闢之初。清昇濁降。生生不已。時至今日。世道混沌。人心澆漓。造下水火刀兵等劫。所謂自種自收。否則混亂之天下。行將何所底止。人身亦然。人爲一小天地。當此私欲正盛。血氣就衰之年。若不從動極之處。引而歸於至靜。則人心不死。道心不生。凡息不除。真息難見。故必從動極而靜之際。求其一點真意。以主持之。方可得知歸宿。但求道之道。不外靜以制動。

師度世以來。內授坐功以修其身。外慈普種以積其德。修子當夫靜坐之時。必須一心返炤於虛

無之竅。務令無思無慮。無識無知。塵垢一空。清明自見。庶幾於此混沌沌中。落出一點真意。此卽先天之意。從此有覺。先天之覺。從此有動。先天之動。此皆修坐必然之境。並非難能時也。祇要隨時觀照。無不如是。但恐到混沌之候。無有渣滓。而却以昏沉處之。或於混沌中。忽覺有光明廣大之象。不禁歡欣鼓舞。而以好事喜功之心撓之。則無怪玄關之竅。愈求愈遠矣。今當坐會開始在卽。吾奉

命來。將此修途坐義。再爲子等詳告。大凡靜功不外陰陽動靜四字。抑陰扶陽。息靜止動。坐時勿論氣機動否。祇惟以覺照之心。了之守之。則此心一定。丹鼎自立已。蓋清明之神。皆由於混沌沌中而來。所謂不在塵勞不在山。祇須求到杳冥端。夫杳冥端者。虛極靜篤時也。虛之極。靜之篤。而真精真氣真神。亦必隨之而出。此時玄關之竅一開。如太極一動。陰陽初分。伏羲一畫。兩儀始判。其間千變萬化。無窮無極。莫不由於此混沌沌之中。立其基礎。具見玄關之竅。隨地都有。祇要以覺心了照守持。則玄關常在。太極常凝矣。是以特患人不入杳冥。不患玄關無發現時也。但此杳冥。非空空可得。必須於動極而靜之際。得此一點真意。爲之運化。纔能入於杳冥。卽至靜極而動之候。忽於恍恍惚惚之中。覺真鉛發生。此卽玄關現象。是時惟用元神以主持之。則丹自熟。道自成矣。修子等於今演習坐義。宜將今言詳細精研。庶不致誤入歧途。各各註勉。勿忽勿懈。

坐之要訣。只在一個靜字。能靜則平。平而定。定而和。和而寂。寂而復動。動而復靜。乃得之矣。故先須以靜爲功也。

修養功候惟坐。坐養功候惟靜。靜也者。坐之門徑。能靜其心。方能靜氣。能靜其氣。方能息息。

。息也者。先天之運。運其氣息。則靈神斯爽。氣爽氣息。始可得到恬適。適恬之候。乃爲坐養之靜功。不能靜何能平。不能平何能通。不能通何能運。不能運何能息。息者則精氣神炁靈性。可得達其如相似之境。杳杳渺渺之鄉已。故人之修坐。先煉靜盡。盡其心則氣平而靈清。虛其氣則慾寡而安息。慾寡安息。則邪魔濁念清已。正氣充已。所以坐功貴乎靜默。苟能由靜默而漸進。則性天之功。可得見其化已。化炁生氣。化濁生清。其惟坐乎。化邪爲正。化魔爲靈。其惟坐乎。是以坐之修養。實爲進修之基。坐之不固。則靈將何清。炁將何凝。神將何融。而氣炁又將何接。氣炁不接。靈神弗化。精又何明。精之不明。卽神之不明。神之不明。卽靈之不清。靈之不清。卽炁之不固。炁之不固。卽靈之弗融。所以修坐之人。功夫弗進者。是不明修坐之法。靈凝不固也。諸子修道有年。而於坐功弗進者何也。靈之不凝。炁之不息也。欲使靈凝炁息。先於靜養加之悟默。則自得個中之玄玄也。

大道之化。一平而已。修候之進。一平而已。平以立基。則心神克定。炁息自綿。夫所謂平者。以吾之心。定吾之神。以吾之靈。堅吾之炁。堅定其功。則不爲不平所動。而如行舟於順水靜浪之中已。近季之世變日亟。浩劫叢生者。晉人心不平有以致之。大凡物不得平者則鳴。事不得其平者則爭。其鳴也。莫不因物之感觸。氣之蕩漾而鳴。其爭也。莫不因欲之蠱惑。魄之激揚而爭。其鳴其爭。皆由於息。息之不靜也。苟得其靖。則憂患不能動其心。喜樂不能易其志。好惡不能擾其念。疑懼不能滋其慮。夫然後道之所在。身之所養。則無所不平。亦無所用其鳴。無所用其爭已。邇肩道諸方。其修功養候各有進益。而發念之際。猶有不平之象者。是皆心神未定。炁息未堅之故耳。是以欲臻乎大道之平也。非養靜不能見其功。養之之要。在乎忘我。我果自忘。

則各空其空。各平其平。無俗不化。無障不除已。各各悟之。

萬有化生。一烝孕之。萬物化成。一靈含之。萬機萬變。一神通之。得乎無上之真靈。斯可云烝神之相感相通已。諸方幸年來坐功有成績者。亦不乏人。惟各各未能知其究竟耳。坐也以平爲貴。故無成績之可言。然而道之真旨。坐爲之基。基立乎平。烝息乃靜。靜息定烝。日久自堅。堅守其定力。使一日之坐如是而堅。十日之坐。亦如是而恆。一年之坐。亦如是而定。百年之坐。亦如是而平。平者非有所用力也。亦無所用其力也。其力之平。出於自然者。皆無不自然也。今諸方各各仍有未能自平之處。其故何也。是坐之未能定其息也。抑坐時有妄念歟。二者必有一居於是也。不然。何各各皆有所未能平也。夫所謂平。以吾之心。定吾之神。以吾之靈。堅吾之烝。以吾之念。推人之意。夫然後其平也。猶如舟行乎順水靜浪之中已。夫吾之靈。本由乎至虛而生者。吾之烝。由乎至無而化者。吾之神。由乎至定而通者。吾之心。由乎至平而定者。諸方能解此四者。則坐也自有進益。而不以爲苦已。亦不至有病魔相侵已。幸逢午運。甲子諸方能從至平之真境。以守吾靈。而運烝息。庶乎坐之真樂。有不可思議者。其自然之功。惟在於適。其適者不適亦適。則適者皆先天之上上乘已。然而坐求速效。非功候也。坐有所慮。非修養也。功候之自然。與夫修養之適恬。雖由於平日之定力。亦由於自心之澈悟。而後其正其偏。其平其破。皆有所識已。各各務從其至平處以自悟。而神靈烝之先天三寶。庶無所失已。

達祖訓曰。道惟至平。平爲心平。心平氣平。氣平形平。形平而至於至空者。然後心神氣息。乃能合於一爐。而治於自然。自爲水火無形之濟已。斯卽道以坐爲真旨。坐以靜爲統系。靜以虛爲綱紀。虛以無爲主宰之至理也。知是理者。必須多坐多悟。多坐不可勉強。多悟不可強悟。惟在

功候高下深淺中。以定其進退之銳速也。惟期各方以此悟之。以此行之。以此修之。以此化之。庶不有負十載以來。各各勤修之功候也。

坐之久也。心氣必靜。心氣得靜。必有其平。心靜念平。自無非分妄想之見生已。故曰。欲修其身。當以坐始。坐得其妙。功候自增。所謂功候之增者。乃因坐得其靜妙。而不生其他之過與是非已。各各記以悟之。

人身含氣。元充本清。其致于濁。息弗之凝。而後塵由呼吸之間。雜入而混其清充。於是念之動也。不克爲守其分而調以平。陰陽之候。轉于周體者。皆因氣息之亂。而致脈絡臟腑之運化。莫能盡適。氣運于中者。一有所滯。則慾必由之而甚。慾甚則念妄。念妄則行偏。其現于形。遂因真誠之息候。無所平定。而顯躁躐之害于外已。何則。人之行詣。念主之而後氣運之也。真誠之弗平定而固于中藏。氣息卽隨塵幻致起擾念。念擾于內。欲其外行不至或糝以有所躐。必不可得也。譬彼狂奔疾走者。無非欲求速達。而念動諸心。身卽徑趨。至于全息而弗之顧。其實息之暴發。無所遏止。於其所行。初似甚捷。而息喘不續之下。則其行也廢于半途已。是無他。徒知外騫而不審內誠之有。以立其志。而後以志率氣以爲之行。明其自止而期達于所願。以弗失其行也。世至今日。人氣浮薄。豈果元充之不若古時哉。特以居恆弗識善養。又爲幻緣所牽。于是至清之氣充。在于其身。每受塵念之惑擾。致使混濁。感俗氛而漫渙于外。息候日差。世間乃多惡濁之氣象。其極輕微之謬失。如躁妄諸形。終不免多所害事。而貽識者之譏。亦良可慨已。吾人以道勗修。重在坐養。而養之之要。在平氣息也。氣息果平。則躁妄自泯。若弗得此。雖坐亦無可以進候也。氣候弗進。則氣必終浮于外。急功貪利之累。一日不去。則靈明卽一日受其隱傷。自

傷其靈者。雖若與己無害。而所以急功貪利之或有得。且似有益于身。此其傷靈所以爲甚也。奚以云然。功利之爲身得。固自益己。不知未得之前。其耗神役心。勞絀弗甯。靈之爲傷。曷可勝計。是在不明息妄之真者。總以爲人之處世。必于若是。乃可見智。又豈知以此爲智。正今世人氣浮薄之徵也。古時之世。非無功利可言也。而生于其時之人。秉氣阜厚。弗輕外洩而多慎守。所以雖有功利之外緣。鮮能牽其內守之真誠。抱志旣高。立身自正。志高身正。其于行誼。故能本其真誠。以純任自然爲之運施。絕不爲功利之所歆動。以貪求而爲急進也。若是之行誼。雖屬外形之表現。實則皆由氣息之平定有以致之也。今人罕肯究此。更不復問此身之具氣爲清爲濁。以至志弗之高。而氣失志爲之率。于是身之行詣。每由躁妄而墮入卑下之流。惟功是急。惟利是貪。姑無論斯之功利。得之是否足貴。而意念之間。但求苟得以矜其智。嗚呼。世之混亂。來源弗塞。而此輩之自命智者。又從而闢之。勢不至率土地以食人。夫豈可得。吾師深懷悲憫。亟思挽救。故于近日特命諸方精勤坐誦。以正修基。藉宏導覺。而所以坐誦之旨。諸方修道久者。自無不審大道真實之所在。惟通常應守之準則。不外坐以平息。誦以參微。微之爲言。極精之功。固在尖候。而尖之所以爲尖。則在坐息平定之際。清充上升之間。加以悟默。時時皆得意會而領其神妙。果得此意。則坐誦之餘。真誠自克固守于中。從而內養。則氣量可充。以運外行。立身可正。道之爲道。因修而明。由明而化。世劫之弭。將無不藉賴修人之氣息平定。清光四溢之下。而得見其美效也。諸方尙其注勉是望。

慧聖訓曰。大道之修。首貴善悟。悟而能澈。乃得真諦。何謂善悟。卽是道之何在。修於何從。時時加以詳細精研之審量者。是也。不過欲善其悟。非靜不可。欲修其靜。非坐不可。何以言之。

。諸方試觀人之每有所思。必先合其目。昂其首。靜坐片時。斯理雖微。可以喻大。蓋合其目者。欲止其觀也。能止其觀。則心不爲外緣所牽。昂其首者。欲返其聽也。能反其聽。則念不爲外幻所擾。心不爲外緣所牽。其神自凝。念不爲外幻所擾。其精自聚。精神凝聚。其靜可知。能得其靜。是則思本思原。無在而不得其妙諦已。所以指坐首先以收視反聽。以清其心。垂簾靜坐。以算其慾。而爲諸修者。立其準繩也。無如時至今日。人人多有非分之想。欲求無一邪之私者。是不多覩。各各當知人之體本靜也。反往往爲其思所昧。人之性本靈也。反往往爲其欲所蔽。遂至私心滔滔。慾念重重。神魂顛倒。夢想迷離。無在不爲塵緣所牽。無處不是幻惑所逐。若求其清心寡欲。以達其於精悟者。難已哉。然而亦不難也。須知心之所以昧者。因其動也。性之所以靈者。因其靜也。一動卽昧。一靜卽靈。世人果能靜以養其修。坐以堅其守。則潛默涵泳之象。自然神爲之清。氣爲之爽。心爲之定。靈爲之活。所謂清明在躬。空空洞洞。活活潑潑地者。得之已。以空空洞洞之心。活活潑潑之靈。而言乎道。則道之真旨。自可了澈。以言乎修。則修之正軌。自可悟通已。特愚人之不能脫除塵累。打破幻迷。是以無可如何耳。惟望諸方悟之於靜。守之於堅。更當加之於坐。庶不有負此十年渡化之功也。

濟佛訓曰。言修者衆已。言坐者夥已。能勤其坐。而堅于修者。固不乏人。然拘其形。而失於自然。未能養其氣者。所在多有。往往日日言修。日日講坐。仍困於魄惑之中。終未能恬靜自如。順其自然。乃不免雜念叢生。障礙遂起。擾其心而迷其性。戕其靈而散其炁。誠非修者之所宜也。凡言修者。旣以坐功爲重。宜平其氣。而靜其心。心得其靜。不坐之時亦如坐也。不得其靜。卽坐亦猶弗坐也。夫修坐之要。不爲境困。不爲勢迫。以恬靜爲主。靜則心定。而不爲意所擾。

靜則神清。而不爲魄所亂。靜則靈聚。而不爲欲所害。靜則烝固。而不爲思所滯。是以靜則平。平則坦。坦則適。適則明。明則變。變則化。虛而實。實而虛。無中有。有中無。以至於至形。而觀其妙。似見而非見。似聞而非聞。於杳冥恍惚之內。庶幾可達乎坐之妙境已。勉之悟之。

坐可却病延年

老祖訓曰。夫能靜坐者。可使其身之血液循環。毫無停止。又能令新舊代謝之氣機。能無一息停止。因之細胞之增殖與發育。毫無阻礙。故能照序而行。不致發生種種之疾病。卽令遇有疾病。亦可以志意驅除之。如某部受疾。可于靜坐時。以心意指揮其血液。令其循環迅速。速令其部之衰血液。不能停滯于某處。故不期愈而自愈矣。較之延醫服藥。僅是表面之治療者。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若就心理而言之。則其功效尤難懸罄盡之。蓋世界一切。皆由心造。心動能影響自本心也展舒。則病魔自退避之。心境虛靈。則由定而生慧。試觀往昔各宗教家。其德慧知術。超越常人萬萬。或謂之曰善智識。或謂之曰大徹悟。推其所獲得此良效者。無一不由靜中得來也。緣靜坐能萃集全身之精神于統一也。今爾諸修方。苟能照此實行。不求近功速效。持之以恆。行見深造自得。方寸洞然。一塵不染。則將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夫豈僅強身云乎哉。免病云乎哉。今爾諸方。其善自修之。

達祖訓曰。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修坐於深山古洞。面壁十載。功候有得。不知何爲人世。何爲歲月已。世界之爭奪擾攘。紅塵瀾漫。人不知有性有靈已。百事勞其形。萬感動其精。花花色色。心爲所蔽。靈爲所塞。氣阻氣隔。神不與真宰相往還。何怪人之不壽也。修道以却病延年爲要。人未有不欲却病延年者。對於修道。則不能以堅恆之志。坐於古洞深山。古洞者。不爲世俗之見。深山者。亦非塵世之深山。人之所見。人之所聞。有形有名。皆幻相幻影。非真訣。非妙法。因其形。而悟其虛。因其名。而悟其妙。是則惟賴功候之進步。以堅爲堅。以恆爲恆耳。古洞莫遠求。人各有之。人各居之。惟愚人不知洞之爲洞爲何物耳。深山所在。非有形之山。非

有名之山。非峻嶺極峯之謂。非高達雲表之謂。有其形。有其名。人皆以爲真。其實皆幻也。山自爲山。深自爲深。道家以古洞深山爲修養之境者。其中有真妙在也。山也取其靜。山而至於深。取其靜而又靜。洞之爲洞。空虛之府也。人各莫不有空虛之府。人若能以心爲心。則心爲神靈之所居。而心無塵垢之填塞。心無私欲之纏擾。心卽是洞。擴而充之。人身皆虛空也。人身皆洞也。所以云古洞者。自開闢天地生人以來。人未有無此洞者。所以有此名。名之爲名。人悟其假。而不悟其真。自古至今。修道者。若牛毛。成道者。若鱗角。捨近求遠。棄真從僞。不知內求。惟知外務。亦難怪其然也。修道人。皆知非深山古洞不可也。深山古洞。若以有形而論之。天下能有幾處。而道則爲人所必修之事。道爲人所不可須臾離也。人不可不修道。其理甚明也。人既必須修道。而修道亦必須深山古洞之中。天下人如是之多。古洞如是之少。以極少之古洞。容天下之人其能乎。其有是理乎。觀此。則深山古洞。不在形求。不在名得。明已。既不在形。不在名。則深山古洞之真靜。不可不尋之也。古今多少修道人。皆爲形名所誤。今我指各方以真境。而得其真。各方以後修養坐功。又少一分雜念。不致再生此離世出塵之妄念已。何處皆可修道。何處皆能得道。道不在外。而在內也。道不在山洞。而在心中也。此心允執厥中。此心時時可靜。靜則不爲外來者所搖動。而塵俗之污濁。不致來填塞已。此心空虛已。此心卽洞已。修我洞中之仙。養我洞中之神。胎元氣息。與四時之溫暖相調合。成道成功。坐爲捷徑。其可往終南而徒費辛勞耶。我各弟子。有功候者不少已。再能坐而後悟。悟而後坐。與神聖仙佛所傳之微言妙旨。時時加以參研。古今不能多得之祕。各弟子可以得之已。此乃數千紀之機。不可再遇者也。各方以此時成真成佛爲易。而不知機會之難逢。妙諦之獨得也。是亦前根所系。非偶然事也。其

無根基者。未嘗以神佛之語爲假爲妄。真者自以爲真。假者自以爲假。根基與福德之厚薄。不能不有所分也。各修其道。各證其果。各有因緣。得人間之福祿。享天上之榮華。惟在各各之自修。以爲證也。遇此時機。修道得乎真傳。行慈又有極大功用。不能不爲諸方弟子慶幸也。以有形之證果而論之。當時得報。善惡分明。賞善罰惡。善者神靈護之。當時卽有顯應。惡者罰之。立刻卽遭慘刑。是乃有目所共見者也。行慈善事業於此時。其福根可云不淺已。各方弟子其勉以進行可耳。

坐修嚮道。誠堅自如者。效何以見。實在平庸。世人言坐。莫不以爲可資益身也。而身之所以得收坐益。果於何屬。或且不甚求解。不解而坐。其能純任自然。猶可不失其效也。若並自然之何以爲然。亦弗悟味。則昧然進趨。其不落於兩墮邊緣陰陽交偏者。未之有也。淺而論之。收視返聽。用。無非屏其耳聲目色以凝定心神也。心神能以凝定者。覺照之光所由生。而卽智慧是也。有其充慧。乃有福報。明乎福慧之修。乃可立於世而全其身。外此則滔滔生死。縛於輪迴。沈諸俗流劫海之中。難覺回頭之岸也。何則。切身自具之主宰。不克秉其正權。善其持行。更言其他。將何所得。卽如聲色在於塵世。固無可滅之理。修者亦無必絕之權。而不絕能以自屏者。耳目之主宰。固屬吾心也。故屏其耳聲目色之勞擾。則心君常泰。而神明自清。神明清者。情慾自淡。情慾淡者。輪迴中之因果。自得漸解脫。雖必經爾許程度。其實則不過攝心而不使受耳目之役使。以墮聲色之迷網而已。却病延年之功。乃修坐者最爲易致。苟弗審所以坐致之道。則仍莫由終見真益也。皆緣塵習每痼。凡其習知習見之地。必有歡娛之境。而聲色之所幻者。至莫可窮。人認歡娛之爲歡娛。而因果循環之數。欲求盡脫且不可得。修身云胡哉。救世云胡哉。

濟佛訓曰。道本無形。無形爲道。道曰有形。有形爲修。是以必於有形之色。見之於無形之色。乃爲玄真之妙色也。諸子不可不先辨其先天與後天之形色。先天之形色。證之於至虛。後天之形色。見之於跡幻。以先天之形色之虛。證之於後天形色之幻。而後不爲幻其所幻。則先天之形色。方爲至妙之形色也。是以吾道以坐息之養爲重也。養者養神靈也。息之所止。靈之所固。皆在諸子悟幻而出迷。脫濁而升清耳。靈之所清。息之所運。苟靈不得神息之運。則靈易濁。靈光一濁。則心息弗止。心息弗止。則性光亦蔽。性光蔽則神息不充。神息不充。則六氣皆渙散已。六氣不得其養。則真原日障。真原日障。則性命又何可存之也。性命不存。形體自敗。形體敗。元陽自絕。元陽絕。則所謂靈息神者。皆隨之而泯滅已。是以吾道之坐功。必以養靈而固息。固息而存性。存性而保命。保命而立基。立基而形體存之已。是必先以坐息之養。而後乃克見乎存其性命。見其形體。故曰。道法自然。自然而養之。道尙平淡。平淡而守之。坐貴真誠。真誠而悟之。坐尙專一。專一而進之。坐重無功。無功而自見其功也。是坐是養。是悟是存。是修是守。皆本之於吾人自然之性。自然之用。自然之修。自然之守。而後自然見其自然之妙功也。諸方於坐法之中。首悟自然。次守專一。不缺不間。一日四度之坐。誠誠如也。一日八度之坐。亦恆恆如也。以如如而見真空。以真空而證至虛。以至虛而見玄關。守之以坐則。守之以坐法。而後自範其心。自定其念。自調其息。自凝其神。自守其靜。自趨其定。一日如斯。十日如斯。庶乎坐之真妙之功。乃可以得悟於真境已。期各加以研悟。以坐修可耳。

夫疾者急也。急則不適。不適則滯。滯則變。於是五臟起炎。六腑動熾。而疾機生已。病者並也。有並欲。有並私。私欲相並。則性爲所昧。靈爲所蔽。精爲所涸。神爲所耗。於是大病作已。

是故養生者。必慎心念。維身者。必重行止。夫若是。則疾病可却。乃能以保其康強。享爾永年已。蓋心念者。身之君。行止者。氣之役也。心若是守者。則行不離於正。意念克中者。則止必履於義也。世之六塵七情。乃不能肆其惑力。以搖我根本已。故養生者能孝。維身者能忠。此曾參所以有履冰之戒也。諸修入修有年。其愛道與否。則姑不具論。是凡愛已身者。吾必希諸修者。博斯已愛。以申其義也。庶個人之康強。享大年者。亦必踵斯愛。以及諸修者之身也。是敢告諸修無疾病之侵也。

炎天暑熱。時疫流行、甚爲可怕也。或有問於老衲曰。然則以何法可以祛病耶。老衲曰。每日祇靜坐數次。卽可以祛病也。又問曰。俗云。靜則多病。動則常健。何以汝令人而靜坐乎。老衲笑而答之曰。殊不知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天之道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道之體也。不知其靜。不知其動。坐之候也。不知其心身。不知其性命。悟之透也。噫。祛病之道。孰善於此也。

尙真人訓曰。道貫悟修。功候之進。氣化之而心得之。四肢五官。千肌百絡。氣之所通。疾可自化。心有所覺。道卽爲明。其通其覺。所以化疾以明道者。蓋不必去身而求諸外。失近而反味厥真也。古人之於道也。總以修身爲本。因道原在身。身自通覺。則氣之運行。與心之印證。亦猶天之序時。水之鑑影。點纖罔或差謬也。故人身有疾。惟悟斯化。人心本覺。惟修斯明。苟其弗悟。則化也無從。苟其弗修。則覺也終昧。非化弗運。氣弗通也。非覺之昧。心弗明也。以是言之。氣之宜養。心之宜定。固爲人須臾不可或懈者已。雖然。氣何以養。心何以定。不能不有所法以爲之守也。守之法無他。曰默而已。致默之法無他。曰靜而已。得靜之法無他。曰坐而已。坐之能靜。靜之能默。而氣克以養。心克以定者。隱微之中。去其雜妄而已。人心易動。氣爲之

也。氣動易散。念擾之也。故必止念於隱微。乃克凝靜而志息。聲屏而息啄也。而息之啄也。心乎定已。心之定也。氣乎養已。氣養心定。則無息不靜。無靜非默。及其默也。則爲聲爲色。可得變化自如。必不因心之隨氣動而浮。形諸其外。而失中和之真已。有其中和。在體則官骸胥泰。於物則感應咸孚。此大道救世之時候之所在也。諸方近時勵修。其拓悟境。多有所得。今後仍須於坐益加精持。所以進候而充道化。不獨世收其福。身之所修。亦可無負本來已。

葉仙訓曰。上古之人。心性樸實。無情慾所擾。是以病魔無隙可乘。降及中古。人性漸漓。六根五濁。漸繞心房。然猶可持靜息功夫。病雖得入。尙不致摧殘生命。降及今世。人質愈見澆漓。耽嗜聲色。遂使稟賦之氣衰微。則疾病得中之矣。在修諸子。須以靜坐爲却病之良方。其各勉諸。

修功養候

老祖訓曰。瑤草琪花。均爲希世之珍。其珍也。因罕見而爲珍。若常見之。雖珍亦不重視已。是皆在好奇務異之心太重。故以奇異爲寶。罕見爲珍也。若修養功候。能有所到。必以平庸爲貴。而必不以奇異罕見者爲珍已。故曰道之所在。本無奇異。若有奇異。卽非云道。不能明平庸之道者。必不足與言修功。不能與言修功。又安有候轉之可言。此功候所以重於自然。自然之中。必有所自然之當然也。各方修功養候。數載於茲。寧無所到乎。抑有所聞見於默潛乎。是不能以奇異爲到。以有所識爲見聞。以有所勉強爲得。以味蔽爲默潛功候。各各悟到是理。自知道之真味。道之真味曰淡。淡能致靜。靜以致凝。凝乃自坦。坦乃自適。適有所觸於不觸者。而後可以通於無形也。無形者氣之精也。氣之精者。靈之神也。靈之神者。虛之玄也。虛之玄者。妙之素也。能妙玄而見於素行。則其素心必可坦適。而炁氣之交。必有不期然之運用已。運用功候。以何爲極。極於息息。因息而無極。故能極其極於至靜。以化至動。而爲至通之功候已。通功者自然也。通候者當然也。通於無形者。所以然也。知自然必知當然。知當然必知所以然。知所以然之所以爲所以然。而後修者必求乎靜。養者必求乎適。靜者必求乎平。適者必求乎庸。知平庸之求。然後知求無所求。以無所求爲修。以無所求爲養。則功候之深淺高下。皆於是悟之已。悟者悟於息也。息者息於心也。心者守於神也。神者存於性也。性者守乎靜也。靜者篤乎虛也。虛者玄其極也。極者適其素也。素心素行。皆無所念而止於息。夫然後無始無終。無先無後。無本無末。均於一爐之冶。而濟於無形已。無形之濟。在於無爲。無爲之修。修於自然。自然之養。無體無方。無體而有體者。其至空之體乎。無方而有方者。其至玄之方乎。虛體化實。玄方妙用。故

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天之高也。地之厚也。人之靈也。萬有之繁殖也。莫不在此平庸之中。爲之息息不已也。是以天得其健者。健其氣之正也。地得其貞者。貞其氣之中也。人得其靈者。靈以其一而守者也。一而不二。自能貞固。貞固而後健強。健強自然不息。不息運用。必得其平。有其平乃合於正。正無不中。中無不蘊。蘊無不運。運無不通。通無不貫。一貫而三才備已。三才備而後八方定位。九宮成野。三元有序。萬有分類。故其相生相化。於是而循環不息。其始也本無所云始。其止也亦莫之止。不止之止。止於至善。至善之止。止於有定。有定之靜。靜於一誠。一誠相格。格於上下。上下四維。無所不通。無所弗達。非氣爲之運乎。非炁爲之主乎。氣何以得見。見于水而得其子。炁何以得見。見於素而得其母。母子相化。乃能相濟。相濟有功。乃曰玄妙。玄妙者。平庸之至者也。平庸之至。本來無爲。無爲而爲。卽曰自然。自其所自。而無不然而也。無所不然。然于至空。至空不空。炁也非耶。炁旣爲自然之主宰。而氣之相化。亦莫不具當然之體。則靈神之所以然者。有由來已。各各善保是心。以平是息。而靜是守。以篤是一。更抱是中。則貫于己者。必可因性盡而貫於天地。貫天地者。必貫萬有。貫萬有者。莫氣若也。氣之通也。不感而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其通而得其候。以其候而有其節。以其節而得其序。以其序而運其時。以其時而分其季。以其季而閏餘以成歲。周而復始。絲毫不爽。故曰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其理也卽在于貫。其貫也卽在于一。其一也卽在于靜。其靜也卽在於守。其守也卽在于堅。其堅也卽在於適。其適也在於自然。其自然在於平庸。天地萬有之循環生化。卽以是爲主體。而人之所以爲人。亦若是而已。坐之所以爲坐。亦更由于是也。知其是而是之。則其守也。必在於靜。靜堅虛極。相化爲體。化體生體。生體有方。方得其直。

。直得其正。正得其中。中以運蘊。蘊以自孕。孕以成形。形無所形。是曰太玄。太玄之母。不離是氣。是氣之素。在於炁凝。靈凝於神。神凝於精。皆後天之氣化爲炁。非先天炁化自然之真宰也。故修者不言命而言性。養者不言精而言神。性靜神一。氣乃凝息。氣凝於息。謂之神息。神息相守。以致其靜。靜息相運。以致其動。動靜相循。不離是一。然後曰功。因功而堅。因堅而誠。因誠而適。因適而恬。不求奇異。以守於無間者。然後曰候。候至弗知。不傷其功。功進弗悟。乃戕厥候。候之轉也。必無輪形。亦無氣輪。必在至空以運色。無形爲形。無聲爲聲。以見天機之動於自然者。然後平庸之候。乃相轉於弗通之通已。是以修道修坐。修坐修息。修息修平。修平修中。修中修一。修一修適。適之修也。養而已矣。養其適者。亦在自然。自然之養。心爲之主。自然之修。神爲之主。心主於氣。神主於炁。炁主而氣體。氣體而靈化。靈化而性堅。性堅而命如。命如而自在。自其所自。自有所在。在其所自。乃有所自。自者生也。在者化也。生化自在。其象自然。自然爲天。純陽中正。自然爲地。化除真固。自然爲人。修無不適。自然爲物。逃出造化。自然中之自然。有莫可以形容者。故必尋當然中之當然。然後知所以然中之所以然已。所以然者。天失其一。空弗能繫。地失其一。厚莫能載。人失其一。靈莫能運。物失其一。性莫能存。一者中也。中者正也。正者平也。平者弗偏也。弗偏者。必不私。不私者必無黨。無黨者乃能自利其利。自利其利。而弗知其所以爲利。則天地人物之相通者。莫不從元素之功。以立其一貫之基礎已。是何以故。在於自悟。是何以悟。悟于無心。無心之守。靜之極者也。守于無心。而後靜以致動。此坐息所以不以形爲修。而以神爲修。不以命爲養。而以性爲養也。修功養候。本無深淺。淺者卽深。深者亦淺。深淺之理。惟在善止。止有所始。乃失其素。

不知素。而後功也自定。候乃相轉。是非功候有所到者。曷克以悟其真耶。不過人人不悟者。人人能悟。人人能悟者。誤於強悟。誤於強悟。必失其真。失真而欲其得者。非從自然。不足以立基而觸機也。機之所在。無感不通。不感亦通。誠格而已。各各守其誠以相格。庶幾不失於偏。不務於奇。不害於異。不患於得。而道之真宗。必由是尋之。道之真體。必於是化之已。各各勉以自修。則一貫之理。必於靜極爲悟。而靜悟其適者。必從一而孕形於息息不已之功候已。各各慎旃。

澄念滌慮。所以清性中之濁。克欲篤靜。所以安行藏之中。蓋性之於人也。居先後天之中。清之則上正於先。濁之則下證於後。是不能不從慮念之澄清之。而爲之入手也。身之所具。雖曰四大之假合。亦由一炁之真精而化。凝之也必自乎身。渙之也亦必自乎身。此行之所以系乎人身。炁靈之變化者。其重實有非言喻。可以示之者。故曰省念也。嚴行也。是皆功候之基焉。然則道乘功候之得真證果。卽此而可以得之乎。曰否也。道修真果。爲修人之止境。止境也者。必由乎功候也。功候之致。始自修養。此修養功候四者。所以相聯而不問者也。修也者。以正而正不正之謂也。養也者。以立而立未立之謂也。功也者。以時日而計變化之進程也。是猶春耕而至夏。終歸秋收冬藏也。候也者。是亦變化而計果結成實圓滿之定度也。猶如自春至冬。經溫經暑。經涼經冽。而至於終結定果也。若有其時日之功。則無候以和之。不涼卽寒。則果之結也無定時。不有其變化。而調之以候。則果之成熟也。或秕或實。則否能以明其圓。此功候之在於人者。以物類生生不已之機。而喻乎人。其情雖有不同。而其理未或有以異之也。至於修養之於功候。莠草亂苗。不芸之則非能以立其長。此芸者修之功也。擇膏腴而避瘠磽。此膏此磽之擇。養之功也。各

修人之以道而修己也。雖云有異於是。而理實無別於此。故養身者必飲食有節。起居有時。養性者。必動以其道。靜以其則。夫然後以後天_之身。而保先天_之炁。以先天_之明。而悟後天_之滯。兩維互系。則大道之若有若無。若可以言喻。若無言可以喻之。真遂玄奧。乃皆於此而得之已。此各修者之度已度人也。必法乎天地。則乎自然。由修養之悟。而致功候之得。因功候之得。而證無上上乘之妙諦也。各修者。夙慧具在。修身所悟。各有所得。其知以公而正己之偏。以明而正己之昧。以圓而正己之滯。以道而正己之流者。必皆有以知其所以。老人不贊之也。勗爾各方。其各悟之可已。各各知之。

坐養之證。諸子不懈修進。氣象良佳。大抵養之爲言。必元充是守。欲守元充。則在此時會。非坐不可也。今之坐者。但調呼吸。猶未盡得靜守元充之要也。諸子之於坐功。其有深造者。當從默悟以相導勉。其在息妄之守。何以慎護元充。則此後修人必須逐步體認。能爲得真。則所以益身處。亦卽所以度世處也。

初變之始。弗能以見其化。旣化之終。始能以見其功焉。故曰。修養功候。其在善修者。惟候爲修身正心。勵行持操之本焉。不然。春播其種。而不能待及秋實之後。則何能以見一穀百穫之益乎。進而至於天時之變。人世之易。風雨之暴。電霰之施。苗弗能抗其殘。秧弗能禦其苦。中途而萎者有之。半道而僵者亦有之。是皆不能以觀成於後也。人修善養。雖異於是。其道則一。其理未或有二也。是以修道於正者。必受種種之磨歷。而後始克以著其功候於常人所不能。當世所不能也。其盛氣詆道。而摧滅者。是猶烈暑當時。久旱不雨之燥也。其陰柔不振。不以道善而提倡者。是猶陰雨連綿。久雨不晴之濕也。過燥則陽。過濕則陰。陰陽難得其平。而欲觀化物之

孕育。而欲見羣倫之氤氳。不亦難乎。以物喻修。以化言養。其人之修功養候。而與萬物異形同化者。實一而不二也。是故曰。候之在修。人必慎而悟之。始克以著乎修者之功已。且候也者。亦厚也。瘠礪之地。不能以生嘉禾。因其不厚也。是以厚德載福。必以其人之仁而似愚。智而似鈍者。始能以載人所不載之德澤焉。以氣節之候。而悟於修者之養。則一歲中二十四節。與七十二候之變化。則修心於道。端行於慈者。必能以知候之所以爲候。更又可以知候之所以爲修。養功三者之本焉。偷不明於候。而修養功三者大備。不陷於魔惑之初撓。必覆於天人之試煉已。勗爾各方。其各慎諸可也。然各首領功行之及於世人者。普而且大。尤當以是。時加慎勉。以防惑之內起於己心。並杜崇之潛伏於見聞。以敗各各救世力道之功。於候候未立之後也。各各勉之可也。

修道何爲乎。不能不悟其真理也。修道雖無所爲而爲者。凡天地間之所有。花花色色。莫不包容之也。道得於身者。此身卽道。道之所生所化。天地也。萬象也。天地萬象。人不能知其所以變所以化。乃以爲玄妙奇異之事。旣悟其真。則化也變也。知其平而不知其奇。知其常而不知其異。最要者悟其真理。知其真味耳。修道者。未至真明之程度。若妄加揣測。不但有誤前途之進展。證功證果。亦恐落於有形之私好私惡。不能得乎極上之乘也。極上之乘。非心之所思。非念之所有。耳不能聞。目不能見。凡間之所有皆無之。天上之所有皆見之。天上與人間無所分。只分有形與無形而已。有形者花花色色。功名富貴。莫不因人之所好而證之。天上之福不能享之也。無形者。天上之花花色色也。知其無形見其有形。知其無色見其有色。知其真悟其妙。知其玄悟其奇。所知者。天上之景象。所見者天上之物色。天上無物而物不死。天上無色而色不沒。是物

也是色也。其變其化。未嘗出乎一炁之胞也。是胞也無形之真精神。即天地人之本質也。是質也。以爲有形可察。而形歸於滅。以爲有色可見。而色歸於無。無所有者。天地人之真性也。無所有者。天地人之真命也。能以無所有爲所有者。無所不有也。天也我之天。地也我之地。人也我之人。物也我之物。一切耳所聞。目所見。心所思。念所有。無非我之所有。我之所有如日如月。無時不光。無時不明。天地人長存。我即長存。是乃所證之真果也。各方修道。有坐悟之功夫者。或可有時見其景觀其象。無坐悟之功夫者。必將以道爲玄奇荒誕之事也。有根慧者。見道而明其理。見道而信其真。修其平庸之理。屏其玄奇之心。至於坐也。不覺坐爲我坐。坐乃神坐。坐乃氣坐。覺其神。而不覺其形。覺其氣而不覺其體。至於覺乎神氣之事。則神自生於內氣自平於中。神氣能充能平。自然形化而體輕。所謂飛昇者。不過此景象耳。非身體鼻皮能隨神氣而遊乎天上也。神氣有養於內者。不言火候。自不致與人有爭強奪勝之事。自不致有爾我相欺相軋之舉。有道者即有火候。有火候者。氣與息通。神與靈合。性命在己。不在天己。己之性天之命。性命一貫也。情欲充滿於心房之中。而情也合於人情。欲也合於人欲。己之所欲。人之所欲。己之所愛。人之所愛一也。不以不欲施於人。不以不愛施於人。不以己之所惡己之所憎。施於人。施於人者。皆由忠恕之道而發也。施於人者。皆由兩可之理而定也。從心所欲所惡所好所愛所施所行所發所交所與。未有出乎道理人情之正軌者。是乃火候有養於內之時也。何以火候有養於內即有如是之效果。火候者天之氣。天之氣即人之氣也。人之氣能爲神靈所運用。不違乎時不違乎命。應寒而寒。應暖而暖。氣有所化而已不知其化。氣有所變而已不知其變。與天之氣同也。天之爲天。亦不過應寒暖而寒暖。應生殺而生殺而已。天之氣變誰見其變誰惡其變。天之寒人不惡其

寒。天之熱人不惡其熱。天之所以爲天者。不過順乎道理之常。而不違乎先天之道而已。人能得乎先天之道而修之。其功用當然可以同乎天也。各弟子坐到真空之候。不知有身不知有心。不覺有氣不覺有息。是卽見性見命之時也。真性命如是也。得乎此道者。欲如何卽何如。欲化劫而劫化。欲渡人而人渡。欲救災而災救。欲濟人而人濟。無所欲而不成。無所念而不隨。最要者。須悟其虛。而莫悟其實。虛者無窮之福果也。實者有限之曇花也。人生富貴不過曇花一現而已。人以爲是極大福果。根慧淺薄者。乃作如是想也。各弟子有道於身者。證功證果。皆在一念之微。若著其實而不悟其空。一時之榮華雖可以炫耀人間。終不能一氣長存。靈光普照。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各各試思。以道傳於世。人生能有幾次機遇。數萬年來。過往之人如流水。其數不可以恆河沙數喻也。能遇此機會者。不過汝各方弟子耳。汝各方弟子。在天地間。其靈炁能保至今日。亦可云不易已。既遇斯機。卽應以身爲道。修其後天之生。以復先天之道。後天之神不保。先天之道何由而證。後天之神何以修。修其真以養其真而已。得其真者。五行之所化所生。精與神交。神與靈合。氣與血充。血與脈交。精氣神與肉體合成一個。肉體不能老也。欲不老者。其注意此節。不老之道。古人多知之者。我道之所謂不老長生之說。非出世而修也。在世如出世。在塵如出塵。惟在此心能動於外來一切花花色色物物欲與否也。不動於此者。卽可以不動於氣。氣不動者。無時非坦適恬淡清明皎潔之天。是天也。卽氣也。是氣也。卽所謂浩然之正氣也。各弟子既有夙根。必皆能悟及此理而修養之。修養有功者。當然不致因一時不快己心。不遂己意。而發動無名之火也。所謂火候與氣功。皆在此處注意。無不得其妙者。各弟子皆參之。各弟子有功候者。固不乏人。功候能超乎一切者。僅一二人耳。各各最注意者。必在利衷共濟一語也。各各不思

前者諸聖神仙佛之誥誡諄諄乎。以各方之心爲心。以各方之意爲意。其事公。公乃能平。平乃能成。成事於極小者。尙須若是。况古今之大事業乎。各弟子知乎。各各今日所負責任之重大。與功行之重大乎。各各所負者。皆化世界浩劫。救世人心永久之根基也。各各能知功行之大。卽須知魔惑之大。道魔相爭久已。每行一小善。尙且有魔惑隨之。况汝各各之大慈善事業乎。各各隨時皆當注意以防。防之無他要道。惟有各存一空而已。各各之心皆空。各各之念必皆合。各各之念皆合。是必能一致。能一致。其力乃大。各各皆知此道。所以有不可思議之大慈業根基將成。有不可思議之大功行將立。當此千鈞一髮之際。若不各存其空。則功行之立。恐有阻障。各各不可不時留意也。院會各事。既有前訓。無論大小鉅細。皆須開會取各方同意。各各不能不悟其真理。以防魔惑之擾也。近日功行最大者。僅有慧馨一人。其他各子功行固亦非小。而化魔之力。則首推慧馨也。將來各大弟子之功行。皆在世界。此刻所證者。不過一時一事之功行。不過此事爲各弟子之第一功。所以神人皆於此事注意也。各各須悟其將來。不可悟其現在。須悟其無形。不可悟其有形。無形之證果。皆有不可思量者。各各不能不於不見不聞之福根福果注意。子孫之綿綿。福祿之長遠。有形之果證於人間者。若是。我道各子之後裔。將來均能光前裕後。此小果耳。各各之證乎極上上之乘者。萬世爲世界人所焚香禮拜。造萬世人民之幸福。化一時之浩劫。其功行實不可以言喻也。各各須切記之。時時以坐後五分鐘之清淨心思之各各注意。各各勉旃。關聖訓曰。道慈之所以爲道慈。在於功行而已。功行實行。在於努力。努力之旨。在於不偏。故曰功行二者相輔而成。無功不足以言行。無行不足以成功。因功而施行。必弗偏弗倚而恰正。因行而成功。必無過不及而合於中。恰於正。以內而發於外者。坦適之功得之已。合於中。以外而

應於內者。自然之候成之已。功得之於坦適。化渡必宏。拯濟必普。無形之出火援水而登諸衽席者。亦必不可勝數也。候成之於自然。必得其和。必得其定。必得其適。必得其虛。所云候者即在於是。功亦莫不在於是也。以是而修身。身弗得其固者。未之有也。以是而養心。心弗得其正者。未之有也。以是而聚靈。靈弗得其清者。未之有也。以是而定性。性弗得其明者。未之有也。蓋性之所以明。候得其虛。而有以定之。靈之所以清。候得其適。而有以聚之。心之所以正。候得其定。而有以養之。身之所以固。候得其和。而有以修之。故曰修不得其和者。弗得謂之修也。得其和。而不知定。弗得謂之養也。知有定。而不明於適。不得謂之功也。明於適。而莫悟於虛。更不得謂之候也。是以修養功候。必以誠守之。誠方斯格。格於天地而爲之通。格於萬靈而爲之運。格於上下而爲之轉。轉於週天。清者自行上升。濁者自然下降。炁氣之交。乃能有定。虛神相守。乃可自凝。而後二脈乃無不通。通則必運。運則必動。由尾骶而運於泥丸者。若有所動。似無所動。似無所動。實有所動。不過會虛交於實輪之際。有其動。亦不可爲之動。無其動。更不可以求其動。必須順其自然之息行。未可加以勉強也。更不可以意爲引。引則入於振苗助長之途已。候至亦不可不爲之意。如枯木死灰。則終不可也。總之聽其自然。任其坦適而已。而後其動之所以爲動。而反於靜。靜之所以爲靜。而仍有動。是必於不即不離。不遠不近。不有不無。不虛不實之處。而自有所悟已。其所悟於是者。無非堅靜之功。守其堅靜之功。候必自轉。候之轉也。必合於天地之虛輪。適於動靜之自然也。功至斯時。皆從一炁而無所不通。無所不交。無所不連。無所不格。人即是神。神亦即是人。神人無分。何別乎陰陽。何有乎上下。何判乎有無。何分乎先後。泰華不足與言高。江海不足與言深。日月不足與言明。雨露不足與言潤。

即天地之相育相孕之大化。亦莫不與吾相終始也。功行若是。可謂努力。修養之旨。亦於是備之已。各各勉旃。

達祖訓曰。夫坐何謂也。以至靜之機。守乎其虛而爲動者也。故有靜乃有動。有動乃能通。能通乃相化。相化乃相生。生生不已。而炁靈性神精氣皆屬乎其中。而爲魂魄以主形體已。是以坐言其靜。乃有其性。坐有其悟。乃有其靈。坐有其固。乃培是基。三者功備。則相通者。皆由虛形以化實體而生真形矣。故曰。人生於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是動也動於無形。是物也不見其物。若知其動。雖動弗通。若見有物。歸於死戶。是則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其後天之三寶相合處。而爲神明以聚先天炁靈性之三寶乎。故不知坐性之自然之靜者。必不能悟坐靈之養。不能養於坦適。自不能有所通。弗通者弗運。弗運者息必有阻滯。息之阻滯。基必不固。其所以不固者。因恐懼窒礙存於其中。而識神之動。必不由靜以爲機。而欲三者之相合。不亦難乎。此坐之所以重於靜而守於虛。以堅其自然。乃能存其性以通靈而培基已。性之靜也。出於自然。靈之通也。亦在無爲。基之培也。重在堅守。堅守之功。誠以明之。無爲而化。感通之功。自然之靜。天性之賦者。然後知人道之源。是道也者。由乎炁而存於性。布散於靈。固於基。然後先天三寶永無墜墮。後天三寶乃得充養。充而弗充。養無所養。乃能正其浩然之氣。抱一而守之中。以堅守所謂誠明虛性之府。皆由一窺之通。而息之綿綿。若有所覺。若無所覺。若有所悟。若無所悟。是之謂真功候已。功也不言其功。功自能至於候。候也不言其候。必能堅於其功。是則功候之修養。必先以靜爲主。因靜則明性。明性則見性。見性則充靈。充靈則築基。築基而培之。自無不固已。故曰一者啓也。二者離也。三者散也。四者司也。五者主也。物者無也。能知五數之

主體。則知坐候之運用。是以起於一者。必離爲二以分陰陽。散於三以爲之三才而固三寶。司於其四。而爲時爲序。至五則數終。終者始之始。因主而用。因無而有。因物而化。因化而生。所以成終成始。循環不息者。其在是乎。各方坐候功用。數載於茲。性靜當有所悟。悟而能通。其性必見。其靈必充。不必求其固基。而自然之培養。必由功候之無形者。爲之主宰已。是天不言其功。而四時之候轉其功已。地不言其功。而五行之候運其用已。人不言其功。三寶之候充於內府已。物不言其功。生死之候爲之轉輪已。故知天道者。必知地道。知地道者。必知人道。知人道者。必合物道。能合物道。仍合天道。合天地之道與人道。應三才而通之。則萬物之性。皆在三才之中已。萬有之靈。亦由三才聚之已。萬化之基。以從三才固之已。知三才之主在於虛無。然後守者必堅。堅者必誠。誠者必明。明者必見。見者必藏。藏者必化。化者必生。生生不已。必至於窮。窮則變。變則通。通而復歸於化。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載不可破者。其爲坐守之功乎。天地之性。坐於靜者也。天地之靈。坐於通者也。天地之基。坐於固者也。天地之坐也。以氣爲坐。氣凝而炁化。炁化而人羣物類生死之機。由斯動矣。人法天則地。故必以坐爲功。以靜爲候。坐而胎元乃立。靜而動機乃運。由胎元之運者以動於自然。然後魂魄形體。皆藏於靈神精氣炁性之中矣。各各善悟是理。自知坐時之靜。天地之性也。坐時之息。天地之靈也。坐時之守。天地之基也。故能合天地之性靈基者。然後可以立萬物性靈基已。天地有形而無形。人物有形。亦從無形爲化。由是證之。天地之母。一虛而已。天地之始。一無而已。天地之主。一空而已。天地之化生也。上以虛無空爲體。人物生於天地。化於炁胞。又安能不從虛無空三寶。以爲之始。爲之母。爲之主。以成形成體乎。是故善作者不覺其靜。靜於自然。不覺其通。通

於無爲。不覺其固。固於弗動。用弗動以主體。則靜之形自然而化。化於無爲。炁氣通焉。炁通於氣。炁天之三寶乃凝。氣通於炁。後天之三寶乃固。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萬物芸芸。各覆其根。生不自生。滅不自滅。萬化歸源。由是立基。其在二堅一守之放之收爲功候乎。各方於坐功之研悟。均有進步。當能悟性天之所在。性天所在。無非二靜。能由是靜。性聚於空。空充息動。息動靈明。靈明則充。充則基固。基固而後炁氣之通於有無。運於上下。卽空卽色。卽虛卽實。無在而不得自然之妙境已。是在各各坐時之靜。不以爲奇異。而守於自然。則天性之通於吾靈。天靈之充於吾性。天性天靈之固於吾基。而於天基炁基相合爲一者。其在伏根於靜守而不失之功乎。是之謂藏仁。是之謂堅性。是之謂立命。各各研悟。道在是已。

濱院會各弟子多有功候已。今爲各各言其候之所以爲候。各各皆知功夫之調。在乎靜定之中。各各皆知靜定之功。由於先天之法以得之。先天有法。得其功於堅恆。先天有妙。得其真物於氣候。是氣候也。各各能明其運化之終始。則先天之所以然。探其幽微已。先天之靜。有形而無名。其形也。因覺而知其方圓。因定而明其規矩。知方之在外。圓之在內。則虛靈之性光。自然接於陰陽而有規矩準繩已。不然日之照也。何以靈明而夜暗。所化者陽。所運所行者亦陽。陽不能不化於陰也。是以水之化午火。相沖相對。而運其陽明於一點之真物中。是火是水。其化一也。水亦火。火亦水。氣候不同而有寒熱溫涼之分。熱者火也。寒者水也。水極火也。火化爲水。化水爲火。功夫之調養。惟在一定二靜之候。以成之。是以修道者。先明其一。一之爲一。生生不已之真物也。是物得於先天之神。而秉於後天之性。神性之間。有物以斡旋之。卽所爲靈也。靈充於內者。氣和於血。氣血相化。而精以孕神。清神之孕於心房者。交妙罕虛之象。太

極之初也。是時有一定之法。行於自然之中。自然而生。自然而育。逆行於天上。玄關開放。光明透達頂聰。是即遊乎逍遙之境。練神之功夫也。有神化之功。有靈遊神藏之功。氣候出於自然之輪。先後之轉旋。相接相穿。而胎元之息息相依者。山川之在大陸。各有其位。各有其方。不能不定如華岳。流如江河。山之在人。水之在人。其堅其固。其流其下。亦如是也。順其性而行者。水化之功也。逆其性而行者。火化之功也。有其定靜。不順乎時候。不爲先天而轉移其方位者。命之功也。定其命而定其性。性在人而命在天。天人之相合。無時或分也。分其性。而不能分其命。命之歸於天。則一也。性有歸於地者。性之不同如流水也。水行地下。順其氣而行。水行於天。逆其氣而行。順其氣者。情欲引之也。逆其氣者。靈神引之也。前後左右。各有其路。各有其關。路之難行。不能不在人以修之。人之修也。內修而天路通。外修而地道通。天道地道。陰陽相通。其道一也。由南而北。行其道。以爲寒暑。不能相交也。北方之暑。南方之寒。其寒暑一也。以爲冬日無夏。夏日無冬者。未得火候之正也。得其火候於自身之氣。天之氣候。不能動轉我身之氣候。內寒者天亦寒。內熱者天亦熱。不畏寒於冬。不畏暑於夏。自成寒暑。自成天地。自有氣候。自有陰陽。自身之內。無所不備。日月之光。我之光也。鬼神之變。我之變也。山之聳。水之流。我之聳。我之流也。四時之生殺收藏。我之生殺收藏也。不有我身。何有爾相。與先天合其德已。是氣化之功。養其氣。運其化。於先天之微妙者。自有一定一靜之真水真火。寒暑之真候已。已身不爲外來一切所侵擾已。是道也。不能不明之而修之也。明之甚易。修之惟難。修之於一日一年者。一日一年可以得其道。修之於百年萬年。百年萬年可以得其道。一時不修。一刻不修。道去而神靈不爲已有已。是道也。先天之命。雖神聖仙佛。

不能一刻違之也。違乎天命者。天地不能成其覆載之功。况人乎。人不能須臾違乎道者。不敢違乎先天之命也。故君子居其易。以俟其命。易者。尋常日用之事也。道在尋常日用之間。不必入山苦修。出家出世而後可也。山之爲山。非指有形之山而言也。釋教佛祖入山苦修。乃入其身內之山也。人之身內有山。而甚高也。故曰艮爲山。有水而甚深也。故曰坎爲水。艮之爲艮。何處也。人之背也。何以背爲山。入其背而修其道可乎。入其山而修其道。心修也非有形之肉體修也。人心能洗其惡濁。日新又新。以明其明德。則性中之光日充。而道日成己。心之修也。何以卽爲入山。山居背。心居于背之前。心得道而收之藏之。收藏於背。喻語也。喻心有得於道。不可露洩於外。必藏之於身密處也。有道於身者。而身必潤。腠理盡背。道之英華成乎中。必形乎外。其氣不能自掩也。有道而人皆見之。見其氣也。氣有色有光。而道不能不現於天人之間。以成其化引感應之功也。一人有道。而一國一家之人。皆被其光澤。是道之氣。有其運化之力也。國者因人而成國。人之於道也能修。而國之氣無不祥瑞。所以有災戾之氣。妖孽之異者。人心之離乎道。而氣之污濁。凝結於太空。彌漫於宇宙。一國上下。皆爲若氣所汚所染。而國危已。世界之和平。國家之治亂。惟在人之於心。能修與否耳。世界人人有道。人人之心。能正能化。天下之道。無不平坦已。道之平坦。皆賴人心以修之。人之心。必由氣以化之。氣化者。和平之氣。以化之也。何以得其和平之氣。惟在一定一靜之坐耳。坐功能和其氣。以化其氣。和氣而氣無燥烈之害。化氣而氣無污濁之毒。氣和氣清。心君是和。合氣於心者。心能化神連靈。而通乎玄天之要。性命之來自先天而接乎後天者。得其根而探其源已。道之化人。人自化也。人自化其心。自化其氣也。氣有候。而性命實功。不必論其度數。自有其度數。候之進退。無形無色。因物而

成形。因物而成色。有其進步之度數。自有其動靜之知覺。適如恬淡之味。明乎今日者。不能明乎明日。明日所知所覺。又異於後日。日日有進。日日有得。日有所得。日有其象。其象日新又新。雖心君主宰。不能捉摸也。修其候。而進其度。祇好任其自然而變化。不能着意執象。日進日忘。至於忘無所忘。身不覺其身。心不覺其心。無何有之妙境。極樂之天國。無所不見。無所不聞。至空至有。至虛至實。花花色色。皆不同乎世界所見所聞者已。道功道候。惟在自悟自參。堅誠以修。堅誠以坐。自有豁然貫通之時。各方其勉之。

火候二字。爲修行最要。不能調養火候。致使烈焰飛騰。肺爲金。金生水。水涸金傷。丹无所容。神靈將何是附。道雖有其名。恐不能得其分毫真味也。各各其平心靜氣以修。內功外行不期立而自立已。貪財貪位貪名貪權不可。貪功貪候亦不可。愈貪愈不成。貪者所作之功。反爲淡以處之。恬以待之者所得。其功不能爲作者所有。天下事多如是也。豈公理之不足信歟。貪之過也。各各尙無貪功貪候者。所以功候之進步皆甚大。所差者卽火候耳。若能火候皆純。則彼爭者自爭。而我讓者自讓。將來之收功。則仍當爲我得。過仍當是彼。天下事无能以假亂真者也。兩相爭則兩相傷。而功皆不能成。此各各之所知也。揆夫情理。修道當不外是。

慧聖訓曰。功養功候。修行者之所當講。而養候之進。必基乎坐。坐功之益。必由乎悟。悟之於坐。然後證之以行。則修人之所得於身者。乃有其真。身有真得。其推施及世。始可云化。上古無坐之說。而人莫不若修者。以其性靈之真。應於事物之際。無在不近道德。而斯須未或自離於乾坤易簡之理。故能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氣之所充。皆化以正。而人倫之序。乃無弗適者也。中古以降。物在於世。所以別識者漸多。而人靈之用以紛。故於此會。乃因聖者之作。而成攸序

志事。其用既廣。則本末之理。乃亦以彰。及於所事。順陰陽之氣。以爲之定。所定者。靡不由靜之本。推及其動之末。以此之故。天下國家。其治平齊一之道。乃歸重修身。修身之法。則歸重正心。以充氣化。中土儒宗。其興以此。而所以能立其宗。則根本之說。著之大學。大學一書。其最要之點。而繫修行其身之要者。爲知止一章。而修齊治平之功用。悉由此段工夫。作得精純。始顯效果。工夫愈精純。效果愈充實。而就知止工夫論之。卽是坐法。孟子紹傳此種聖功。故亦有寡慾養心。知言養氣。而以毋忘毋助之言。指明坐修之正。在儒書觀之。雖未語坐。而坐法之妙諦。則誠言之甚切也。願後之學者。因障於佛老之說以爲異端。以訛傳訛。不但佛老之真旨。世弗之究。卽儒宗之坐諦。且以失傳。於是學者偏謂儒重實用。寔假而驅人入於專急事功之途。本來之性真。衆弗知養。而卽事功之求。亦遂多離道德之要。逐末者日夥。而世道之繫於人心者。乃以日薄。而儒家所謂擴充光大之學。其本既亡。故至於今。幾不知儒道之歸宿果於安在。其從習知趨重事功之觀念。羣相效法。而遂演成此會物質文明偏勝之人慾。以情察之。孰又非是。若揆諸道。則失之者。蓋不僅今日之人也。是無他。學者不講坐道之過也。斯道不明。舉天地人倫之序。性真一貫之要。皆莫之詳。姑無論變理陰陽之法。人且曠爲妄誕。卽就事形之實。抉剔其誤。亦多疑爲空談。長此以往。若坐道更不急圖昌明。則人靈之智。恐無以進益。必將日以退化。何哉。無往不以動耗靈。其心之所趨者。安所不偏。心偏。則氣無以正。而欲其充。自無可望。是以吾院言道。以坐立基。修行者果皆身證而得其真。則性靈之所存養。固無異大化之能擴充也。苟或非然。縱有事功之盛。而根基弗固。無以云乎大道之化也。若言坐諦。其中自多程度。一程一度。皆必在坐之靜處以爲悟進。所謂知止工夫。無非念念不離乎道。其所悟得之道。

。有存乎心。則心自不爲雜妄之識魄所奪。識魄日潛。清魂自甯。而其從操掃之中。適調洽之分。便可覺知正氣之充。具此正氣。施諸事物。無論爲制爲化。均可參合天地陰陽運行之妙。此儒宗壹以修身爲本之道。可以徵之知止一章。以見其實有應做之工夫也。若復證以各教爲修之法。則其以靜爲主之處亦甚多。不徒佛老明言坐功。卽回耶之禮拜祈禱種種。固無在不是同於以坐求其能得定靜之要義也。吾院衆修。有志救世。今後必須以多年修證所得。將坐道力圖開發。廣加宣導。其已進修而不懈坐功者。尤當與先覺諸方。精意研摩。總之世劫生於動之太過。欲爲挽救。非從根本開通其靜養性靈之路。以俾同歸於實踐道德之行。無以息浮囂而充正氣。擴大化而挽頽靡也。

功候之爲修也。堅靜而外。在於默悟。默悟所得。在乎體行。卽體默悟行。以功證候。而得道慈弗偏也。吾道之爲功候悟行也。各方均悟默靜堅。頗得其適。但功候得適而後。則體默悟行之間。運化至妙。於不可以默悟體行而限者。則功候所在。尤爲至妙也。各方之修於功候也。數載以來。得適固多。而能運妙者。實不可多見。此卽吾道於今近。不得不暫以靈之運妙於合化之間。以行乎道慈於一乩耳。乩者。機也。靈機也。神機也。神自入合。靈自天化。而乩之得以運妙於機者。天人之間。以靈神之機而相運相化也。功候所在。亦卽於天人之間。得感有無之中。以現靈神於一乩。則乩之爲妙。自應於機之所在。以爲定轉之適。卽以機而定轉乎機也。亦卽以靈神合化而見機於乩。則此後之爲乩也。機之所在。卽其定轉也。而其定轉也。則須察乎靈神。靈神之體化也。則以功候悟之。是卽道慈維進。以功候以悟得其本。而機也卽於此本。得見其定。卽於此定。得見其乩。則將來道慈之大體。旣以乩言。必以機悟。旣以機論。必以靈神是察。旣以靈

神爲祭。必以功候是證。道慈與功候之關要。於斯可知已。吾道之爲運也。功候所關。必在於斯。故吾院會之進行。以默悟功候之要系。必以各方爲定轉之本。定轉所在。卽機之在。機者亂也。卽亂所在也。吾

師以道慈之責。以功候所察。將全副於各方。卽以機亂同理。功候靈神同證之旨。以各地道慈之首領。完全肩乎道慈之進固。彼時卽亂之停。而運乎機以感於天人靈神之間。所可進展維固。其與今無相差別。卽于此間收效也。吾院之爲功候。所得雖適。宜仍勉勵悟進。以俾得乎運妙。則將來爲機。庶乎其可已。望各勉之。是所至囑。

各地道慈之進也。功候所關。往往得其適者。弗可進乎其妙。弗得妙適。則爲機也。自不能見乎妙運。是以必賴亂以爲尋進也。其有未得適境者。則自不待言已。是故吾道處于此境。以道慈與功候之所關。必于此一紀中之進展維固間。以判其功候所得。而爲將來道慈維固之判定。功候所在。靈神所感。皆此後維固之本基。不然。則難能肩乎道慈之責。而道慈更弗能得臻興昌也。吾院會之成也。雖處于一紀之將終。而悟行體默之功。已奠于半紀之前。而後道慈之推行求固。卽以停亂而言。靈神功候之所在。堪能得肩道慈之重責。是以吾院會之所處。雖以縣分而言。而吾師靈注。實未可以縣分而止也。各方于此處境化妙之際。往往有功候稍淺者。或自囿一隅。或自錯其悟。一悟之誤。功候乃失。而靈神之機。遂不能得臻妙適。此各各所當深體以自求其正。證其功候之適妙。相感天人靈神之間。卽機亂之合化。又豈能得自限囿也。望各方之悟也。應先以道慈默體堅靜之旨。守以悟進。然後進適之證。證乎功候。則道慈自得妙機以運行之也。則一紀期滿。道慈復始。各方悟進所得。庶六載堅勵之苦功。或不致虛負也。望各味之。是囑。亦吾

師之深望也。勉旃。

本院會道慈所以日見發展。根基鞏固者。其原因皆在各大弟子之功候。有修有養也。今爲各各再言功候。各各其味之。以爲進步之階梯。

坐功爲求道之要。各各皆得其要。得其要而能尋其妙者。濱院會各大弟子。不下二十人。各各功養功候。修之于今日者。皆夙慧之未泯于前也。前根夙慧。先天之命。先天而天不能不接乎後天者。有其體必有其用也。有其用。乃生其形。生其形。而存其仁。存其仁。而舍其德。舍其德。而復其性。復其性。而見其光。見其光。而照其命。性命相通相照。先後之天無分已。先後合一。天人無二。是之謂智人。是之謂真人。是之謂神聖仙佛。能守之一日。而一日之中得見性命。一日即爲聖神仙佛。能守之一月一年。一月一年即爲聖神仙佛。能守之終身。則終身可見性命。性命之光輝。普照世界。而終身即爲世界之聖神仙佛。此光此輝。存于性命永不分散。凝結不換。而萬世之普照。萬世之聖神仙佛。皆以之爲根基已。各弟子能乎此道。乃有慈業之建立。功行之廣大。各各平氣以和血。和血以化精。精不搖動。魄爲魂使。靈爲神運。心中之所有。性命之所有。皆光明之德也。無往而非生機。無往而非仁義。所行者。皆大慈大悲之救濟佛心。所存者。皆至虛至空之佛性。佛之爲佛。空中之生。虛中之實耳。萬有萬象。萬事萬理。無不皆成於虛空。而壞于實有也。我存其虛空。正所以修其真也。我棄其實有。正所以去假也。人能於窈妙中。時時見恍恍惚惚之物。渺渺冥冥之色。則身心性命之原素。可以收回。而不致爲盜賊盜盡。於木石同其頑枯已。人之所以有身心者。性命之功也。人之所以有性命者。虛空之靈也。人之虛空。皆聚至靈之真物真色。不過虛空爲外來之私惑所填。則實滿於虛空之府者。盡化爲名利富

貴已。人之所以爲人之真質。至於是時。而與木石同其性已。木之枯。石之頑。自表面觀之。非無形體也。其形體雖具。而靈性已失。不枯不頑。將何往哉。人有形體。而無靈性。表面雖人。而實際則木石之枯頑耳。人奈何不修真。以存真而爲成人之主宰。以爲一生萬世之存留。而爲道慈於世界。以成世界之和平。謀世界之幸福。爲世界萬世焚香拜禱。永尊崇以爲師表。當時皆稱爲活佛。其德在世。其光在天。其仁在人。其生機。永存無墜落。逍遙遨遊。快乎不快。樂乎不樂。較爲世網所罩。如鳥囚於籠。而不得自由者。豈不高出萬倍耶。各各皆大有夙慧。乃能與常人所見不同。具世界之大慧光。背世界之大潮流。謀世界之大公益。爲世界造大幸福。創院設會。共濟時艱。同挽狂瀾。使世界之規數。化免於無形。人人出幽暗而登光明。各各首創之功。非萬世不朽之大功德耶。各各之修養。已自有所得已。對於內功注意。不可稍使放鬆。內功後天之至寶。人生之要素也。無論欲成何種事業。皆必須修之寶之。然後乃能身爲我用。心爲我運。性命靈氣。皆爲我使。不然者。雖有充天大志。一旦不爲己之身。不爲己之體。恐身體之落於何處。亦皆不能自行支配也。是時也。所欲者。皆如夢幻。所爲者。皆如泡影。灰塵中求其身體。恐灰塵不能爲之分辨也。噫嘻。人之愚其過於少靈少性之物多已。人之愚者。反以爲智。其愚更不可解已。如是者。亦只可謂之下愚不移而已。我各大弟子。化世渡人。能使智者愚。愚者明。則功行更大已。不能渡己。卽曰功行圓滿。必有度人之外功。而後可稱內外兼進也。各各以所得之真。化人之假。以所得之道。化人之不道。則性天中之度數。必如寒暑表。升降自然已。自有其升。自有其降。皆在坐功與渡化以觀之。各各其味之。各各其記之。

孚聖訓曰。功行二字。言其易也。何以十年之化。尙未臻其普及乎。言其不易。又何以十年之功

修。有今日之氣象哉。易乎否耶。其中見乎功候焉。功候存養。在乎自勉。自勉之功。又在自定。非有夙根。何以自定。非有夙緣。何以自拔。大哉機緣。爲修候之根基。爲自渡渡人之階梯也。有階梯而後有門徑。有門徑乃可入堂奧。入乎堂奧。然後乃可云乎功候也。不過功候者。有深淺之異。至乎深境。必自淺始。登高自卑。其理然也。故曰。修功之奧。奧在自拔。能自拔於流俗之中。方見其夙根。而本靈之有不同於常人者耳。然而功候雖在自爲。亦必有機緣之適合。乃可助我功候之進境也。進退之間。見乎夙根。進銳退速。修者大忌。凡功候之中道而輟。不能有始終者。皆坐是失。然而機緣之不再。亦大可惜已。故功候旣立。眼光必遠。不以一時之趨向。而爲進退之準繩者。斯可謂之功候堅定。而不隨俗流轉移已。故云功在自爲。修在自進。候在自固。然後大望之期於成也。亦可於自定之中而得其究竟已。此時化渡功行。正在重要。各方尤必三復斯言也。

宏能立功。道化演成。順時施濟。慈光克明。是在修功之造淺造深。有同得乎中者也。其功修深者。道無與也。人自修爲之耳。外不見其有何道。內不見其有何形。然動定之間。與夫起居之節。均能有必理之境。有必適之候者。非其身之爲人所動。是其炁氣之交。運於虛。發於形。現於外。體於動化於靜。有止卽止。有行卽行。無時非吾。亦無時不見吾之功候。有此坦適自然之樂也。否則身動之動也。不主於形。而主於氣。主於形者。爲相所囿。主於氣者。爲外所化。化於外則動於內。內動炁傷。而元陽則斬。靜於中而滴諸道者。必有所分別之焉。分其清濁。別其純雜。以定己之功候。若有若無。渺漠之間。茫茫之中。其無物乎。物自何見。其有物乎。物自何名。有無於不名不形之中。乃得以見其真實炁運之候。明其道運我虛之自然已。但人之有是靜者

。虛主之也。靈化之也。非由外來。非由我自。所以然者。卽在其功深炁定之際。而顯其玄微不息之化焉。其淺而視之者。則無所謂適。亦自求其却氣滯之弊。以通其自適之路卽可已。久之則炁通氣渙。週身之脈絡坦然。氣息平然。不急不躁。又是一進境也。其能悟於是者。是則謂之宏能立功。功立炁適。道之真益。果之實味。與夫人我之形。炁氣之間。均有所必然者已。勗各方僉衆。其各悟勉。

濟佛訓曰。各各對於道慈的功行。對於自身的火候。各各的功行所立。已有不可思議者已。不可思議者。卽在凝合各各之靈氣。化除人我之象。以共策進策展耳。各各不但有化劫之大功。且有化魔之大功。各各之靈氣。已化萬里之魔。不敢來侵已。前者所云。有大難。而難關已過。各各不必爲慮已。道慈所謂難者。不能化劫耳。今各方凝合一氣。以圖道慈之進展。救人救世。功行可以無量已。何難之有哉。以後各方。若能以道慈爲空虛。以功行爲空虛。以人我爲空虛。則無處不是空虛。與天同其體已。與天同其體者。可以容萬有而不以爲多也。善者容之。不善者化之。化其不善而爲道用。天不能不容。人亦不能不容也。各各修養功候。無非修其容量而已。氣者天也。人有其氣。卽與天同體。人未有不與天同體者。其有不同者。自隔其氣。自小其氣耳。修氣之要在乎火候。何謂火。心也。心爲人身之火。人之所以能生者。卽賴此火。不過火之調養。不可不有其度數。火之度太過。則丹燒而精不化炁。炁不化神。火之度不及。則丹不得升於上。而交於水。水火不得其濟。丹如不丹。人身之運用。精神之變化。皆失其位。而不能成其功已。人之於火不可不知養之法。其法無過不及。而合其中者。則惟在候之爲候耳。候也宜溫而溫之。候也宜暖而暖之。候也宜寒而寒之。候也宜暑而暑之。至於生發之候則生發。而不失其度。至於收藏之

候。而收藏不失其度。皆候之正。无形而接。无形而替。變化莫測之神也。若以意着之。則非自然之候。非寒而寒。非暑而暑。皆違乎先天之時。人之修養。順天而行。逆天而練。未有不入於歧途者。順天而行。非不合於道也。逆天而練者。以爲可以得其奇功奇效已。殊不知奇功奇效。非常道。非中道。可以行之一時而惑人。不可以傳之萬世而爲法也。此道之爲道。所以貴乎常。貴乎中。而忌矜奇炫異之事。各方所得於大道之靈。最充最足。皆可以得其真諦。知機知時。而行救人化劫之事。立功於世。立功於人。立功於己。不知奇異之事可養可修也。惟在此一點之仁擴而充之。以散怖於世界耳。各各今日之來會者。皆知我老衲之所言。爲空虛之時中。爲化度之要素。而化其所不化。悟其所不悟。以求其靈氣之一貫。爲道慈增光輝也。道慈光輝。照耀世界。賴各方之靈。凝合爲一也。各各若能以道慈爲大。則以身爲大。以身爲大。則以心爲大。以心爲大。則以神爲大。以神爲大。則以化於大道之烝爲大。化於大道之烝。非大非神不可也。能大其神者。可以大於其心。能大其心者。可以不小其身。不小其身。非形體之分。道之分也。有道而身大。無道而身小。身之大小。非道不能定其長短。所謂周天之數。必三百六十者。合其度數也。合其度數。必有其火候。是以修道必以火候調養爲最要也。火候能得其度數之正。則三百六十度之氣體。卽三丈六尺之金身也。各各之靈光。皆可以接乎至玄至妙。各各其善以悟之可也。今爲各各言其候之所以爲候。各各皆知功夫之調。在乎靜定之中。各各皆知靜定之功。由於先天之法以得之。先天有法。得其功於堅恆。先天有妙。得其真物於氣候。是氣候也。各各能明其運化之終始。則先天之所以然。探其幽微已。先天之靜。有形而無名。其形也。因覺而知其方圓。因定而明其規矩。道之平坦。皆賴人心以修之。人之心。必由氣之化之。氣化者。和平之氣。以

化之也。何以得其和平之氣。惟在一定一靜之坐耳。坐功能和其氣。以化其氣。和氣而氣無燥烈之害。化氣而氣無污濁之毒。氣和氣清。心君是和。合氣於心者。心能化神運靈。而通乎玄天之要。性命之來自先天而接乎後天者。得其根而探其源已。道之化人。人自化也。人自化其心。自化其氣也。氣有候。而性命實功。不必論其度數。自有其度數。候之進退。無形無色。因物而成形。因物而成色。有其進步之度數。自有其動靜之知覺。適如恬淡之味。明乎今日者。不能明乎明日。明日所知所覺。又異於後日。日日有進。日日有得。日有所得。日有其象。其象日新又新。雖心君主宰。不能捉摸也。修其候。而進其度。祇好任其自然而變化。不能着意執象。日進日忘。至於忘無所忘。身不覺其身。心不覺其心。無何有之妙境。極樂之天國。無所不見。無所不聞。至空至有。至虛至實。花花色色。皆不同乎世界所見所聞者已。道功道候。惟在自悟自參。堅誠以修。堅誠以坐。自有豁然貫通之時。各方其記之。各方其勉之。而晉天爵已。人能重其道。慈。天爵即重。天爵晉於人事。各各盡其心盡其力。以爲道慈。即化劫化數。渡人渡世也。各各必可以爲世界道慈立大德。而成大化渡之功。各各勉旃。各各知之。

尙真人訓曰。此後道化之擴於無形中者。固非衆修所易輕測。然研深及幾之悟覺。必須人人慎持以精進。道自無邊。可語深者。當人淺處。機未充熟。苟稍執以自阻。則其間以爲實具種種難解者。必藉幾之研而先了障。障能自消。則坐功養候之氣息運突。乃能無悟弗通。隨悟之通。其機妙轉於無形者。在於修者之身。亦即機見圓熟已。此時雖猶難遍告一般修人。而坐息運突之旨。則不可不知。以免真絜錯走。或貽他日之患。何謂坐乘。下乘形習。必貴心堅。中乘氣守。必養突精。上乘神存。必要通化。此三者之進境。果克循序勵修。則自然相通。各各本不相礙也。諸

方志切救度。而自渡渡他之功。則未有不精證其坐。以充氣運而弘弭化者也。值茲屆茲之會。吾仍曉曉於坐者。蓋以當目前。殊覺不寒而冽耳。

文中子訓曰。候之云者。可喻燼火。急之則熾而易滅。緩之則熄而不燃。故言修候。必重溫養。溫養祇是持恆。而無過與不及之失。所謂毋忘毋助是也。其證諸行。不過敬以勝怠之功。無一點可當兒戲。無一息可以懈怠。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修道大能耐。只如是耳。

副宗主訓曰。道在無形。無形云道。道上者曰虛。下者曰化。虛則形上爲炁。化則形下爲氣。炁氣之分。在於動靜。炁氣之合。在於變常。常則相交。變則相離。相交者。必仍歸於離。相離者。必仍歸於交。則天地萬有之生也。無非一交而已。其交也。炁氣之交而已。炁氣交則結晶。晶結則生形。形質合則化物。物物之化。必有其體。其體之成。心焉主之。心之主也。則主於靈。靈之所主。其靜在息。其動在神。神息相化。而後有體。體與心合。則無不靜。無不靜者。則無不動。是則天地萬有之功候。無非息神息靈而已。息神於氣者。則靈之息於炁者。亦是相交而定其主宰已。故曰。道之所在。在於無形。無形之化。其化亦柔。柔之蘊剛。剛則孕堅。堅則定形。形則歲息。息則運神。神以聚靈。靈以養氣。氣化之功。仍在於坐。氣化之候。惟在於息。息坐息定。定坐定神。神而不測。謂之至妙。至妙之功。其極曰玄。至妙之候。其主在極。故立極而後有象。有象而後人羣物類始分。分其性者曰動。分其命者曰靜。性命之分。仍在一息。息而不得其正者。必爲天爲折。得其正者。曰壽曰與。與交玄關。惟在炁輪。炁輪之用。必在氣輪。氣輪有定。而後心輪有主。心輪有主。而後道功道候。方可以永久息已。是吾道弟子。言功言候。必曰息。息之真旨。無非氣。氣上氣下。氣之上者。必曰至清。氣之下者。必曰分濁。至清

無物。分濁成形。故無形之時。云乎太虛。有形之時乃曰立極。太始太初無非元素。有形立極。無非循環。是天地可以永久而不崩壞者。無非息靜息動之功候。與道相合而已。然天地亦有時崩壞者。象不足以蘊氣故也。炁之所以不能蘊氣者。空中不能有空故也。能從空中以覓空。則氣輪之藏。無非是炁。氣輪之化。更無非是炁。能氣之交於炁者。爲至清所化。然後分濁之功候。與真炁毫無所損已。以是論之。則知坐息之功候。非徒以體坐形坐爲功也。須知築基鍊已。非由形體之坐。不能入門。卽至升堂入室之後。必當心房息氣爲主。然後炁氣之交。方可從似有似無之中。使其剛柔得適。動靜得宜。而無不自如已。此修者之六步功候。必當從鍊實爲精。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歸虛。鍊虛合息。鍊息還妙。鍊妙藏玄。鍊玄體炁。鍊炁成堅。鍊堅於定。方能明大道之所以然也。嗚呼。明道用者。固不乏人。明道體者。亦有人在。然明其道體之所以然者。實不多見其人焉。此無他。溺於空者有人。拘於坐者亦有人。是皆不知空坐合而爲一之理。故時時入於歧途。豈不惜哉。惟望各弟子明乎空者是理。坐者是修。修中必合於理。理中必從修爲主。然後道體道用。方能不相悖謬。而無不適已。各各既知空坐二字。不能相分。必當知其所以合而爲一之真旨。方可以與言大道真諦也。何者云空。處處皆空。何者云坐。時時當修。空在何處。在於已身。坐在何處。坐在已心。心與身不能相分。各方知其所以然也。然其所以不能相分之理。則在體用。有其體而不知其用。固不可立於世。有其用而不知其體。亦不能有所定。空之與坐。亦若是耳。坐者修身。修心。修性。修命。之真旨也。修身修心。不過去其濁。堅其清而已。修性修命。不過反其本來而已。能去濁以堅清。而反其本來。則大道之功候成已。又何必有希仙希佛之妄念。以自敗其功候哉。然各弟子之坐者。稍有心得。必炫於人曰。吾之坐功若何。

吾之修候若何。一有疾病。坐後立即可愈。汝嗣後亦當若是。更有對人言曰。吾坐時可以得若何景象。或曰。吾之六脈俱通已。再則曰。吾之坐功。能每日若干度。能坐一年而不動。以上諸說。皆自欺欺人之語。又何足道哉。坐者。自然功候也。有自然之功候。自然可以却病。却病。自然可以延年。坐之既久。自然炁氣相交。清濁爲戰。相交之時。息無不動。相戰之時。息亦可通。而况坐之可以却病。是自然之理。又何必引以爲獨得之奇秘哉。其坐之久暫。與功夫無若何損益。是在各各之先後天氣質若何耳。其有以能多坐爲貴者。是更云癡人說夢已。凡坐者。不可流於着相。亦不可流於寂寞。流於着相者。必有殺身之禍。流於寂寞者。一不定息。前功盡棄。二者皆爲坐之障礙。各弟子明乎是。自知坐必有恆。坐必有定。坐必自然。方能功候與時偕行。而無所阻障已。其所以云乎空者。非時時如枯木死灰也。必也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剛而蘊柔。柔無不堅。不驚於倉卒。不恐於猛烈。然後方能云乎真空。而其所以云乎中之空者。則修之既久。心氣自定。心氣能定。凡事皆視爲自然。而自然之中。處世接物。亦自視爲有當然之理在。而毫無恐怖與疑慮。既無恐怖疑慮。又何必有貪妄之念。既無貪妄之念。則坐也。必任其自然。能任其自然以爲坐。則坐時有景象。不以爲奇。無景象。亦不生念。則其定靜堅玄之功候。必能時時守其主宰。而氣炁之交。必可與心自相固。所謂三輪相化。六輪相轉。生生不已。化化無度者。其在是歟。而其所以云乎空中之至空者。亦莫不從斯理以明其究竟已。又何必時而以不能多坐爲憂。更何必以不能止念爲慮哉。所謂坐者。必當知其時中之時。方能有恆。所謂空者。亦不勉強止念。念之來也。但視其正與不正耳。其念正。則不必止。其念不正。可以自止。又何必時時以着相之止念爲空哉。若必以着相之止念爲空。則愈空愈幻。愈幻愈阻。而魔障時生已。所謂障者自

障。能知自廢自障之理。則不必以止念爲功。而念無不得其正。亦不必用其止已。先天之功。功在自靜。後天之候。候在自修。能知靜修於堅。堅修於定之理。則空中有空之真諦。必可與烝輪同其不朽。奚必云乎反本來。乃曰。有大成之望哉。各弟子明乎多言數窮之理。自必不以坐功空候炫耀於人。亦不能以己爲是而正人之非已。况乎大道任乎自然。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以個人之根基。與個人之功行。再以其覺悟之遲早。與夫機遇之若何爲定。方能知其是否能有一堅定之心也。不必以我之坐功功候。而在人前嘖嘖。徒招怨尤。又奚益哉。不過既云同修。當有切磋琢磨之功。不過以研進爲是。切不可強使人從己也。若必強人以從己。試問其氣質。是否相同。其根基。是否相同。其天資。是否相同。既不相同。必不能強其爲一律。矧乎己之功候。未必有過人處。更不必以己見爲是也。然世之人。每每以己爲是。其有知皮毛者。卽自以爲高明。不意道中。亦有若是之現象。吾是以爲大道前途憂也。各弟子務當引以爲戒斯可耳。更當知內功自然。必有外行爲之輔助。然後可以自定。不然功候雖可以自定。而因果未了。亦有大阻障耳。是必各量其力。各盡其心。則大道前途。庶幾其有多乎。而况救人如救己。勸人亦可增自己之功行。明乎是。則道體道用。更有進益已。各各勉旃。

氣蒸相接

老祖訓曰。夫坐功之道。首在堅誠。能堅誠。則坐可入矣。又可時時進境而象異。故凡久坐者。有其身動搖之顯象。如騰雲霧。是皆從坐久得來者也。蓋此顯象。固屬當然之明證。但得其坐法者則無論矣。如勉強坐功者。或坐不得法者。雖有動搖之顯象。則又有身心有莫大之害焉。蓋坐能得法。其身之動搖。純係天然之功效。而此種功效。卽由能靜能純。能堅能忍。又能持久之顯象也。其不得坐法者。因其勉強入坐。心未靜。而意欲先令其身心有預言之顯象。故其人恆多面蒼白。身體羸弱。是皆由於坐法不良。故至得此顯象。今爾諸修方欲得坐法真趣。必從靜中自然之妙慧得來。方不費功夫。又有坐久而腹內震動者。此亦坐久得法之良好結果也。蓋久坐能於自然之靜中。自覺其尾閭之氣。向上升至腦海。由腦海再從面部而降至丹田。丹田充足。則氣自鼓蕩焉。故有腹內震動之顯象。但此顯象。有坐數月卽有者。有坐經年而有者。有經數年而始有者。第知震動以爲良好之果。但此中又有別故焉。因視個人之體質賦性也。

今昨兩日。各方聚靈充圓。共慶盛典。道慈爲進。實可於此圓融充化之間。而得見無限之妙運。前途光大。吾道必於靈化中而得進展之效也。吾院之成也。數載以來。皆處籌備進行之期。其間雖改組於名稱。而勵行道慈。誠一旨也。今也。吾院於開幕典後。次行開沙。到院各方。均抱誠守靜。圓靈充聚。實天人共慶之盛典也。老人於斯靈化之充凝中。特以道慈諸務。爲諸子重整。俾作將來進行之正途也。吾道之爲修也。本以至中以適道之大化。而其所以得道之至中以見功候者。則不以形體爲限。更無一而不可見之於形體。故曰道在形體者。至虛至空也。其所以得於形體以爲運化之功。則以無生有。以有化無。其爲虛也。則可有可形。其爲實也。則可無可空。

而其能運於形體有無者。道之所在。卽一炁一氣。而生化於有無之間也。運轉於虛實之內也。道之爲虛實也。其炁清而爲天。氣濁而爲地。天地相生相化。於是以陰陽五行以爲尅制之理。則靜也。動也。剛也。柔也。因其虛實之殊。各有其功。其功所在。卽生卽化。卽尅卽制。生化得適。其剛動已。其柔靜已。靜而生已。動而化已。剛而尅已。柔而制已。而後以靜動合於虛實。以剛柔化於有無。則其陰陽之化運也。生化有機。必也於可虛實可有無可靜動可剛柔之中。以見其可形體弗可形體之所定。而後陰陽所在。卽炁卽氣也。但不見陰陽有炁氣。而其所以爲形體也。又何以明之。是故炁氣也。卽先後有別。故陰陽所以爲生化者。必以其先後之分。而得乎炁氣之形體。則道之形體。於此見之已。吾道之爲修也。於形體相分之後。得見乎先後。於先後得明之時。尤不可着於形體而有偏廢。卽可見乎爲中已。吾以至中以見道之形體者。於此悟行。而後先後相合相化。以運於有無之中。功候所在。於先後之間。以見其爲道之真。道之真遠。卽於此得以悟之。而後悟以默覺。功候相進。功候得適。則先後得返旋之功。道也自於此真遠相化之間。得合道之用。卽道卽炁。卽炁卽氣。其在後天。以修而得。其在先天以悟而成。悟之修之。氣也。炁也。皆可於不形之中。得見其形。而後道之爲形爲體。卽真形真體也。真形真體。卽無形無體也。形體所在。庶幾得其適已。所以修得先後。而俾炁氣合化有無於真道者。卽惟悟修功候以見進也。功者。後天之修。候者。先天之悟。修以功者。始自氣平。氣得平。而後精神凝。見靜於坐。候之悟也。惟求其善。得善而後靈明炁充以得息之動。動靜得適。坐息自感。感而遂通。其能相合化者。卽炁氣同功同候。皆可運功候於炁氣之中。則精也固已。神也凝已。性也善已。靈也明已。生之化之。尅之制之。功候之用在此。以靜動於先後。有無於炁氣。虛實於功候。剛

柔於陰陽。炁氣得功候之生化。而道之真也。自可適已。然後功候合虛實於陰陽之內。相濟相乘。其炁也虛而實已。無而有已。其氣也靜而動已。剛而柔已。生生化化。功也修得。候也悟成。得之成之。道之爲運用者。卽形卽體。以見全真。真遂相化。卽坐之適。卽息之適。而後悟修斯可正已。吾院各方。其對於悟修之得。多參乎道遠以進悟真適。以爲悟之修之之徑。而其所以運適途以妙化者。亦無非以炁氣相合相化。而得合道之用。而後道昌茲興。自能得吾道教渡之功用。自能明吾道之形體也。今後旣以院之事務勵行。於道茲之功。極宜各各勉進。以期得功候之進。而資道茲之展也。至於爲時爲機。自當於悟修中以尋之。而後所以得於機時者。自無不適也。望各體此悟進。老人所言悟行之徑。亦不外體此循行而見之也。各方悟旆。

彌勒佛訓曰。先天之炁。化生萬物。存於人者。微焉。渺焉。然理與道運。氣與數乘。有形之中。乃胎无形。以无吸无。謂之攝納。氣存天地之間。爲生化之源。以彼益此。其功在吸。炁爲真氣。不易吸取。惟體內之炁。浩然萌動。以相感召。便能翕合。人之呼吸爲外氣。與天地間滂滂者同類。皆後天之氣。又謂之風。无益於道體。真炁乃先天渾然之氣。伏而不見。微而无斷。在人身藏於玄關。以運其虛。故修行謂之修真。修成謂之成真。无非指此真炁也。其修持之初。先須排去色欲。及後天一切神識動作。使之日益充實晶潔。而能感召天空之炁。相與長養妙化。自然長生。超升三界。此修持正道也。二三僞法。无修持之基。妄念不淨。神識不滅。以術攝取。希圖長生。修无所成。或遭天罰。故修道者。切須慎之。各子參之。

昌佐神訓曰。坐旨坐法坐功。其在有形處。自不難言。而無形處。不但難言。且不可輕言。免致使人捉摸而轉貽患。此時講坐。惟有先講人必要坐之意旨。及其形體習坐之方法。詳其必守之處

而告以不可墮歧之害。俾無幻惑。卽得宣導之義。至於功候進步。非境界相同者。不能互相參語。而其在於將進未進之際。先覺者卽有所指。亦祇可道其應守之範圍。使無墮幻。不宜徒說效益。致滋流弊。總之。坐修養候。貴於悟進。而所以爲悟。亦惟從其動處迴尋靜本。炁之動靜。一步有一步覺境。未得覺境而妄探索。其易入幻而招魔。真經炁先炁後。分其明惑之界。坐者要宜慎參也。

慧聖訓曰。道化天人。二炁是主。主於炁者。氣乃化也。化於炁者。靈乃明也。明乎炁氣爲上通下澈。出乎玄玄。入乎氣海。是炁氣之所以歸所以適所以順者。以其靈與性接。氣隨炁化。而所謂玄之又玄。虛空渺如者。皆無非真中之幻。幻中之真。又有真乎不幻。是幻乃歸。歸於一炁。化於一氣。炁氣化幻。幻有幻無。皆莫不由乎道胞一系。統於上下。一貫一交。一息一適。坦然自然之真境界已。是境界者。在天之謂命。在人之謂性。在幻無非幻。在虛無非虛。在一一不二之道本道源道高道下。亦更無非因其陽伏陰潛。陰極陽生。而貫乎七。匯乎八。七匯八轉。輪輪因因。是又各以其性。各以其命。各以其靈以運之。炁以順之。而得乎自然坦然真如之境已。是境不難。而難於堅。是堅是誠。又皆以各各之真性真靈。而運其化行其適。適其當然。而無所不然之道慈運會也。現當十三紀開始修渡最要立基之際。所以每每訓於人天各修者。亦皆無非返其原素自然之善性。以修其當修。行其當行。慈其所以云慈者。蓋各以其既悟道修道。知慈行慈。更要各各以自己身心性命。爲悟澈道胞統系。而行其力之所及之時候。爲道慈渡化前途立宏大模範。爲無告胞與。立救生寶航。是在化渡最要之間。又須各各以真靈而悟坐。以真誠而肩慈。更要悟得佛家之虛無。無爲而無所不爲。所以無爲而爲者。是

真真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無人無我。卽所謂無人我之境界也。無此境界。則同耶氏之真博愛。博愛之真義。亦無非無人我之見。而成自然之運化也。此卽各各平日之無形功候。而造成將來無上上乘之基礎也。各各於此十三年開始渡世成已成人最要之期。務必以有相成無相。庶乎胞與一系大化。隨其不知不覺之間。而立峯造極於妙山巔也。

正陽真人訓曰。修養功候惟靜。坐養功候惟靜。靜也者坐之門徑。能靜其心。方能靜氣。能靜其氣。方能息。息也者。先天之運。運其氣息。則靈神清爽。氣爽氣息。始可得到恬適。適恬之候。乃爲坐養之靜功。不能靜何能平。不能平何能通。不能通何能運。不能運何能息。息者則精氣神悉靈性。可得達其如相似之境。杳杳渺渺之鄉已。故人之修坐。先煉靜虛。虛其心則氣平而靈清。虛其氣則慾寡而妄息。慾息妄息。則邪邪濁念消已。正氣充已。所以坐功貴乎靜默。苟能由靜默而漸進。則性天之功。可得見其化已。化炁生氣。化濁生清。其惟坐乎。化邪爲正。化魔爲靈。其惟坐乎。是以坐之修養。實爲進修之基。基之不固。則靈將何清。炁將何凝。神將何融。而氣炁又將何接。氣炁不接。靈神弗化。精又何明。精之不明。卽神之不明。神之不明。卽靈之不清。靈之不清。卽炁之不固。炁之不固。卽靈之弗融。所以修坐之人。功夫弗進者。是不明修坐之法。靈凝之故也。諸子修道有年。而于坐功弗進者何也。靈之不凝。炁之不息也。欲使靈凝炁息。先于靜養加之悟默。則自得個中之玄玄也。日昨晚間證功。各方尙稱氣平而靈靜。能由靜而達于虛者。不過四五人耳。由虛靜而達于炁氣相接。而靈神相運。若似非似。若覺勿覺。輪轉轉。氣炁融運者。其惟惟翮乎。足徵平日習坐有得。而其靈性有悟也。亦有游思忽萌忽靜者。亦有氣滯而靈轉動者。亦有若聞而無聞。若有聲而無聲者。此其種種現象。各有不同者。乃坐

有不同。修有不恆故也。後要先求心靜。次求心平。心平氣靜。則靈不期清而自清。邪不期化而自化也。然必出于自然之養。自然之運。方爲合度。倘稍加勉強。則入後天。蓋後天之修非其修也。非其修而以爲是合其修。則吾知修將愈修而愈遠也。此修坐各方不可不知也。

老祖于四度後。與各子注靈四度。想當覺悟耳。但此清靈既加。則其坐功尤不可間斷。何也。以其人靈不凝。不足以受其清充也。是又不可不知者也。願爾等須好自勵修。勿負老祖之注靈。則庶幾可也。知之勉旃。

孚聖訓曰。道不離乎坐。而坐也必當明心見性。使空空光明。方能一塵不染。萬慮俱空。而必能視慈業功行爲修養之當然輔助己。不知慈爲何物。而曰吾之修養進步。抑誰欺。自欺乎。更欺人乎。若不知坐爲根本。則雖似道功進步。其實無形之退化。日甚一日。又安足以云覺悟哉。是覺悟之所以云覺悟。必炁氣相交。方能心性自通。而通於無形者。無非玄妙之真境。各方以是爲悟。自知坐功中自然之進步。卽道中修養無形之轉移。亦更慈業中無形之大進步也。知悟於自然。方能覺於當然。能覺於當然。方能有自明自誠。自適自靜。自堅自守之功候。而功候由是以爲悟。則悟於不悟者。必能由頭頭是道。處處是道之中。以悟慈業之當然。而覺炁氣之相交已。故曰。交也者。陰陽相交之謂也。善惡相化。虛實相形。亦可云乎相交。而色空有無之相通。亦未始不能云交也。是以交之一字。其中有至妙之真旨者。卽炁氣相通之謂也。炁氣相通。然後息息相運。而息息相運之功候。卽動靜自然之真諦也。故欲靜必守其虛。虛則實化。無所不動。動以入乎正軌。則動而反靜者。必有形性相合之妙用已。形性相合。則坐也必得其奧。道基於焉云固。而慈念慈心之起。而必由以虛機實行慈業之功行已。由是論之。天地人並爲三才者。以其炁氣之

動靜。無處不合道慈之真旨。而其由虛以化實者。亦更無處不是功行。各方既具三才之體。又逢修養之機。不能不以功行為運用。以實行其以慈輔道之立基。庶幾有形化無形。無形孕真形。而真形之凝乎靈炁者。必能永固而不朽已。其各善味是旨。自知修養之主宰。與覺悟之真諦。皆在功行二字爲之用。而以坐功爲之體已。體用能分。必能相合。分合之機。在於無形之覺悟。均能以化虛爲實。而爲有形之功行已。各方幸逢是機。必當順其機以爲修養。立基之主宰。庶乎道之與坐。坐之與慈。必能由一體而化萬形。由靈一己之性。而盡萬有之性。與天地之性已。果能明性源之所在。則知天地人物。無非一炁。自能知其同出一胞。由是詳研。自知慈業之所以爲慈業者。無非物我胞與。濟人利物。何莫非自濟自利也。其各勉之斯可已。

樹有其根。水有其源。物有其本。人有其性。欲期枝榮而葉茂。是必求樹之根。欲知水之流長。必求源之所在。欲曉物之化生。必求其物之所本。欲悟人之根修。必求人之原性。夫然後方可知於根本之與基礎。知其根本基礎。然後知於修而養。明而辨。始可得其要領。此修子之於修身也。所以必先求其人之所本。而後時候方可臻乎修養之妙境也。是根本之與修人。爲初步當求之要務。徒尋枝葉。雖有精進。亦無非小法之一端耳。各方之於修養。當知於根本者。必當明天地之所本。天之所本。無非一炁。炁化氣堅。而有陰陽。陰陽既具而合。合而復分。是故天得之而爲天。四時運行。寒暑往來。日以之而升。月以之而恆。雨露霜雪。以之而降化。由是炁而化是氣矣。莫不在於自然。而當然之爲其時候也。故有天之以爲天。而亦必有地之得而爲地者。山以之而特。水以之而以深。載重而不陷。容深而不流者。又莫不是其炁氣相化相生相孕相育之於自然中也。吾道以自然爲修。當然爲養者。乃合天地法乎其自然也。天地以自然爲運化。人之所以以

自然爲修養。修養於自然。而後其得諸於自然之時候者。莫不契諸天地之所運施也。各子修乎其自然者。必有自然之時候。自然時候。始可明乎先天。先天者何。卽一炁耳。一炁卽人之根本耳。故儒者之謂天命之謂性。釋者之求於本來面目。道者之究於父母未生之前。其詞不一。而其意義。莫不是言乎一炁之所化。一氣之所生也。故又曰。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炁生。其先於象帝。先於天地而生者。非一炁其何歟。是求其根之所從生。基之所從立。必以炁之所從化育爲其時候也。然炁之在於無形者。無形者無聲。無聲者無相。無相者無臭。無形無聲無相無臭。而以何得其所自然者。又爲諸子之所當於深而悟之。覺而修之也。深於悟。悟於其無。覺而修。修於其有。於無有之中。而明其所以無。所以有。則必得之於無有之無。有無之有已。是所謂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者。亦卽此一炁之在於不得其究竟。而又復似有所知者。卽修於悟。養於覺。而有若是之時候焉。各子之於炁之所悟。雖無所憑。而證其有無。然於一動也。來無知其所自來。一靜也。止無知其所從止。一潛也。移無知所從移。一默也。化無知所從化者。此卽其不着於形。不現於色。而由自然中而明其究竟也。是道之不可說。法之不可演述者。卽在於此不可得而求諸形。不可得而求諸相也。諸子修養之於氣有和而平者。而於炁有得而息而運而藏者。實不可多覩也。此後天之氣易於修持。而先天之炁。則難於養涵也。後氣和平。先炁未養。猶不得謂之時候之臻於玄妙。是後氣修平。必卽休於先炁之養於吾身者。乃修人之不可忽而略者也。但是先炁之於修人。爲後天所錮蔽。則難於化而運息而通。以致炁氣之所弗接。炁氣不接。任督亦必弗通。任督弗通。而欲轉其大周天。豈不戛戛乎難哉。故後氣要修。先炁要養。炁氣修養之於無所謂先。無所謂後。然後冶於一爐。鑄於一鼎。斯可超乎三界。而弗爲三途之所轉輪也。各子修養之

進步也。固屬上選。而爲道慈中之翹楚。然個人之於炁功之所運化。而不得其究竟者。十居其八九焉。所以者何。後天之不易於化。不化則不容。不容則不能看空於一切。是亦色聲貨利之迷於我修人也。比比皆是。其根之淺歟。抑修之欠純歟。皆非也。無非未能明於道之在於後天者之作爲施化耳。後天道之所施化於各人。故各各之功候。亦因之而有所差別。其所差別。莫不是在於其覺其悟其誠其疑之有所分也。故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愚者見愚。其智非道之智於身。其仁其愚亦非道之於其身而爲愚仁也。莫不由己身之修養爲何如耳。己身之於智仁之修。其智仁卽隨諸吾人靈性而爲智仁也。其愚之不求其智仁。是當安於愚也。諸子研悟於是。求仁求智又何求也。無非一於之爲上爲下耳。一心之所以如是者一念也。一念之所如是者一想也。其想念之於心。又莫不是由於後天之所錮蔽也。是修子必先除其錮蔽。而後方可明其光明。亦猶日之被於浮雲之所遮。鏡之受塵埃之所蒙。先撥其所蔽而蒙者。是在於己心之爲作用也。己心堅誠之於去蔽除蒙。則亦卽如撥浮雲而見天日。除塵埃而照物色也。修子如是之修。然後所謂蔽我心者。則莫之所蔽。蒙於我者。亦必無所施其伎倆已。是在於慧心之悟覺耳。悟而能覺。覺而復悟。其功候之於修養。自不怠而懈馳也。各方深研於此。則炁氣之求於平而相接。和而相運者。莫不是在於一心之所爲也。故曰。欲修其身者。必先修心。欲修其心者。必先修氣。修氣於通。上下息運。息運動於默化。靜於潛移。然後修養之得之於己身者。斯可不爲魔所魔。而惑所惑已。魔惑不侵。方可不生其他一切妄念。妄念不生。其心自平。心平氣必自和。氣和性於是明諸本來。靈於是清乎凝固已。各方修養者。卽此一點元真。元真者何。明而固時。然後知儒者之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卽此也。釋者之所求其本來面目者。亦卽此也。道者之所求父母未生我之前者。更此也。以此而修。

其不造於上乘。其不登諸妙蹟者。未之有也。

濟佛訓曰。人之生於世也。氣生之耳。氣之清者則得炁養。氣之濁者。則爲魄制。清濁之判。所以貴乎得其養也。蓋炁秉先天至清而凝。其化也大。其通也遍。所謂一團氤氳。散瀾天地之間。而無遮者。皆炁之功。而化無弗化。通無弗通者也。氣入後天。濁而至穢。其行也塞。其化也滯。所以性無不善。氣有清濁。氣之清者。性之本來也。又或不清。亦性之有自也。不過氣雖濁而能養。則氣自克由濁而清。氣清自克臻凝已。清凝之妙。卽臻斯炁之養。而化乎本來已。不然。人在後天。氣也至濁。其中一切想相。皆氣惑之也。若弗之養。必也濁之愈深。惑之愈烈已。如此尙欲惑欲克泯。而身心克甯。必無是理也。然則濁且濁已。天地間而尙能容萬物者。何也。此非炁功弗克合是。是以一劃開。而天地位。人物生。萬靈育。此中生生之理。無一不炁之化。通氣之化。形而入於有也。是故規屆斯氣惑之際。人靈擾攘之秋。苟克以坐而循誘人人於默靜。使氣不外煽。物欲自泯。然後由後天返乎先天。炁化合一。臻此妙境者。不墮輪迴。不墮地獄。拔祖超玄。永作世外之客。長享逍遙之天。豈不樂哉。不知人心多擾。雖經聖賢仙佛指以迷津。賜以寶筏。而總弗回頭。何哉。蓋氣濁過深。爲羸障所蔽。雖心欲與爭。而惑煽於外。魄制於內。由斯氣蔽身危。靈且無可得救已。所以氣爲人身之主。養之斯清。守之斯純。功至斯候。氣炁合一。無弗得其自然之天。而臻妙山之妙已。

蓋大道玄至難言也。然有心坐悟又何難之有哉。總之人之修道。難於不專。易於有恆。則寧旣能專一。復能有恆。歷數載如一日。宜乎其坐修稍有悟解。此進境也。須知遠之德也。不外乎平而猥由於靜。靜中含和。虛中生有。動中生定。定中運靜。卽大道接乎清。而應乎炁氣也。炁氣

相接。則靈神方可運用自若。自若之候。卽先天之息。運轉於後天之息。先後合貫。卽可操陽攝陰。操陰而運陽。陽陰相融相調相貫之際。卽入乎適。達乎運。通乎玄矣。子近今對於此等修。尙稱聞一知二已。所以坐也息也。調陽也攝陰也。均能知節節著力。此修養已屆門徑通貫之候。尙須時加慎養。時加默悟。自不難由漸而達光明。否則尙恐有傷清靈耳。好自爲之。

尙真人訓曰。輪輪轉轉。劫劫數數。能超脫者。惟元神。元神爲何。卽真性也。夫真性稟太極之元炁而成。自人受天命。性屬於無極。斯時性與命已分爲二已。而識神因之入居人身。則太阿倒置。竊權用事。情欲日深。真性日蔽。耗精亡神。以迄於死。不亦大可哀乎。故人欲維真性。以制識神。除坐功以外。無他法也。何以坐功有如斯偉大之力。今略申其說。以開諸方之慧路。夫識神喜動。坐乃求靜。以靜制動。豈非相對之針砭也耶。且坐定心守。息調神潛於腹中。與氣相凝。集而久之。一點真火生焉。坐愈定而神愈靜。神愈靜而火愈旺。火愈旺而坎水沸騰。真炁發動已。功候尤轉。陰制陽復。性光回明。斯時真我固在。假我已非。何識神之足慮耶。何劫數之有權耶。

天有陰陽之氣。人有性情之分。性屬於陽。而情屬於陰。陰陽相調相濟。則得乾坤之正氣也。充其正。固其靈。養其性。全其命。則陰陽融化。而先天之性。自可運用於後天之情。而後天之情。亦可納諸先天之性命中已。陰陽相生相融之間。則先天界輪之際。後天合先天之化境也。化有化無。無無生生。生而弗化。化而弗充。充而默轉。輪輪相通。通之於上。則達乎其矣。貫乎其澈。則運轉於陰陽相格相感相生之中。生感格化者。下元之氣。通於上關。下運於丹脈之間。息息渺渺。杳杳恍恍。似似錯錯。因因轉轉者。靈之初運。矣之方升也。升則玄然。轉於九關。關

節相動而相濺。則榮衛之調也。氣炁之化也。靈圓之默轉潛運也。神之凝會也。精之固結也。豈惟一炁之融合而充化也。化於不知。充於不覺者。妙化玄奧之功效耳。故人之修道。須明乎陰陽之理。炁氣兩感相生之機。斯足談道。斯足言修。修於色者。養於形者。陰屬之也。修於無爲。而悟於無形相者。陽屬之也。屬於陽則靈也。氣也。神也。精也。炁也。均能由一生二。由二返一。一二相返相迴者。卽轉後天而歸先天。轉先天而復後天。先後相默運。則炁神靈方可合之爲一。一元充固。清氣相滋相凝。此大道之正軌。修身養靈之妙法也。苟着乎色相者。幻境也。幻境卽魔運。入魔不難。退魔實難。難於不知不明不通不悟耳。不能澈悟者。陰之炁合。而神靈相渙散也。所以道高尺。魔高丈。道不能勝魔者。卽陽不能勝陰也。

息運氣化

老祖訓曰。大道無痕。惟玄是運。人道無相。惟奧是化。故曰。運也者。運萬物之氣化。而以爲序者也。化也者。化萬有之精神。而以爲質者也。是道在天地無所不舍。無所不包。烝含萬有之胚胎。而物物於茲生焉。春生之。烝生之也。夏長之。烝長之也。秋收之。烝收之也。冬藏之。烝藏之也。能合於烝之堅者。其神自堅。烝堅神堅。而後化運夫無窮。運息夫弗已。皆於一輪定之已。諸方靜修之功。當以養烝爲主。養烝之功。當以平氣爲要。平氣之功。當以默息爲用。息綿綿。自得上上乘之立基已。故曰。修養非難。立基惟難。立基之功。當於無色相。而以堅恆求之。斯得其真已。真功之動。發源於烝精之純。烝精純固。乃能合於先天。故曰。先天之息。以玄是孕。孕玄而後運奧。奧功之運。惟在若有若無。以求其至平弗易之諦。於是乎有所立已。諸方當以立之所以立。而爲至立之本。則涵培之功。可於靜默求其本。而尋其源已。各各毋以道在聲相。而以有形求之則謬已。雖曰無形。然視聽動容。日用尋常之間。無一不寓乎道。道在幾微。人得而知之已。惟是能從幾微。而得其妙玄以守之者。鮮已。得其守而後能運物於幾微者。其聖之謂歟。

乎聖訓曰。功修養候。道基之所由固也。固道以身。立身以坐。坐之爲要。在乎息運而氣充也。氣充之必從息運以徵其效者。爲覺其平。而後度之有定。皆因其候之準。而見能充之功也。功之有得。則存養於恆。身之所在。內而氣無不固。外則化無不遍已。不偏之謂周。不倚之謂遍。周遍以爲用。其寓體於身者。散布及世。自然冲和之象。靡弗隨在得所感通。此道化之展。所以必求固基於身。而首貴於坐。驗其息運之平。加以充養。爲期大化之宏敷也。所以者何。身之修道

。猶樹佳木也。木之佳者。先於根底之盤固。而後乃見植幹之挺拔。枝葉之敷榮也。根底不固。而欲植幹挺拔。枝葉敷榮。舉不可得也。故欲道之昌明於世。不得不重身之自修。身得所修。則氣充一分。化亦可展一分。蓋同木之根底既固。根盤愈廣。則植幹愈挺。枝葉愈榮。各各相需相成。其勢雖有不同。而爲根爲幹爲枝爲葉。無非一氣之貫通。道之化世。而繫於身。理猶是也。所以修道之法。不得不言乎坐。而坐之爲養。其息運何以致乎。氣候何以能充。則在坐者身自體悟。時時悟證。則坐之進功。起而爲行。自無不克展化於世。以收利人濟物之效者已。各方尙其精審。有厚望焉。

道無究竟。修無止境。既通悟已。仍步步入妙。功候純一。亦息息不同。天人一也。知天時之刻刻不同。卽知人息息之妙化。卽當下論。此一息是乎。再息卽非也。息接息遞。新而又新。生之謂易者。何足以喻與息俱化者也。息而化焉。充乎炁者。又一息境。然而息何以凝。凝自凝也。但無縈擾焉。意何不縈。定於虛。識何不擾。凝於空。空凝而虛定已。有不心如死灰形如槁木者哉。然而不亦太寂滅乎。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而息焉不息。是爲之主。主息生而萬化隨。個中景趣。神妙無窮。又何苦其枯寂。且神妙磅礴。未有不恬澹虛適。無往而不自得者。是乃天德性相。生人至樂。修者所以必期乎是而後適。期而求之。卽在當下了脫。吸而呼焉。誰不能之。純任自然之呼吸。自見主息之端倪。久習化忘。無味之味。樂而不厭。淡洽渾融。自充體會神。胞一炁一。永樂天樂。人事自無足擾者。此乃真言。無感齷齪。夸特與語。以盡提攜。得意仍須忘言。莫爲善障。善言無瑕。卽善行無轍跡。故一言一掃實。一言一掃空。一息一現身。一瞬一爲人。可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毋謂人不我識。我

亦不識我也。哈哈。其各諦審。勉旃。

昌佐神訓曰。所謂調息者。非指呼吸而言。蓋得調息之姿。身中便無呼吸。然所謂調息之姿者。卽中庸脩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如斯而行。則息息相通。自不難達乎運息。惟息是運。惟運自息。運轉妙靈。則靈機動而氣炁生矣。如是而坐。則道可悟。性可明。而玄妙可得也。

〔全訓載悟經門〕

達祖訓曰。言坐功於身心之利益。人之身心。何以有其生生不已。活活潑潑之靈機。道以運之也。修道卽所以活其身心。使其身心之靈。永凝永聚。而動動不已。長流不息。以其同於江海之長流。山岳之堅固也。江海之成。成於水也。山岳之成。成於石也。是水也。是石也。其爲有形之體。化於五行之中。如人之身心。出於太極元素。而火而土也。火者心也。土者身也。流行於心身之中。而不已者水也。是五行也。不能不同其運行者。道之大化如是也。道無名而有名。道無形而有形。其名因人而名。其形因人而形。人之身心。道之行也。身心之所以有其運化。而生生不已。道之用也。道之體用。其備於人乎。人究其理。而尋其要。則人之一身。無處非道之機。得其機而用其機。無時不可以開道之姿。見道之奧。道之全體大用。皆能化和於我身心之中。我之身其爲山岳乎。我之心其爲江海乎。心者火也。火者水也。身者土也。土者石也。化有化無。生生之理。不可測者。道之先天也。後天之道。以心爲火。先天之道。以心爲水。後天之道。以身爲土。先天之道。以身爲石。火也。水也。土也。石也。母子也。子母也。陰陽之動靜也。循環不已。終始化一。化一而化二。化二而化一。其先其後其接其通。能明之者。可以見天地之真物。可以得道之真形。是水是火。人見其二。人見其分。其實水火無二無分也。水卽是火。火卽

是水。一體也。一物也。有其形。有其化。而人不能研其真。以致心爲水所滯。而心不能永存其生機。若心爲水所生。則心之生機愈旺。而生機可以無息已。見心爲火者。可以見心爲水。知其水。知其欠。則火化之功水之功也。水化之功火之功也。運其火於離宮。而坎宮之水生已。虛其火而填其火。虛其心而實其心。非坎水不足以成其功也。坎之在人腎水之宮。腎以爲藏精之府。修者化精爲氣。氣也者。火也。火之氣也。火化爲水。水化爲火。上下相交。既濟之功成。而有形之身。活活潑潑得其基已。以身爲寶者。不若以水火爲寶。以身爲修者。不若以心腎爲修。心腎二宮。得其抽填之法而行之。則化生之機。必潤乎有形之體已。是體也。以爲土之所化也。後天之土。不能與先天同其悠久。必也。化其後天。而成其先天。則土之來於母者。仍歸之母。而元素不減其分量。土仍爲石已。石者。金石也。非人所見之金石。乃先天之金石。五行無形之體也。金不見金。而金之剛柔性具。石不見石。而石之堅固性存。有其性而不見其素。化其素。化其性。後天之土。後天之身。皆變爲金石。故曰。修道而金身成。金身者。不壞之身也。有其身者。有其性。性已金。性已不壞。不壞者。永存不沒也。永存不沒。百年爲一日。千年爲一月。萬年爲一歲。其壽不可以年計也。歷萬劫而不壞者。其爲有道之身心乎。天地有時而渾沌也。有道之身心。無渾無沌。此世界陸沉而天崩。彼世界可以更新也。開闢世界。開闢三千大千世界。皆若如是之花花色色世界。非有道之身心不可也。有道者。可以造天地。可以造萬物。以此語爲誇誕。未得道味。未明道基也。明乎道機者。可以悟先天之化育。後天之化育。先天之物。後天成之。後天之化。先天成之。後天不化。何有先天。先天不成。何有道功。天地萬有。皆順乎先天而得其道以生。失其道以死者也。先天之爲天道也。先天之爲化道也。先天之爲天命也。命

之賦於人。人得之性也。性無不善也。性善而情有不正。是以性隨情變。而善善惡惡。正正邪邪。是是非非。以初性如是耶。情如是耶。實欲之所致也。無欲者無情。無情者無性。無性者無道。無道者無物。無物無名。無名而歸之於頑空之境。以此爲道者。見邪魔。而未見真理也。以此道而爲國。國必亡。以此道而爲家。家必敗。以此道而爲身。身必壞。是道也。邪魔也。道之真理不若是也。道之真理。必也修其中。而致其中。此入手功夫。不能無欲也。必有所欲。以動其情。其微妙處。只在正與不正。當與不當耳。人未有無欲者也。成聖成賢。皆由有欲學聖學賢之心而成之也。學聖學賢。不能不欲知聖賢之學問。欲知聖賢之言行。欲知聖賢之動作。而後順其所行。法其所行。其所以爲仁義禮智信之實功。而我皆欲之。行其仁以成其仁。行其義以成其義。行其禮智信。以成其禮智信。有一不能行之。我心不欲也。以此爲欲者。其欲必出乎情之正。以此爲情者。其情必出乎性之正。以此爲性者。其性必出乎命之正。正命者。不違於天也。不違於天者。不違於先也。不違於先者。不違於道也。不違於道者。身心合於道。而不自知也。自得其道。而不自覺也。道之在身者。後天之神。化爲金石已。道之在心者。後天之火。化爲真水已。化水爲火。化土爲石爲金。五行自化。而不爲天地所化已。五行在我自運。而不爲鬼神所運已。脫乎三界之陶鎔。而陶鎔三界。鑄三才於一炁之真。成萬有於一陶之虛。是道也。其爲真道也。非若頑空。空而不化。空而不生。空而不聲。空而不色。空而不花之空。是空也。物之化育之母也。物與人同也。人與物同也。同得一道。而生而化也。一陶一炁之中。何所不容。何所不化。是以化五教而爲一。化萬類而爲一。化天下之花花色色盡爲一。一而不二。二而歸一。一以貫通上下玄關妙諦。通乎尾閭者。通乎鵲橋。通乎陰陽者。通乎黃中。通乎天目者。通乎天耳。通

乎天耳者。通乎靈機。通乎靈機者。機一動而覺已。陶者世界也。世界萬事。無不因機動機覺而知之也。至誠如神。至誠通機也。至誠無所不知。機以知之也。機在何處。機隨靈而轉移。靈在何處。機在何處。靈在人心。機即在人心。靈在天空。機即在天空。靈無所不在。無所不遊。機無所不在。無所不安。在其地而知其機。安其機而運其靈。機動而靈通。靈通而神化。神化而聲音。而言語。而花花。而色色。無不如在目前。如在耳邊。視之甚明。聽之甚清。非我有目有耳也。道之目。道之耳。道之機也。各方弟子。得其道以爲身心性命之寶者。其身也寶。心也寶。性也。命也。皆寶已。無壞時也。金剛不壞。其爲各方弟子之道乎。道之得也。何功何行。非坐不可也。各方之於坐功。其切注爲重爲要。各方其倍之。各方其參之。

夫人生性命之修。自採藥而止。既知神與炁爲一身上品妙藥。則當以神爲性。以炁爲命。守神固性。既爲先天之修。然未修以前。必先尋藥之根。西南有鄉土。名黃庭。恍惚有物。窈冥有精。曰分明一味火中金。此即取藥之根也。尋得藥之根原。方能下手言採。垂簾塞兌。空欲調息。離智失形。幾於坐忘。曰。勸君終日默如愚。煉成一顆如意珠。此採藥之時節也。既採之。方能從事於製。天地之心。渾然一炁。人生之初與天地同。天以道化生萬物。人以心肆應百端。曰。大道不離方寸地。功夫慎密要行持。此即製藥之法度也。藥既製已。方可言入。心心无念。念念无心。主意規中。一炁還祖。此即入藥之造化也。藥既入已。方可言煉。清淨藥材。密意爲薪。十二時中。不離煨煉。曰。金鼎長教湯用煖。玉燭不教火微寒。此煉藥之火候也。初學者以神馭炁。以炁調息。呼吸出入。一任自然。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火候會到陰陽裏。火候藥物一處詳。符之一日。有一日之週天。行之一時。有一時之週天。行之一刻。有一刻之週天。无子午卯

酉之法。无晦朔弦望之分。念不可起。起則火發。意不可散。散則火冷。古今傳藥不傳火之祕訣。盡於此已。各方有志欲修者。體而味之。勿負授受之意。其各勉之。

慧聖訓曰。道之所以爲道者。自修而已。修道之旨。在於至誠。至誠不息。均在坐悟。各方以坐旨之研悟。而爲渡化之立基。以鞏固大道於無形。而各各無形之進益。亦有不期然而然者已。然坐之要義。更在有定。有定之功。在於知守。知所守而後有其定。有其定而後有所運。有所運而後有所通。通於自然。必有所悟。一本自然。必有所覺。有悟有覺。自能爲守。能守自然。無不坦適。坦適之功。不堅而堅。不誠而誠。不堅之堅。乃曰不息。不誠之誠。乃云不測。不息曰道。不測曰慈。道慈形相。皆於時候相見。時候之見。見於性天。性天事盡。盡在於至命。至命之功。從無而有。至命之候。從有而無。無也有也。循環之妙。循環妙諦。虛實之理。理之虛實。則在默悟。默悟之悟。自然自化。自化自然。自然而然。虛者自堅。空者自誠。堅者任其道。誠者任其慈。任道任慈。無非自然之理也。而後道也者。乃能化人於無形。慈也者。乃能拯人於無爲。化人拯人。其理也一。一者何主。主於至誠也。然若非無形中之有形。無相中之有相者。曷克自然自化。化於無窮。窮無不通哉。各各悟之。道之一字。最難辨認。亦最難堅守。其所以難於辨認。難於堅守者。在於太平易而已。因其平易以爲難。故處處輕視之。則其守也。必不能堅。而毫厘之差。必至謬以千里已。是修功養候。必先心平氣和。能心平氣和。則其靈也必能自清。靈之清也。舉凡一切是否歧途。皆易於辨認已。能認清道爲何物。然後道之真旨。方能清晰。而後所守者必堅。所堅者必適已。故曰。適也者。適其心之謂也。心能適。則其身亦必適。身適而後身安。身安則心安。心安則心正。心正則無所不用其正已。是正已正人以正萬世正天下。莫不

由此道之一字爲之主宰。而主乎是道。又必從堅虛以爲功也。天地生物。莫不由於一炁。其他也亦莫不由是一炁。是炁之所以爲炁。一虛而已。虛則一胞相凝。由此凝虛之時候。而化育無窮。則道也方能自適其適。而守也亦可從真旨爲定則已。真旨既明。真姿可以自守。守真姿於無形。而有形之化。方可與虛形之練相合。而孕真形已。此道之所以爲道。從無而有。從虛而實。從空而色。莫不有一定之主宰。有一定之主宰。然後有一定之統系。有一定之統系。則不至紊亂。而各安其安。自適其適已。以是言功。則功無所不統。以是言候。則候無所不系。能知時候。卽統系之主宰。則知炁氣之相交。無非一虛相守而已。若守是虛。方化是虛。能化是虛。方堅是虛。能堅是虛。方堅是靜。堅靜而守靜。守靜而適靜。適其靜者。莫不適於其動。是動靜時候。皆以一虛爲主宰。而以一炁爲運用。而更以一息爲樞紐也。知乎是則知日用尋常之道。無處不是平易。而平易之中。處處皆是難關。頭頭皆是難境。知其難而不以爲難。方能堅守是易。堅守是易。而不破壞此統系。則一炁之凝。一胞之聚。方能由二氣之相好於無間者。而爲罔圖之樞紐。故曰。大道自然。何者是難。何者是易。何者在是。何何非是。何何是是。何何非是。能知大道無界輪。無非是。無難易。而後時候之相轉者。莫不從潛移默化之中。以致其用已。此吾道時候在於至平至坦。而無所不適也。各各能知其適。方知其通。知通而通於機。則機之所觸。無所不感。感於其格。格於其誠。一誠相守。而後一誠相覺。能知覺悟於誠。則知至誠不息之功用。皆至機之靜守也。靜守爲適。方能動運得宜。因其宜而爲之功用。則炁氣之相交者。無非虛胞而已。各各由是悟到先後天之界輪。本無所分境。亦更無所界輪。而其分境於界輪者。不過炁六氣六之運行而已。雖有炁六氣六之分境。其伏根於自然者。無非是虛之化育而已。化者始也。育者終也。

終者必有始。始者更有終。終始無間。物我相忘。而後打成一片者。更無非太虛之境已。雖曰人事。亦云太虛。是道之所守。卽此太虛。道之所修。亦是太虛。練有而無。歸根於自然。亦無非一太虛而已。各各能知太虛之境。方能不爲界輪所阻。更必不爲幻境所搖動已。各各明乎虛中有實。自知空中之色。不是奇異。而自然之境。何處非逍遙之境。極樂之天。又何難易之有哉。然而初修之士。必當知其難易。方能辨其真僞。若一味盲從。恐道將不道。而疑竇從此生焉。是以修道者。無所疑慮。無所罣礙。方能守定是虛。一有相着。幻境立生。可不懼哉。可不慎哉。至於因果事變。道內道外。人皆當平心靜氣。自思其所以然。方寡過於無形已。若不能自思其所以然。雖知其因果之所在。亦於事無濟。此人羣物類。所以必從自然平心爲本也。更當自思了其因果。方能知道之本來。而人之生於世也。日用尋常。不離是道。而道之所以爲道。又在極平易之功用。是以吾人必有心平氣和之功。方能看破一切。若不能看破一切。雖知一生之因果。與一事之顛末。亦未必能逃出此輪界也。各各悟及是理。自知世人所處者。無非苦海。旣在此苦海之中。又何必踴躍攘攘以自爭其是非。而自尋苦惱哉。世人之不覺察者。每每以己身必思有益。方能合其心意。若少有不順遂。而氣卽不平已。傷靈之舉。莫甚於此。而况悔吝吉凶。日日有之。惟在人自善處耳。譬之人有悔於某事。及有疑於某事者。又何必求其知哉。卽知之已。能否自身懺悔乎。不能懺悔。又何貴乎此一知。若能懺悔。不必知而自能了其因果於無形。至於人之所以爲人。上壽者不過百年。祇要現在無愧於心。何必問將來之榮辱。至於已往者。有過耶。可速補其過。無過耶。亦當自行奮勉。方能保其真靈之不墜。是道之所以爲道者。在於日用尋常。不必求修之人。方可以云守道耳。然道之在人。爲人自擇。擇其善者。必可以保其身。擇其不善。則其因果必

未之敢知已。各各研及於此。必有悟其所以然者。而必不以道之難爲畏途。以道之易而輕視也。於驚風駭浪之中。而能鎮定如故者。非坐功有所定耶。坐之定也。方能氣平。氣之平也。方能虛靜。能守其虛靜。方能自適。適於自然。而後適於無形。此功候之所以云功候者。無非息息自適而已。息於其心。方能息於其神。息於其神。方能息於其靈。息於其靈。方能息於其性。息性之自。方能息氣化氣。氣之化也。化於是炁。是氣之於炁也。無非一虛相凝而已。相凝者云合。合而必分。分則成形成體。而形體之變化。無非動靜。而動靜之相循。無非功候。而功候之相轉。均在坐息。坐息不悟。何以自覺。覺而不止於其止者。則終始本末。又從何處以知其玄妙耶。是以玄之又玄。息於其自然而已。損之又損。息於其所止而已。息於其止。方知其定。息於其定。方知其平。息於其平。方知其分合之機。能以分合之機。而爲無形順逆之相通者。然後心之與神。神之與性。性之與靈。皆能合而爲一。而一而不二之中。方可以適其所適。而明其自然之運用已。以是言坐。坐之修也。修於其靜。坐之養也。養於其虛。虛而能化。化空爲色。色即是空。空以成形。形而爲有。有則必無。形而爲無。無則生有。有無之機。虛做實練。夫然後知道之所以云道者。在於坐候功用。而坐之所以云坐。在於一息相通。息之所以云息。在於一靜相守。靜之所以云靜。在於守其一妄。一妄能守。而萬絡自通。通於自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大化無形。所以在於一息也。息而不息。方能不測。不測之功。在於相轉之候。功候相轉。在於潛默。潛默相化。乃化至玄。至玄之守。必靜於妙。妙靜而玄動。然後形之所以云形者。無非從有而無。從無而虛。從虛而真。真元能固。乃凝一炁。此炁之所以云炁者。必體於虛而用於氣。然後方能爲萬有變化之主宰也。因變化之主宰。爲生化之樞紐。則運用於循環之間者。皆坐息坐氣爲之。

真旨也。坐而知其所息。方能知其氣化。能知其氣化。方能知其氣連。能知其氣連。而通於自然者。方可以以有爲無。以虛爲實。而卽色卽空。卽深卽淺已。所謂道之真旨。卽在於是。而其所以守乎是。行乎是。而不能離乎是者。其中必有如是之如是爲之主宰焉。不知其是者。必不知其非。不知其非者。亦更不知其是。故曰。何何在是。何何非是。有吾在是。道卽在是。有道在是。吾亦在是。是道之與吾。相一而不二。相合而不分。相化而不變。方足以云道已。若不以道之自然爲悟。必不能以道之真旨相守。而守是道者。必守是吾。守是吾者。必守其心。守是心者。必守是虛。守是虛者。必堅是靜。靜以自定。定於自然。是則大化之用。無非一炁相息而已。息而爲坐。坐則自適。息而爲交。交乃自通。息而爲功。功乃相轉。息而爲候。候則孕形。近天地人物之相化相生者。無非此一息而已。不知息之所以爲息。而以息爲主宰者。其性靈必不能永固。能知息之所以爲息。而從修養以主宰乎息息者。方知自適之功用。與自然之真體已。真體何在。虛本無體。無體之體。其體仍虛。是以虛而能化。化則相感。感而遂通。通無不適。其所以自適者適其性而已。適性之自。方知適命之如。性自命如。皆在真空。空而爲形。形仍歸空。空而爲體。體反於真。形而爲性。惟知是自。形而爲靈。靈乃自固。固其本來。以反太虛者。方能知坐之所以爲坐。息之所以爲息。而無處不鎮定。無處不自然已。各各修功養候。必明乎是。方足以言修養。能以修養之自然爲適。則動靜之間。必無所阻。而潛移默化者。亦皆尋其自然之序。而逃乎造化之外已。其各慎以自守斯可耳。

濟佛訓曰。人之修也。以道爲守。守道者。必以至靜之體。而體之靜。則在於坐。於坐不甯。何有其靜。不有其靜。何有其空。不有其空。何有其平。不有其平。何有其定。故不守道而堅坐者

。行必不正。行不正者。心必不誠。心不誠者。意必不堅。意不堅者。志必不恆。志不恆者。氣必先餒。氣餒則誠於何有。不有其誠。修於何謂。既無謂修。則運必不通於無形。化亦必不適於有相也。無形有相。不通不適。運亦必有阻。而化亦必有障矣。是故修養。必修其心。必養其氣。心修則行正。氣養則神守。神守則性明。性明則烝凝。烝凝則息運。息運則脈平。脈平則丹田。以至於尾骶。由尾骶而復上至於泥丸。然後運息無不通於自然妙境矣。若是修養。則無所不通。無所不知。無所不運。無所不化也。無所不化者。無所不至其機也。無所不運者。無所不運其奧也。無所不知者。無所不明其妙也。無所不通者。無所不通其玄也。若然者。方合乎吾道之正軌已。吾道既正。吾行乃中。吾行既中。吾運乃公。吾運既公。吾渡乃普。普渡宏化。道慈克昌。修養進益。功候有著。是修乎。是養乎。是功乎。是候乎。是修有相。是養即著。是種因。是結果。然此皆不若以無爲修。以虛爲養。以自然爲功。以坦適爲候者之爲愈已。無則爲修。虛則爲養。無則無爲。虛則虛靜。而保其至誠之心。則天人之間。一貫相通。而運化則無阻障矣。以自然爲功者。其功不測。以坦適爲候者。其候不朽。不測之功。在於定一。不朽之候。在於立行。立行定一。卽爲修養者之最要也者。各各修養以來。本其至誠之心。公正之身。以保其至清之性。而固其平公之命者。若非堅之于坐者。又何能以守其道也。

尙真人訓曰。道之於世。其爲公而無私。正而不僻者。則人之於道。以修而明。以明而誠。以誠而真。以真而堅。是其堅真誠明之修。均爲在世轉運之大道以化於無形。而現於有象者也。人之爲道。始知修與人之關係。不僅其一身一家。而世界人人之所賴以弭者。正不知若何其急也。是以道慈之興。必賴修人。修人之立。必賴於道。而道之所以爲道。尤必以信仰之有無。而昭誠敬

之修養也。惟修養於道。不如修養於心。修養於心。不如修養於行。其行之所致。卽修之表。而道之型也。有其一人之型。則有取型於十人者。有其十人之型。則可以有取型於千百人焉。是修養功候。有賴於修人之型行。而昭其信者已。是以道言修。而修言慈。慈言行。而行言化。其化者。卽行之積也。亦型之至也。以修而言。又何不以此爲務哉。能修明於身心之所致。好惡之所當。是非之所在。公私之所存。均明於修養之中。不疑於物。不敗於事。不失於理。不傷於炁。則炁與氣交。孕與運合。無神奇之幻想。無是非之曲直。均以道之自然。道之平庸。而顯其機於平靜安適之中。則所謂奇者乃不奇。所謂異者亦不異。所謂妙者有何妙之可言。所謂玄者有何玄之可述。是在各人之功養修候。以體大道之真。以悟大道之奇。於無無之間。靜養之候。動定所在。皆運息之象。運息之象。皆自然之景。知其景之自然。而適其性之當然。行其性之當然。運其機之自然。均與虛化以識其體。默運以合其神。無往不通。無往不適。通者平之象也。適者公之任也。住於身心性命運息動靜之間。則可謂道在身躬。無往弗通已。惟於此景。求之於半修半候之修者。又何能悟於斯也。是以大道必以平庸始。其職此乎。故世人之修。先務其奇。道言修功。先言其適者。與他教異門之不可同日語。豈可以旁門左術。而窺大道之詮耶。欲致乎道。可捨其所見。以從道之公正平庸處。以悟各功候有無。修養有行。其靜定之間。以寓其至妙至神之機焉。各在修諸方。其各以己之所悟以悟。以己之所參以參。以己之所行以行。以己之所修以修。則適與不適之間。或可悟及大道之玄奧已。其各勉之。

人身息運。大化之所以擴也。何以知其然耶。觀於天地之覆載。萬物以生以育以長以成者。莫非氣爲之也。而氣之所以生育長成者。候節之也。候爲氣節。於是爲春爲夏。爲秋爲冬。而天地之

功能所以運化者。靡弗極其廣大已。而氣候之廣大。在於天地。既若是已。人身秉氣。本與天地同絜。而候之淺狹。若或殊致者。豈其體有廣狹哉。乃運之而莫能擴。於是氣秉之真。不免爲形所限已。是故從古明道之士。莫不由其氣息。加以充養而擴運化。存之有素。用之弗竭。綿綿轉轉。則旋於身之中。運施於形之外。內充而外擴。乃得普及無邊。化度罔或有窮。其爲功能。亦與天地同量已。近紀人心淺薄。論者多謂風習日偷。以至斯極。其實時習固足遷性。而亦氣息弗知擴運。因之局量淺狹。動受幻惑。以致氣弗能固。情流於塵俗之間。趨以日下。而所以不平者。心自不平。而後事欲爲平。亦遂不知何自而爲之平已。此若就事自證。其心總必自以爲平。是則平其所平。平於其世。則仍未平也。何哉。不從息運有所充養。以致擴大。在此爲平。於彼則弗平也。是皆氣無廣大之涵量。而局於偏隘。以其所見而自爲解。庸詎知宇宙之廣大。不得其所者甚多。若徒以吾之見解。以爲之平。是仍不離塵習。弗克以與天地等量其功能也。斯之功能。原非易致。但人若本其息運。充養氣候。待及涵量已宏。再思所以表現。庶幾存之者久。則資之深。資之深。則用之莫弗左右逢原已。當未及此之際。惟有且養且充且修且證。步步反求諸身。而一息弗弛於物。然後實踐之功。可以進純。良貴之能。可以充擴。靡弗悉由息候之間。自驗氣運之變化。不遷不忒。不怨不尤。不愆不忒。不躁不矜。種種塵習。先從氣息精其涵滌。以清根本。根本既正。然後自慎行詣。而求必謹而平。步步推擴。由邇致遠。由小致大。點綴不使或離真誠。以妄有所躡。時時惕勵。弗少怠荒。果若是者。功能之運用。亦可同於天理之流行已。吾見今人，其於身之謬失。懵弗自覺。罔無足論。卽其智識。而肯存養息運以充氣候者。亦殊罕覩。此無他。息之呼吸。一出而弗慎守其清。一入輒任多所雜塵。於是清虛之府。每爲塵念所窒。

非無所靜。而其靜也若忘。非無所動。而其動也惟助。是忘是助。動靜之真。因其呼吸之雜而非清。氣息之根本。往往自搖於莫或知覺之中。求其運化克顯正大之功能。以同天地之覆載。自不可期。卽此一身。欲得四肢六腑。百絡千肌。氣之貫通。當亨康適。且亦不易償願。是雖淺狹之處。亦弗克自守而圖保全也。嗟嗟。人生可貴者。不此息運充擴之求。而紛紜擾攘於其所望而不可卽之境。吾誠不知其果何心也。噫。人情人情。所以誤人者。豈情爲誤。誤於情之不知根於其性。時加存養而後運行。乃至脆弱之軀。幻若曇花。心先身死。蓋亦至可悲已。吾道諸方務慎自度。而好爲導化。其於道也。無愧所修已。

文中子訓曰。天地萬物。所以生生化化週而不息者。一炁運之也。運何以運。非氣莫充也。充何以充。非平莫充也。平何以平。非靜不平也。靜何以靜。非息息以自調不靜也。息何以息。則非吾道之坐功無以成功也。是故吾師度人化世。首先以坐爲諸修之要旨。修人果能於坐功不急不怠。則息自調已。息之調也。心自靜已。心之靜也。氣自平已。平無不運。運無不化。化無不普。此乃自然之真理。而無絲毫之勉強也。現在吾道新舊諸修皆知於坐。而時間之短長。度數之多寡。紛紛然有任意之坐功。此則非坐之真旨也。夫坐雖云順其自然。而必先能盡其當然。始不至於有誤入歧途之弊。急功躁進。則必有滯塞之病。因循遲緩。亦必致渙散之患。故修之於坐。總當以勿忘勿助。爲功夫。大學知止一章。於坐功最爲相宜。果能時時止於至善。則妄之守。息之養。自無不合。得妄之正。而息息自持。則定也。靜也。慮也。得也。安也。一步自有一步之妙轉。得其妙轉。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可於此中得之已。本院修子多居商界。而欲事業之成就。生意之發達。亦必於坐功求之。始可觀其成功。是何以故。蓋經營事業。操持生

意。非精神充足不可。而欲精神之充足。則非先平其氣而調其息不爲功。息果能調。氣果得平。則氣蒸合化。而臻於自然之境界。此境界非從靜坐以深切悟求。何以達其目的乎。願諸子此後。無論忙閒。總當抱定勿忘勿助之工夫。每日四度之坐。亦不爲少。每日十六度之坐。亦不爲多。但須持其恆念。守以堅誠。總不使坐功有一日之間斷。則心得其靜。氣得其平。息息不懈。氣化合悉。則運也化也。悉從精聚神凝之下。而功同天地已。至於發展事業生意。更不可言而寓已。葉仙訓曰。斗柄指寅。萬象更新。天地之氣。動而爲運。靜而爲息。一動一靜。則萬物育焉。四時分焉。動而賦其命。靜而見其息。運而達其化。息而凝其神。動靜運息。而後潛移默化。於是功候之妙轉。皆在於是已。至於風化人心之維繫。以及化已化人。渡已渡人者。亦莫不在於是已。各各創道與慈。必先存渡已之心。存渡已之心者。必存化已之念。存化已之念者。而後存正己之志。正己乃能正人。人已得正。而後則人必不期化而自化已。不期渡而自渡已。故曰。化人非難。化己不易。渡人實易。渡己維艱。由難易之分。悟到性天地之涵養。則浩然之氣。而任其於自然也。自然真旨也者。靜極而動之義也。動極而靜之旨。則在於氣。而氣之所守者運於息。坐不與氣合。則性也無由得其進。性不與坐守。則氣也又從何處以致其妙。故吾道之所重者。則當以坐爲主。能主於坐。而後能知氣之動靜。知氣之動靜。而後知性之動靜。氣之動也。無時不靜。性之靜也。無時不動。觀夫守竅運息。卽知其所以然已。守竅者。至靜者也。運息者。至動者也。而息也亦爲之守。竅亦爲之運。是非動極而靜者乎。是非性之靜於自然。而返於動者乎。養竅之守也。氣主其動也。息之運也。性主其靜也。主動主靜。皆不出一炁之所化已。各悟之。

按氣字從氣從來。息字從自從心。蓋氣由於穀氣而生。是以食量大或過飽之時。出入氣必粗而重。食量小或遇饑餓之人。出入氣必細而輕。有如汽機。水多蒸汽足。則汽積之力大。水小蒸汽不足。則力微。同是一理。息則不然。息字從自從心。蓋由肉心而生。這箇肉心下面。據生理學研究。有一部分名爲心室。在左旁與大動脈相接之室。名左心室。右旁與肺動脈相接之室。名右心室。左心室主發血。右心室主迴血。週身血液。先從心臟左心室起。經過大動脈。（俗稱發血管）入身體各部。分給養料。收其廢物。從大靜脈經右心耳。復歸心臟。爲之大循環。又從心臟之右心室起。將濁血送入肺臟。藉呼吸而清潔之。直由肺靜脈。還流於心臟。爲之小循環。又名肺循環。（從左心耳輸入肺內清血。達於心臟者。名肺靜脈。接受心臟壓出之濁血。達於肺內者。名肺動脈）而全身血輪所以能循環不已純粹是息之作用。故氣乃由於肺部開闔而生。屬於動。息乃出自左右心室。自然就有大小循環之流行。不藉肺部之開闔。與口鼻呼吸。所以屬於靜中寓動。此氣與息之大別也。靜坐時。食不過飽。緩帶鬆扣。身不欹斜。心不妄動。則一呼一吸之氣。由動返靜。出入自漸調和。息是周流全體。不藉肺部漲縮。口鼻呼吸。欲求調息。平時以清心寡慾。養氣固精爲根本。坐時以收視返聽。塞兌守竅爲輔助。壹志凝神。勿矜勿躁。勿偏勿急。守空守虛。守玄守妙。心空四相。則息不調而自調矣。編者附識

任督相通

老祖訓曰。心存乎道。道乃日見。道立乎心。心乃日明。明明見性。心乃日聚。聚吾心之靈。而後性天日清。炁乃自凝已。故曰。心之所向者。不求乎幻相之實。自可造乎上乘。此求者所以求諸已也。求已功夫。從克已爲始。則切磋琢磨之功。乃有所定已。今舉克已之要者而言。其質也盛。則近於形。其文也盛。則近於影。無質則文也亂。無文則質也虛。此形影相隨。所以爲文質之喻。而定乎先進後進也。日居繁麗之場。而不覺其喧囂者。克已之至者也。繁者物之繁也。麗者物之麗也。物也於我何與。則凡有動於中者。我心皆不爲之動。斯則燕居自省之要。坐者當以此爲箴規已。諸方日日言坐。而不能從克已以入手。仍盲從也。盲從之害。爲修之賊。故佛言去六賊。而以意爲最烈者。亦克已之論也。內功不堅。炁息不凝。調神乃弗能得其靜運。是以先天之修。從無聲無色。先天之坐。從無意無識。無聲者。乃見真聲。無色者。乃見真色。無意者。乃定真意。無識者。乃有真識。是聲也。色也。意也。識也。亦先天固有之靈也。惟能得其至與。以造乎上上乘自然之境者。乃不爲幻象所惑已。清濁之流雖同源。而各分其派。輕重之氣雖同息。而各分其引者。先後天之分也。先天從虛。乃能從無而有。後天從實。乃有而日臻於無。故曰一陽來復。先天之象也。至六陽可謂極已。陽極則亢。亢能保其泰而持其滿者。非有至於其修功者。不克以知幾其神。而急流勇退。一陽既生於下已。必循序漸進。以至於六陽。而仍一陰生於下者。先天返後天之象也。後天之象既微。惟履霜知堅冰。而括囊无咎。不爲六陰所乘。使龍戰見血者。其貞固之功歟。諸方知乎陰陽之象。而後知虛實有無。本無也。何有有。既有已。何必無。無無有有。以成虛實之象者。卽造化不測之功也。吾身之陰陽。亦隨天地之息而爲息。故

前三關由上而下。以至於無。爲任之象。後三關由下而上。接於督以至於適。而爲有無相通。此修者所以言丹田。言玄關也。今試以吾身之所以相通者而論。其胎元之始。性在其中。靈炁已孕。及呱呱而泣。其性天之天。魄惑亦存於其間。然而良知良能。仍未泯也。及至能言能行。仍屬孩提之性。然魄已勝魂。障欲日消。而吾先天。固有之性靈。乃於希遠。而於氣相習已。及冠而後。不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卽吾性吾靈。亦有大半隨後天父母。及至世故人情。洞悉於心。則間有相習之欲。而性靈乃日墜。魔惑乃日叢生已。此其要略也。吾身既染於習欲。不必元氣斷。元精喪。而吾本來天性相通之任督。亦早判離於吾形。何者。水火不能相融也。及修也有所覺悟。知履霜必有堅冰。乃爲抽坎填離之法。以實其先天之乾。而通任督既分之脈。豈易言乎。亦豈難言哉。不過中庸之道。首重克己。克己力行。則日久漸成自然。不必強制之功。始非禮勿視聽言動也。今之修者。不以克己入手。而曰吾坐之期年已。仍未見效。何其修若是其難耶。噫。不求諸己而爲遠心之論。是何異赴越而繞道於隴也。其相去不亦太甚耶。故曰修坐之始。當先修心。修心之始。當先克念。思慮未起。消於無形。日用倫常。由乎斯道。庶幾修也。自不能視爲畏途。坐也亦自無欲速則不達之病已。諸方細味生生之始。以求夫任督之真脈。則本源自清。本性弗迷。而先天固有之清靈。於是乎無障無惑已。

性功命候兩相同。守定心猿任督通。坐到自然渾忘我。西風溫養轉東風。

各方數年以來。坐功進步。卽在溫養。而溫養功候。又在息息之相通於相轉也。相通者曰任督。相轉者曰東西。任督通乎南北。東西轉乎金木。金木兼並。性命乃定。性命能定。功候潛移。默化潛移。道旨斯知。知其所以。則性命之溫養。必在無形守其堅誠已。各方知堅誠之旨。而未知

坦適之旨。知坦適之旨。而未知自然之真諦者。必仍從無爲以相習。而後道慈功行。必於不期然之中有進步已。各各更當思道之所以爲道。必在於坐。而坐之所以爲坐。必在於堅。知堅而守。知守而誠。知誠而適。知適而恆。方克以肩道慈之重寄也。若不知坐中自然之奧。則靜何能堅。動何能適。一旦定游。未有不入於歧途者。而况虛實相化。無非空色相生。空色相生。無非有無相主。能主有於無。然後主無於有。知有無相主之功。則虛實空色。皆從一貫合於自然已。各方知自然之適。以守其恆。自知至誠不息。循環不已之旨。皆在於坐中之靜動。坐得其靜。虛也自篤。篤靜而動。息息乃通。通息於任。陰氣之化也。通息於督。陽炁之轉也。陽轉陰通。性化成命。命化存神。神化存虛。虛化爲息。則息之所轉者。又從始以爲終也。各方守定是靜。以寓是空。空之又空。則動息而成色者。莫不由真形爲之孕也。各各功候修養。坐到悟到。必能有所參悟。參其虛。必悟其實。參其空。必悟其色。參其有。必悟其無。參其動必悟其靜。夫然後一載功候之進益。必由小充之脫。大充之入。以固其真基。而保吾天性已。各方重守天性。誠固根基。則夙慧必不能爲昧所惑。而道之真旨。亦可悟略其大半已。矧乎三年以內。爲修功養候之良機。不於斯時築基於固。鍊己於虛。則靜動之間。必不能如意以適其適。而靜中之動。動中之靜。與動靜之變化。更不知其所轉移。未有不入於歧途者也。各方善悟是旨。以爲渡已渡人之需。則坐之有形。必可通化。坐之無形。亦可蘊真已。是在妙中之玄。能玄其虛。玄中之妙。能妙其空。庶幾道心之堅。道修之誠。皆從坐適以適其所以適已。

孚聖訓曰。炁化而氣凝。氣凝而靈聚。靈聚而神清。神清而魂淨。此修者所以先淨魂也。淨魂之道。無他。真空不妄貪而已。妄念之害。貪必隨之。貪由於想。想由於識。識神用事。而心力性

命危已。是以修者必以修心爲主。心爲神之舍。魂與神合。不修心而欲使神安魂淨者。未之有也。蓋坐卽所以淨魂。淨魂不使爲魄所搖。庶乎真定之甲。寓以定力。凡有所惡。皆以幻境視之。則吾心自有所主已。故曰。坐不求進益。而自有所得者。謂之真進益。若求其進益於膠柱鼓瑟之見。則去道遠。而魂爲魄所役已。魂爲魄役。終無寧日。於是貪嗔癡戀之識慮起。此不能不預防之也。預防之道。在於平日。其飲食起居動容周旋之間。無處不謹。無處不慎。雖至微者。亦當防之於無形。是曰克己時候。能克己。乃能克念。克念自可制慮。制慮卽所以防幻。幻境防於未來。自無患也。諸方近日坐候。能將各各定力守住。自入於自然之境。所謂定力者。卽在呼吸之間。不以呼吸爲呼吸。而自得其調息之息。則任督不求其通而自通已。或有問於諸方曰。坐至數年之久。任督尙未通乎。卽諸方亦自不能答其所以然。此其理果安在。在於各方平日坐時。不求急進。卽流於枯灰。時至而不知。通尙不能自驗。是以無所據而知也。夫豈難言哉。當坐之時。聽其自然。真息旣動。自有知覺。不過防幻者境卽在。認境者幻卽隨。能明斯理。則坐至有進益時。必因炁之相化。靈性之相觸。感而遂通於不識不知之中。而覺運輸氣息。來往於兩脈之間已。不過真炁之動。散而不知所入。是在素心有定者。各各自悟其境也。各各於此二十四日之坐。雖不能人人有所心得。然一觸卽發。悟而自通者。亦大有人在。各各須知炁化氣凝靈聚神清心安魂淨之功。合爲一炁。皆在此二十四日時候定基焉。能定其基。至於極堅極固者。則能肩此道統。永垂不絕。其有少得其基。亦可定一身之修功已。

濟佛訓曰。吾道之所重者。惟在乎修己。而修己之道。惟在乎靜養。而靜養之功。其惟坐乎。夫坐者。又必須意誠而心定。定則妄念不起。誠則魄惑不生。則時候自有進步。故坐者能至和平默

靜之中。則心定而神清。真深究疑。由烝海而下衝黑氈。上達黃庭。而返真竅。任督相通。循環不息。運用自如。則真可謂坐有進境已。今有人焉。初坐未久。輒曰。吾甫凝神調息時。自覺忽忽恍恍。若見瑞雲。若見祥光。若臨泰華。若登天階。此殆坐有進步。已造乎其奧妙之境耶。噫。此乃愚迷之人也。弗明道之自然之理。未達乎坐之真諦。昧乎先天。墜入後天。其坐之時。形雖同木雕泥塑。其心未定。而有所思。其意未誠。而有所念。有所思則心迷。有所念則意亂。心迷則靈散。意亂則神昏。由此妄念以之而起。魄惑以之而生。究其坐也。不但無益。而爲害大已。善修養坐功者。不貪着。不妄想。順其自然。葆存元靈。和平自如。默轉妙用。則自可至上乘之妙境已。各子勉之。

大道無形。無形而有形。慈業無爲。無爲而有爲。無爲其體。有爲其用。有形爲坐。無形爲誠。無爲化有。有爲返無。由體而致用。無爲化之於有爲也。由用而宏體。有爲返之於無爲也。有形必無形。誠於中而發於外也。無形而有形。行於外而誠於中也。此大道之在於世間。無爲而無所不爲。慈業之在於修人。無形而無所不形也。因是體於虛空。用於形色。而爲渡己渡人之功行也。故道慈克昌。體用兼備。功行愈大。靈性乃光。此道慈之不可或離。不可偏廢者也。有道而無慈。則不足以固其體。有慈而無道。則不足以宏其用。蓋道者爲功。慈者爲行。功屬於內。行屬於外。內者爲體。外者爲用。體本無爲。非坐不能以求之。用在有形。非行不能以成之。故修道者。必先言坐。言坐者。必先言慈。言慈者必以坐始。言坐者又必以慈行。言坐而不行慈。則坐必不得其堅。言慈而不修坐。則坐必不得其力。是以修道之於行慈。二者兼施。不可容於或易也。道慈兼施。而後心神相顧。心神固而後性命交。性命交而後烝氣接。烝氣相接。始可立功候於

自然也。立功候於自然。亦能化功候於自然。有自然之化。而後有玄妙之機。有玄妙之機。而後有動靜之主。動靜之主。卽造化之主。造化之主。必由於道。道之所以主乎造化者。靜而已。靜仍在於坐。而坐亦爲造化之體。而息爲造化之用。其靜也在于體則神不離于窅。其用也在於運。其氣則合于堅。窅者相交之謂也。靜中之交先天之性交也。息中之化。後天之命化也。是以有是性之所賦。而後有是命之賦之立。而後守之以正。安之以平。庶乎至誠不息之功。而爲誠爲明矣。己之所守者誠。而後化人于誠。己之所運者明。而後度人于明。誠也者心之謂也。明也者意之謂也。心誠則必化人于誠。意明必度人於明。是則心誠。先天之性。其性也靜。靜則必動。意明後天之用。其用也固。固則必化。動化之機。仍守於一。一而不二。不二不測。不測則不息。不息則氣能通於任督也。任督既通。必能循序漸進。而無躁急之害已。吾道以道慈爲度己度人之需。必以其正氣化之於堅。而後以己之至誠。以化人於無形。而於無形。亦化之于至誠。于是至誠之誠皆歸于至誠已。庶幾世界之胞與。盡出于苦海而上慈航也。其各慎旃。

嘗聞一時之坐。轉其運也。一日之坐。運其輪也。無間之坐。合其妙也。坐堅氣固。而後精結。而後神凝。至若任督之通。在乎詎接之間。是非坐至極靜。不克悟到其境。功未至此。不可妄事捉摸。以助其長。而流於歧途也。夫證者正也。證功證候。是正其所不正。以正之於正也。尙真人訓曰。人生于世。不能無爲。欲有爲者必有身。欲有身者必保生。欲保生者必養心。欲養心者必固炁。養心固炁。於是乎靜欲清息之功作已。然人之寢也。乃天然息息。何以不能以養心固炁乎。是因其神昧而渙。炁息而厥。而非動中之靜。無爲有爲之息。故不能以爲之用也。諸方知坐之爲言。不知坐之爲用者。尙有人在。是以有毫釐之差。左右形枯之謬也。以左右而言。其

有二義。以外論。則有百家之失。或大乘。或小乘。或大法。或小法。不一而足。其二爲內。則有偏肝偏肺之病。或氣躁。其心苛。皆其左右之失也。大道渡世。無門戶之見。無畛域之分。不譽己。不傍人。凡矯揉造作。與其他之術者。皆左道也。形失之別。亦分內外。其坐靜氣平者。必心命相依。任督俱通。氣息輪轉。神凝生白。而內形結已。內通者外必和。內潤者外必仁。斯卽心性爲一。炁息相依。心不離乎竅。身不離乎道之謂也。竅之所在。處處皆可。能于心炁相注。而不使神外馳者。皆謂之竅也。故又曰。靜坐之功。乃度衆生。度己者。卽所以渡人成物也。惟望諸方。其各致力于坐。用心于坐。卽渡己渡人之要義。化劫挽數之要端。庶幾其有豸已。望各勉力於坐修之。

坐功初步

老祖於辛未六月朔臨東南主院訓示曰。今日東南主會成立開幕。諸子不避勞瘁。宏道修身。濟濟一堂。足稱盛會。不獨東南主會幸。且大道前途亦慰。

老人之心也。但吾以道傳。當以道訓。今古修子。以陰功德行為本。以操持涵養爲先。其養氣煉丹鉛汞配合一說。皆末務耳。愚人不明斯理。動謂我修我性。我煉我命。又何須廣積陰功。濟人利物爲哉。此皆不知盡性以至於命之道也。昔孔弟告顏子爲仁之端。必從視聽言動着手。吾道功修。又豈外是乎。蓋制於外者。卽所以養乎中也。日常視善則肝魂安。耳常聽善則腎水固。日常言善則心神泰。意常動善則肺魄甯。身作善事。足履善地。脾土常安。身心亦健。此外之六門。不入非禮之事。而內之五臟。自有天然元神在也。由是再用內養之功。蘊蓄五臟元氣。則肝氣化魂朝元。肺氣化魄朝元。脾土凝意朝元。心火旺神朝元。腎水壯精朝元。所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凝成一箇法身是也。若多許多僞之修士。竊聞真訣。莫說修之不成。從強制而進。亦必傾丹倒鼎。爲害不小。是以修子下手之初。必先內積功。外積德。內外交養。始能潔白晶瑩。丹成可望。故初步功夫名曰築基。猶築千仞之台。須從平地立基。必基址堅固。則重樓疊閣。庶不致有傾圮之患。

老人自濟壇降靈度世以來。十載有奇。大地修子多多。然攷核原性。仍推素行好善之人。方有進步。若平素不知積德。或積德不純。皆不能深入吾道也。今日侍壇諸子。功候已深。受魔不退。心性潔白。精氣壯健。得聞吾言行之。自無礙也。吾再將真陽要訣爲子等一告。凡修煉之學。必先保其後天神氣。以固色身。尤須養其先天心性。以成法身。然色身法身。雖表裏精粗。各有不

同。而皆不可須臾離也。無色身法身何依。無法身色身徒具。故凡修子。必先固其後天神氣。然後先天之心性。自可得而修之已。吾道靜功。煉精化氣。其實氣卽心之靈也。煉氣化神。其實神卽性之虛也。惟能長我精氣。心靈始見。保我元神。性真自存。到得氣壯神旺之候。則元氣浩浩。元神躍躍。而吾之本來心性。自然洞徹其真銓。則返還金液之丹不難矣。故築基爲了性之事。還丹爲了命之功。能將性以立命。卽以虛無之性。煉成實有之命。生出百千萬億化身。皆由性字凝結而成。無他道矣。修子等能悟徹斯理。庶知修煉之道。無非成就一個性字。返還先天元氣而已。所謂能以一元之神。運一元之氣。庶幾近乎道矣。但

老人以道傳。諸子以道求。究竟道者謂何。子等其亦知之乎。道者。卽洪濛未破一點渾淪之靈氣。其正其剛。卽諸子所受秉賦之靈氣耳。故修者求其歸根復命者。只此靈氣。

老人所度化者亦只此靈氣耳。人生無百年幻身。靈氣則萬古不磨。諸子能於此靈氣用功。則近道矣。身外皆僞。卽此身亦幻。子等能明乎此道。則萬事畢矣。各各注意。

老人自降靈度世以來。其道旨在內授靜功修身。外廣仁慈濟衆。度人度己。不倚不偏。乃道行大地。各方間有見道不明者。或重內功。而輕外慈。是失於輔德。或重外慈而輕內功。是棄其根本。根本不立。則身無以修。輔德無助。則功何以濟。是皆偏於一見。失其中和之道矣。港地修方。夙根深具者多。吾再爲諸子詳示坐旨。蓋吾道非要人以削髮入空門。亦非教人挽髮成道侶。儘可以在塵之身。而行出塵之念。旣入吾門。必將萬緣皆空。一塵不染。如自如如。了了自了。惟將我之元神。化爲真意。以主宰之。勿含一毫猶疑。一息昏怠。入坐之始。須先凝神調息。收攝神光於兩目之中。寸關以上。此卽竅也。然後內視其心。務令萬念俱寂。回光返照於虛空之竅。

聽其氣息往來。此卽凝神調息。收視返聽之初步功夫也。此時元神一聚。我身自有主宰。於是再學孟子。持其志。勿暴其氣。時時提撕喚醒。先將後天凡息持平。則先天元氣始克發現。蓋元氣者。母氣也。胎息者。子氣也。元氣與胎息。雖二而實一也。無先天元氣。則後天胎息無以生。若無後天胎息。則先天元氣無由寄。欲招先天元氣。伏養於身中。必先凝其神。調其息。迨至後天息平。則先天元神胎息。自寓於似有似無之中。到得凡息頓停。胎息自代運行。一往一來。陰陽造化。充滿於一身內外之中。有不知何自而起。何自而止。人能於此直養無滯。則可跳出乾坤之外。包羅日月之中。較諸天地猶大也。然亦別無他法。不外一神光朗照之。調後天呼吸。上接引先天元氣。則元神元息。自寓箇中。而爲我一身不朽之主矣。總之凡息一停。元息一動。性命一經由我主宰。迨到胎息大動。成佛證仙。道自成矣。最要勿以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而生畏退之心。必以恆誠二字爲之主持。天上金仙。皆由人而修成之。諸方宜各自勉。勿自誤也。勉旃。

昌佐神訓曰。嘗謂死卽是生。生乃是死。生死之理。非指人之生死而言。須知人世之生死。乃後天之氣化。吾言之生死。乃先天之生死也。旣云先天。卽無化無滅。何生死云耳。夫先天之生死。烝靈是也。烝存則神存。靈存則性存也。故人欲進修。首宜養靈而通烝。能通祖烝。始能言修。但養靈必從坐始。坐悟默守。靈方得聚。靈能聚則氣方能平。氣能平則心方能靜。心能靜則烝方能通。吾言此旨。乃中乘初步之功修也。至於上乘功夫。乃神人交近之時。亦祖烝運融之際。極難悟也。諸子現僅到中乘功夫初步者無多。倘言至上乘功夫。誠恐領悟不通。則誤修弗淺。日

前

至聖之宣示。已有上乘功夫之語頗多。想諸方能以默悟者不多耳。蓋上乘功夫。僅可默悟。何則以其語言難以傳化也。爾等今日集靈宣道。並各談道旨。均有懇切語。足徵平時頗有悟功。可嘉可喜。惟所談盡係初步功修。而中乘初步。尙未達其靈也。然吾道之修養。原以由淺而及深。由深而達乎奧。能有此初步之功。初步之靈悟。自不難日進于上乘也。吾道有一點最普通之功夫。人皆知之。是此功夫爲何。卽堅恆誠耳。此三字人盡明了。但能持之到底者無多。宜乎修方雖多。而成者罕見。此無他卽不能堅守此三字故也。今日來會諸方。俱屬有道緣者。然來而復走者。是有緣乃薄緣也。來而未走敬侍吾側者。是厚于緣而虔乎道而熱乎修也。樂修卽是樂道。樂道卽是正修。蓋修舍乎道。能守其道。卽能堅其修。能堅其修。卽能肩其道。能肩道卽能行慈。然慈之行也。並非純恃金錢。一言之公。一語之惠。俱有極大之公德。而富于財者。慨然施之于當然。則其靈化。功德更見圓融矣。並非吾道欲錢。實因非施惠而不足充子之靈。所以大道內修。必有外行。卽充靈之意也。來院諸子。務各善爲默悟。一悟卽得。再悟乃通。能通弄靈。則其修也。又得望其牆而入其門也。尙望好自爲之。

達祖訓曰。修身之道。首重於坐。坐久心定氣平。而復性圓靈。基於此矣。凡訂習坐規則。對於坐功之法。言之甚詳。惜乎奉持不懈者少。而能得其真玄實妙者。亦更不多見。其道之難修耶。而所難者。在於堅誠恆三字。人難做到耳。其能堅而誠。誠而恆者。未有不能升堂入室。而得其真諦也。坐功之程度。約分六級。曰。止。定。靜。安。慮。得。六等。能得做到靜字功夫。卽達其中乘矣。得其中乘。而及乎上乘則不難。其難者。難於初步耳。故坐功有四度八度十二度十六度之分。旣不可強求。更不可躐級。由漸入微。淺而及深之意。蓋亦有防矜急偏躁者。無益而

反得其害也。初坐之時。最宜注重在形式之正否。不正則使之正。形式能得其正。則又重於止。身止於斯。而其心神皆止於斯。心神能止。則一切思念不生。不生即不滅。不生不滅。則靜字功夫自臻。而一切外緣均斷。則邪魔自無由而入。其心神安然。空空而不動。寂寂而無聞。其所動者息也。其所聞者運也。至此則中乘功候到。而上乘亦又何難。故曰。有則宜誠守。無形自成化。明乎此。則知有不期然而然之真玄實妙在也。今之坐者。四度之功。亦不過平氣養心而已。其六度之功者。其得益處。仍在後四度耳。其二十六度之坐者。其得益處。自勝於八度矣。但切不可猛進。純任自然。始無稍礙。所謂四度之坐。亦不過成其習慣。習慣養成。自無間坐之虞矣。而後進而八度十二度十六度。循序漸引漸化。久久自入玄妙之境矣。此則未便明示。恐致諸修生幻想耳。凡坐室宜清潔空靜。亦視室之大小。而分人數之均配。過多則氣窒。過少恐不聚靈。而初坐久坐。最宜隔室。使之各得其宜也。各各記悟。

人之所患不能平者。氣也。氣能平。則無不平之事矣。所患不能定者。心也。心能定。則無不定之局矣。所患不能和者。神也。神能和。則無不和之勢矣。苟人之氣平心定神和。則世事同勢。無一不能平。不能定。不能和也。故曰。世勢之安否。在於人之氣平心定神和與否而分焉。故修身者。莫不以氣心神三字爲第一要功。此三功能做到圓滿地步。則性明靈清。悉亦因之而固矣。然實練此功。又非從坐字入手不可。蓋坐久則靜。靜則無不平不定不和之病矣。故吾

師傳於今世以化人心者。重以內功也。內功即是坐法。但人人只知坐能清欲寡念。心神怡悅。尙未能識其深奧也。吾故略言之耳。初習坐者。先宜立其恆心。堅其志願。平其氣概。勿謂朝習之。而暮即得其益。否則則謂坐之於我無益。遂心灰而意惰。無意於坐矣。天下事總以徐而受益。

從無晨種因而夕得果之便利事也。况習乎。必也。不急不徐。不求其功。一心一志而求之。則有不期然而然之效在也。未坐之先。先宜靜其心。平其氣。清其念。寡其欲。然後就坐。則心也自定。氣也自平。神也自和。然後坐得其適而止。勿強求。勿自止。自能心定氣平神和。則週身血脈氣息。自調而和。運化週轉。而得其姿矣。而悟其妙矣。勿謂坐之道。專爲成仙了道之階。而常人習之無益也。須知坐功爲養身固本之本。延年益壽之基也。大則爲仙佛之基。次則爲人道之要。做到心定氣平神和。則性體通明。而見道之妙。應事接物。又何往而不吉乎。在各各之自修自練而已。

孚聖訓曰。靈者。乃天地人物生化之至本也。人之與物。皆一靈之所系也。一靈之所系。萬息之所止也。靈固而後息止。息得其止。則靈自可圓融。故吾道坐功。卽在以養靈而固息。固息而存性。存性而保命。保命而立體。立體而修形也。是必先以坐養之功。固其靈息。而後乃可見乎性命。見乎性命。乃可存其形體。所以坐法自然。自然而養之可也。各方等於坐法之中。首悟自然次守專一。不缺不間。每日四度。恆恆如也。每日四度。誠誠如也。以如如而見真空。以真空而證至虛。以至虛而見玄關。守之以坐則。守之以坐法。而後自範其則。一日如斯。十日如斯。則坐之真妙之功得之也。然所當悟當戒之點。卽在於不急不燥。弗間弗離也。急則傷陰。燥則傷陽。陰陽失調運之功。則水火不得交養之妙。水火不得交濟。則任督何澈。任督之氣難澈。則河車之道。又何以貫於上中下而達之於百脈也。是故坐功在於守則。守則可範。心得其範。則神息內收。神息內收。則心息自固。心息固則不爲外慾所劫奪。爲坐在固息。息固神斂。神斂則心氣不外馳。心氣不馳。則慮幻何來。所以在初坐之際。收視返聽。繫心垂蓋。固齒收納。皆爲定心氣

。固真息。存元神之初步功夫。各方等於坐法自然之中。必則之以堅毅。必範之以強制。而後方可見至運之功。而所謂強制者。乃自然中之強制。非勉強中之強制也。各方悟此篇坐語。并證之於坐釋法言。及修坐須知。即可得初步之功已。各各悟之可也。

吾道所重者。修養也。修養功候。惟坐是基。坐之奧妙。守突爲準。使綿綿之氣。自如自運。自適自息。息之又息。則真炁自動。百念俱除。陽乾自充。陰坎自填。而紅玄自濟已。諸子旣入師門。當以坐是功。初步功夫。當先涵養性靈。省察脈息。克治氣質。完步三層。皆爲無上上乘之選。三而爲一。一而爲三。實修坐者之要旨也。然涵養與克治。乃人心雙輪。入坐之始。必先克治己之氣質。使之圓而不走。靜以守之。若一動於欲。欲迷則昏。一任乎氣。氣偏則戾。必涵育以養深。渾厚以養大。所謂孟子四端。蓋推進以暨遠也。顏子四勿。所以制外以養中也。諸子如此悟進。自可日覺其奧突已。故治心如治病然。省察者。切脈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卽爲保其元氣。以杜未形之疾者也。由是知乎坐養者。必以養心爲主。而養心又在凝神。凝神靈聚。靈聚則氣固。氣固則精充。精充則氣和。氣和則心平。心平則形全。而後可以永固其基也。若日逐於勞擾憂煩之境。則神不守舍。而魔障生焉。是又必仍賴靜坐以收視返聽。凝神於大虛。心無默點塵。以適天地心之運行。接其任督而貫通身。以益脈息。使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夫然後氣息自定。神明自守。守於堅恆。固於自然。空於一切。自知個中自然之玄妙也。且人心至活。倏然之間。變起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或坐十日而缺五日。恐受一暴十寒之弊。不如不坐之爲愈也。免其真陽枯槁。於身何益哉。是以坐者必須涵泳聖言。按步悟進。方得天機流暢也。故善養氣者。常於動中習靜。少思慮以

養心氣。寡色慾以養腎氣。勿妄動以養骨氣。戒嗔怒以養肝氣。薄滋味以養胃氣。多讀書以養膽氣。慎言語以養神氣。順時令以養元氣。使此身常在大和元氣之中。心常和悅。則心氣恬。而五臟安。又何慮障之有哉。此吾道坎離交濟之法。亦靜坐之功也。諸子勉而進之。噫嘻。世路風霜。吾人練心之境也。世情冷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顛倒。吾人修行之資也。諸子皆大好風根。幸於斯三致意焉。

夫靜者靜其氣也。平者平其靈而充其炁也。能使氣平炁充。則一身百節。自可以息息相通。通上通下。上充下貫之際。則丹田卽得恬適。有其恬適。自不難達乎運息。惟運始息。惟息斯運。運轉妙靈。則靈機動而氣炁生也。生生化化。厥惟坐修。坐之功夫。首重靜默而去邪念。蓋一切之邪念游思。俱能擾我之靈。亂我之性。靈擾性亂。斯時也。欲使魔之不中。修之無間。豈可得乎。此初修諸方。最宜慎重者也。至其坐候先以四度爲宜。以求漸進。而免進銳退速之患。得其旨參悟之。方可通其玄機。機者。卽吾道所言之清靈是也。然靈之凝也。非養之有素。持之堅誠。不足明其奧理。非一言一語所能盡備。惟要好自爲之。以固圓充。將求靈成炁凝之時。則一切之光彩。自當見其妙化也。更要於道慈各務。盡力肩進。以施外功。所謂培根是也。語云。善因必有佳果。子等可味之耳。須明救人渡己之旨。然後方可修真。而談道也。不然。徒以形進道。則道入歧途。以色固養。則養盡爲幻。幻者魔之因也。劫之原也。禍之象也。修道各方。不先却魔。不足進修。不先除幻。何足默悟。不能修何能悟。不能悟何能修。不修不悟。則道將日遠。魔將日近。此至聖所謂近魔易而近道難。道高尺而魔高丈也。此卽示人慎修也。但慎之一字。必慎之於先。而恆之於常。方可有效。不然。一有他念。則萬象歸來。正氣不充。邪念卽乘其隙而擾。

其心也。方寸失主。則黑白顛倒。而靈卽轉清爲濁。氣卽由平而動。動者動其慾也。亂者。亂其性也。性不養。靈有不清。何事而非岐途幻想。故人之修也。不患修之不進。特患修之不法也。果能明其旨。而慎之於始。則道之真諦。自不難得之於心。而運之於化也。化有化無。卽是正修。虛靈靜氣。斯乃正軌。守其正而運之於通。坐之時候。修之度化。當能施之於真。諸方旣入道門。須存始終如一之願。萬勿中途生變。則一生自可免其意外之患也。否則劫運之來。當有甚於道外人已。適逢開幕良機。故詳加訓示。以期進修。而便參悟也。善領此旨。則修功自可日進已。

日月不居。時序代謝。大千之衆。少者易壯。而壯者易老。生等蜉蝣。瞬息成空。古人寸陰寸金之喻。是以光陰不再。至堪寶貴。若蹉跎虛擲。則老大無成。真元易消。嗚呼。光陰無限。而人生有限者也。以有限之精神。消磨於無限光陰之中。必求有勤勉之心。持久之術。以養其身。以養其靈。修之之要。首在乎坐。蓋一人之身。受命於心。心者動而至靜也。可以載道。可以明道。但有蔽於內。有誘於外。則紛然交乘。於道違已。苟於其檢不及檢。防不及防之中。而欲葆其整然無滓。惟於其心之所蔽。潛消其翳。心之所誘。力遏其萌。方克有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坐之本旨。在乎養心。心有所守。欲念斯空。突之守也。有形無形。坐到悟到。非可以有心論。尤非可以意念得。有有無無。是自然之妙運也。氣息之運。靜運是功。靜適是候。時候所在。則復其本性。性天默運。自得虛靈之地。而無所弗化。無所弗通。無所弗適。由此言之。葆生在乎修身。修身在乎養心。養心在乎寡欲。寡欲在乎悟坐。悟坐在乎有守。有守在乎無無。無無在乎靜適。靜適出於自信。自然而然。則臻乎坐之奧突。達乎修之至善。諸方悟坐。

爲時已久。須知初步之功。首在養心。循序而進。庶免躁躐。幸弗舍本逐末。專務此形式。以免自誤誤人。自欺欺人。以達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境域也。光陰不再。務望及時悟修。幸弗玩愒自甘。蹉跎自誤也可。各各悟之。諸方之中。悟坐之旨者。己大有成人己。

慧聖訓曰。大道傳世。人之所得者。靈而已矣。靈則不昧。不昧即通。通則不滯。而一息之轉。一切之候。均於虛靜之中。息潛之內。而得其自然之妙境己。是修養功候。不能稍忽於此者。以修而至明。以明而誠信。以信而彰道。以道而推慈。則生生之化。孕育之機。皆於此而張於世己。惟不宜躁進。不宜執着。相形之間。有無之內。最易使修候囿於注着。以傷其元素。斲其元靈。是潛陰不退。一陽不生。而陰伏陽仄。陽仄陽失。陰升陰締。遂於無無之中。以相傷相召。而魄魔之惑至己。感至靈昧。靈昧氣滯。其潛候之修。有不喪於此者。鮮矣。是功候愈深。而持之益恆。否則被其侵陽以惑陰己。是陰者非外來也。而內生之也。生之不化。則陽缺。陽缺其一。而陰伏其二。如生生之數。循環不已。其相乘之機在是己。然其修功之深者。亦能察於默靜之中。潛化之息。身體感召於息息之間。恬適自然。運轉自如。無美不至者。其功候之果歟。其陽明之象歟。人體之。物化之。類孕之。有成之。皆於此以觀其妙歟。而修者於此宜於無中會有。有中覺虛。虛之至虛。息之爲息。運之爲運。適恬之爲適恬。息亦杳然於其靜慧靈虛。凝明空現之佳境己。是其道之自然。修之當然。息之恬然。運之適然。而亦無適無不適之妙遇己。其各以是研修。以是研坐。以坐會虛。以虛合凝。以凝絜靈。而固其基。此修之上乘者也。若於初功之候。即求之於是。亦不可驟及之也。其惟以靜其念。息其心。會其空。體其虛。於靜海波中。以求扁舟之浮斯可己。

修之於人。其初進者。每有著注之念。而不能空其心以靜其息。迴旋於胸下之膈。若有石焉者。是其自然之息。始現而未通之象也。各各即無注於是。修坐功久。自恆適而闕朗已。

孚聖訓曰。人生大圓問。欲免生死輪迴之苦。須在性命上着脚用功。方有把握。而性功與命功。確有兩般說法。性功入手。在無欲無念無思無想之間。蕩蕩漾漾。恍恍惚惚。不即不離。養吾身中浩然之氣。無絲毫纖屑芥蒂於其間。此是真性透露。然在太虛法界中一點活潑者。即是命功法門。開關轉竅。而其力量在精氣神。精氣神三者。不可缺一。修命之士。最要之功夫。在遠色寡欲。有色若無。不沾一染。此之謂真遠色。欲而不欲。不欲而欲。能遠其欲。此之謂寡欲。揭命功之大樞。一氣呵成。果能精合氣結。神通命根。命基鞏固無礙。斯身即是金剛不壞之體。嗟嗟斯道。失傳已久。接命之法。更不復見。近來科學時代。力闢此說爲妄。然而器械利銳殺人盈野。未免有傷天和。即在宗教上。近今昌明佛學。以淨土爲依皈。念佛作爲朝夕不可少之課程。對於性命兩種功夫。亦云即能煉成。不能達到西方。而更不脫輪迴。天福享盡。依舊沉淪。予聞之下。亦云謂然。揆之底蘊。然而不然。斯言何來。試觀錫地。自有佛教以來。稱誦環繞。不下有數千人。果真能夠得到淨土之益處者。十不見一。若此淨土。于實在無補。唵唵唱唱。能生西方。吾未之聞。爾等再不徹悟。自墮其身。甚爲可惜。命功吃緊功夫。在於調氣。調氣最要關鍵。在於數息。氣能調。息能數。氣息相通。庶乎可以運轉於四大之間。遍體自無阻礙。兼能使血液流行。周身脈絡貫通爲度。而數息功夫最要者。在於凝神定慮。神能凝。慮能定。自無外界雜妄前來混亂。而後溫養丹田。丹田者。一身性命出入之處。命基之根本。在於尾闕以上。其間之竅。亦曰命門。命門能開閉自如。氣血定可流行融洽。在此時間。再能繫念於阿彌陀佛更好。此是

禪淨雙修。修心養命。真實不虛之傳。予願各職方着意自習。毋自暴棄爲盼。

濟佛訓曰。釋道兩教至要之趣。殊途同歸。道教對於修養方法。注重於性命血氣。佛教大旨趣。寂空雙照。對於一切。主張常寂。常寂者如如不動。不動於外。不動於內。兼不動於中。以真性住於法界。法界遍滿虛空。性海包含三千及大千。首要功夫。主持人心不惑。都緣人心好動而不好靜。法性住於性海。至靜而不好動。欲要人心死。先斷愛欲網。人心能死。方許法性可活。法性能活。自能不住於一切。有不住於一切。方能圓融無礙。得圓融無礙真旨趣。寂光常寂。真境得到。無生法忍。無非難事。如是者曰常寂。空不空。妙義雙關。此空並非是人口頭之空。也非是斷絕無明煩惱之空。更非是寂滅之相之空。欲要真空之發端。亦在人心。一切與一切。皆從心之所出。從有中生出。探討其究竟所在。真在在於何所。當知明明有其事。不可云其無。天覆地載。萬物生焉。人心無止境。生物造化。亦無止境。既知生物造化。安能以萬物作爲空觀論。此非荒乎其唐。大謬而特謬矣。真有之真種子。既有不可云其無。既無不可云其有。此是一定不易之理。萬不可用來強解。有此種種錯謬之特點。故有破空論之發凡。須知天地間生化之原則。在一點真性中流露發育出來。凡我心目中常常所見。此是真有。幻化不測。變遷無定者。此曰假有。人欲橫流。人心無止境。此名之曰假有之中化幻。亦曰幻有。有等於幻。質之於大圓。故云一切無常。萬般皆空。以真有進爲假有。從假有而化爲幻有。從幻有而進真空之境。然而空非所空。一塵粉碎。法性者。仍屬不動。亦不遷。亦不變。因其不動不遷不變。故能大圓其覺。覺海法照。大地須彌如一粒。世尊有云。煩惱斷於煩惱際。此是空處真功夫。生死還是生死度。此是覺照之真功夫。能於此中日夕講求。菩提道成。西方即在眼前。可嘆幾多癡迷客。如同飛蛾之

撲火。數十百秋之光陰。也不過在彈指之頃。千萬年之往來。却是一剎那間。

尙真人訓曰。坐之爲用。所以平息而臻於暢。使精得結晶。氣得堅固。神得清明。不使魄惑於身。而致心有弗甯也。故坐有攝魄制惑之功。又爲養身鎖心之助。三者得其所養。魄惑自潛。不然。雖日日言坐。而却弗得其交與妙。心有所馳。不得乎坐已。意有所紛。不得乎坐已。念有所求。不得乎坐已。必也先正乎身。靜乎心。而後鎖乎念。止乎慮。求有所得。必無所得。求無所得。必有所得。得與弗得。皆視乎其心與夫意念之如何耳。

儒經有言。率性之謂道。而佛經道經耶回各經。亦莫不反復詳言。極盡性理之學。蓋人各有性。均係天賦人之真性也。其初本與善近。而與惡遠。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本其真性而發。發而皆中節。毫無偏私邪念。摻雜其間故也。及其漸長。而於俗見。縛於塵好。位名也。貨利也。皆爲蔽性傷元之機。能有幾人。不爲俗見所囿。塵好所縛。位名貨利之所蔽傷哉。故凡各教。莫不本吾師之大道。以返璞還純復性爲唯一之修功也。若徒言其修。而不知性之所當養。所當復。此不過是皮外之末節。豈能探大道之淵源。識大道之玄奧哉。是故修貴養性復性爲首。修養與夫復性之法。是又必以堅誦堅坐爲依歸。何則。蓋非誦經不足明其心。非習坐不足以和其氣。心明氣和。而後一切塵俗見好自遠。位名貨利自輕。而本性流露。天真常現。所謂返璞還純之功盡矣。夫如是。而後可以探大道之淵源。識大道之玄奧。希聖希賢。成道成德之志立矣。而又何所不能用其極耶。雖是先聖先賢。本大道而立學說。均可爲後之津梁。而求之者。渺茫視之。究其終生。又何所裨益於修者。是全在各各之志願堅恆。與不懈不惰。而測其修功焉。故曰。渡在自渡。滅亦自滅。是視各各之覺悟與否而已。

周仙訓曰。坐爲道基。坐適自然。坐運天地。坐涵萬有。種種講演。詳於各院訓文者。已層見迭出已。然天地之運。萬有之涵。可爲靜功深者道。難爲初坐者言也。初坐之時。心多不靜。氣多不平。造乎平靜之境。已不知費幾許工夫已。既平且靜。方可言適。適從何來。來於自然。自然之坐。不勉強。不着相。不急躁。不求效。順吾心之自然。以平靜爲主旨。如葵之向日。荷之挹露。屈軼之指。萸莢之生。一本天機之適然而然。自無脹脈奮興頭暈目眩之病也。不然。心雖知之。而坐不能適之。縱一日四度之坐。坐又不能如是之適也。一日八度至十餘度之坐。亦不過傷元髓。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也。欲免此害。須脫乎相。不着乎相。心自塌然。心既塌然。無所希冀。而天地之大。萬有之衆。不啻涵運於不識不知之中已。故坐無一定標準。總之不離乎自然之適者爲近。其各細味。

坐功進步

老祖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動一靜之生機。所以爲無窮之運行者也。是故道在於世。賴人修明。何以爲修。本其氣形。悟其息運。而明乎動靜之何以相替。則陰陽互生之根。養之於身。施之於世。其運也平。身適而世亦化。蓋中和感應之用。外內合者。措之於時。自罔弗宜也。獨是氣形所在。稟受各異。其身息運之度候。乃亦弗同。此從先天落於後天。有其當然之勢。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氣形與息候雖多差等。若言修養。則祇是迷悟深淺。及進覺之境。頓漸不能一致。而其性分並其所涵之元靈。返回先天。固無可別也。審乎如是。則身之自修。所以充養其氣。卽可以擴大其形也。其形之擴。由氣之充。實由候爲展也。候之展進不已。則覺者愈覺。從迷之深。可以入悟之淺。由悟之淺。可以入覺之深。但能在在悟覺。則一動靜之間。息運變化之際。莫非悟通之路。莫非覺進之境也。境不自限。然後形不爲境所限。形不境限。然後氣不爲形所局。氣不形局。然後心之所以悟覺者。得其活潑之真充。心得活潑之真充。然後性靈之實象。乃可自見。自見性靈之實象。則其體之圓虛寂定者。是何究竟。而其感化應變之玄機。是何活潑。自然有其明體達用之功能。語小莫破語大莫載之真妙。運藏於不可見而見不可聞而聞之間也。此之功能。所以修充。要仍不離氣候之培養。以固其體。而成形實之運用也。所以欲修其氣。不得不有其法。法以坐養爲門徑。而入門之後。所以能培其候而擴化于形者。必於自悟。悟而有覺。則證諸心而驗於行。形之所觸。果否確適乎心。心之所適。果否確安乎理。層層辨認。步步進精。則所得者悉真。其所存者皆誠。於是再論誠中形外之功。庶幾纖屑不有差忒。誠形不差。於是再講運用之能。庶幾分毫不至錯謬。然內之修養。外而功能。旣屬息息相關。而其由駁返純。固有

遞遷之境界。若於境界之間。少或執着。則幻惑必易相因而環生。苟非特定之餘。益加悟覺。則氣滯乎中。形且隨窒。所以動靜變化之機。阻於氣形。遂亦難免障乎性靈已。性靈有障。則幻惑深入。更求悟覺。則必用力多而收效寡已。不得其效。或且以爲坐修之無效。是果坐修之過歟。特入門後不自用功。使之然耳。老人降度數載以還。屢示經訓。無非爲講坐旨也。而各方心有真得者。雖明炁氣之所以合分之理。而其所以離而後合之道。猶罕研通也。是何故哉。以坐爲坐。身拘於坐。坐坐而已。而其所以悟覺者。初未或離氣形之局限也。身言乎坐。而局限以身。此其悟覺之境。乃多自隘也。夫境之隘人。心緣於境。境斯隘心也。此大道之體用。所以難明而盡達也。要在坐者勵精爲悟。從氣之充。爲候之展。從候之展。爲形之擴。然後氣充形擴之間。無在不是覺境。卽無在而非化機已。

化無不化。定之乃化。定無不定。誠之乃通。惟定斯通。惟通斯化。化之云者。有形無形。一歸乎真。然後虛沖涵運之妙。莫可端倪。方顯道之變化永無所窮也。此種功夫。定爲之體。虛爲之運。化爲之用。三者之具。誠守以堅。而基乃以固也。苟或不然。終必墮幻。後世急於功利而昧真修者。往往因此自誤。雖由風習使然。而百年如駛。其所得不償所失。而枉致性靈之本來。遂因輪而轉苦趣。誠不知其所樂者。果何在而見厥真也。噫嘻。不亦甚可痛惜哉。

達佛自西域來。奉

師命爲諸方述坐。願各諦聽。

寂滅情緣雜念空。心魔不擾外魔窮。坎離心腎兩相濟。養息全賴水火融。坐之修也。不可軌於有相。有相則屬後天。今之言修。多流此弊。故世罕全真。亦不可着於有無之想。無爲則落頑空。

今之釋門。多中此弊。所以世上少見佛子。是道之不明。非道之不行也。修坐初步。在寂滅情緣。掃除雜念。情緣寂滅。則人心盡。天心來復。雜念掃除。則人慾淨。天理常存。一日四度至六度十二度之靜坐。首在定身。次在空心。身心空定。則平息默運。垂簾內視。收視反聽。繫心於一。內魔不擾。外魔何生。心下腎上一寸三分之間。弗即弗離。勿忘勿助。一靈所聚。萬念則滅。神氣靈孕。則謂正念。於此念中。活活潑潑。與彼氣中。悠悠揚揚。呼之至上。上不冲心。吸之至下。下不冲腎。一闔一關。於一七二七之行修。兩腎火蒸。丹田氣暖。水濟於火。火蒸於水。真陽助化真陰。真陰補平真陽。炁氣相交。謂之胎息。謂之神息。謂之真橐籥。謂之歸根復命。謂之真鼎爐。謂之玄牝之門。天地之根。氣功至此。如花放蕊。如胎方胞。行修養用。在調運真氣。化萬殊爲一本。在心腎督任。回旋弗輟。由尾閭。穿脊背。升泥丸。過腦海。渡鵲橋。經絳宮。越重樓。落於中丹田。氣行於斯。河車發軔。氣到初步神亦見動。然動非真動。修坐在此時期。宜微微凝照。守於中宮。蓄斂養頸。白盡一生。是修者當以三庚至六庚行修。則神靜氣生。十庚至十二庚之行修。則神充氣長。乾坤會合。坎離交構。一點靈光。覺於中宮。恍如初上旭日。照於滄海。如霧如烟。如有如無。若見若沒。在此時候。最爲緊要關節。越此交構。則神氣融暢。照澈心身。一陽發動。冲動千絡。一身三百六十度之經緯綫。無不受其冲動運化。所謂離合披尖。爐火壺水之蒸發。緩然坦適。迴轉弗休。則二候得探。河車逆行。四候得藥。真調氣養。安理真元。至此則息調氣鍊。呼之則龍吟雲起。吸之則虎嘯風生。闔闔動靜。息息綿綿。氣養如一。若沒若有。若存若無。則靈氣會合於子午心腎之中。全在平息爲功。所謂如鷄抱卵。如龍養珠。念茲於茲。弗離弗卽。元神充凝。照澈上中下三宮。不往不來。弗出弗入。空空洞洞。是識無

識。是覺不覺。端賴修者念於此。守於此。默於此。弗問弗輟。一時時如之。一日日如之。一月月如之。一年年如之。如此參修動坐。則坐之堂奧可透。養生之道可得已。悟吾坐述。加勉可也。孚聖訓曰。人秉先天之炁而運。接後天之氣而生。雖其形性不同。而其壽命乃各有定。此天地生化之定理。亦炁胞融運之期數也。人事固不能挽其定數。而神靈亦不克易其妙化也。况大道之修也。修其靈而運其炁。養其神而固其精。精氣神。炁靈性。相融相化。則元素充凝。而其命立焉。命立則性自純已。所以修道之難。難於不明炁化。不識靈運也。若以身命之修以爲修。斯乃形色之養。不足得先天之靈化也。

老祖有云。身存靈亡。雖存猶亡。靈生身亡。雖亡猶生。是乃炁存。非生命之立者也。無如世人不明是理。大多以形形之修以爲修。以色色之養以爲養也。殊不知形色之修養。乃後天之濁相。非先天之靈化。炁融之妙運也。須以生不見生。滅不見滅之修爲修。化不見化。度不見度以爲養。方合大道之真諦。亦炁胞之元素也。似此修養。非坐之堅恆。悟之常默者。不克悟其玄理。而識個中之妙化也。

道無究竟。修無止境。既通悟已。仍步步入妙。功候純一。亦息息不同。天人一也。知天時之刻刻不同。卽知人息息之妙化。卽當下論。此一息是乎。再息卽非也。息接息遞。新而又新。非生之謂易者。何足以喻與息俱化者也。息而化焉。充乎炁者。又一息境。然而息何以凝。凝自凝也。但無繫擾焉。意何不繫。定於虛。識何不擾。凝於空。空凝而虛定已。有不心死如灰。形如槁木者哉。然而不亦大寂滅乎。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門根。綿綿若存。而息焉不息。是爲之主。主息生而萬化隨。個中景趣神妙無窮。又何苦其枯寂。且神妙磅礴。未

有不恬澹虛適。無往而不自得者。是乃天德性相。生人至樂。修者所以必期乎是而後適。期而求之。卽在當下了脫。吸而呼焉。誰不能之。純任自然之呼吸。自見主息之端倪。久習化忘。無味之味。樂而不厭。泱洽渾融。自充體會神。胞一炁一。永樂天樂。人事自無足擾者。此乃真言。無或爾欺。今特與語。以盡提攜。得意仍須忘言。莫爲善障。善言無瑕譏。卽善行無轍跡。故一言一掃實。一言一掃空。一息一現身。一瞬一爲人。可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毋謂人不我識。我亦不識我也。其各諦審。勉旃。

慧聖訓曰。先後合天之道。氣炁合妙之真也。先之爲炁。後則成氣。氣充化炁。返乎本來。而妄是守。守於其形。氣乃周運。自然轉候而化純於中。得其凝固。斯益清充。充而爲化。圓光之聚。靈之寂定。而氣卽從其不見不聞無聲無臭之間。與炁妙合爲一。一而不一。而貫諸祖竅。便得先後統一之真已。獨是進境多程。必能以漸。循序而入。逐步體會。而悟通其微。形竅守於堅恆。氣息調而克靜。初步之功。能定所適。則步步悟入。無難由其已然之證覺。而默自貫通。日臻妙境而凝清充。以聚圓靈。存乎祖竅。放大光明。而普拔衆障。爲運生息之機於無窮已。是故人身修道。必煉氣息。使息爲綿。必氣先清。鬆擊功候。清氣之要也。氣之克清。猶水之源。養於自然。其流乃以弗絕。息依氣綿。亦猶水賴源生也。至若氣之生息。何以爲綿。其自然之養。又必以何爲主。此乃修際極宜審辨之一端。夫氣存於身。人弗知所從來。其實則非不知。習而不察。置也弗思。乃任散耗。遂多暴棄。不知斯氣之生。根於本性。性體至靜。卽炁賦之元充。亦卽生氣之根蒂也。苟能養以至靜。則性體必因靜篤之養。而凝固於虛。炁靈蘊諸其中。不動而化。於是氣之生也。綿綿弗息。息以無息。如水之源泉。混混不絕。其弗長生不已者。未之有也。至

於修性之靜。格通之要。仍賴時自尋證。非可以言語爲之殫述也。先儒之於學道。首貴窮理。蓋卽盡性之功之所藉資也。窮理云者。固不僅指事物。而事物之理。足以反證諸身。以明真實之道者。實亦所在多有。不過身之自求。未得適之前。似宜藉資事物以爲悟證。俾啓其端。收效亦大。若有所通之後。就身精求。則萬絡千肌。四體百骸。何以動靜。何爲運行。無處不是其理。而通於事物。各得所適。原無二致。是故前聖有言。萬物皆備於我。卽以此也。諸方現修日進其候。而充養之功。還須加以精悟。但弗執一以求。則隨在得以證真。無時不可見道。全在堅誠守一。形姿不失其正。靈虛終必凝圓也。

修坐所以保身。保身所以存性。存性所以立命。而身之爲保。性之能存。命之克立。胥繫乎息。息平而靜。則其爲修。乃知其突。故必以坐爲其基也。夫坐之定旨。雖以平息爲其初步。而其進也。則惟養心以涵神。完神而致虛。入乎虛者神自凝靜。而氣充精聚。結色空之功候。卽於其中以見妙轉之無所窮。其無窮也。皆神之處乎虛。而運行有其度也。此在坐功養候。得其正者。隨時均可悟得而證知也。得非真得。知非真知。而其所悟證者。又當不以其得而着其相。不以其知而求其竟。然後本神之虛。以益充其氣。益聚其精。以步步前進。不侷乎前。不安乎後。前後胥空。而色之所以爲色者。由於心之弗牽。而脫聖礙。以見絜之回光。而顯其靈明之圓通不昧已。人身具此功候。則修養之道。契乎真實之有所得有所知已。若於悟證之間。或有所着與求之念。則心卽無從爲養。神亦莫之能涵已。無其涵養。則爭於心神之交者。魔惑之擾且且。不識何以排遣已。凡人有身。莫弗具道。有道則魔必爭。非魔之欲爭之也。心弗之養。神弗之涵。則魔乃乘隙可得而擾之已。其故何哉。心自召魔。而神又不克降伏之耳。心之召魔。豈有他哉。思之斯召。

之已。人不能無思。苟不審所以可思之理。則性卽爲蔽。而其所思。皆成塵俗。以障塞其心。而亂乃神已。修者須知心之一動。上通於凶而成爲覺。是謂之思。所以思之古字。合心凶而成之。知心凶之用。若無其道以正之。則其所思。難免不因妄着而流乎偏也。是以古聖慎其五思。以五官之用。無時不與塵色接觸。苟不善用其思。則物交物。此心不爲外物引之而去者。未之有也。所以目之司視。而視必思明。耳之司聽。而聽必思聰。知乎聰明之正思。自得聰明之正用。此不易之理也。然而聰明之用能得其正。道果何由。由於不視不聽也。不視不聽則心得養之以淨。神得涵之而清。心神之得清淨。道又何由。由於靜也。得靜之道。其更何由。由於息平也。息平之道。更復何由。由於坐也。修者試參坐必收視返聽之義。卽明大道一貫之真已。何以云然。人之聰明。莫不盡知由於視聽也。而視聽之覺見聞。亦莫不盡知由於心領而神會也。就其所知論之。何嘗有差。不識以視聽爲聰明而覺見聞。無時不限於耳目所及之地。有所限。縱曰聰明。其用不亦小哉。此所以大道不以爲貴。而必貴乎其所不見。其所不聞。而知於不見不聞之地。以修養其心。充涵其神。爲顯道用之真。無邊而無所窮也。人能果從坐中求此真旨。而修養以自悟證。豈惟耳目兩官之用。不敢妄作聰明。卽百絡千肌。一氣所通之間。何在無道。又何在不當存養。知其存養。則小心翼翼以慎保持者。皆不難從收視返聽最淺之坐旨。而精勤勵守。不使游思擾亂。而致心神之爲不正之思念所傷已。不傷心神於不正之思念者。纔是收視返聽後再進一步之坐功。能從此功悟入以轉其候。久久不懈。則步步深造。其得成功。將何所恃。惟其無恃。乃還乎虛。游乎虛者。果又何所思求。而不見自見。不聞自聞。以較凡衆之恃耳目以爲聰明者。相去爲若何耶。修者細審可耳。

濟佛訓曰。諸方近日合坐。於氣息的調養。覺得平靜的自亦不少。可是平靜中。何以由凝定而致充和。又是一層工夫。大概坐時氣平。起行仍不離靜。方見凝和真象。內外合一的工夫。此種修諦。無論何教。總是一例。而況道坐。完全是鍊實還虛充氣和炁的作用。凡在坐中。能悟氣息極平之際。心是何種景象。便得玄交所在。絕無一點不虛。常覺虛交得時。不是萬念俱空。而氣體恍若不存麼。此便是回光返照真性躍現之時。不過常守此交極難。不是交不易守。塵念一動。此交立失。因為塵念莫不着實。且不論幻境妄雜。就是得交之下。有心去守。一念著實。便成幻妄。於是虛妄所在。自亦無從把握了。故講道坐功夫。在人塵累繫心之際。必藉慈善的外行。以作存養內候的輔助。何以故呢。慈行純粹。是性分中發出來的至情。人要從虛交修復初真。常見本性。既不容易。所以惟有流露在外每至遷移的情。從慈善的方面。做個專一的收斂。不使汎濫無歸。牽連本性。同爲迷失。此是吾院內外兼修的精義。而亦慈行足以輔助道坐的要點。但是行慈總不能離坐。而坐能養氣。至於極平極靜。則其爲行。必能極寬和。寬和至極。一切貪妄。自然消泯。貪妄全消。慈善的真誠不衰。功行自然純淨。純淨絕塵。雖是外功。而性體的本明。必因淨行發現於內。日見光大。此又是外功可助內候。而得由氣之養。足以回光返照之一說。今日我姑約略言之。聊備諸方修坐勵行之參證。總之坐行兩事。原是一貫。修者果皆由坐悟行。由行證坐。反復自求。表裏互用。則工夫不患不精。功候亦不患不從自然之妙轉。以達兼善之大成也。世氛正急。待救方殷。不有真修。斷鮮實濟。勉之是望。

大道化機。在今日言其宏展者。不外以入靈之化用是賴也。人靈之用。本爲虛空。以其至虛。乃見其化。以其至空。乃見清根。然亦因其虛空。故不易凝聚。然凝聚之功。又在人事之自爲也。

非以道慈之化渡者其靈不能堅定也。不能堅定者何以言乎凝聚乎。故聚靈爲宏化之大關鍵。而各各之自立功行。又爲聚靈之大原因也。各方年來。功行之有進步者。以其靈之虛空而又趨於堅定也。堅定功候。能有過人者。然後功行立已。其靈聚已。此之謂化機之本。本於人靈。人靈之聚。聚於堅誠。堅誠不二。以宏化功。大道之真諦在於斯已。化渡之妙用。亦在於斯已。各方功候。各各亦必自知其日有進步也。此時進步者。乃自養之功候也。自養之功候。至於化境。而天然之功候。亦由此而生已。功有自養與天然之別者。所以見先天後天之妙用耳。自養功深。後天之輪界。將入於先天之烝息已。功至於得先天之烝息者。天然之謂也。非有自養之功候。不能企於天然之境界也。非有天然之化功。則自養之功何爲止境。何爲大成乎。言其無止境者。功候之自然也。言其大成者。功候之圓滿也。有自然必有圓滿。此所以先天後天功無二致耳。功無二致。乃見其化渡之妙用已。諸方各各於此中尋味之。自有所得。於不自知之間也。然後以此所得。而爲功行之進境。更進一步者。乃真功行之所在也。各各悟之可耳。

尙真人訓曰。坐候進步。近觀各方之多定真。亦可見大有所得已。不過定功之養。當求其適。而惑障之生。心易自致。此則必從定中堅持其正。而勵精乎微。不妄躁動。則靜趣之深印於心者。必彌見覺境之宏通已。近時各方勤加坐證。氣象甚好。然不可僅僅限於形習之時。以求證覺。必各各由其所覺。而細悟其定於無所不在之際。久久功純。其候之充。則福身利世之道化。將見日以宏敷已。

坐功完步

老祖訓曰。修道何爲乎。不能不悟其真理也。修道雖無所爲而爲者。凡天地間之所有。花花色色。莫不包容之也。道得於身者。此身卽道道之所生所化。天地也。萬象也。天地萬象。人不能知其所以變所以化。乃以爲玄妙奇異之事。旣悟其真。則化也變也。知其平而不知其奇。知其常而不知其異。最要者悟其真理。知其真味耳。修道者。未至真明之程度。若妄加揣測。不但有誤前途之進展。證功證果。亦恐落於有形之私好私惡。不能得乎極上之乘也。極上之乘。非心之所思。非念之所存。耳不能聞。目不能見。凡間之所有皆無之。天上之所有皆見之。天上與人間無所分。只分有形與無形而已。有形者花花色色。功名富貴。莫不因人之所好而證之。天上之福不能享之也。無形者天上之花花色色也。知其無形。見其有形。知其無色。見其有色。知其真悟其妙。知其玄悟其奇。所知者。天上之景象。所見者。天上之物色。天上無物而物不死。天上無色而色不沒。是物也。是色也。其變其化。未嘗出乎一炁之胞也。是胞也。無形之真精神。卽天地人之本質也。是質也。以爲有形可察。而形歸於滅。以爲有色可見。而色歸於無。無所有者。天地人之真性也。無所有者。天地人之真命也。能以無所有爲有者。無所不有也。天也我之天。地也我之地。人也我之人。物也我之物。一切耳所聞。目所見。心所思。念所有。無非我之所有。我之所有。如日如月。無時不光。無時不明。天地人長存。我卽長存。是乃所證之真果也。各方修道。有坐悟之功夫者。或可有時見其景觀其象。無坐悟之功夫者。必將以道爲玄奇荒誕之事也。有根慧者。見道而明其理。見道而信其真。修其平庸之理。屏其玄奇之心。至於坐也。不覺坐爲我坐。坐乃神坐。坐乃氣坐。覺其神。而不覺其形。覺其氣。而不覺其體。至於覺乎神氣之事。則神

自生於內。氣之平於中。神氣能充能平。自然形化而體輕。所謂飛昇者。不過此景象耳。非身體臭皮能隨神氣而遊乎天上也。神氣有養於內者。不言火候。自不致與人有爭強奪勝之事。自不致有爾我相欺相爭之舉。有道者卽有火候。有火候者。氣與息通。神與靈合。性命在己。不在天己。己之性天之命。性命一貫也。情欲充滿於心房之中。而情也合於人情。欲也合與人欲。己之所欲。人之所欲。己之所愛。人之所愛一也。不以不欲施於人。不以不愛施於人。不以己之所惡己之所憎施於人。施於人者。皆由忠恕之道而發也。施於人者。皆由兩可之理而定也。從心所欲所惡所好所愛所施所行所發所交所與。未有出乎道理人情之正軌者。是乃火候有養於內之時也。何以火候有養於內。卽有如是之效果。火候者天之氣。天之氣卽人之氣也。人之氣能爲神靈所運用。不違乎時不違乎令。應寒而寒。應暖而暖。氣有所化。而已不知其化。氣有所變。而已不知其變。與天之氣同也。天之爲天。亦不過應寒暖而寒暖。應生殺而生殺而已。天之氣變。誰見其變。誰惡其變。天之寒。人不惡其寒。天之熱。人不惡其熱。天之所以爲天者。不過順乎道理之常。而不違乎先天之道而已。人能得乎先天之道而修之。其功用當然可以同乎天也。各方坐到真空之候。不知有身。不知有心。不覺有氣。不覺有息。是卽見性見命之時也。真性命如是也。得乎此道者。欲何如卽何如。欲化却而化。欲渡人而人渡。欲救災而災救。欲濟人而人濟。無所欲而不成。無所念而不隨。最要者。須悟其虛。而莫悟其實。虛者無窮之福果也。實者有限之曇花也。人生富貴不過曇花一現而已。人以爲是極大福果。根慧淺薄者。乃作如是想也。各方有道於身者。證功證果。皆在一念之微。若著其實而不悟其空。一時之榮華雖可以炫耀人間。終不能一氣長存。靈光普照。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各各試思以道傳於世。人生能有幾次機遇。數萬年來。過

往之人如流水。其數不可以恆何沙數喻也。能遇此機會者。不過道中修人耳。各方在天地間。其靈炁能保至今日。亦可云不易已。既遇斯機。卽應以身爲道。修其後天之生。以復先天之道。後天身不保。先天之道何由而證。後天身何以修。修其真以養其真而已。得其真者。五行之所化所生。精與神交。神與靈合。氣與血充。血與脈交。精氣神與肉體合成一個。肉體不能老也。欲不老者。其注意此節。不老之道。古人多知之者。我道之所謂不老長生之說。非出世而修也。在世如出世。在塵如出塵。惟在此心能動於外來一切花花色色物欲與否也。不動於此者。卽可以不動於氣。氣不動者。無時非坦適恬淡清明皎潔之天。是天也。卽氣也。是氣也。卽所謂浩然之正氣也。各方既有夙根。必皆能悟及此理而修養之。修養有功者。當然不致因一時不快已心。不遂已意。而發動無名之火也。所謂火候與氣功。皆在此處注意。無不得其妙者。各方皆參之。各方有功候者。堅不乏人。功候能超乎一切者。僅一二人耳。各各最注意者。必在和衷共濟一語也。各各不思前者諸聖仙佛之誥誡。諄諄乎以各方之心爲心。以各方之意爲意。其事公。公乃能平。平乃能成。成事於極小者。尙須若是。况古今之大事業乎。各方知乎。各各所負責任之重大。與功行之重大乎。各各所負者。皆化世界浩劫。救世界人心永久之根基也。各各能知功行之大。卽須知魔惑之大。道魔相爭久已。每行一小善。尙且有魔惑隨之。况各各之大慈善事業乎。各各隨時皆當注意以防。防之無他要道。惟有各存一空而已。各各之心皆空。各各之念必皆合。各各之念皆合。是必能一致。能一致。其力乃大。各各皆知此道。所以有不可思議之大慈業根基將成。有不可思議之大功行將立。當此千鈞一髮之際。若不各存其空。則功行之立。恐有阻障。各各不可不時留意也。

老祖臨瀋潘津梁坐經坐義曰。修者必知吾身之形氣。不在於有無。而在於堅靜也。不能自堅其性以守靜者。雖有此形。亦如無已。知其形爲幻。則必化此幻形以孕真形。庶幾天然之道。無所不適。無所不化。而無處不是吾形之所藏也。藏其形者。必藏乎虛。藏其虛者。必藏其靜。藏靜於堅。而後凝靜於妙。妙也者。其無形之真形乎。其真形之主宰乎。其主宰之元胎乎。知其爲元胎。則必知其爲原素。知其原素之所在。然後妙運無窮。必於是可以定其基礎已。故萬有本來無形。其所以成形而立於世者。幻形而已。何以必云幻形。因天地之生物也。生必死。死必滅。滅必化。而化於動靜循環之間。則其所謂幻形者。不亦宜乎。吾人欲脫此幻形以孕真形。必借修養之功候。以自靜自堅。而後自守其虛。以定其自然之機。則真假虛實之變幻。可以由吾之天然。而脫乎此陶鑄已。是以人之修也。以道爲體。以坐爲主。主於其靜。然後主於其息。息息不已。而後其氣乃能上升下降。通任合督。而無時不如在春風太和之中已。以此言之。則坐也。必先守其虛。然後方能運其息。能運其息。然後乃能忘其形。能忘其形。然後乃能化此幻形。能化此幻形。然後修至於無形。能修至於無形。然後乃能孕此虛形。能孕此虛形。然後乃能養此真形。養其真形。以化乎聖形。則本來之形。可以永固於太虛。所謂反本來者。卽在此也。各各修功養候。必知天人之間。無非一炁。一炁所化。乃分二氣。二氣之分。乃云陰陽。陰靜陽動。則云乎生。陰動陽靜。則云乎化。化其虛以生其實。生其色以化於空。有無之機。剛柔之機。皆於是可以悟之已。

達祖隨瀆江道院訓曰。坐有法乎。坐無法也。不得不困法而明其妄者。入修之門戶。入其門戶而窺其堂奧。何妄何不妄。何門戶何不門戶。皆不問之已。惟以修道之真妙。調其氣。和其候。

使氣平而候通。則息息之所運所接者。與大化同其孕育已。無所有而無不有也。無聲音香味觸法。而無非聲音香味觸法也。花花色色。未有能動我之心。搖我之氣者。我之心真陽復已。我之氣真化成已。真陽蘊於太和之中。而生萬有。春夏秋冬四時。無不各具其生機。無不各藏其妙用。金之在春。固爲尅木之賊。然而木非金不足以成其器也。夏火鎔金。似爲尅制。然而金非火之煅煉。不克以成器。是五行之生尅制化。皆必因陽以生陰。因陰以化陽。勿視生我者爲利。尅我者爲害。則內功之修。必可以強其筋骨。而活其血脈。氣候之調養。亦能如天之有四時已。息息之通於外接於內者。皆自然之陰陽。自然之五行。窅之開也。無所不容。窅之閉也。無物能入。是道也。是法也。其謂真炁之收藏也。能視真炁之蘊藏於身者。可以見性中之天。而明後天之所以生已。明乎後天之生。卽可以由老而少。由少而老。循環不已。常生不死已。是僅後天生生之道。非先天靈化神固之真。得先天靈化神固之道者。後天之靈。化爲先天之命。後天之神。化爲先天之炁。先後無所阻闕。欲何如。卽何如。欲成已。卽成已。欲化世。卽化世。劫數之瀰漫於世界者。一念之空。可以普化大半已。是法也。我道各方得之者不少已。得之而能成之者。則不多見也。得之而修之。修之而以陰陽之氣候。調之養之。若太虛之生物。無不生而無着。生之以道。不可以着之以功也。各弟子修功養候。皆大有所得已。若能時時自悟其虛。自明其空。則人我之間打破而無阻障已。化去人我之阻障。不致有爾是我非。我是爾非之意見已。爾我之見除掉。至於大公之境者。方可以與天地之陰陽相接相化。而參贊位育之功乃成已。成其空者。炁化之力也。人之修養。至於炁化之時。則不坐之坐。其坐也適。不修之修。其修也恬。無所適而非功。無所恬而非候。先天後天之分。不見於我之身內已。是之謂坐得其竅。是之謂坐得其奧。各各不

可以意識尋也。各各參之。

慧聖訓曰。淵淵道儀。孰焉是統。煌煌慈規。孰焉是系。匪統匪系。道何以立。慈何以維。道慈之化。又將何以昭於大千。而度此芸芸衆生也。衆生不度。烝息之還淳。又將安賴。宇宙人物之生機。亦不堪問已。道慈功候。惟人是肩。人靈弗聚。其氣亦不能凝於中和。而不克脫乎小充已。統系之立。用彰道機。用明慈化。而人事之進行。亦不能舍之而他求。然後天人功用。乃可以期於圓凝也。人靈之蔽。以坐可挽。以悟可清。先清其靈。而後氣定。氣定神完。各各之靈性乃可日復於清充之境也。人靈充固。其惑斯去。其志斯堅。其化用乃可充其極而臻乎妙也。而後曰統曰系。亦將於不統不系中。見其妙用矣。至彼時也。至彼時也。純以神用。純以化行。而各各之進境。乃造乎上上乘也。各加悟勉可耳。

佛濟訓曰。吾修人。亦知內修在定靜乎。定生於知止。靜生於能定。定之功。爲吾道之第一要隘。靜之功。尤爲不可缺之修養。修養到時。一切險要。必能平安過去。倘能修得靈充圓滿。則由現象而見靈空。由靈空而能結合。由結合而至胚胎。胚胎期至。乾之陽得夫坤之陰。陰陽見化。奧妙無窮。身坐斗室。神遊太虛。咫尺能見。千里亦能見也。斯須能知。百世亦能知也。卽人事以言道。貫乎古今。充滿乎天地。若世運之否塞。人生休咎之不能逃也。離人事以言道。寒暑何以異。草木何以生。川流何以動。山岳何以靜。科學家之研究。不能言也。哲學家之思想。不能得也。惟吾求修者能悟而明矣。閒常遊五洲。考五教。各立門戶。說異黨同。惟修無二致。故諸子慎勿入歧途也。

證功證候

老祖訓曰。證悟之功夫。必各以其證而悟之。乃可也。一則色相太重。一則拘執太過。能各以其偏而去之。庶乎進一步已。拘執太過者從活潑。必能自得。色相太重者。不特傷身。抑更戕靈。常此以往。有何證之可悟哉。惟願奮發發憤。以修於永久。方不負證悟之良機也。悟則有人指其功。必能自證其證而爲悟。良則必須自動自悟。再有人以指之。必亦成大器也。

凡氣之淨者。皆粗而不得其平。躁而不得其適。若物之不得其天然。何謂得其天也。天者。蒼空之一系耳。炁凝則氣充。氣充則百骸千肌萬絡之間。皆有一定之灌輸不易之息。此坐者皆悟其理也。汝之坐也。有成之期已過。然未能成者。由於粗淨蔽其真竅耳。所謂真竅者。即在恍惚杳冥之中。若以有相求之。必有所止。果能去其急進於枯死之息。則性天中自成圓珠之守也。珠之走也。定之不易。珠之定也。守之更難。走而不守。失於真凝。守而不走。失於圓潤。圓潤與真凝。皆爲證驗之不可錯其毫釐者。錯釐則失分。錯寸則失尺。欲其悟也。不亦難乎。今爲汝計。必得坐時之四時。春而後不寒不炎。而溫養即在是已。惟望汝坐也。從戒亢以防龍戰。戒渙以自惕厲。持此術也以修。其无所失已。勉已勗旃。

坐爲內功。慈爲外行。人之所共知者也。然內外功行。皆有度數。故必以其經驗爲有限之悟。若覺悟於無限之證驗。而後可以言其妙也。數年以來奔馳於外行者。不必論已。內功亦當堅恆。然坐時有著相。及不能平之處。故不能不詳爲汝告也。守其竅者。當以無竅求之。則真竅自見。初坐時必有所準。而爲之守。既定之後。則無所準而自準。必以圓空自然之境地。而坦以處之。雖不能如枯木死灰。其莫之爲之處。亦必有恍惚杳冥之相。存於其中而後可也。至於抱膝之法。雖

亦有此經過者。若着相於嬰胎。則又左已。必使兩手合抱處。得於身心相平。夫然後謂之適也。昨夜之證者。數年經過。悟於一日也。由此一日之經驗。而證於數十年。必使其由不着力處以爲平。是則永久之堅恆也。內功與外行之相合處。汝亦深知其究竟已。不過內而外者易。外而內者難。由靜定之世乍以入手。其爲功也易。由入世而強制靜定以出世。則其行也難。難者亦必易。在心求之。易者更有難。人之所不易知也。何者。靜既久。慈善心重。難保無婦人之仁。婦人之仁。最易誤事。旣不能行其事。則極寬者。變本加厲。而爲極嚴已。以極嚴處乎事。不但對道不宜。卽己身亦有大害也。汝行將爲末次之濟世。故以證悟之後。使汝從寬嚴相濟以爲功。庶乎內外不偏。道慈並行。而不悖天人之通於一貫者。其斯之謂悟歟。

修功養候。必於悟證。乃徵所益。進益之境。時有不同。若少自障。則易爲滯。故身之求道。道貴精修。修於何見。功養功候。有其進益。而自悟證。證而有徵。徵之克定。定而勵精。皆見覺而能利行。不因障阻而後氣無不通。理無不達。而學無不明者已。以其所明之學。本諸身以行之世。則因其行之利。而又莫不從化已。是卽功養功候。純乎其純。能以臻致者也。吾院勸修。言坐言慈。坐得其功。靡弗充養。行得其功。靡弗具候。養候之益。雖云在於無形之氣。而其可知之實。莫不顯於有象之間。苟未能純。必多所滯。何哉。不能盡其擴充大化之妙也。奚以不能盡妙。性未復初。情牽乎俗。知見所觸。動自生障。障則阻。阻則滯。必然之勢也。而究其勢之所以然。則無非修而罕悟。悟而罕證。證而罕覺。覺而罕定。層層相因。乃至比比相下。此道之易晦而難明。皆由人情之遷習使之然也。今者同修均知道以救世之要。而志切淬礪之修。不過救世之道。賴人修明者。必有學有用。學重乎養。而用重乎候。學而無養。不足成其學。用而無候。

不足以貫於澈。是何以故。學之宜養者。必從驗其所學之實。以備用之爲施。始可謂之學也。用之宜候者。非從學養實驗之餘。具涵宏充蓄之度。以期用之爲施。能於貫澈。必不可幾也。是以修道之要。就吾院言。不得不由坐以悟養。因慈而徵候。坐慈養候能純。則在身無滯。施之於世。自然可通。苟非然者。雜塵習知見之障。於坐慈悟證之中。其氣之養候。無以擴充。則所謂救世者。亦將無所藉資。而克昌明大化也。此實修人必要深參。時時悟證。在在求徵。果得於身。自克化世也。

又臨公主嶺道院訓曰。道之修於人也。其三乘之爲功候也。三乘者何。卽上中下耳。上乘者言於性命。中乘者論於因果。下乘者講於報應。性命之爲上乘。以其返性而歸根。立命而復元故也。中乘之於因果。論其事於形形而色色也。能超於輪迴。而莫能以上至於妙境者。以其性命之未得而修養之純者也。下乘講乎報應。又爲下愚之功候。於修養也。是其證果。則去上中乘遠已。

達祖訓曰。靈之所化。由於一點真誠。一點真誠。發於人心中之本性。人心藏性。各各所見乎。工夫有得者自見之。何所見。光明而已。其光明似有所見似無所見。而照於人之性天中。性天之光明。由於至誠而發。故至誠所至。無所不通。無所不知。知天地之所交。知乾坤之化象。天地之交。乾坤化象。靈之所運也。靈者。神之所變。神者氣之所通。通乎氣接乎至靈。是以各各之心。同靈同氣。凝合一處。其光明可以接于妙山已。各各今日之坐。合坐也。合坐者合靈也。合靈者合心也。心合而事無不合。事合於道。而道活活潑潑。如人之心。無時無刻。不可以有接神接妙之運用。無時無刻。不可以與神鬼合其變化。與日月合其光明。只要虛空一點無絲毫成見。順其自然。而爲其事。事有兇必化吉。事有危必化平。事無不可以變。無不可以化。惟在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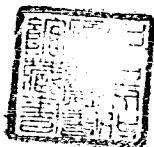
活耳。若以坐爲執着法式之坐則謬矣。坐作相同。無坐不活。無作不活。只要得乎是功之道。處處是竅。處處是妙。無時非收視無時非反聽。不在乎證之一時也。以證爲證。則不如以不證爲證。不證爲證無時非證。睡臥可證。睡臥而得其睡臥之道。則魂、游於心外。魄不擾於靈神。無夢無惑。至人之所以無夢。至人明乎坐。知乎睡臥之坐。知乎睡臥之證也。睡臥有道。各各悟道。不必坐。無不是坐。無日無夜。無陰無陽。無時不神靈凝聚。無時不魂魄相安。龍虎之鬪。鬪於心也。龍虎各有所從。龍不得其水。則龍失其道。虎不得其山。則虎失其道。水者智之樂也。山者仁之樂也。歸龍於水。歸虎於山。智仁各得其樂。何鬪之有。龍虎不鬪。而氣和已。而肝木不折已。鼎爐之丹藥。可以有成已。各各修於氣。養於息。正如守其丹爐而運用其火候也。運氣調息。如春日之和風甘雨。何暴何烈。是以矜者躁者。皆不可以與之言功候。彼矜於功者。功必無。躁之爲害。害及性命。何能得乎天時之運。何能接乎妙山之巔。可以與道相生相化者。其爲有功有候。堅誠以坐。溫和以養。各各之修養。皆可以云道功矣。道功得之於身者有人。道功得之於心者有人。道功得之於性命者亦有人。至於道候則甚難言已。夜不入夢。知乎陰陽之交。而不僅在坐功之時者。可以悟之已。悟到候之爲候。不必問世間之寒暑。不出戶庭可以知二十四節氣之所至。知寒知暑。知收知藏。知生知養。花花朵果。可以云海水炊飯熟。冰窖報花開。知乎道功道候。然後知乎人之所以爲人。知乎人之所以爲人。乃可以知乎修之所以爲修。知乎修之所以爲修。乃能知乎坐之爲坐。坐之爲坐。爲己性命而坐。爲己靈氣而坐。爲己之事業而坐。爲己之生活而坐。明乎坐。則可以明乎合靈聚氣。神運神化。有不可思議之妙已。以人意而測神靈。終誤於身心性命。誤而不知其誤。根慧之來。皆有所由。根淺而誤。根深而誤。兩誤不同。根深而

謬者。誤於後天之所得太厚。根淺而誤者。誤於後天之執著太甚。不可不察之也。不爲一切所誤。而洞洞空空。因時因事。而有動靜。其動者合乎道。其靜也合乎道。無往而不合乎道。此乃不愧食於道而生於道。人未有出乎道而生者也。人未有離乎道而食者也。道不可須臾離。道更不敢須臾離也。道之所以爲道。人既知之。又能守之。知其法守其功。必可以至於不可思之巖妙也。事業之本。惟誠惟明。誠也者。致力於一而不中阻也。明也者。參理於真而不惑者也。不阻也乃能以建其功。不惑也。乃克以臻上境。此人生在世爲道修慈行。爲成家立業。爲保己成人。爲濟世利物。無一而不由於誠明之致以立其基焉。是故經曰。世間無所有。有也者。有於無也。誠明生於空無而著乎人世者。可以立天地。可以育萬物也。今者吾院以自然之道而度乎無爲之衆生者。是皆以誠明之旨。而援手於各修者之自度其度也。故道慈表裏。二而一之體用也。人神相通。一而二之運化也。由神事之玄妙。以濟乎人事之誠明。於是世間逆數之一切乖戾。可盡潛移默化於祥和已。此各修者之以道慈爲畢生之職志者。固可以誠明是依。其不以道慈爲職志而盡身心於世事者。是亦當極研誠明之要義。而善己身之德行也。是故自然之道。不尙驚奇炫異。不務怪力亂神。是惟本乎自然之宗旨。生者生之。化者化之。貧者貧之。貴者貴之。賤者賤之。富者富之。以其前因。證其後修。準其行實。定其後果。故曰。度衆生者衆生也。滅衆生者衆生也。以其所自。而明其所由。則烝返身息之暇。乃能以各因其修而證得其果也。此予於今日未與各方言道之先。故以候而證各方也。候也者。與功不同也。功有歲月之延遲。候有躁溫之得失。故言功者。可以論形。而言候者。必論乎空已。此予所定於各修者之有相五證。無相三證之功。不在於坐靜之時。而在於形色變化之中。不在於運化之內。而在於空虛之外也。此各修者。所以當於此三

五之證中。而慎悟乎行修之功也。有相五證者。富貴。貧賤。安樂。苦患。殘亡。是也。無相三證者。已烝之凝滯。祖靈之升降。精神之存滅。是也。以五證之功。有由外而證於內者。三證之功。有由內而證於外者。其所證者。雖云不同。而果之定於己身者。則一也。五證之功。由外而證內。卽以人之富貴貧賤安樂苦患殘亡。而使己以感悟乎運化之不齊。與因果也。反是。卽由內而證乎外。己身之五證。而使人以悟乎道化之變幻也。此有相五證之功。在己在人。其有無長短之化。雖未能各悟其悟。然於剎那間之生者亡。貧者富。貴者賤。安者勞。苦者樂。諸種變易。是足可以有悟乎世間之形色暫久已。以是而悟道也。則可以明道之本。以是而證行也。則可以專己力之誠。此證候證功之在於各修者。非徒以時間之坐。而示乎各功之異同也。各方當悟於是以悟道本。則人世間之一切可着之有無形色。皆可以以中道之證。而定其本焉。勗爾諸方。其共悟之可已。至於無相三證之功。是又當以深悟之功。而專言之也。

孚聖訓曰。諸方修養火候。全在證驗。證驗與妙。乃有覺悟。故證悟之功。必先驗其妙中之動覺與否。而後可以爲證悟也。今試舉證者之心理。與悟者之覺動。分而言之。以爲諸方之參考焉。凡證者必從心之明察。乃可有驗。並從經過之事實。與所得於不自知者。乃爲真功之證也。如平日之坐功有心得時。亦可自證。然其證不過知其爲現象發動而已。至於個中之真與。與夫動覺是否合宜。爲妙爲幻。則仍未能悟也。以悟者論之。心與神相凝。神與靈相固。靈烝與吾身心合而爲一。不外馳。不自擾。知其爲一定之妙理不測。知其爲自然玄虛之時候。乃可以言悟也。二者並論。則非有確切之經驗。動於幾微。心自悟之。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是爲真功業已。是以修者之證悟。二者之間。又分爲二。卽自證悟。與指而後證悟。

也。以諸方修養之年限論之。必有自證自悟之處。不過後天人欲既深。而強坐以改其不善。其心也未免有動搖之處。故雖有所證。亦未能自有一定之悟也。若諸方之堅恆不息。以坐功而不間斷者。其證之之經驗。當有一定之覺悟。然其坐也。非不以爲意。即枯木死灰。甚或如飲如食。疾病旅行之日。亦以坐爲命。是其修也。固堅固誠。其希望心未能退。不免幻境之惑。其證較他人爲多。其幻境較他人爲廣。時時有悟。時時不悟。雖悟非真悟。諸方於其視聽言動之間。可以證其不悟已。故必以其心之堅者。聽其自然。運於潛默。而後證驗之理。有時自我得之。有時覺動自我悟之。必有一定之相。而後以特指之證悟之。自可豁然貫通。而悟於若有若無若明若昧之間。而證其玄奧已。不然。身已身之火候。無所標準。無細規則。非猛進即懈惰。皆非修養之道也。諸方能明論語之二三節。細心研悟。以證各人之功業。參以副經未申已三集。金剛經之十九分。庶幾可以知己。吾故曰證悟者。證驗其功候經過。而發動處。皆能悟於不自知也。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改
十五	一	二〇		正
十五	一	三三	關	載
十五	三	十八	敬待字	敬待字
十六	十一	第一句	可以合在上落	添虛體二字
二八	九	三〇	補	修
三二	二	三一	口	術
三五	六	二二	躬	恭
三八	一	二九	誠	成
四九	十二	二四	德	德
五三	七	一	休	體
五五	十八	二三	弘	私
五七	五	十	獲	披
五七	十三	十七	耶	邱
六七	十四	八	則	前
六九	十七	二〇	焉	
七一	三	十五	大	太
七九	四	十三	美	美
八一	五	十一	忘	安
八二	一	一	克	去
八二	九	二八	焉	而
八三	八	十三	无	無
八三	十一	三一	无	無
八三	十六	三一	无	無
八五	七	二三	下書立其基三	添立其基二字
八五	十三	二七	才	財
八六	九	二七	住	住
八七	二	六	心	身
八九	五	一	重中字	刪中字
一四九	七	一	大化地上應	添字意則三字
一五一	九	九	精	靜
一五二	九	十七	精	靜
一六〇	四	二〇	嘉成與入下落	添訓二字
一六四	五	三五	少出字	添出字
一六七	八	三四	重術字	刪術字
一八二	四	二六	疑	總
二〇五	一	五	復	修
二〇五	一	五	無於而化	應作「句讀
二二四	五	二七	三	二
二二九	十一	三五	信	誠
二五〇	十七	八	柄	柄
二五一	十四	三四	者	哉
二六三	十五	四	大	天
二六四	二	十六	天	夫
二七五	十三	三一	男	孺
二七九	十七	二二	花	花
三〇八	五	十七	〇	先
三〇八	一八	十七	黃	黃
三二二	過程	過程	先天三寶	坐貴心氣半靜
三二六	一五	四	重者字	刪者字
三八七	一一	二八	從	寵
三九三	一四	八	重數字	刪數字
三九三	十二	二七	求	來
四一一	一	六	之	自
四一一	六	十五	幕不字	添不字
四一一	六	二五	重與字	添與字
四一一	六	二九	多與否二字	刪與否二字
四一五	八	下四句	重至後時也四	刪至後時也四
四一五	十	二一	佛濟	濟佛
四二〇	四	三四	之麻	麻之

2

383029